



纪念版第二十四书

《草庐经略注译》

李浴日纪念基金会出版

www.leeyuri.org

《草庐经略注译》¹

明-无名氏撰

崔统华²注译

¹ 《草庐经略》明代兵书。一般题为无名氏撰。全书共 12 卷(清乾隆抄本作 8 卷,道光抄本作 6 卷),152 篇。每篇先理论阐述,次引古代战例及兵家言论以佐证。内容涉及战争目的、战略战术、治军用将、阵法训练、火器制造、赏罚原则、屯田粮饷、阴阳占卜等。此书被誉为中国兵学通论的一部明代兵书,史论结合,以论带史,分门别类地介绍了中国古典兵学的基础理论。

《草庐经略注译》崔统华注译。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 6 月版。注译以清道光三十年(1852 年)《奥雅堂丛书》本为底本,依据其他版本和史籍进行标点、校勘、注释,注释范围主要是生僻字词、历史典故、战例、引文出处等。每卷之首有内容提要,概括其主要军事思想,略加评说。该注译本为建国后首次出版,具有一定学术研究价值。

² 崔统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2009 年退休。



草廬經略注譯

崔统华

中國古代
兵法譯叢

165187

京新登字117号

草庐经略注译

崔统华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10.875印张220千字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5065-1884-8/E·978

定价：5.50元

社编号01—0099

序

老友崔统华先生《草庐经略注译》书成嘱序，台命难违，勉为之作。

古代兵书，从《孙子兵法》往下读，读到明代兵书时便会有一种感觉：无论是对于战争的总体观察，还是关于治军作战的理性认识，除少数几部名著外，大多是在重复前人已经揭示和阐述过的原则，缺少新意。而书名又哗众取宠，颇有些广告气，诸如《战守全书》、《元戎济阵风云要览》、《乾坤大略》之类，名不副实。其所以如此，因为封建社会到明代已进入后期，作为封建阶级军事的基本理论在此之前已经完成了。

然而时代在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科技的进步，战争也在发展，揭示新的历史条件下战争运动的规律还大有文章可做。《草庐经略》在这方面已略现端倪，特别是在战术学上颇多新意。

试举一例，略加分析。《草庐经略》写了一百五十二个军事问题，其中有一个是“突击”。今天军语中也有“突击”，意思是集中兵力对敌实施迅速而猛烈的攻击。《草庐经略》是这样说的：“将谋用密，攻敌欲速，是以兵家贵突击焉。乘人不备，遴选死士，冲突而前。其兵用少不用众，将必骁，士必勇，心必一，气必锐，力必蓄，敌必近。所谓近者，敌至三十步外，方始突之；远则敌既见而有备，我气竭而难入。势如旋风，疾若决机，或突其前，或突其胁，有进无退，使敌仓皇惊怖，无所措手。斯无坚不入，无阵不乱矣。”

十分明显，“将必骁，士必勇，心必一，气必锐，力必蓄”就相当于要求集中兵力兵器；“势如旋风，疾若决机”等语就相当于要求迅速而猛烈地打击敌人。古今军语的契合，在军事学术史上

是一件值得重视的事。它说明战术学在明代已有了新的发展，深入到对作战方式的具体分析和归类。同是一个“击”字，它区分为突击、邀击、横击、夹击、反击、掩击等等，内涵愈来愈丰富，战术愈来愈细密。而过去那些词义含蓄、语义模糊、外延宽阔的军语，诸如奇正、虚实、刚柔、阴阳、全破等等“形而上”的用语，因其在现代战争中无法把握而失去了其存在的生命力。

今天我军的军语划一工作，由军事科学院主持制定，1982年经中央军委批准印发了试行本。从军事学术史的角度考察、研究古今军语的源流关系，《草庐经略注译》不失为一部参考书；至于学习和研究古代兵法，统华先生此书更是第一部注译《草庐经略》的佳作。是为序。

吴如嵩

1992年3月15日于北京

前 言

《草庐经略》，出自明代末年不知姓氏之人的手笔，是论述中国古代军事的一部专著。全书12卷，皆无卷名；但12卷所含152节皆以军事用语命名。各节先是论证剖析，展示作者的精辟见地，其中或引用兵家名言以为据，或论述实战经验教训以儆戒后来人。论述之后，再引用历史上战争旧事加以佐证，以构成各节内容。

全书论及军事各个方面。在军事训练方面，提出慎选招募对象与训练内容的明确要求；对士卒爱抚关切与严明纪律、同要求士卒战不旋踵之间关系，军容军令威严整肃与震慑敌军士气的关系，各兵种的组织和联合训练，同检验它们在实战中显露出来的优点与不足等问题都有论述。在选将任贤方面，论述了将帅的军事素质与品德修养，同战争胜败和国家安危之间关系。在军事谋略方面，论及通晓兵法理论与谙知战争实际，料敌与审己，多谋善断与刚愎自用对战争胜败的影响。在战术方面，论述了是单兵种作战还是多兵种协同作战，奇正与虚实，主动与被动，进攻与后退，坚守与突击，先击强或先击弱，等等。另外，该书对向导、间谍的使用，天候、地形、路途远近等军事地理因素以及后勤保障供给对夺取战争胜利的关系的论述都颇有见解。以上诸多方面都展现了作者不仅对兵家理论、历史上的战争原委有相当了解，而且有从一定的战争实践中总括出来的独到之见，并非全然纸上谈兵。时代不同了。所以今天我们对待该书，只取其精义所在，而不拘泥其语词。尤其作者由于时代局限和认识局限，一些管窥、偏颇之见，在所难免，至于糟粕部分，理应摒弃。

作者在各节中所引用的历史战例，不仅为了用来佐证其论点之精当，亦有力图填补历代兵家名著在论述上缺乏战争事例以供人们深入理解这一缺陷。但有的内容情节，同有关文籍的记载颇有出入，甚或讹误。兹举数例。如卷三第29节《号令》所引“周亚夫军细柳”段，“已而至细柳，先骑曰：‘天子且至！’……”据《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应作“已而至细柳军，……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细柳”后“军”字不可省，“天子先驱至”之前的语句可省，“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则不可省，这八个字正说明周亚夫军令之威严。“先驱”不可误作“先骑”，因为无意义。再如卷六第64节《主兵》所引“韩信攻赵”战例，原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其中数处重大遗漏，造成李左车劝说成安君所陈述的利害关系很没有力量。又如卷九第100节《薄险》所引“宋襄公及楚人战”一例，不仅把地名误作“淝水”，而且对战争过程的描述，同《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载相比，差误不小。当然，除作者引书时不核查原书造成失误，还可能有抄写、镂板过程中发生的错误。这类问题，凡是我能够发现的，或有改正必要的，都做了改正，在原句处加以说明，并用圆括号标之。

该书原署“明·无名氏撰”。它在论述到明廷事时用“国初”、“国朝”，称朱元璋用“高皇帝”，对朱棣称“文皇帝”，对朱见深称“宪宗”，概用庙号，对官吏除直呼其名外，或附封爵，或附职官之称。作者该是明代人无疑。如果进一步考查其生活年代，根据“戚继光自浙奉命平福建倭贼，……开牛田之倭”的论述（见卷四第49节《尚秘》），及“此戚继光、俞大猷所屡试而屡效，尝言之者”的论述（见卷十二第148节《御倭》），作者该是了解到戚有平定倭寇之功。戚曾先后两次奉命由浙江率兵进入福建，击败倭寇，时在嘉靖四十一、四十二年（1562、1563年），因屡建军功，进都督同知、福建总兵官。“开牛田之倭”战役，是戚第一次入闽击倭取得的胜利。可是在卷十二第145节《备边》里，却只字未提戚继光在加强明廷北部边防所取得的丰功伟绩。穆宗隆庆二年

(1568年),戚继光“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今天津蓟县)、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明史·戚继光传》)在职16年,“蓟门宴然”(同上书),深受明廷倚重。或许作者未及见到。从上述情况推断,作者盖生活于嘉靖、隆庆、万历初年间。

标点、注释所据《草庐经略》本,为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粤雅堂丛书》本(以下简称《丛书》本),其跋称:“按是书为曾冕士广文所藏抄本,未知撰者何人。”在工作过程中,又见上海申报馆据“《丛书》本”用仿聚珍版排印本(以下简称“申本”),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收存清人汪日楨藏《草庐经略》抄本(六卷,也是152节,以下简称“汪本”)。从“汪本”封面题记可知,乃好兵书者于道光十二年旅居广州时,借得“羊城曾勉士家藏”抄本,倩人抄成二部,“以广其传”,由于“勉士索原本甚急,未及校对,为恨事耳。”“申本”据“《丛书》本”,而“《丛书》本”及“汪本”皆出自“曾勉士家藏”抄本。惜未得见该书,无从据以校勘。此外尚有北京图书馆藏抄本,卷、节皆同“汪本”(但不是那“二部”之一)。乃对以上四种本子部分抽校,《丛书》本误者,其它本子或误或不误,或前者不误,后三种有误有不误(分析语句及所引历史战例史实部分)。考虑到“《丛书》本”较为普及,更便于读者据以查核标、注中不妥及失误之处,故据“《丛书》本”。

《四库全书》未收此书,张之洞《书目答问》把它列入子部·兵家类,注称:“明,失名人。粤雅堂本。”张氏在《书目答问·略例》中称:“多传本者举善本,未见精本者举通行本,未见近刻者,举今日见存明本。”他或许是未曾见到康熙、乾隆时诸抄本(见许保林编《中国兵书知见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以及“汪本”呢?还是“《丛书》本”在当时(《书目答问·略例》写于光绪元年——1875年)已成为“通行本”了呢?

因水平所限,标点、注释定有错误,希方家、读者批评指正。

崔统华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1991年12月

说 明

《草庐经略》是明代的一部重要军事著作，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史料价值。本书为建国后首次出版。由于原文不难读懂且篇幅较长，所以只加注释，未附译文。为统一《中国古代兵法译丛》各书的风格，本书仍叫作《草庐经略注译》。

目 录

前言	(1)
卷一	(1)
1. 操练	(2)
2. 丁壮	(5)
3. 精器械	(8)
4. 习技艺	(9)
5. 教部阵	(12)
6. 训将	(16)
7. 忠义	(19)
8. 任贤	(20)
9. 拊循	(24)
10. 军刑	(26)
11. 军赏	(28)
卷二	(33)
12. 将谋	(33)
13. 将勇	(36)
14. 将勤	(38)
15. 将让	(40)
16. 将信	(42)
17. 将廉	(44)
18. 约己	(47)
19. 戒骄	(50)
20. 责己	(52)

21. 受善	(54)
22. 致身	(57)
23. 一众	(60)
24. 选能	(61)
25. 料敌	(63)
卷三	(66)
26. 远略	(67)
27. 战权	(69)
28. 部分	(72)
29. 号令	(76)
30. 军容	(77)
31. 誓师	(78)
32. 阴阳	(80)
33. 禁祥去疑	(81)
34. 矫言定众	(83)
35. 假托鬼神	(84)
36. 粮饷	(86)
37. 屯田	(87)
38. 谨粮道	(90)
39. 因粮于敌	(91)
40. 地形	(92)
41. 诡譎	(94)
卷四	(97)
42. 恩信	(98)
43. 果断	(100)
44. 持重	(102)
45. 迅速	(103)
46. 贵和	(105)
47. 尚暇	(108)

48. 尚静	(110)
49. 尚秘	(111)
50. 尚忍	(113)
51. 尚整	(115)
52. 治力	(119)
53. 治气	(120)
卷五	(124)
54. 用众	(125)
55. 用寡	(127)
56. 正兵	(129)
57. 奇兵	(132)
58. 车兵	(134)
59. 骑兵	(138)
60. 步兵	(140)
61. 进兵	(143)
62. 退兵	(145)
卷六	(148)
63. 客兵	(149)
64. 主兵	(152)
65. 形人	(155)
66. 虚实	(157)
67. 击虚	(159)
68. 避实	(162)
69. 立营	(163)
70. 军号	(166)
71. 斥埃	(167)
72. 间谍	(169)
73. 向导	(171)
74. 督战	(173)

卷七	(175)
75. 救援	(175)
76. 攻营	(178)
77. 袭人	(180)
78. 致人	(182)
79. 伏兵	(186)
80. 防伏	(188)
81. 游兵	(189)
82. 疑兵	(191)
83. 招抚	(193)
84. 受降	(195)
卷八	(198)
85. 禁暴	(199)
86. 逐利	(202)
87. 乘胜	(203)
88. 应卒	(205)
89. 因势	(207)
90. 出困	(209)
91. 严备	(210)
92. 内应	(212)
93. 安众	(213)
94. 愚众	(215)
95. 虚声	(217)
96. 先声	(219)
卷九	(221)
97. 击强	(221)
98. 击众	(223)
99. 度险	(225)
100. 薄险	(227)

101. 守险	(228)
102. 夺险	(230)
103. 筑险	(232)
104. 间道	(235)
105. 误敌	(237)
106. 怒敌	(239)
107. 饵敌	(246)
卷十	(243)
108. 疑敌	(244)
109. 骄敌	(246)
110. 懈敌	(247)
111. 饥敌	(249)
112. 待敌	(250)
113. 薄敌	(253)
114. 离敌	(255)
115. 追敌	(258)
116. 蹶敌	(261)
117. 逛敌	(262)
118. 火攻	(264)
卷十一	(267)
119. 水战	(268)
120. 山战	(271)
121. 隘战	(272)
122. 野战	(274)
123. 夜战	(276)
124. 暑战	(277)
125. 雨战	(278)
126. 风战	(280)
127. 烟战	(282)

128.分战	(284)
129.迭战	(285)
130.死战	(286)
131.逆击	(289)
132.必战	(291)
133.邀击	(293)
134.横击	(294)
135.夹击	(295)
136.反击	(296)
卷十二	(299)
137.首尾击	(300)
138.击后	(302)
139.掩击	(303)
140.突击	(304)
141.制突	(306)
142.先击强	(307)
143.先击弱	(308)
144.用弩	(309)
145.备边	(311)
146.御戎	(313)
147.平蛮	(318)
148.御倭	(321)
149.平羌	(323)
150.平盗	(325)
151.定乱	(328)
152.居功	(331)

卷 一

《草庐经略》作者把练精兵、择良将放在全书的首卷首篇加以论述，其用意盖在于，这是军队建设中至关重要的两个问题。

“士卒孰练”，《孙子》把它列入“知胜负”的“七计”；“兵务精不务多”，则是五代后周世宗柴荣对他亲自指挥的高平之战胜利的经验总结。柴荣的论点及其功效，司马光予以充分肯定：“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选练之力也。”（《资治通鉴》卷292，中华书局1956年版，9519页）历代名将亦无不倾其全力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如《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所提出的练兵原则，是戚继光毕生的心血结晶，是“戚家军”所向无敌的根本所在。

将官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高下，对夺取战争胜利与保障国家安危，关系甚大。自从《孙子》提出“将者，智、信、仁、勇、严”，而“将孰有能”又是“知胜负”的“七计”之一，尔后，诸兵家名著无不列专篇加以阐述。如《吴子》有《论将》，《六韬·龙韬》有《论将》、《选将》、《立将》等篇；而在《三略》，则把选将任贤这一思想贯串全书始

终。作者对良将的选择，重视“忠义”政治素质，没有孤立取其军事才干，在那个时代该是可贵的。

1. 操 练

从古国家巨弊，莫巨乎平时武备废弛^①，卒闻有警^②，招募而即使之战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③。”夫不教之民，尽市民也。即韩淮阴之出奇^④，岂驱市人而战乎？予谓操练不可不讲也。然观今时操练，虽穷年无益于事^⑤。旗帜虽有，不谙指挥^⑥；金鼓虽有^⑦，不晓进退；器械虽有，不堪攻击；部阵虽有，不识奇正^⑧；士卒虽有，不汰老弱；手足虽有，不习技艺；将帅虽有，不精兵机。惟窃操练之名，模仿故事^⑨，而分立，而奔走，而喊噪，有同儿戏。将官据高案而视之，亦不知何以趋跄^⑩，如斯殊可叹也！夫操练之法，在士选、器械、教师咸备^⑪，三令五申，驱而用之，必能临阵杀贼，为国报效。第操之云者^⑫，非止操步阵也，操其技艺，使之精熟；操其耳目，使之不惊；操其心志，使之不乱；操其胆气，使之外不畏敌，内不爱身。故万人可操，百人可操，虽数人亦可操。必使弱士可为贲、诸^⑬，百人可当万众，此操之最上也。夫善操之将，即善战之将。三军平素爱如父母，畏如神明，上下之情相通，兵将之法相习，故可与蹈汤火，可以赴深溪矣。然而国有此臣，善将将者，便当谅其心迹，责其后效。假令谤篋心疑^⑭，息壤易信^⑮，操之一人，用之又一人，兵不识将，将未必贤。临事易将，兵家之忌也。

久任成功，其昔人所贵乎？

操之之法，操器甲，习攻击，尚矣。而所谓操其胆气心志者，古之人尝试之。昔者，阖闾试其民于五湖，剑刃入肩，流血被体，民不惧而后用之。句践试其民于寝处，民争入水火，死者千余，遽击金而退之。此岂好死而恶生哉？鼓舞振作之效也。

国初，两淮郡县，多为张士诚所据，高皇帝欲取之。乃命镇抚居民，率将士分队习战，胜者赏银十两，其伤而不退者亦勇敢，赏银有差。且偏给酒饌劳之，仍赐伤者医药。因谕之曰：“刃不素持，必至血指；舟不素操，必至倾溺；弓马不素习而欲攻战，未有不败者，吾故择汝等练之。今汝等勇健若此，临敌何忧不克？爵赏富贵，惟有功者得之。”顾谓起居注詹同曰：“兵不贵多而贵精，兵而不精，徒累行阵。近闻募兵多冗滥者，故特为戒之，冀得精锐，庶几有用也！”

鼓舞之道，固难悉数，而贵勇贱怯，尤属先图。诚于勇鸷绝伦之士，贵而爱之，礼而重之，恩出异常，事经破格，当者思奋，闻者景附。古人式怒蛙而勇士至，齐桓引车避螳螂，以其似勇士而礼之。夫其似者犹且礼遇，故南征锋不留行焉。夫鼓舞士卒不爱其身，而能杀敌者，以其所好，易其所恶，坚其所好也。

武侯《兵要》曰：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役，智者为谋主。器械锋锐，甲冑坚密，则人轻其战。进有赏，退有刑，行有信。进不可当，退不可追。虽绝成阵，虽败成行。其众可合而不可离也。

【注释】

① 乎：在本句中用作介词，在形容词“巨”之后，以引进比较的对象，可译作“比”。

② 卒：通“猝”，突然。

③ “孔子曰”三句：使用不曾受过军事训练的民丁去作战，这叫做随意糟蹋生命。语出《论语·子路》。

④ 韩淮阴之出奇：韩淮阴，即韩信（？——前196年），因于汉高祖刘邦六年十二月，以谋反罪由楚王降为淮阴侯（史称韩淮阴），并被软禁于首都长安。十一年，以谋反罪，被杀，夷三族。为西汉初著名军事家。初属项羽，因不受重用，归附刘邦，又嫌职位低下而逃离，经萧何追回，力荐于刘邦，得拜大将军。向刘邦提出平定三秦（前206年，项羽进入秦都咸阳后，大封诸侯，三分秦关中地，封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人为王，据有其地，史称“三秦”），夺取关中，以此为基地，与项羽抗争的战略决策。尔后展开的楚、汉相争形势，基本是按此进行的。从汉刘邦二年八月到四年十一月，韩信率兵东渡黄河，率主力偷渡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败魏军，俘魏王豹；东出井陘（今河北井陘东），运用“陷之死地而后生”计策，背水一战，斩陈余，俘赵王歇；又采用“佯不胜，还走”，乘敌军“大半不得渡，急击”等战术，大破齐、楚联军20万，击杀楚大将龙且。“出奇”，盖指这三大战役所显示韩信之谋略。

⑤ 穷年：从年初到年终，指时间长久。穷：尽，终了。

⑥ 谙(ān 安)：熟悉，通晓。

⑦ 金鼓：指行军作战所用的钲、铙、皮鼓等。击鼓激励奋进，鸣金以示收兵。《荀子·议兵》：“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

⑧ 奇正：指奇兵、正兵。中国古代军事术语，对兵力的战术运用。一般指担任正面进攻的为正，侧后迂回攻击为奇，明攻为正，暗袭为奇；按一般原则作战为正，采用突袭特殊战法为奇。参看郭化若《孙子译注》（1984年9月，上海古籍版），吴汝嵩、

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浅说》（1987年，解放军出版社），《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势篇》各家注说。

⑨ 故事：成例，旧有的典章制度。在本句中指旧有的军事规章制度。

⑩ 趋跄(qiāng 枪)：行进步伐有节奏。

⑪ 士选：从士卒中选拔有膂力有胆气勇猛过人能冲锋陷阵的人。《从书》本作“上选”，据“汪本”改。

⑫ 第：副词，只是。

⑬ 贲(bēn 奔)诸：孟贲、专诸。孟贲，战国卫国人（一说齐国人）。相传他勇武有威严，力能生拔牛角，怒时可“发直目裂。”

专诸（前？—前515年）：春秋时吴国人。于吴王姬僚十二年（前515年），为公子姬光（即阖庐）刺杀姬僚。事见《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左传》作“鱄设诸”。又见《史记·吴太伯世家》。

⑭ 谤篋(qiè 怯)：装有诽谤上告文书的小箱。前408年，魏文侯令大将乐羊攻打中山国，三年才灭其国。乐羊向文侯表功，“文侯示之谤书一篋”，都是在三年间中伤乐羊的上告信。但文侯始终支持乐羊。

⑮ 息壤易信：秦国为利于东进，蚕食中原各诸侯国，武王三年（前308年），派左丞相甘茂率军进攻韩国，夺取宜阳（今河南宜阳西）。甘茂恐不能速战速胜，定会受谤获罪。乃诱使武王同他盟于息壤，武王表示不信谗，不退兵。进攻5个月，未下，秦王果有意退兵。甘茂提出息壤之约，说服秦王，乃大发兵，夺取宜阳。事见《战国策·秦策二》，《史记·甘茂列传》。

2. 丁 壮①

兵法曰：“兵无选锋曰‘北’”②。所谓选者，选其人

于未教之先，再选其人于既教之后而用之。以材力雄健者为众兵；仍于众兵之中，选其武勇超群，一可当百者为选锋。所谓先登陷阵，势如风雨，全恃此辈也。善乎周世宗曰：“兵务精不务多，农夫百不能养甲士一，乃何取民之膏血，养此无用之物乎！且健怯不分，众何所惩乎！”^③于是大简诸军^④。其士卒精强，每战必胜。此选于既教之后者也。

夫教时之所选者，或以武艺，或以强力，或以胆气，或以雄貌。须用乡野壮人，无取市井游猾^⑤。盖野人力作而性朴，力作则素习勤劳，性朴则畏法奉令。易以诚信感之，恩爱联之，不难就我彀中^⑥，而不测我颠倒之术。市井游猾，不习勤劬^⑦，不畏法度，其在军中，巧为规避，潜倡邪说，引诱群辈，故不宜用。然市井中，果有武艺精熟，膂力轶众^⑧，胆勇过人者，又不在此论，在收用之得其术耳^⑨！

国初，立领民万户府，谕中书省臣曰：“古者寓兵于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暇则讲武。今兵争之际，当因时制宜，所定郡县，民间岂无武勇之材？其精加简拔，编缉行伍，立民兵万户府领之。俾农时则耕，暇则练习，有事则用之。事平有功者，一体升擢，无功令还为民。如此，则民无坐食之弊，国无不练之兵。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庶几寓兵于农之意也。”此选于未教之先者也。

马隆讨树机能，募兵限腰引弩三十六钧，弓四钧，立标简试，得三千五百人。遂西渡温水，斩树机能等。

秦王世民，选精锐千骑，皆皂衣玄甲，分为左右，

使秦叔宝、程知节、翟长孙、尉迟敬德将之。每战自披玄甲，率之以为前锋，所向摧敌。

杜伏威常选敢死之士五千人，谓之上募，宠遇甚厚。有攻战令先击人；战罢阅视，有伤在背者，谓为退怯所致，即杀之。所获资财，皆以赏士。故人自为战，所向无敌。如安禄山之曳落河，韩世忠之背嵬军，此皆拔其尤，选于既教之后者也。

【注释】

① 丁壮：指可服兵役的少壮男子。丁：成年男子。

② “兵法曰”三句：兵法，指《孙子兵法》。为我国现存古代最早的一部伟大的军事理论专著，又称《孙子十三篇》。作者孙武，春秋末年杰出军事理论家，齐国人，以谙兵法，受到吴王阖闾重用。关于他的生平，参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今人研究《孙子》诸名家，多有专著论述。“兵无选锋，曰‘北’”，语出《孙子·地形篇》。选锋：在战斗中，由骁勇善战的士卒组成的敢死队、冲锋队之类的组织。北：败逃。

③ “善乎周世宗曰”六句：周世宗，五代后周第二代君主，姓柴，名荣，死后庙号世宗，太祖郭威的养子。954—959年在位。语见《五代会要》卷12“京城诸军”。在位期间，整饬军纪，遴选精锐，加强中央禁军的力量。整肃吏治，整顿财政，限制佛教，国力大强。在迎击北汉、西讨后蜀、南攻南唐、北伐契丹诸军事行动，皆取得重大战果。始终在加强封建中央集权，致力于国家统一。是五代时期有所作为的一个皇帝。

④ 简：选拔，择取。

⑤ 市井游猾：都市里狡诈邪恶的无赖之辈。市井：上古时代，人们利用聚在井边汲水之便，进行物物交换、买卖，逐渐发展成都邑、城市。

⑥ 覈(gòu购)中：原指弓箭射程的有效范围，后喻圈套。在本句喻掌握之中。

⑦ 勤劬(qú渠)：勤劳。劬：辛苦，劳累。

⑧ 轶众：超出众人。轶：超越。

⑨ 术：方法，手段。

3. 精 器 械

方今各卫军器①，无论朽钝不堪，亦皆强半不备②。宜妙选良工，大开炉冶，极其精利，以物试之，不如法者惩之，即令改造。阅器之法，躬亲细验，毋旁委他人，毋信手抽阅。任非其人则见欺③，十视一二则遗漏，于是工匠皆以苟且塞责耳！士虽执器，安能取胜？以卒予敌，古人所忌。至若火器，古惟火箭火炮。迨我天朝④，可称大备。盖陆续得之南中诸番⑤，而时创以己意也。窃以为神机之营⑥，不必仍前秘其法，须令郡县广其传，而私铸私藏，严法禁革。然火器易发难装，临阵常竭；敌乘我之歇而冲突⑦，便至不支。须广造毒弩、劲弓、机石，互换迭出，而火器仍旋装旋用，庶无竭之患矣。

桓公问管仲曰：“夫军令则寄诸内政矣，齐国寡甲兵，为之若何？”管子对曰：“轻过而移诸甲兵。”桓公曰：“为之若何？”仲曰：“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赎以鞮盾一戟，小罪谪以金分（《丛书》本“谪”作“赎”，据《国语·齐语》改），宥闲罪。索讼者三禁而不可上下（《丛书》本“不”后无“可”，据上书补），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斲，试诸壤土。”甲兵大足。

夏主勃勃之臣阿利，性巧而忍，每程较器甲，工必有死者。射甲不入，斩其弓人；入则斩其甲匠。勃勃以为忠而任之。由是器械精严，近代无比。

夫管子罚罪人为甲器，虽至今行焉，可也。阿利之忍，固不可师，而阅器之严，试器之法，略当仿此。

【注释】

① 卫：明代军队编制单位之一。明初，一卫约5600人。凡交通枢纽、地位重要的地区设卫。由各省的都指挥使司领导。军士世袭。

② 强半：超过二分之一。

③ 见：用作助动词，被。

④ 天朝：古代，臣民对本朝朝廷的称谓。

⑤ 番：旧指汉族以外各兄弟民族的称谓。“得之南中诸番”：指明成祖朱棣平定交趾，得神机枪炮法，遂设置神机营，令士兵肄习。

⑥ “神机之营”二句：据《明史·兵志四》，明初对神机枪炮使用及制造，虽边镇重地，亦采取“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的政策。英宗朱祁镇正统年间（1436—1449年），有边将立神銃局于宣府（今河北宣化），仍被朝廷明令禁止。直至世宗嘉靖年间，始许“发诸边镇”使用，而制造权仍归工部执掌。

⑦ 冲突：原指在战斗中向前冲进，施行突击。

4. 习 技 艺

今日之操练，不教诸军以技艺，而第教以阵法，已非

矣^①！况所谓阵者，又沿习久而易讹，即使尽善而无技艺，犹金弓玉矢，不可得而用也。一十八般武艺^②，人虽不能全习，亦当熟其一二，而弓弩枪刀则人人不可无^③，又人人不可不熟。教之者第无务用花法耳。盖花法，进退回旋，止可饰观；而与敌相对，务宜前进，稍尔回转，敌必乘之，胜负之机，于兹决矣。故但当教以临阵正法，使之精熟。盖临阵对敌，非若暇豫从容，白刃交前，存亡系念，心手张皇^④，成法易忘，艺虽夙胜^⑤，到此能用其半，亦足以制敌矣。倘从前生疏，角刃之际^⑥，必将一技不施，安望执馘献俘也哉^⑦！”是以教习之欲精也。一人教十人，十人教百，百人教千，千人教万。时时按阅，评第高下，优者赏之，劣者罚之，令在必行，断无宽宥。罚者不惟罚其本军，且罚及其教师；赏者不惟赏其本军，亦赏及其教师。上专于此，日务其事。日务其事，庶人心鼓舞^⑧，武艺娴熟^⑨，三年之后，定为精卒。

李抱真之镇泽、潞也，策山东有变，上党为兵冲，而大乱之后，赋重人困，军伍雕剝，乃籍户三十而税一。令闲月，得曹耦习射。岁大校，亲按籍第其能否赏责，比三年皆精。由是泽潞步兵为诸路最。

种世衡之镇环庆也，常课吏民射。有过失者，射中则释；有讼某事者，辄因中否而予夺之。人人自励，皆精于射。由是数年，敌不敢近。

夫弓弩鸟枪，中多者赏，中少者罚，人所易知，而枪笏耙叉刀牌，皆各有较之之法。说备于戚继光《纪效新书》。其较长枪，先单枪试其手法、步法、身法、进退之法，又二枪对试其真正交锋。复以二十步立木

把一面，高五尺，上分喉、目、心、腰、足五孔，各安一寸木球在内，每人执枪于二十步外，听擂鼓擎枪作势，飞身向前，截去孔内圆木，悬于枪尖上。如此遍五孔内，乃止。

一、试狼筈，先令自使，看其身、手、步法。用枪对较，凡长枪，哄诱不动，又能遮隔不入，为熟。

一、试耙叉，先令自使，看其身、手、步法。复以长枪短刃对较，能架隔长枪刀棍，翼狼筈出入杀人，为熟。

一、试刀，以能冲耙叉、狼筈，不及遮隔，为熟。

一、试挨牌，令与长枪对较，任长枪上下左右杀来，牌随敌应之，不能及身，为熟。

一、试籐牌，先令自舞，试其遮蔽活动之法，务要藏身不见，及虽闭藏，而目犹视敌，又能管脚下为妙。次以标枪一支，近敌标去，乘彼顾摇，便抽刀杀进，使人不及反身为精。

一、试标枪，立银钱三个于三十步内，或上，或中，或下，标中不差，为妙。

以上诸艺，各试其优劣，分上、中、下三等：上赏，下罚，中无及焉。练初，赏罚稍宽，令人易企，习熟则严，无假借也。

【注释】

① 第：见本卷第1节，注②。 阵法：布列阵形的规则。古代练兵、作战都按一定的阵法进行。战时是战斗单位，平时是练兵的组织形式。 已：用作副词，太。

② 一十八般武艺：一为实指，枪、刀、剑、戟、……等十八种兵器；一为虚指，众多兵器。

③ 弩：在弓上安装臂的弓，借机械力发射，力强可以及远。种类很多，大者或用脚踏，或用腰开；有数矢可并发者，称连弩。

④ 张皇：惊慌。

⑤ 夙（sù肃）：一向，平素。

⑥ 角（jué）：较量。

⑦ 馘（guó国）：战胜者割取敌尸左耳，以备计数报功之用。

⑧ 庶：副词，或许，也许。表示由于前所述情况而希望出现某种结果的可能性。

⑨ 嫻熟：指武艺熟练。嫻，熟练。

5. 教 部 阵

昔人有言，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若区区依古阵法以求胜^①，愚将也。夫阵亦何常之有^②，而可拘泥为哉！八阵六花以前虽可考^③，而俱不能用，五行阵今虽可用^④，而亦不可拘。鸳鸯、奇正皆备^⑤，而迭进迭退，使力不乏，而敌难乘，此其宜于今者也。大都陈师于野，部阵要整肃，队伍要分明。毋喧哗，毋越次^⑥，毋参差不齐^⑦，毋自行自止、或纵或横。使目视旌旗之变，耳听金鼓之声，手工击刺之方^⑧，足习步趋之法。能圆而方，能坐而起，能行而止，能左而右，能分而合，能结而解，每变皆熟，而阵法于是乎在矣！

尝按古史有云：孙、吴善谈兵而不言阵，何也？

或曰：《孙子》之“纷纷纍纍，斗乱而不可乱；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吴子》之“圆、方、坐、起”数语，皆言阵也。第孙、吴之所谓阵者，不泥法而法自在。非如今人侈谈古阵，胶柱鼓瑟也。

张睢阳行兵不依古法，教战阵，令本部将各以意教之，或问其故，睢阳曰：“会与贼战，云集鸟散，变态不恒，数武之间，势有同异；临敌应卒，在于呼吸之间；而动询大将，势不相及，非知兵之变者也。故吾使兵识将意，将识士情；投之所往，如臂使指；兵将相识，人自为战，不亦可乎！”睢阳之说，在分战则可。盖睢阳之用兵，多分战也。

五行阵，按金木水火土。假令寇处高隆，我兵居下，仰而攻之，不便进退，利于防御。宜先为不可胜以俟之，则直阵可也。此以虞待不虞之道。其阵为木。

假令敌居其下，我处高阳，俯而临之，势可冲突，利以进兵，宜乘人之不及而攻之，则锐阵可也。此进而不可御之道。其阵为火。

假令地势险阻，跨斜冈，便无坚守之策乎？吾为圆阵焉，俾敌不知所攻。其阵为金。

假令我兵处高，广平四达，得无晋剿之策乎？吾为方阵焉，俾敌不知所守。其阵为土。

假令与敌相对，左右势高，可以吞敌，吾为曲阵而击之，所谓先夺其所爱也。其阵为水。

五者之用，各因地形，是谓五行阵也。

戚继光鸳鸯阵，尝自谓杀贼必胜而屡效者。其法：

二人执刀牌平列，狼筈各跟一牌，以防拿牌人；后列长枪，每二支各管一牌，筈在牌后，紧随杀贼。短兵一支，在长枪后，以防长枪进老了，即便杀上。交锋时，刀牌手低头前进，如闻鼓声而迟疑不进者，即以军法斩首，其余兵仗紧紧相随而从刀牌之后。大抵筈以救牌，长枪救筈，短兵救长枪，以杀为务，退后者斩。前队战酣，后队即进，轮流更换，庶兵力不衰，而可以制敌之疲。精骑相机冲击，游弩以时往来。诸般火器，先阵俱发，俟两阵交后，仍于阵后装药，以备再用。

十人为队，队长领之；四队为哨，哨长领之；四哨为官，哨官领之；四官为营，营有将帅。五营为一大营，大将领之。以正兵合战，以奇兵取胜，此其大较也。兵多则依法而渐加之，可以数万，可以数十万，此步阵也。车骑之阵，虽自不同，统宜整肃，而布列之法，详见《六韬》。大抵车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轻胜，骑以捷胜，此常理也。车步骑三者皆备，则有战队、骑队之分，战队步骑相半，骑队兼车乘而出也。亦有纯用步者，虽各因其所长，亦各随其地利。惟车不可以独用，须以步骑佐之，圆而应之，存乎其人。

凡为战阵，先立家计，家计既固，则可以胜，不可以败。否则一败即溃，不可复支。故大将总统万众，列阵向敌，须分兵先立老营，固壁垒，备炊爨。其正阵，或用井田，或用五行，或用鸳鸯，或不拘于此，随意整列，俱宜分两翼以待战。两翼者，分敌之势

也。中阵以精兵冲突，余为扬奇备伏以佐之。扬者，挑战之兵，即选锋也；奇，用以出奇制胜；伏，用以袭其两旁；备，则设伏于后，以备不虞，斯家计固密矣。井田大阵，非众多不可。敌境平广，我欲深入，则此阵极为坚固而有节制者。辘重粮食，悉处中军，可免侵掠，是为行阵，即握奇也。其阵形体即方阵，但方阵不必列而为八，开方为九也。李嗣源谓庄宗曰：“此去大梁至近，前无山险，方阵横行，昼夜兼程，信宿可至，太公之四武阵者，其方阵乎！”（原注：四武阵，即四武冲阵也）

【注释】

① 区区：仅仅。

② 何常之有：有什么一定的规则。“何常之有”，即“有何常”，是古汉语语句词序变动形式之一。为了强调宾语“常”，把它从动词“有”的后面提到前面，并在宾语后面加上结构助词“之”，使它和动词隔开。

③ 八阵、六花：八阵，古代作战时的一种战斗队形及兵力部署法。《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孙膑兵法》有《八阵篇》，《李卫公问对》卷上有“数起于五，而终于八”的论述，提及诸葛亮有八阵法。它由若干战术单位组合成一个大方阵，阵后设二十四队游骑，机动配合大方阵作战，可攻防并用。“六花阵”，为唐初军事家李靖所创制。据《李卫公问对》卷中记载，李靖“本诸葛亮八阵法，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隅落钩连，曲折相对。……外画之方，内环之圆，是为六花。”“隅”，指阵的各个攻守正面；“落”，指阵的各角，即各小阵的衔接部位；“曲折”，指小阵间的交叉和队形转换。四“隅”四“落”是“方”，“曲折相对”是“圆”。它指六花阵内各

小阵之间互相衔接、呼应而无破绽；各小阵结合与交叉的部位互相对称、策应，秩序井然。作战时，根据地形、阵式，可作方、圆、曲、直、锐各种阵形的变化。或谓，全阵形如花瓣，中心圆阵为中军，外由六阵组成，故名。

④ 五行阵：又称“五军阵”。按照五行学说所表示的方位组合成战阵。战阵的军旗色采，是按五行学说的方位名称所示色采绘制的。东方为木，执碧旗；南方为火，执赤旗；西方为金，执白旗；北方为水，执皂旗；中央为土，执黄旗。

⑤ 鸳鸯：指鸳鸯阵。明朝抗倭名将、军事家戚继光（1528—1588年）所创建。它的基本作战单位是12人，不仅有刀、盾等短兵器，而且装备有精良的长兵器（两名狼筅手和四名长枪手）。作战时，“鸳鸯阵”中的将士手中的长短兵器皆先后有序，互相支援，配合使用。又可根据敌情变化、地形特点，分变为两才阵、三才阵（将12人队形分变为左、右二伍—各6人，为两才阵；分变为左、中、右三伍—各4人，为三才阵），不拘一格，灵活性强，故往往能以极小的代价取得很大的战果。

⑥ 越次：越规行动。次：次序。

⑦ 参差（cēn cī）：长短不齐。

⑧ 工：擅长，善于。

6. 训 将

世之论兵者，以为不必用古法也。夫霍去病、张睢阳皆未尝仿古^①，而亦未尝不合古法。彼其天资甚高，心多灵变，故能自践悬合兵机^②，而岂可论于恒人哉！自古未有无方之医，斯无不依古法之兵，第合法而不胶于法可也^③。倘以古法为可废，则节制之师何从而有^④？所贵在不事之时，集世将之子及武勇出群之人^⑤，教之古名将

用兵之术，务精求其义，必可试之当事而不窘于应变，非徒诵其空文而已。万一有警，出其所知，以应事机，指挥操纵，料敌设奇，持重老成，才猷练达^⑥，虽畴昔未临战阵^⑦，而宿将有所不及^⑧，何患夫无将才也！

尝观今日之将官，其下者目不识一丁^⑨，而其上者工诗作赋^⑩，坐消壮气；或习武场论策，拾人唾余^⑪，以博一第^⑫。其于兵家要义，终身不学，绝口不谈。即有谈兵者出于其间，反为楚咻^⑬。虽文藻翩然^⑭，议论有余，究其实用，终无一效。脱遇缓急^⑮，心惊意怖，缩首庸下^⑯，于敌忾何益哉^⑰！

项籍平时尝学书不成，乃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姓名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当学万人敌。”梁乃教籍兵法。

尹洙与狄青谈兵，善之，荐于韩琦、范仲淹，曰：“此良将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由是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相兵法。

太祖尝朝罢，坐东宫，召诸武臣而问曰：“卿等退朝之暇，所务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尝亲近儒生乎？往在战阵之间，提兵御敌，以勇敢为先，以战斗为能，以必胜为功。今闲居无事，勇力无所施，当与儒生讲求古名将成功立业之故。事君有道，持身有礼，谦恭不伐，能保全功名者何人？骄奢淫佚不法，不能保全始终者何人？常以为鉴，择其善者而从之，可与古名将并矣。”

【注释】

① 霍去病（前140—前117年）：西汉武帝时杰出将领。18岁即自愿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先后六次率军出击匈奴，深入大漠之北，击败匈奴主力，使汉朝得以控制河西、河套等地区。因战功卓著，官至骠骑将军、大司马，封为“冠军侯”。武帝刘彻曾劝他学习孙武、吴起兵法，他说：“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汉书》有传。

张睢阳，即张巡（709—757年），唐朝名将。喜读书，晓战法，善领兵。安史之乱时为真源令，以战功累迁至御史中丞。肃宗李亨至德二年（757年），睢阳太守许远向巡告急，巡率兵赴睢阳，与许远共抗叛军。在坚守睢阳10个月中，多次挫败叛将尹子奇十余万军队的围攻。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拥有强兵而坐视不救，城中粮尽援绝，城破被俘，壮烈殉难。唐朝文学家韩愈有《张中丞传》后叙，记此事颇详。

② 悬合：符合。或“悬”通“榘”（xuān榘），俗作“榘”，制鞋、帽用的木榘。榘合，象榘子那样吻合，名词“榘”用作状语。

③ 不胶于法：不拘泥于古代兵法的语句条文。胶：用作动词，粘住。

④ 节制之师：军纪严明、训练有素的军队。

⑤ 世将：当代名将，或家世数代为将。

⑥ 才猷（yóu由）练达：具有谋略而又通晓世事人情。

⑦ 畴（chóu筹）昔：日前，从前。畴：语助词，无义。

⑧ 宿将：有谋略而又富有战争实践经验的将帅。

⑨ 不识一丁：喻一字不识。因“丁”是简单易识文字。《旧唐书·张弘靖传》：“汝辈挽得两石力弓，不如识一丁字”。或曰，“丁”为“个”之误。

⑩ 工：见本卷第5节，注⑧。

⑪ 拾人唾余：喻因袭他人成见，以为己用，自己毫无见解和主张。

⑫ 以博一第：“博”，讨取。第：指科举时代考试及格的等

级。是读书人进入仕途的必经之路。

⑬ 楚咻(xiū休):咻,喧扰。《孟子·滕文公下》:“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

⑭ 翩(piān偏)然:比喻动作轻快,思路敏捷。在此指文章辞藻来得快。

⑮ 脱遇缓急:脱,连词。假如,倘使。缓急,偏义复词,只取“急”义,“缓”只起陪衬作用,无实义。

⑯ 牖(yǒu友):窗。

⑰ 敌忾(kài):抵抗其所恨怒者。语出《左传·文公四年》:“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晋·杜预注:“敌,犹当也;忾,恨怒也。”对敌人的愤恨。

7. 忠 义

操练之法既行,是有兵而有将矣。第将非忠义,何以为立功建绩之本,而使三军感动兴起乎!虽忠肝义胆,天植其性,臣子应当自尽^①,原非为鼓舞人心计。而军心之向背趋舍,事业之成亏兴废,实由此焉!此衷一定^②,断不回移。有时勋业光天壤,于素志固惬,即身与时屯^③,心随力尽,亦足洒此一腔热血,稍报君恩。倘图身念重,徇国心轻,受人之任,孤人之托^④,即万年以下^⑤,犹令人唾骂矣!

诸葛武侯之辅蜀,七擒孟获,六出祁山,食少事烦,流汗终日,尝曰:“鞠躬尽力(《丛书》本作“瘁”,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改),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是以帼强汉末(《丛书》本作“中”,据“汪本”改),三分鼎足。

郭汾阳之复兴唐祚也，栉风沐雨，先复二京，单骑讲好，身为虏饵。鱼朝恩等谗间百端，诏书一纸征之，无不即日就道。此两人者，皆仗忠义以立功者也。

张睢阳之御尹子期也，每与贼战，眦裂齿碎，罗雀捕鼠，九死一生。身死之日，犹云：“生不能报国，死当为厉鬼以杀贼。”而人伦天道之言，尤分晰晓畅。

岳武穆之图恢复也，长驱京洛，志饮黄龙，身死权奸，赤心报国，字人肤理，而“机关不露云垂地，心镜无亏月在天”两语，至今犹令人气壮。此两人者，抱忠义而殉死者也！成败虽殊，凛有生气。九原可作，愿为执鞭。

【注释】

① 自尽：自己应竭尽心力，奉献给朝廷。语出《书·商书·咸有一德》：“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意谓臣子不能竭尽心力，施展才能，为人君的不可能得到助手完成建国大业。

② 此衷一定：“衷”，《丛书》本作“里”，据语意应作“衷”。衷：内心。“汪本”作“衷”。

③ 屯：挫折，不顺利，艰难。

④ 孤：辜负，背（bèi倍）负。

⑤ 万年：死的讳称。

8. 任 贤

一贤可退千里之敌，一士强于十万之师，谁谓任贤而

非军中之首务也。天生贤才，自足供一代之用。不患世无人，而患不知人；不患不知人，而患知之而不能行；知而不善用之，与无人等。知人者，先询其言，渐任以事。若以为能言者未必能行，而遂弃之也，则不能言者未必能行，是惟在听其言而观其行耳！夫磊落奇伟之英，得试其才，其作用自别凡流^①。大试则大效，小试则小效，非碌碌无足见长者也^②。第砢砢乱玉^③，令人易眩。倘轻信其浮夸之词，而遽试之于临敌，此房琯之所以误唐，而刘秩之所以误瑄^④。故大任未投，先授之事，其号令果明肃也，其器械果精利也，其治事驭众果严整得法也，其三军之心果爱且畏也，同舌而称之，无心非而巷议也^⑤，若是者贤矣！万一谤言入耳，未可遂以为非。盖认真立事之人，必不便于人之私，而为人所憎。必默而听之，徐而索之，其真与伪自昭也。真则不妨摒弃浮言，伪则显罪言者以谢过，则贤士益励，宵人结舌^⑥。故袁绍非曹操之敌，以袁听信谗言，而曹毁誉不行也^⑦。

大抵拔擢匹夫，事出非常，不可以常情窥，亦不可以常例拘。凡其情之所欲，事之必为，无伤于道理者，吾且受之若谷，应之若响^⑧。彼既不掣其肘，其作为必有可见者矣。甄别贤豪，法无逾此。而谦恭下士之礼，尤不可少。主将务揽英雄之心，《三略》首语也^⑨。军以士为轻重，士以礼为去留，得其人而折节礼之，推诚待之，厚以破格之恩，隆以望外之典，而士有不鼓舞激劝乐为致死者^⑩，从古未有也。古人有言，“请自隗始”^⑪，不然，天下未尝无士也！将不下士，故士有远引耳！即有所得，又皆鸡鸣狗盗之雄^⑫，何裨大用哉！

四臣在齐，而邻封不敢侵。慕容垂在燕，而秦王坚不敢谋。是一贤可退千里之敌也。

孙武献兵法十三篇于阖庐王，每诵一篇，未尝不称善，先规其言也。至与伍胥共理国政，内练女兵，外销隐患，是渐任以事也。然后授以将柄，五战入郢，北制齐、晋，称霸中原。是徐试之临敌也。

盗嫂受金，不以揆弃。关、张不乐，鱼水益欢。是谗慝不行也。

捐黄金四十斛以间楚，而不问其出入。执赴阙上言之人，以与郭进，而使诛斩得行。是不掣其肘也。

赵奢为将，身奉饮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能下士矣。李抱真闻有贤者，必欲与之游，虽小善必卑辞厚遗，即千里邀致之，至无可录，徐徐以礼谢遣。能委曲收士心矣。

【注释】

① 凡流：平庸无能之辈。

② 碌碌 (lù lù)：平庸，无特殊才能。

③ 砭砭 (wú fū 武夫)：类似美玉的一种美石，一作“玳玳”。

④ 房琯 (697—763年)：字次律。为人好大言，空负虚名，用兵更非所长。安史之乱起，他随玄宗李隆基奔蜀，受到重用。肃宗李亨至德元年 (756年)，房自请将兵讨安禄山，收复京都，并自选将佐，任命刘秩 (时任给事中丞) 为参谋。他仿用春秋时车战法，组成车阵前进。部队行进至咸阳 (今陕西咸阳东北) 之陈涛斜，与安军相遇，全军覆没。据《旧唐书·房琯传》载，刘秩乃儒家学子，未尝习读兵法，更不懂军事实际，但房欲赖之以败叛军，反遭惨败。“刘秩误琯”，盖指此。

⑤ 心非巷议：语出《史记·秦始皇本纪》。又见《李斯列传》。秦始皇三十四年，展开实行郡县制还是封建制的政治大论战，丞相李斯坚决主张实行郡县制，同时指出有人诽谤朝廷，讥弹新政，他们“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通“诽”，毁谤。

⑥ 宵(xiǎo小)人：小人，坏人。宵：通“小”。

⑦ “故袁绍非曹操之敌”三句：袁绍(?—202年)，字本初，东汉末年世族豪强。历任虎贲中郎将、大将军职。建安初，在与地方势力混战中，形成地广兵强称雄当时的割据力量。建安五年(200年)，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境)被曹操击败，遂一蹶不振。建安七年病死。曹操(155—220年)东汉末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字孟德。建安十三年(208年)，进位丞相，二十一年，封魏王。他深谋远虑，雄才大略，好兵法，善韬略，治军严整，长于选将，有治国用兵才能者，均予重用。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从建安八年到二十二年期间，多次发布不拘一格选求贤才的文告。著者如八年五月的《庚申令》，十五年春的《求贤令》及二十二年秋八月《令》，反映曹选拔人才的观点。

⑧ “受之若谷”二句：比喻虚心接受他人劝谏，赞同、支持他人的主张。

⑨ 《三略》首语：指《黄石公三略》(又名《黄石公记》)上卷。《上略》反映的礼贤下士、“信贤如腹心”、“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赡以财，则士自来；接以礼，励以义，则士死之”等观点。

⑩ 请自隗始：《战国策·燕策一》载，燕昭王姬职即位之初，为振兴破败之燕，雪国耻，东击仇国强齐，“卑身厚币，以招贤者”，并向计于郭隗，郭认为，“今王诚欲致士，先从隗始。”昭王即拜郭为师，为之筑宫室。乐毅等人闻知此事，遂往燕。燕以此富强。

⑪ 鸡鸣狗盗之雄：宋·王安石在他的《读史记·孟尝君列

传》中有：“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见《临川先生文集》）孟尝君事，见《史记·孟尝君列传》。

9. 拊 循^①

《孙子》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②。”则欲军中之亲附，必尽拊循之道。饥寒困乏，如以身尝；疾病医药，亲临诊视^③；解衣推食^④，哀死问孤^⑤；殍殍吮伤^⑥，恩逾骨肉；言语烦烦^⑦，谆勤教诲；财必与共，甘苦与分，卒虽最下，得以情通。三军未食，将不先炊；三军未次，将不先幕；军井未成，将不先饮^⑧；亲裹赢粮，与分劳窳^⑨。以父母之心，行将帅之事，则三军欣从，万众咸悦。

齐穰苴御燕、晋之师，凡士卒次舍、井炊、饮食、疾病、医药，身自亲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以享士，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后勒兵。病者皆争奋出战。晋师闻之引去，燕师闻之渡水而解。

吴起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乘骑，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或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敌；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岳武穆之为将也，卒有疾，为之调药，或解衣以

殛死者。诸将远戍，遣妻劳问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

夫吴起之吮疽，唐太宗之为李思摩吮弩血，均使军中感动。盖非常之恩，势难遍施，故虽爱及一人而三军劝者，此用恩之巧也。将与三军，痾痒相关；三军与将，生死共命者也。今之将，德泽不加，休戚不顾，惟知用笞杖以立威，剥军资以充橐，如此而欲责之以赴难，必不得之数也。

【注释】

① 拊循：安抚，抚慰。

② “《孙子》曰”五句：语出《孙子·地形篇》。语意为看待士卒象看待自己的幼儿、爱子一样，士卒才能听从命令，同生共死。“视”，看待。

③ “疾病医药”二句：语意出自《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原文为：“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所引“齐穰苴御燕、晋之师”战例，即是。司马穰苴名田苴，因官大司马，封邑名穰，故称司马穰苴。《武经七书》之一《司马法》，《隋书·经籍志》题为“司马穰苴撰”。

④ 解衣推食：语意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淮阴侯即韩信。见本卷第1节，注④。据《史记》，韩信大破齐、楚联军于潍水，杀楚将龙且，项羽见形势危急，欲诱劝韩信叛汉归楚，派武涉往说韩信，信不听，对武涉说：“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

⑤ 哀死问孤：对死者表示悼念，抚慰遗孤。前494年，越王勾践被吴军大败，吴军进据越国首都会稽（今浙江绍兴），勾践仅率5000士兵逃入会稽山，图谋复仇雪耻。以卑辞厚礼求和，吴兵乃退。勾践亲自到吴国做人质、侍奉吴王夫差。回国后，在

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振兴越国。终于灭吴，雪国耻。详见《国语·越语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⑥ 殒歿吮伤：事指魏文侯时（前446—前397年在位）大将吴起（？—前381年）爱士卒之事。所引战例“吴起为将，……”一事，即指此。详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战国初期军事家、政治家。世传其兵书《吴子》，为《武经七书》之一。

⑦ 频频：指次数多。

⑧ “三军未食”六句：语意出自《六韬·龙韬·励军》、《尉缭子·战威第四》等篇。“次”，军队驻扎。“幕”，军帐。此指为将的不能先于士卒支起帷幕休息。

⑨ “亲裹赢（ying营）粮”二句：语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原文：“（吴）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赢粮”，负担着粮食。赢：背，担。

10. 军 刑

拊循之久，士既亲附，倘威刑不肃，何以令人？尝见纯用恩者，兵骄将纵。居恒则犯上而无等^①，临敌则未战而先退，鼓之不进^②，令之不止，譬之骄子，不可用也。

夫天之道，虽春生不废秋杀^③；将之道，岂以姑息掩我威稜^④？苟在所统，犯法有刑，即位已崇高，亲如子弟，断不可宥。“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⑤，”所谓罚必上究也。盖万众云屯，科条备具，告戒分明，三令五申，已严约束，欲节制则不得不立法，欲立法则不得不行诛。违令者既以必诛，奉令者倍加竞守，杀之而众不恐，宥之而众

不服。至若临阵，犹且峻刑。军心无两畏，亦无两侮。畏我则侮敌，畏敌则侮我；为所畏者胜，为所侮者败。善哉古人之言曰：“为将者，必使三军畏我而侮敌。”^⑥或临阵退缩，或陷阵不入，无问贵贱必斩之，以令其余。

盖必胜在乎死战，死战在知必死。军知退却之必死也，是以大呼陷阵，所向无敌矣！第“罚不迁列”，亦“不逾时”^⑦；迁列则众疑惧，逾时则人必生奸、养乱、取亡，是皆将过。

故小犯则宥，大犯则诛；无心之犯则宥，有心之犯则诛。持之衡平，济以机术，用法虽严，军中咸服矣！

穰苴斩庄贾，孙子斩妃嫔，皆能戮居之宠爱以正法，所谓“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也。二将竟以此著名，人亦竟以此畏二将，而不敢犯其令。一生得力，在此一举矣。

晋将荀晞屡破汲桑、石勒，威名大振，用法严峻。其从母依之，奉养甚厚，其子求为将，晞不许，曰：“吾不以军法贷之，将无后悔耶！”母固求之，乃以为督护。后犯法，晞杖（《丛书》本作“伏”，据《晋书·荀晞传》改）节杀之。其从母叩头求教，不听。既而素服哭之，曰：“杀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将也。”

隋杨素驭戎严整，有犯军令者，立斩之，无所宽贷。及其对阵，先令一二百人赴敌，陷阵则已；如不能陷阵而还者，悉斩之。又令二三百人复进，还，如向法。将士股栗，有必死之心，由是战无不胜。

大率军刑之严，必在乎恩爱既施，人心固结之

后。世之为军者，平时不知用恩，有罪则加刑戮，每激军中之变。至激变而始骄惜，惟恐一夫变色。故三军得窥其底里，而事之所以不济矣。岂知严刑之将，即三军不忍叛之将，罚施于乱法之人，刑加乎自犯之罪。堕泪行诛，解衣厚敛；欲贷之而无计，非好杀以张威。苟此念昭明，而三军悦豫矣。

【注释】

① 居恒：平时，日常。 等：等级。

② 鼓之：击鼓下令进军。“鼓”，用作动词。

③ 秋杀：自然生长物到秋季，其生机停止，走向死亡。“杀”，收敛，结束。

④ 威稜：声威，威势。“稜”，或作“棱”。

⑤ “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杀一人能使全军震惊的，就杀掉他。语出《六韬·龙韬·将威第二十二》。

⑥ 必使三军畏我而侮敌：《尉繚子·攻权》：“夫民无两畏也。畏我侮敌，畏敌侮我；见侮者败，立威者胜。”又，《兵令上》：“卒畏将甚于敌者胜，卒畏敌甚于将者败。”语意同。侮：凌辱，败负。

⑦ “第‘罚不迁列’”二句：语意出自《司马法·天子之义》：“赏不逾时，欲民欲得为善之利也。罚不迁列，欲民速睹为不善之害也。”“列”，古代军队编制，二十五人为一列。“罚不迁列”，意指就地处罚，立即执行。

11. 军 赏

“将以诛大为威，赏小为明”^①，无不谓小者尚无遗赏，则肤功岂肯忘心^②？此三军之士所以毕命向前，计无反顾

者矣。昔人有言：“赏不逾时”^③，故不独贵小而贵速。迟则为屯膏^④，而人怀观望；不独贵速而贵溢，溢则出望外，而人咸激劝^⑤；不独贵溢而贵公，公则如天地，而人咸倾服；不独贵公而贵信，信则不负人，而人思尽力。《三略》一书，惓惓重礼赏以驾馭英豪^⑥。良以人虽圣贤^⑦，必不效力于孤功之人^⑧；将虽明智，必不能得死力于不赏之士。赏不下及，而冀再用其人，虽慈父不能得之于子，而将顾可得之于三军乎^⑨？故有功不赏，虽赏不速、不溢、不公、不信，均将之所忌也！然而尤贵不滥，滥则得者不以为荣，贪者辄图侥幸。有限之财源，既不胜其漏卮^⑩，膏泽之难遍^⑪，且将令其缺望^⑫。故“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⑬此魏武之所以称明赏举约^⑭，涓滴成泽，三军谅之，其心亦悦。此秦王世民所以一羊分食^⑮，而杨行密赐予将士，其帛不过数尺者^⑯，盖惟艰难之际，虽俭可以得人心也。

晋文公将伐郑，赵衰（读cuī催）言所以胜郑，文公用之而胜郑。将赏赵衰，赵衰曰：“君将赏其本乎？赏其末乎？赏其末则骑乘者存，赏其本，则臣闻之祁虎。”公召祁虎，曰：“衰言所以胜郑，今既胜将赏之，曰‘盖闻之子’，子当赏。”祁虎曰：“言之易，行之难，臣言之者也。”公曰：“子无辞。”祁虎不敢固辞，乃受赏。孔子曰：“凡行赏，欲其博也，博则多助。今虎非亲言者也，而赏犹及之，此疏远者之所以尽能竭智也。”此之谓溢于赏。

诸葛武侯之治蜀也，人评之曰：“善无微而不赏，恶无微而不罚。又曰：“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

法怠慢者，虽亲必戮”。所以既没之后，能使李严致死，廖立痛哭，而贤愚之所以金忘其身者也。此之谓公。

《尉繚》云：“赏及牛童马圉，是赏下流也。”此之谓赏小。

狄青既破侬智高于广南，上顾谓宰相曰：“速议赏，缓则不足以劝矣。”又古名将多有赏人于阵者，此之谓速。

韩信谓沛公曰：“项王见人，恭谨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饮食，至有功当封赏者，印刖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沛公从之，竟灭项。则能赏与不能赏者，其功效自别矣。

黄石公之《三略》，则以为无财士不来。《荀子》之《五权》，则以为用财之欲参其说，统贵厚赏。而《兵法》又曰：“无使仁者主财，恐多与，多与则近滥，而少与则亦不足以继矣。”赐赉无厚薄，惟宜颠倒之术，圆应通变。军中资财，常令有余，出纳之数，应须明白。

【注释】

① “将以诛大为威”二句：语出《六韬·龙韬·将威第二十二》。原文为：“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大”，指掌权者及贵重之人。“小”，指地位卑下如僮仆、马夫之辈。这二句意谓，将帅树立威信，在于有功必赏，不忘僮仆，有罪必罚，不避权贵。在功罪面前，一视同仁。

② 肤功：大功。肤：大。语出《诗·小雅·六月》：“薄伐玁狁，以奏肤公。”“薄”，语助词，无实义。“玁狁”，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民族，在西周初称玁狁，秦、汉时称匈奴。

③ 赏不逾时：及时加以奖赏。不逾时，喻时间短暂。时，時辰。语出《司马法·天子之义第二》。原文为：“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

④ 屯（Zhǔn 准）膏：指吝于施人恩惠，不肯按功行赏。屯，吝嗇。膏，恩泽。《易·屯卦·象辞》：“‘屯其膏’，施未光（光，通‘广’）也。”或，“屯”，读tūn，积聚。

⑤ 激劝：激发勉励。

⑥ “《三略》一书”二句：《三略》，又名《黄石公三略》，《黄石公记》。有人考证，成书时间大约在汉、魏之间。《隋书·经籍志》始录《黄石公三略》。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指出“此其出于伪作”。惓惓（quān），恳切真挚。此指上卷《上略》主要内容而言。

⑦ 良：确实，果真。用作副词。

⑧ 孤功：有负功勋。不肯按功授奖。

⑨ 顾：反而，却。用作副词。

⑩ 不胜其漏卮（zhī之）：胜，读shēng，动词，忍受得住，担当得起。漏卮：比喻无止境。卮：古代饮酒器具。

⑪ 膏泽：喻恩惠。

⑫ 觖（jué）望：由于不满而产生怨恨。觖，《丛书》本作“解”，误。

⑬ “故勋劳宜赏”四句：语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中华书局标点本卷一，第54页）：“太祖……攻城拔邑，得美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望施，《丛书》本作“妄施”，误。据改。

⑭ 此魏武之所以称明帝举约：东汉建安十八年（213年）五月，曹操进封为魏公，其子曹丕建立魏国称帝之后，于黄初元年（220年）追尊操为武皇帝。史称魏武帝，或称魏武。“往事越

千年，魏武挥鞭。”（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明音举约：盖指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的作风，详见注⑬所引裴松之《注》引《魏书》。音、约，同有节俭义。《韩非子·解老》：“少费之谓音。”《荀子·荣辱》：“约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舆马。”曹操的“节俭”，实乃积蓄力量，为扫平群雄、建立魏国奠定强大的物质基础。

⑮ 此秦王世民以一羊分食：秦王世民，即唐太宗李世民，唐朝开国皇帝高祖李渊次子，武德元年（618年）被封为秦王。在创建唐帝国战争中，战功卓著。在位期间（626—649年），史称“贞观之治”。《资治通鉴·唐纪四》，武德三年：“秦王世民追及（宋）金刚于雀鼠谷，一日八战，皆破之，俘斩数万人。夜，宿于雀鼠谷西原，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军中止有一羊，世民与将士分而食之。”“一羊分食”，即指此。

⑯ “杨行密赐予将士”二句：杨行密（852—905年），五代十国时吴国建立者。《资治通鉴·唐纪七十五》昭宗李晔景福元年（892年）：“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转徙几尽。行密初至，赐与将吏，帛不过数尺，钱不过数百；而能以勤俭足用，非公宴，未尝举乐。”

卷 二

本卷紧接上卷，对将官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展开多层次、多侧面论述，如《将谋》、《戒骄》、《责己》以及《致身》等篇，不失为精辟之论。

《一众》，关系到全军意志和行动统一，关系到决战决胜这一重大问题。作者不仅提出“一之法”，还在所引历史战例中提出“馭以道术，乃可横行”的论断。“道术”的具体内容，作者不曾言明。似可理解为治道之术，一定的政治理想和主张，“令民与上同意”（《孙子·计篇》）之“道”。对《孙子》这句话，宋人张预解释为“以恩信道义抚众，则三军一心，乐为上用。《易》曰：‘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见《易·兑卦·象辞》）“道术”、“道”，该就是政治。当然，它是随着时代、阶级不同而有其不同内涵。

12. 将 谋

三军之事，以多算胜少算^①，以有谋胜无谋。而孔子

言“行三军”，亦曰：“好谋而成^②。”故昔人论将之失者，不曰好谋无断，则曰议论多而成功少。斯言盖中兵家之膏肓矣^③！

凡为将，攻不必取，不苟出师；战不必胜，不苟接刃^④。夫必胜必取而后攻战者，即《孙子》所谓“胜兵先胜而后战”^⑤，言先得胜算也。岂如庸将，不料彼我之势，不决制敌之机，不设奇譎之变^⑥，不讲地形之利，统军而进，偶尔合战，亦偶尔分胜负，而将不能自主也哉！夫胜负之数，将不先定，安能为三军之司命^⑦？如果敌势方强，未可与角一朝之胜负，必坚守而不轻为一战。及其得机决策，则策胜如神矣。故敌不能诱，亦不能激。中诏让之^⑧，而不以为嫌；众人非之，而不为之转者，盖谋先定也。

李牧，赵北边良将也。尝居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幕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饷士，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为约曰：“匈奴即（《丛书》本无“即”，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补）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如是数岁，不亡失。匈奴以牧为怯，即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赵王请牧，牧如故。赵王怒，召之，遣他将代。岁余，匈奴每来出战，数不利，死亡多。复强李牧，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丛书》本作“命”，据上书改）。王许之。牧至如故约。匈奴数载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牧知士之可用而匈奴之已骄也，佯诱匈奴入，而多为奇阵以待，大破之。十数岁不敢近赵边。此其谋在怒我而怠寇，而不挠于君命也。

赵充国击羌，意欲降罕、开，而使先零自破。议者以为先零兵盛而负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则先零未可图也。物议纷然，充国坚不肯从。天子诏让之，充国奏曰：“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丛书》本作“百战百胜，非策之善也”，据《汉书·赵充国传》改），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乃上屯田十二利，天子从之，卒大破羌，振旅而还。此有谋而不挠于群议也。

周德威事庄宗，帝勇而轻，尤锐于见敌。德威老将，务持重以挫人之锋，故其用兵，每伺敌之隙以取胜。及胡柳坡之战，庄宗竟不从其言，而德威败死。

刘鄩为梁招讨使，庄宗尝称其一步百计。及河上之役，末帝不听其言，促之使战，鄩败而梁馘之。此皆有谋而其主不能用也。

【注释】

① 以多算胜少算：意谓计谋周密、胜利条件充分的，能战胜疏于计谋的。语意出自《孙子·计篇》。原文为：“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西汉名将赵充国，在他主持西部边事，上奏皇帝时，提出：“臣闻，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汉书·赵充国传》，中华书局1962年本，2989页）

② 好谋而成：善于谋略而又能完成功业。语出《论语·述而》。原文为：“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馮（píng 凭）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语意为，子路向孔子问道：您若率领三军，将要同谁共事？孔子回答说：敢于赤手空拳同老虎搏斗，徒步过河，这样死了而都不后悔的人，我是不肯同他共事的。一定要在面临强敌便警惕谨慎，能提出完善的谋略，很好完成功业的人，我才肯同他共事

呢。

③ 膏肓 (huāng荒):比喻事情严重到了不可挽救的程度。语意出自《左传·成公十年》。原文为:“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我国古代医学称心尖脂肪部位为膏,心脏和横膈膜之间称肓。肓上膏下部位,是药力和针灸力都难以达到的地方。指病已严重到无法救治的地步。

④ 接刃:兵刃交接。指两军交锋。

⑤ 胜兵先胜而后战:意谓胜利之师,总是先充分准备好取胜的条件,立足于不败之地,才去同敌交锋。《孙子·形篇》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

⑥ 奇譎 (jué诀):诡诈多谋。

⑦ 三军之司命:将领是三军命运的主宰者。司命:一为星名,又为神名,古代认为都主宰人们的吉凶福寿和生命。

⑧ 中诏让之:帝王发诏命进行谴责、问罪。遇有重大紧急事件,帝王不经主管官吏之手而直接颁发的诏书,称为“中诏”。“让”,谴责,责备。

13. 将 勇

《吴子》曰:“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①。”此言血气小勇也。大勇者,能柔能刚 能弱能强;临之而不惊,加之而不惧;虽折而气不挫,虽小而不可欺。事机宜赴,有直往而不逗留;地所必争,无心摇而有死守。岂非神武之威,凌驾万夫,有以等摧锋陷阵者而上之也?脱若不然②,见敌先惊,未阵先退;将而无勇,三军不锐,丧师覆众,职此之故③。又不然而误认勇之说,第曰暗鸣叱咤④,所向披靡,戈挥千将,力敌万夫。此偏将之事,非大将任也。

吴汉志强力健，每从光武征战，帝未安枕，常侧足而立。诸将见战阵不利，或多惶惧，失其常度，汉意气自若，激扬吏士。帝时遣人观大司马何为？还言方修战攻之具。叹曰：“吴公差强人意，隐然若一敌国矣！”

梁韦睿攻后魏合肥，堰肥水以灌城。魏将杨灵嗣帅大军乘胜至睿堰堤下，众惧众寡不敌，劝睿退。睿怒曰：“将军死绥，有前无却。”因命缴扇麾幢立之堤下，示无动志，竟克合肥。久之，魏中山王元英攻徐州，众号百万，连营四十里，梁遣睿救之。睿自合肥经阴陵大泽，过涧谷，辄飞桥以济。人畏魏军，多劝睿缓行，睿不从，旬日而至，破降魏众百万。

习勇之道：一曰忠义，二曰利害，三曰见定。凡将怯无勇者，必丧师而复众，误人国家，忠义何在！其众既复，身亦难存，久而念之，不鼓自跃。见定者，深知彼我之势，朗烛事机之要，是以不惑，万夫必往。昆阳之战，光武身先诸将，众曰：“刘将军生平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可怪也。”帝当此存亡之会，非秀杀莽，则莽杀秀，起义以来，此为紧要。帝之明远筹之熟矣，岂容再怯乎！

【注释】

① “《吴子》曰”四句：仅凭勇敢的将领，必定是轻率与敌应战，轻率应战就不会考虑利害得失，这种将领是不可取的。“合”，交战。语出《吴子·论将第四》。

② 脱若：“脱”，连词，用于表示假设的分句之首，意义相当“倘若”、“如果”等。“脱若”连用，意义不变。

③ 职：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行为是主要应当进行的。在此作“主要”解。

④ 第曰暗鸣叱咤(yīn wū chì zhà)，只强调能怒气勃发，气愤呼号。在此指表面形式上的英勇无畏，而实无谋略的匹夫之勇。唐中宗李显嗣圣元年(684年)，武则天废中宗准备自立，大肆杀戮李唐子孙，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时任柳州司马的徐敬业带头起兵讨武，在徐军中任艺文令的骆宾王代徐写出《为徐敬业讨武墨檄》，其中有：“暗鸣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

14. 将 勤

《六韬》曰：“将不勤力，则三军失其势①。”未有身膺明主之知②，职任安危之责，而玩愒为务也③！殚心毕虑④，尚恐复讫⑤，投大遗艰，岂容儿戏！或一人之未察，或一事之偶失；或厌倦而旁委他人，或惮改而姑待明日。肇端虽小，寸穴溃堤⑥，渐至难图，悔之何及！此为将者，所以“惟日不足”，弗遑宁处者也⑦。营寨部队，躬为督视；军资器械，亲董其事⑧；抚降驭下，情意恳恻；宾客游士，不妨折节；词讼听览，曲直欲明；簿书笺牍，校讎欲清⑨；遴选众职⑩，务得其人；赏罚群类，务服其心；外察敌人，欲详以审；内职军情，务密以精。千纲万目，无不瞻举。非有奇术，总由将勤。

田单之守即墨，身操版锸，与士卒分功。妻妾编于行伍之间，而身忘其贵。当此之时，鲁仲连所以谓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也。

韦睿日接宾客，夜算兵书，三更起，张灯达旦。

且抚循其众，常如不及。故士卒争归之。

诸葛武侯手执簿书，流汗终日，食少事烦，敌人相庆，聆主簿杨颺之谏，而终不改。

夫田单当宗社复亡之秋，值主忧臣辱之日，劳瘁捐躯，固将军事。武侯、韦睿，夙称多疾，羸弱若不胜衣，辛勤自难负荷，而惓然就之若赴，甘之若饴者，非真好劳苦而恶安逸也。治军应敌，众务纷纭，虑或一误，所失非小。故士雅运甓，习勤劬也。

【注释】

① “《六韬》曰”三句：《六韬·龙韬·奇兵第二十七》记载周武王姬发向姜尚询问用兵的法则，姜尚在答问中提出应“得贤将”，如果“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在“贤将”的条件中，有“将不强力，则三军失其职”，没有“将不勤力”句。但从本节所述内容看，应是“将不强力”句，作者可能误引。“强力”，指坚强有力，“失其职”，指因玩忽职守而失去战斗力。

② 膺（yīng英）：接受；受到。

③ 玩愒（kāi开）：苟且偷安，虚度时光。“愒”，旷时，荒废。

④ 殫（dān丹）心：尽心。殫：尽。

⑤ 复餽（sù素）：鼎中食物被倾复于外。语初见《易·鼎卦》：“鼎折足，复公餽。”喻不胜任而败坏军国大事。

⑥ 肇（zhào兆）端虽小，寸穴溃堤：喻开始时对小事物不注意。就会酿出大乱子。肇、端二字皆有“始”义，作“开始”解。

⑦ “此为将者”三句：为将领的，就没有一天空闲时刻得以安宁的待着。遑：闲暇，空闲。惟日不足：语出《尚书·周书·秦誓》。

⑧ 董：督察。

⑨ “簿书笺牍”二句：对公文、信札的处理，要一字不苟，反复核实。簿书：古代官府文书；笺牍：书信。

⑩ 遴(lín邻)选：审慎选拔(人才)。

15. 将 让

《易》曰：“劳谦”①，谓有功而能谦也。惟有功而不居其功，故天下莫与争功；有能而不居其能，故天下莫与争能。盖功盖天下，不过了人臣职分②，何必炫耀以施劳！况亟欲自鸣，反开谗者萋菲之门③，岂保身云长策哉！故有归功于庙算④，有委重于天威，有畅言群帅效力，而自视缺然。有方念士卒用命，而疮痍可悯。有引辜于平贼之晚，而俯首请诛。有负咎于糜费劳人，而功不赎罪。“侧身脩行”⑤，抑损似无所容。推功让能，避誉若将染已。遑言摧锋攘地之劳，发纵指示之妙，昂然作功臣之色，而冀分茅土之荣耶⑥。

靡笄之战，晋既胜齐而归，范文子后人。武子曰：“无为吾望尔也乎？”对曰：“师有功，国人喜以逆之，先人，必属(《丛书》本在‘属’后有‘人’，据《左传·成公二年》删)耳目焉，是代帅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郤伯见，公曰：“子之力也夫！”对曰：“君之训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见，劳之如却伯，对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栾伯见，公亦如之，对曰：“燮(《丛书》本作“栾”，据上书改)之诏也，士用命也，书何力之有焉？”

信陵既夺晋鄙兵符以破秦救赵，赵王多公子之功，欲以五城封公子，公子闻之，有自功之色。客有说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且矫令，夺兵以救赵，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忠臣也。公子乃自骄而功之，窃为公子不取也。”于是公子立自责，若无所容。赵王自迎，执主人之礼，引公子就西阶，公子侧行辞让，从东阶上，自言罪过，以负于魏，无功于赵。赵王与公子饮，至暮，以公子退让，竟不忍言献五城。

韦睿、曹景宗既全胜魏人，乃设钱三十万，官赌之，博有梟、虞、雉、特、塞五等。景宗掷得雉，睿掷得虞，睿胜矣，睿取一子反之，曰：“异事”，遂作塞。及报捷，群帅争先，睿功高群帅，独居后，世尤以此贤之。

晋三帅有功不居，诚有君子之风。魏公子自责，若无所容，客固称奇，亦微公子能受善、能得士乎！大抵人非圣人，即勋劳赫奕，谁曰无疵？缅怀疵累，爽然自失，则矜骄念头，不觉顿消。是以致让之术，韦睿以胜为负。人先我后，特加委蛇，令好逞之人，对之面惭，尤自高人一等。

【注释】

① “《易》曰”二句：《易》书说道，有功勋而又能谦让。语出《易·谦卦》。《易》，即《周易》，亦称《易经》，是我国古代有哲学思想的卜筮书，具有一定研究价值的上古史史料，是儒家学派的重要经典之一。内容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是卜筮之书，

内容有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爻各有说明（称卦辞、爻辞）。《传》是对《经》最早的解说。“《易》曰：劳谦。”是六十四卦的第十五卦——《谦》卦，“劳谦”，该卦第三爻爻辞。

② 了：了结。

③ 萋斐：一作萋斐。文采交错之貌。后用作谗毁的代称。语出《诗·小雅·巷伯》：“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彼谮人者，亦已太甚！”东汉郑玄释为：“喻谗人集作已过以成于罪，犹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锦文。”“萋斐”，花纹错杂的样子。“贝锦”，一解为贝壳之花纹似锦，一解为锦文。“谮人者”，以谗言害人的小人。

④ 庙算：孙武首先在他的十三篇中提出的战略概念。用兵之前，君臣相议于朝廷，制定克敌方略，以指导战争的实施。参见《孙子·计篇》。

⑤ 侧身脩行：谨慎恐惧，不敢自安，以加强德行的修养。“脩”，通“修”。语出《诗·大雅·云汉·诗序》。

⑥ 茅土：指受封为王侯。古代帝王举行社祭之坛是用五色土建成，分封诸侯时，按封地所在方向取坛上一色土，用茅包起来，称为茅土，受封者用来在自己的封国内立社。

16. 将 信

将者，三军之所仰也。一语之出，万人倾听。倘有言不践，云赏不赏，云罚不罚，期约有如儿戏，许可一无所凭，则禁令徒严，科条徒密，人必将心非而巷议^①，曰“此空谈耳”。其陈师而谕之也，赏格虽立^②，人不以为劝^③；刑章虽示，人不以为畏。令之而不行，禁之而不止；统驭虽多，总皆乌合，不可得而用，以其信不可以结人也。其视三军，遵守将令，如奉神明，若《尉繚》所称：如羊角，如水弩，人人无不腾陵张胆致死于敌者^④，大不俟

矣^⑤，第信贵豫也^⑥。善乎文中子之言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⑦。”是以秦人徙木立信^⑧，豫之说也。

晋文公伐原，与军中期攻十日。攻原十日，而原不下，罢兵而去。士有从原出者，曰：“三日即下矣。”群臣谏曰：“原之食竭力尽矣，君姑待之！”公曰：“吾与士卒期十日，不去，是忘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为也。”

诸葛武侯数四伐魏，悯士卒劳苦，分为两班，轮流更伐。方攻陇西，长史杨仪曰：“代者将至前路，公文已出，川口内四万人应归休息。”武侯令其归。蜀兵将起程，魏兵突至，杨仪请留之。武侯曰：“吾用兵命将，以信为主，便有大难，决不留也。”军中闻此言，皆不愿归。武侯谕之曰：“汝等应归之人，父母妻子皆倚门而望，何可留此，以误归期？”诸军曰：“丞相如此施恩，我辈愿杀魏兵以报。”数遣不从，乃命出城而阵。蜀兵多磨励以待，魏兵远来初至，攻之，大获全胜。

此外，如赏罚之信，无将不然，不可枚举。盖千乘万众，司命一人。心志难调，耳目难一，上非好信，何以必人之从，何以必事之济？即夙号有孚，而一言爽约，且令信从之众，转念生疑，况泛泛无足凭者乎？故信为至重也。

【注释】

① 心非巷议：见卷一、第八节《任贤》注⑥。

② 赏格：奖赏的规格、标准。《梁书·侯景传》：“城内亦射赏格出外，‘有能斩景首，授以鬻位，并钱一亿万，布绢各万’”

匹，女乐二部。”这是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年)八月，侯景叛梁，兵困梁武帝萧衍，萧衍从城中射出赏格，以求援军。

③ 劝：勉励，鼓励。“劝告”义，是现代汉语语义。

④ “《尉繚》所称”四句：语意出《尉繚子·兵谈第二》。原文为：“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人无不踴陵张胆。”意谓军队的武器如同林立，万弩齐发时如同旋风，士兵们人人无不斗志昂扬，英勇果敢。“羊角”，旋风名。《尉繚》即《尉繚子》，相传是战国时尉繚所撰兵书。宋神宗赵顼元丰年间(1078—1085年)列为《武经七书》之一。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尉繚子》竹简36枚，有《兵谈》、《守权》、《攻权》、《将理》、《原官》、《兵令》等。

⑤ 侔(móu牟)：相等，等同。

⑥ 豫：先事为备。事先做好准备。同“预”。

⑦ “善乎文中子之言曰”三句：文中子，隋哲学家王通(584—618年)的私谥。他曾见到隋文帝，但不被任用，遂退居河、汾之间，以著述、讲学为业。主张儒、佛、道合一，但仍以儒学为基本点。著作现存有《中说》(即《文中子》)十卷，为语录形式，最代表其思想、观点。

⑧ 秦人徙木立信：指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商鞅为取信于民的一种措施。《史记·商君列传》：“(变法之)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17. 将 廉

债事之将①，恒由于贪。贪则刻剥军中，觊觎望外②，是以军怒而怨之，敌诡而尝之，失机堕术，士卒离心，即有平生宏远之谋，竟为阿堵中物所昏③，而半筹不展

矣^④。将能心澄如水，则德盛而威自张，万众仰之惟谨，敌人闻风而畏服。

大率贪墨之病^⑤，由于干进^⑥。将惟干进，故事钱神^⑦，债帅之名^⑧，古人所笑。曾不思爵禄富贵，惟有功者得之！倘碌碌无功，即重赂何益！矧贪婪坏法^⑨，国典昭彰，能享福泽乎！国有常刑^⑩，何若清心寡欲，励志功名。

后汉张奂，威镇羌夷。豪帅威奂恩德，上马二十匹，先令酋长又遗金镡八枚，奂并受之。而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以金、马还之。羌性贪而贵（《丛书》本作“畏”，据《后汉书·张奂传》改）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货财，为所患苦。及奂，正身洁己，威化大行（“化大”，《丛书》本作“德盛”，据上书改）。

国朝广西都督同知山云，冰清玉洁，如终如一。帅府有老隶郑牢（《丛书》本作“邓年”，据《明史·山云传》改）者，性鲠直敢言，云佯呼而问之曰：“世谓为将者不忘贪，广西素饶珍货，我亦可贪否？”牢曰：“公初到时，如一件新洁白袍，一沾点墨，不可湔也。”公曰：“人言土夷馈送之物，苟不纳，彼必疑且怒，乃何？”牢曰：“居官黷货，国宪甚严，公不畏朝廷，反畏蛮子耶！云举手礼牢，曰：“教我，教我！”云固武臣中之矫矫者，而牢亦可尚矣。

都督同知王信历镇大邦，不营私产。平居默坐，展玩经史，宽袍缓带，粝饭疏羹。故人婚丧，倾囊赈恤，无所顾吝。出镇三十年，笥无华衣，厩无肥马，

铃阁之中，寂无人声，金玉奇玩，一无所好。常曰：“俭足以久，死后不累子孙，所遗多矣。总兵权者，多为子孙乞官，信绝不为”。尝总理漕运，曰：“荷国厚恩，未能报称，此行当以江水洗涤肺肠，少尽区区耳！”故刘大夏云：“予在本兵日，每用一将官，恩得如王君实若人，那讨得来！”

是数将者，诚廉士。凡人为将，众之死生，国之存亡，实系斯人。任大责重，非大器必不能堪。倘怀染指之情，即是无心策励，虽智勇有足录，终庸夫也。故尝谓观人品格，先察贪廉。

【注释】

① 债(fèn愤)事：败坏事情。《礼论·大学》：“此谓一言债事，一人定国。”“债”，倾覆，败坏。

② 覬觊(jì yú继愉)：非分的企图。

③ 阿堵中物：即阿堵物。“阿堵”，作“这个”、“此处”解，为魏晋时晋人一种习用语言。“阿堵物”指代钱，《世说新语·规箴》(南朝宋刘义庆撰)。“王夷甫雅尚玄远，常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碍行，呼婢曰：‘举却阿堵物’。”王夷甫，名衍，西晋官吏，崇尚老、庄“贵无”之说。

④ 半筹不展：连半根算筹也摆布不开。比喻无计可施。一作“半筹不纳”。“筹”，竹制品，古人用以计数和计算，引申为谋画。元李文蔚《燕青博鱼·一折》：“往常时我习武艺学兵法，到如今半筹也不纳。”(见《古今杂剧》)

⑤ 贪墨：指贪财好贿。《左传·昭公十四年》：“贪以败官为墨。”意谓贪婪而败坏职责就是墨。“墨”，不洁之意。

⑥ 干进：谋求进身为官。“干”，求取，谋求。

⑦ 钱神：喻钱财之力，犹如神物。语见《晋书·鲁褒传》：“元康之后（晋惠帝司马衷年号，291—299年），纲纪大坏，褒伤时之贪鄙，乃隐姓名，而著《钱神论》以刺之。其略曰：“钱之为体，……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谓为神物。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谚曰：‘钱无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钱而已。……”

⑧ 债帅：唐自代宗李豫大历以后（766—779年），政治腐败，贿赂之风日盛，将帅升迁，必以重金向中官、禁军将校行贿。无家财者，向富户借贷。得官之后，则鱼肉民众，倍息以偿，故有“债帅”之称。《旧唐书·高瑀传》：“及瑀之拜，以内外公议，缙绅相庆曰：‘韦公（指韦处厚，时任宰相）作相，债帅鲜矣。’“鲜”，少。

⑨ 矧（shěn审）：况且，何况。

⑩ 常刑：制定的刑罚。《国语·越语上》：“进不用命，退则无耻，如此则有常刑。”公元前482年，越王句践率军攻入吴国都姑苏（今江苏苏州市），用以誓师之词。

18. 约 己

夫兵之兴也，国家扫境内以专属之将，主上宵旰^①，征人露处，而将顾可安乐肆志，矜情富贵容乎^②？三军之士必将偶语曰^③：“吾曹千里从军^④，栉风沐雨^⑤，若怡怡然锦衣玉食^⑥，曾不以我为念，我何以为之死也！”如是，则将之滔心逸志，不几为忘身误国之阶乎？是以有投醪而味河水^⑦，有仗锺而亲土功^⑧；有暑不张盖，劳不坐乘，饥不求食，寒不服裘，卧不设席^⑨，舍不平陇，朴藪盖之，以

蔽霜露①；躬身糗粮①，过险必步。与士卒同甘苦，同劳瘁，同饥馁，而心忘其贵也。故军中感激②，士卒用命，争为先登陷阵，身死而有所不悔矣。

吴王夫差不恤其下，方黄池之会，其大夫有与鲁大夫公孙有山氏相好者，乃为之乞粮曰：“佩玉蕊兮，予无所系之；旨酒一盛兮，予与褐之父睨之。”观吴大夫之言，吴王厚自奉而不爱人，安得不为越所灭乎！

永和中，西羌大寇三辅，围安定。汉遣征西将军马贤将诸郡兵击之，不能克。皇甫规虽在布衣，见贤不恤军士，审其必败。乃上疏，以为吴起为将，暑不张盖，劳不坐乘。今贤野次垂幕，珍肴杂饌，儿子侍妾，事与古反，其将士不堪命，必有高克溃叛之变。不听。贤果败歿。

【注释】

① 宵旰(gān干)：“宵衣旰食”的省略语。天未明就起身穿衣，入夜才进餐。指勤于政务的劳苦。一作“旰食宵衣”。唐·陆贽《兴元论解姜公辅状》：“矧又时运方屯，物情犹郁，乃是陛下握发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

② 矜(jīn今)脩：夸耀修饰。“脩”，同“修”。

③ 偶语：相对私语。亦作“耦语”。《史记·秦始皇本纪》：“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弃市”古代对死囚在闹市执行死刑，陈尸街头示众。《礼记·王制》：“刑人于市，与众弃之。”

④ 曹：用在人称代词或名词后，表示多数。可译作“们”。但对其义应理解为“一班人”。“们”，只是一个词尾。其意义不同于现代汉语“们”义。

⑤ 栉风沐雨：以风梳发，以雨洗发。比喻奔走四方，十分

勤劳辛苦。语意出自《庄子·天下》：“昔禹之湮洪水，……沐甚雨，栉疾风。”

⑥ 若怡怡然锦衣玉食：“若”，助词，无实义。“怡怡然”，悠闲愉快的样子。“锦衣玉食”，比喻奢侈豪华的生活。“锦衣”，锦绣华丽的衣服。“玉食”，珍特的食品。见《魏书·常景传》：“锦衣玉食，可颐其形。”

⑦ 是以有投醪(láo劳)而味河水：语意出自《三略·上略》。原文为：“昔者良将之用兵，有馈箪醪者，使投诸河与士卒同流而饮。夫一箪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军之士思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醪”，浊酒，浆渣混合的酒。“箪(dān丹)”，圆形有盖的竹制容器，可用以盛酒或盛饭(《孟子·梁惠王下》：“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⑧ 有仗鍤(chā插)而亲土功：《史记·田单列传》：“田单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与士卒分功，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尽散饮食餧士。”鍤：锹。“亲土功”，《丛书》本作“亲土功”，据上书改。

⑨ “有暑不张盖”五句：《六韬·龙韬·励军第二十三》、《三略·上略》皆作“雨不张盖”；《尉繚子·战威第四》作“暑不张盖”。“盖”，张在车上，类似伞样，遮蔽阳光和雨。“卧不设席”，语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乘骑，……”。

⑩ “舍不平陇”三句：语出《尉繚子·武议第八》。说明吴起率兵与秦军作战，激励士卒的亲身体验。“朴橄(sù速)”，丛生的小树。陇：通“垄”，田埂，丘垄。

⑪ 躬身糗粮：为将帅的亲自携带军粮。“糗(qiǔ求)”，炒熟的米麦等谷物，供行军食用。

⑫ 感激：受到感动而奋勇前进。意义不同于现代汉语复合词的“感激”。

19. 戒 骄

尝观将当屡胜之后，辄有骄心，其甚者，或一胜而骄，或小胜而骄，皆败道也。盖将之轻敌也，始于骄，骄则自高其功，自神其智；自矜其勇，不忧其寇，不恤其下，忠言逆耳^①，良士疏斥。战则轻进，守则弛备。敌窥其情，故卑其辞而隆其礼^②，佯为败以示怯，以玩弄于股焉。庸知敌之败者为偶失^③，而无伤于胜势。或一挫而力犹可再举；或为怒我怠师之谋，俟我将骄卒惰，方始乘焉^④。有一于此，必堕其阱。古人军胜弥警^⑤，良有以也。《老子》云：“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也^⑥！”以多虞胜不虞^⑦，以有备胜无备，深戒乎骄之说也。

晋文公败楚于城濮，烧其军，火三日不灭。文公退而有忧色，侍者曰：“君大胜楚，今有忧色，何也？”文公曰：“吾闻以战胜而安者，其惟圣人乎！若以诈胜之，未尝不危也，吾是以忧。”观文公军胜而忧，矧曰骄乎！此能戒者也。

项梁屡胜秦，有骄色。宋义曰：“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臣为君畏之！”梁弗听。二世悉起兵益章邯，击楚军，大破之定陶，梁走死。此以骄而败者也。楚屈瑕亦然。

关云长擒于禁等，威镇华夏。吴陆逊谓吕蒙曰：“关公矜其骁勇，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倘闻君病，必益无备。出其不意，自可擒制。”蒙乃称病，逊代其任。伪为谦逊尽忠之书上关公曰：“前承观

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且战捷之后，常苦轻敌。古人杖术，军胜弥警。愿将军广为方计（《丛书》本在“战”前无“且”，“常苦”作“常无”，“杖术”作“兵术”，“广为”作“为广”，据《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改），以全独克。”公见书大安，悉撤备，为吴所擒。此书虽若戒骄，实玩弄之，益其骄也。

夫骄之生也，生于浅虑而寡谋。将有深谋，即使犁庭扫穴，尚思亢极必亡；岂其成败未分，便曰“前无所畏”？虽心不期骄而自骄，亦由始隐伏而不觉。故伍胥有言：“天之亡人也，必骤近其小喜，而远其大灾。”夫小喜何以致亡，则骄误人也。

【注释】

① 忠言逆耳：忠实的话语听起来不顺耳。《孔子家语·六本》：“孔子曰：‘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汉王刘邦元年（前206年）十月，刘邦率军破秦，降秦王子婴，入咸阳，进秦宫，欲留居，樊哙劝其回军中，不听；张良复谏：“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史记·留侯世家》）

② 卑其辞而隆其礼：谦卑的言辞，崇高的礼节。《丛书》本作“降其礼”，据句义，应作“隆”。《荀子·议兵》：隆礼贵义者其国治。

③ 庸：副词，用以表示反问。译作“怎么”。

④ 乘：击逐。

⑤ 古人军胜弥警：古人认为取得胜利的军队，应更加对敌警戒。“军胜弥警”，出自《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且战捷之后，常苦轻敌，古人杖术，军胜弥警。”

⑥ “《老子》云”三句：语出《老子·六十九章》。意为祸害之

大莫过于低估了敌人的力量，低估了敌人的力量，几乎丧失了我的“三宝”。“宝”，盖指《老子·六十七章》的“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作者引用《老子》的话，放在“弥警”之后，意谓还应加强守势，以守取胜，不可轻敌。

⑦ 虞：意料，事先有备。

20. 责 己

《司马》有言：“大败不诛，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也。上以不善在己，必悔其过；下以不善在己，必远其罪①。”

上下分罪，以能易危为安，转败为攻也。将惟自护其短，而以失归人，此众口所以嗷嗷②，而三军之所以不用命。人非尧舜，安能尽善？惟不文己非，不难改悔，引咎责躬③，若无所容，以示日月之无私焉，庶万众闻而仰之，悦而附之，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也④。第责己之道，须出至诚，非徒腾颊⑤，实取后图⑥。苟虚词以希众，必取笑于三军！倘后效之无闻，将前愆为兹甚⑦。故自怨与自艾交儆⑧，心局与时局更新，然后诸军激劝，战无不胜矣。

晋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请击之。”楚庄王曰：“先君之时，晋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晋伐楚，是孤之过也，若之何其辱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时，晋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晋伐楚，是臣之罪也！”庄王俯首而泣，拜诸大夫。晋人闻之，曰：“君臣争以过在己，而君下其臣，所谓上下一心，君臣同力，未可攻也。”乃夜归还。

武侯之败于街亭也，或劝公更发兵，公曰：“大

兵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不能破贼，为贼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校变通之道于将来。自今以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缺，则功可踧足而待。”于是考微劳，甄壮烈，深自贬损，布所失于境内，励兵讲武，以为后图。戎事简练，民忘其败也。

浑瑊之败于吐蕃也，以宿将史抗等不用其命。元帅郭子仪谓诸将曰：“败军之罪（《丛书》本作‘之将’据《资治通鉴·唐纪四十》改）在我，不在诸将。”浑瑊曰：“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则再见任。”子仪赦其罪，使将兵趋朝那，大败虜兵，尽归所掠。

夫违令致败者，史抗也，而浑瑊以为己罪。受命御寇者，浑瑊也，而汾阳自任其失。责躬如此，所以前败而后胜。夫人之常情，鲜不是己而非人，以楚庄、武侯、汾阳之德度观焉，人之相越远矣！然瑊之败也，瑊始欲设枪垒以自固，史抗以为示怯，而命去之，出而力战。师还，虜躐（《丛书》本作“还”，据上书改）以入，是以败。浑瑊、史抗之罪皆可原矣。假令逗留而不力战，或违律而致丧师，郭公不执而诛之，而第责己也，何以正法乎？

【注释】

① “《司马》有言”七句：语出《司马法·天子之义第二》：“诛”，惩罚。“远其罪”，指不再重犯败军之罪。

② 嗷嗷（náo náo）：喧嚣，吵闹。

③ 引咎责躬：主动承担过失并作检讨。“咎”，《丛书》本作“吝”，误。

④ “失之东隅”二句：“东隅”，指日出处，东方。“桑榆”，二星名，午后则出现于西方，太阳过午，降到二星位置，表示天色将晚。又喻在一方失败了，后来在另一方取得胜利。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27年），邓禹等企图邀功，不接受冯异的劝阻，与赤眉军展开激战，大败。邓禹仅率二十余骑逃走，冯异亦仅率数人经由回溪逃归本营。不久，冯异重整士卒，以计大破赤眉军于崤底（崤山山麓，在今河南洛宁县西北，西接陕县界，东接渑池县界），刘秀遂下令嘉勉：“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渑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回溪：地名，在今河南洛宁县东北。

⑤ 腾颊：比喻说空话。

⑥ 后图：以后的打算、考虑。

⑦ 愆(qiān谦)：过失，错误。

⑧ 自怨自艾(yì义)：悔恨自己的过失，并能加以改正。语出《孟子·万章上》。

21. 受 善

“集众思，广众益”①，古人之名言也。盖智者有千虑之一失，愚者有千虑之一得②，矧将非明智，顾可轻物傲人③，薄群策为不足询乎④？苟其言可裨军政，佐胜算，即刍蕘可采⑤，安问从来？降虏可师，何嫌折节⑥！参微言于利害⑦，虚以受人，酌可否于胸中，务求允当⑧。所由算无遗策，动有成功。脱若自矜智术，恣逞胸臆⑨，漫行独断，无论谋士止而不来，即至而必去，知其不足与共功名。亦有独断于衷，不挠群议而立功名者，必其谋越众客，无过慎之思，明群情，有先事之察，原非懵懵然也⑩。

亦有因听人言而堕绩者，必所听非其人，听于近倖而违于正人，听于一二而违于金谋^⑩，听于浮论而违于至计^⑪。即有明智君子，列三策而陈之，或从其中策、下策，而违其上策，皆足以败事者也。昔人有言：“谋之欲多，断之欲独^⑫。”窃以为断之欲明，方是真能受善者也。

绕角之战，晋之群帅皆欲与楚战，惟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不可，晋师乃还。或谓栾武子曰：“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子为大政，将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战三人而已，欲战者可谓众矣。《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众故也。”武子曰：“善钧从众。夫善，众之主也。三卿为主，可谓众矣，从之，不亦可乎？”此其所从者，正人言也。若梁武之于朱异，隋炀之于虞世基，是偏信近倖，似是而非者也。

赵奢救阨与，去邯郸三十里，坚壁不进，令其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军中侯（《丛书》本作“候”，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改）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斩之。此为将者，默有主张，恐群言惑众，故斩以令众，是独断也。

楚屈瑕伐罗，狂于蒲骚之胜而自用，使徇于军中曰：“谏者有刑！”竟败而死。是骄而愎谏，似独断而非者也。

赵奢既斩谏者，留二十八日不进。忽一日一夜趋至阨与。军中许历请谏，奢两从其言，曰：“谨受命。”卒以是而取秦。是可听，即乌菟可采也。

韩信得广武君，解其缚，东向坐而师事之，竟用

其言，而北收燕，东下齐。

李光弼得贼将安思义，委心问计，对曰：“今军行疲敝，逢敌不可支，不如按兵入守，料胜而出。虜兵炎锐，弗能久持，图之万全。”光弼善其言，而破史思明。是皆降虜可师也。

大抵将之听谏，当观其人品，校其深情，察其至计，可以从众，可以从寡，可以独断。夫从善之心，如衡之平，如鉴之明，物至而照，妍媸自见。自非智略宏远，城府深密，未有不愆事者。

盖能独断之人，即是能受善之人，原非专执己衷，屏弃忠言。但势有不同，识有独到，机不可露，故不得不斩妄言者，以息浮议耳！

【注释】

① 集众思，广众益：意谓善于集中众人的意见和智慧，可得到更好的效果。语出诸葛亮《诸葛丞相集·教与军师长史参军掾属》。又见《三国志·蜀书·董和传》：“夫参署者，集众思，广众益也。”成语“集思广益”，盖出此。

② “盖智者有千虑之一失”二句：《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又，《史记·淮阴侯列传》：“广武君曰：‘臣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③ 轻物傲人：对世上的一切事和人都放在眼里，喻狂妄之极。亦作“轻世傲物”。明·屠龙《彩毫记·官禁生谗》：“此人自恃文才，轻世傲物。”

④ 薄：轻视。

⑤ 刍蕘（chú ráo除饶）可采：即使草野之人的意见也是可以采纳的。语意出自《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原文为：“如或

一言可采，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割草叫刍，打柴叫蕘。指割草打柴的人。

⑥ 折节：屈己下人，降低身分。“节”，礼节，身分。《管子·霸言》：“折节事强以避罪，小国之形也。”

⑦ 微言：富于哲理精妙的言论。汉·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及夫子（指孔丘）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见《汉书·楚元王传》。

⑧ 允当：适当。指处理事物要恰如其分。语出《军志》：“允当则归。”（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楚成王所引用。）

⑨ 胸臆：心怀，在此指主观臆断。

⑩ 懵懵（měng猛）：糊涂。

⑪ 金（qiān签）谋：众人之议，群谋。“金”，众，众人。在本句中指听取众议。

⑫ 至计：上策。

⑬ “昔人有言”三句：语意谓要多听取众人之谋，但最终要由己身作出决策。晋征南大将军羊祜于武帝司马炎咸宁二年（276年）上书请伐吴，提出“夫谋之虽多，决之欲独。”见《资治通鉴·晋纪二·武帝咸宁二年》。

22. 致身^①

岳武穆有言：“文官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②。”而孟德之讥袁本初，亦云干大事而惜身^③。则信乎致身之义当讲矣。夫弃军离地与逗留不前之将，何尝不是爱惜其身，而非外见杀于敌^④，则内见戮于君，生可得耶？何如慷慨激昂，以一身殉国，腥血渍战袍而愈厉，矢石落左右而不惊，孤城捍强敌而神闲，深入抵贼巢而不惧！盖

三军勇怯，恒视其将，将畏缩而士气痿，将强毅而士气张。与其贪生畏死，遗臭万年，熟若舍生取义，垂芳百世^①！况必死不死，幸生不生^②。既以身任国事，“贼灭则朝天有日，贼在则归阙无期^③。”何能作儿女之态，奉身缩首而已耶！

韦睿救钟离，魏军夜来攻城，飞矢雨集。睿子黯请下城以避箭，睿不许。军中惊，睿于城上厉声呵之，乃定。

李光弼与史思明战于中潭，将刃纳于靴，曰：“战，危事，吾任三公，不可辱于贼，万一不捷，当自刭以谢天子！”及胜，西向拜舞，三军感动。

张巡每与贼战，将吏有还者，巡立战所不动，曰：“还为我决之！”诸将还致死，由是战无不胜。

刘锜至顺昌，虏势正狂，军中劝锜去，锜凿舟沉之，示无去意。置家寺中，积薪于门，谓守者曰：“脱有不利，即焚吾家，无辱敌手也！”连战金兵，兀术遁去。

夫中潭之胜，由靴中之刃；顺昌之捷，由寺门之薪。而韦睿与睢阳坚立矢石蝟集之场，不移跬步者，已将此身存亡置之度外矣。盖与敌相薄，如入虎穴探虎子，非舍生不可。舍生则胜，惜身则败；胜则我生而敌死，败则我死而敌生。但务出奇用智，毋空为匹夫必死之勇耳！故《孙子》云：“必死可杀，必生可虏。”三复斯言，堪为军主。

【注释】

① 致身：献身。致：给，献。

② “岳武穆有言”四句：见《宋史·岳飞传》。“帝初为飞营第，飞辞曰：‘敌未灭，何以家为？’或问‘天下何时太平？’飞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

③ “而孟德之讥袁本初”二句：作者所引曹操与袁绍之事，出自何处，待考。曹操、袁绍二人，见卷一、第8节《任贤》注⑦。

④ 而：表假设的连词，用同“如”。“见”，被。

⑤ “与其贪生畏死”四句：“贪生畏死”，语出《汉书·文三王传》：“今立（梁孝王刘武后裔，平帝元始年间畏罪自杀）自知贼杀中郎曹将，冬月迫促，贪生畏死，即诈僵仆阳（通“佯”）病，侥幸得逾于须臾。”（见中华书局1956年本，2219页）

“舍生取义”，语出《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意为为正义事业可牺牲生命。

遗臭万年，垂芳百世：垂，流传。百世，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百世，喻时间极其久远。《世说新语·尤悔》：“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

⑥ “况必不死”二句：语意出自《吴子·治兵第三》。原文为：“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意为抱必死决心，就会闯出一条生路，侥幸偷生反而会遭到灭亡。

⑦ “贼灭则朝天有日”二句：语出《旧唐书·裴度传》。唐宪宗李纯元和十二年（817年）七月，裴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彰义节度使、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督师进讨叛臣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出师前，在宪宗召见时，说：“主忧臣辱，义在必死，贼灭则朝天有日，贼在则归阙无期。”终破蔡州，擒吴元济。遂使藩镇割据形势，一度平息。以功封晋国公。后数次为相。

23. 一 众^①

兵法曰：千人同心，则有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众心不一，则彼此互诿，进退疑二；敌人薄之，前阵数顾，后阵欲走，虽百万之众，竟亦何益！故一众之说，兵家所同。《三略》曰：“士众欲一^②”。《司马法》曰：“气闲，心一^③”。孙武子曰：“齐勇若一”^④。《六韬》以一为“独往独来”之兵^⑤。《尉繚》以一为“独出独入”之兵^⑥。所谓独者，谓能使三军之众一心同力，齐至死战。一之之法；拊循欲厚，激劝欲勤，号令欲严，赏罚欲信。俾士卒戴我而乐于一，畏我而不敢不一。又屯兵死地，示之以必死，令不得不致其死而一。所以万人一心，奋勇直前，人莫能御，如《吴子》所称“父子之兵”者是也^⑦

尝考纣有臣亿万，维亿万心，周有臣三千，维一心，是以一举而牧野成功。此以仁义一众者也。

吴起说武侯，以三行饷士大夫，上功坐前行，肴席兼重器。次功坐中行，肴席差减。无功坐后行，肴席无重器。又颁赐有功者父母妻子于庙门外，亦以功为差。行之三年。秦人兴师，士不待吏令，介胄而击之。起乃率无功者五万人，破秦五十万众。此以耻一众心也。

项羽救赵，既渡河，破釜沉舟，持三日粮，示士卒必死。大噪而进，楚兵呼声动天地。英布、蒲将军等冒死先登，所向无敌。于是九战，虜王离。诸侯从壁上观，莫不震恐失色！此屯兵死地，而以致死一众

者也。

至于善拊循以一众，以忠义一众，是又不可胜数。虽然，众宜一矣，尤宜精。倘器械、士众素非精练，驱怯弱无用之人，置之必死之地，是犹以肉投馁虎也。惟器械精选，士卒精选，多则数万，少则数千，鼓激之余，拊循之下，馭以道术，乃可横行。

【注释】

- ① 一众：统一将士的意志和行动。
- ② “《三略》曰”二句：语出《三略·上略》引《军谡》。士卒的思想行动要统一。这是将帅能按既定谋略取胜的三因素之一，其它二条是：“将谋欲密，攻敌欲疾。”
- ③ “《司马法》曰”二句：语意出自《司马法·严位第四》。意为全军思想要统一。
- ④ “《孙武子》曰”二句：全军将士要齐心协力奋勇作战。语出《孙子·九地篇》。
- ⑤ 独往独来：军事行动能运用自如。语出《六韬·文韬·兵道第十二》。原文为：“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
- ⑥ “独出独入”：指军队行动能够进退无阻。《尉缭子·制谈第三》：“独出独入者，王霸之兵也。”
- ⑦ “父子之兵”：语出《吴子·治兵第三》：“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父子之兵”的前提是，“与之安，与之危”，全军上下同安乐、共患难。

24. 选 能

兵家之用人，非一途也。贵在因能而器使之①，使智、

使勇、使贪、使愚、使才、使艺，惟视其长，尽归擢用。谢安将其侄玄^②，郗超以为玄之才足以不负所举。尝与之同在桓公幕府，观其使人，虽屐屣之间，未尝不得其任。信斯言也！将固重能矣。盖聳者善视，瞽者善听，原无可弃之人，惟用违其才，始有难成之绩。

夫榘楠寸蠹^③，良匠必收；奇士蹏弛^④，良将必用。故雄才硕彦^⑤，推诚礼之，谦恭下之。智能技艺，恩信联之，资给厚之。俾人人自以为得将之亲任，无使流落不偶^⑥，心怀去志。一才一能，悉竟其用，因人付任，各当其职。建功立名，此为先务。

太公云：“王者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成威神。”盖士藏器草莱，奋迹麾下者，古来不乏。故大将受任，先访奇才异能之士，悉置幕府。高识远见，可使助谋；巧词善对，可使游说；能敌敌情，可使间谍；熟知敌境者，可为向导；逾沟越垒，往来无迹者，可使密覘；达天象，善卜筮者，可使佐谏；临高历险，驰射如飞，进则先行，退则殿后者，可使为骑将；足轻戎马，力越千夫，善用短兵，长于弓弩者，可使为步将；深知水性，鼓枻若飞，纵横出没，射疏及远者，可使为水将军。如宋末刘师勇，水将军也，而使统步卒。张世杰，步将军也，而使统水军，宋竟以亡。文种有牧民之才，则使居守；范蠡有应变之才，则使随君，越是以霸。则选任贤能，随身器使，其关系岂小也哉！

【注释】

① 器使：量材使用。器：名词用做状语。

② “谢安将其侄玄”六句：谢安（320—385年）东晋大臣，

字安石，西晋南迁士族之一。鉴于前秦日渐强盛，为加强防御，采取许多措施。任其侄玄为中书郎，镇广陵（今江苏扬州北），组成“北府兵”，积极加强战备。“将其侄玄”，盖指此。孝武帝司马曜太元八年（383年），前秦苻坚大举南下，企图击灭东晋。朝廷震恐，他积极组织力量，在淝水迎击，出奇制胜，大败苻坚，史称“淝水之战”。

谢玄（343—388年）东晋将领。字幼度。淝水之战，任前锋，都督徐州、兖州、青州三州军事。淝水决战，亲率“北府兵”主力，与苻坚隔淝水对峙。向苻坚提出渡河决战的要求。乘秦军少却之隙，奋勇突击，大获全胜。

郗（xī希）超（336—377年），曾任散骑侍郎，司徒左长史等。受到桓温亲信。温死后，谢安当政，他未受重用，心怀怨愤，不久病卒。

桓公，即桓温（312—373年），东晋名将。明帝司马绍之婿。素有雄才大略。历官荆州刺史，征西大将军。永和三年（347年），灭成汉。十年，率兵伐前秦，进逼长安。十二年，收复洛阳。权势益重，愈擅权。行废立晋帝事，意欲受禅自立，未遂，病死。

“屐（jī机）履之间”，喻才能低下。屐：木屐，底有前后二横齿，可行于泥淖之地。屐履：《晋书·谢玄传》作“履屐”。

③ 榱（piān）楠：二种名贵木材。

④ 跼（tuò唾）弛：放荡无羁，不受约束。

⑤ 硕彦：才德杰出的人物。“硕”，大。“彦”，贤能之人。

⑥ 不偶：怀才不遇，不逢时。偶：遇。

25. 料 敌

夫敌情叵测^①，常胜之家，必先悉敌之情也。其动其静，其强其弱，其治其乱，其严其懈，虚虚实实，进进退

退，变态万状，烛照数计。或谋虑潜藏，而直钩其隐伏②；或事机未发，而预揣其必然。盖两军对垒，胜负攸悬③，一或不审，所失匪细④。必观其将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权⑤。凡军心之趋向，理势之安危，战守之机宜，事局之究竟，算无遗漏。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⑥。

吴人伐州来，楚薳越帅师及诸侯之师，以救州来。吴人御请钟离。子瑕卒，楚师燿。吴公子姬光曰：“诸侯从于楚者众，而皆小国也，畏楚（《丛书》本作“其”，据《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改）而不获已，是以来也。吾闻之曰：‘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胡、沈之君幼而狂，陈大夫啮壮而顽，顿与许、蔡（《丛书》本作“蔡许”，据上书改）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师燿。帅贱、多宠，政令不一。七国同役而不同心，帅贱而不能整，无大威名，楚可败也。若分师先以犯胡、沈与陈，必先奔。三国败，诸侯之师乃摇心矣。诸侯乖乱，（《丛书》本作“离”，据上书改）楚必大奔。请先者去备薄（《丛书》本作“撤”，据上书改）威，后者敦阵整旅。”吴子从之，诸侯之师乃皆败。

唐王峻请西发拔悉密，东发奚契丹，掩毗伽于奚落水上。毗伽大恐，噉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与奚契丹相去绝远，势不相及。且拔悉密轻而好利，得王峻之约，必喜而先至。峻与张嘉贞不相悦，奏请必不相应，必不敢出兵。拔悉密独至，击而取之，势其易耳！”既而拔悉密退，毗伽欲击之，噉欲谷曰：“此属去家千里，将死战，未可击也。不如以兵蹶之。”先分兵间道围北庭，因纵兵击悉拔密。密败

走北庭，不得人，尽为突厥所虏。

姬光、噉欲谷，可谓料敌之审也。孙子有曰：“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故知敌之可击，又知吾卒之可以击，地形之可以战，然后能全胜焉。世之为将者，无论不能料敌，亦且不能自料。遇敌则战，战败则遁，自守犹不足，乃欲出师以攻人乎？

【注释】

① 叵(Pò)：“不可”的合音词。表否定，不可。

② 钩：探索，求索。

③ 攸悬：不定，没有着落。攸：语助词，无义。悬：悬空，引申为没有着落。

④ 匪：通“非”，不。

⑤ 权：计谋，机变。

⑥ “运筹帷幄”两句：在军营帐幕之中制订作战方案，获取战争胜利。语意出自《史记·高祖本纪》。原文为：“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运筹”，制订战略、战术方案；“筹”，谋划；“帷幄”，古代行军帐幕。围在四周的帐幕称“帷”，帷上复以篷帐，内象官室，称幄。子房：西汉初军事谋略家张良（？—前189年），字子房。战国末年韩国人，家五世相韩。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归刘邦，协助刘邦夺取关中，击灭项羽，建立大汉帝国。以功被封为留侯。详见《史记·留侯世家》及《汉书·张良传》。

卷 三

“天下良将少而愚将多”，不仅是本卷首节《远略》的首句，还把它作为全卷的中心论点加以阐述，始终突出一名良将应具“有制胜万全之道”、“一战而定”的胆略和才干。

良将和愚将之分，它们的内涵是什么？《孙子·论将》有两段精辟具体的论述。“凡兵有四机：一曰气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四曰力机。”他把四“机”各自说明之后，总括道：“知此四者，乃可为将。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敌。得之国强，去之国亡。是谓良将。”“若其众喧哗，旌旗繁乱，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纵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见利恐不得，此为愚将，虽众可获。”

诡谲是谋略的一种显现形式。“兵者，诡道也。”曹操对《孙子》这句话的解说是：“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卷上，1961年中华书局版，第9页）本卷以《谋略》为首篇，把《诡谲》置于卷末，体现作者对谋略何等重视，对良将何等景仰。

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的农民大起义，几乎无不或假托鬼神，或利用宗教组织，为起义作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从陈胜、吴广直至洪秀全，概莫能外。《草庐经略》作者在本卷用了4节篇幅论述“阴阳”、“鬼神”，可谓详尽，但无一句一例论及农民起义如何利用鬼神、宗教，宣传民众，组织民众，进行可歌可泣的斗争！作者皆视而不见。时代局限、阶级局限赋予作者深深烙印。

26. 远 略

天下良将少而愚将多，故多徂近利而遗远略也^①。务远略者，虽无一时可喜之功，而有制胜万全之道。不以小胜而喜，不以小败而忧，不以小利而趋，不以小害而避。洞达利害，兼览始终。其静俟若处女，其秘密若神明，其期许也若落落难合^②。其持众也慎，其虑事也详，其料敌也审，其应变也舒，其投机也捷^③。非必取不出众，非全胜不交兵。缘是万举万当^④，一战而定，国无遗寇，勋无与匹。譬若弈者，高著低著，人谓可略，到头一著，则乾坤老而始信敌手之稀。^⑤譬若良医，平和之剂，似无速效，而起死回生，则众不能，而独妙刀圭之用^⑥，为将亦然。

赵营平伐羌，军初至，羌以数十骑出入军旁，诸将欲击之。营平曰：“吾士马新倦，不可驰逐，此皆骁骑难制，又恐为诱兵也。击羌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也。”

李愬已克蔡州，诸将请曰：“公败于朗山而不忧，

胜于吴房而不取，冒大风雪而不止，孤军深入而不惧，然卒以成功，皆众人所不喻也，敢问其故？”愬曰：

“朗山之不利，则贼轻我不为备矣；取吴房，则其众奔蔡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风雪阴晦，则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军深入，则人致死，战自倍矣。夫视远者不顾近，虑大者不计小，若矜小胜，恤小败，先自挠矣（“小败”、“自挠”，《丛书》本作“大败”、“自乱”，据《资治通鉴·唐纪五十六》改。本段尚有数处语词与《通鉴》不一，因不大伤语义，未改），何暇立功乎！”众皆服。

张浚使张彬谓曲端曰：“今兵合财备，娄室以孤军深入吾境，我合诸路攻之，不难。”端曰：“彼将士精锐，且因粮于我，我反为客，未可胜也！若按兵据险，时出偏师，扰其耕获，彼不得耕，必取粮河东，则我为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可图也。”浚不以为然，故有富平之败。端之言盖虑远者，乃何浚不从，而侥倖一战，遂使关陕竟不可复也，惜哉！

夫远略与近利，相反也。不观近利之害，而无以知远略之功。将尚近利，则敌小怨而大诚。谋虑必周，险阻必备，亲贤爱民，和众固交，无隙可投。务远者，潜完吾力，潜修吾备，佯示不能，佯若不进。敌玩易之，决无戒心，因而乘之，事半功倍。

【注释】

① 扭（niú扭）：贪求。

② 落落难合：指见解孤立，难以与人合谋。语出《后汉书·耿弇传》：“（后汉光武）帝谓弇曰：‘…将军前在南阳建此大策，常

以为落落难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③ 投机：迎合时机，在本句中指抓住战机。

④ 缘是：因此。“缘”，因为；“是”，此。

⑤ “譬若弈者”五句：或属弈者术语，待考。

⑥ 起死回生：把快要病死的人救活。形容医术高明。语见明·刘基《郁离子·九难》：“灵药千名，神农所尝，起死回生，旋阴斡阳。”

⑦ 刀圭（guī规）：古时量取药物的用具。在本句中借指药物。

27. 战 权

阃外之事①，敌情变态不测，机权伸缩若神②，固非浅识者能谋，亦岂千里之外所能遥断耶？尝见古来大将临戎③，自非明主在上④，则议论风生，谤书盈篋⑤。敌无可击而姑待，谓之逗留。机已可乘而速进，谓之喜事。增城筑险，谓之糜费而劳人。佯怯示弱，则曰巽懦而难任⑥。刑及当路贵重，则曰擅诛。赏及牛豎牧圉，则曰滥与⑦。摇手足，动干文网⑧。救过不暇，安望立功！此而督责使之，是犹欲骐驎之走而羈其足，欲孟贲之击而掣其肘也。故君必假之以不御之权⑨，然后可以奏师中之吉。其进其退，其缓其速，其战其守，其罚其赏，概由大将，君无与焉⑩。万一事涉可疑，当如汉宣故事，不妨以玺书频于军中问赵将军不战⑪？庶几外结君臣之义，内凭骨肉之亲，由是大将得行其志。所谓“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气厉青云，疾若驰骛，智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死。⑫”虽其将之善将兵，亦缘君之善将将矣⑬。

唐德宗之世，命将出师，尝受以成律，交战日时，亦待中诏。于是将帅赍赍，莫敢自决。

安禄山既克东郡，阻潼关之险，不得西进。会告崔乾祐在陕，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上遣中侍趋哥舒翰出兵复陕、洛，翰曰：“禄山久习用兵，岂肯无略？是必羸将以诱我，若往，正堕其计。且贼远来，利在速战，官军据险，利在坚守。况贼势日蹙，将有内变，因而乘之，可不战而擒也。要在成，何必务速！”上听杨国忠言，遣中使促之，项背相望。翰恸哭出关，遂大败。

刘鄩为梁御晋，末帝怒其不战。谓主将曰：“主上深居宫禁，未晓兵家。与白面从事，终败大事。大将出征，君命有所不受，临机应变，安可预谋？今揣敌人未可轻击，诸君筹之！”末帝促之，鄩不得已出战，大败。

甘茂之息壤在彼，许翰之杜邮二字，岳武穆之金牌十二，成败悬殊，一从中制也。战权不独，忌中制也。即长子帅师，而弟子参之，是分权也，李显忠之挠于邵宏渊也。良将之军，而竖子参之，是夺权也，李德裕之请勿置监军是也。不立主将，而分任各将，是无权也，唐肃宗以六十万众而败于史思明也。甚矣，将权之宜一也。

【注释】

① 阃（kǔn捆）外：喻军事行动。阃：门槛。语出《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唐对曰：‘臣闻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在此，阃，

指国都之郭门。又，《晋书·陶侃传》：“阡外多事，千绪万端。”

② 机权：指适应军事行动的机谋权变之术。

③ 临戎：出征，对阵。

④ 自非：除非。用作连词。表示除非出现某种前提，就不可能出现某种结果。

⑤ 谤书盈篋：见卷一，第1节《操练》注⑬。

⑥ 巽(xùn)懦：卑下懦弱。巽：通“逊”，卑顺。

⑦ “刑及当路贵重”四句：“当路贵重”“赏及牛竖”，出自《六韬·龙韬·将威第二十二》。当路：指任要职、掌大权的人物。牛竖、牧圉：指饲养牛马的人。刑及当权者，赏及饲牧人员，都会受到指责。喻行动受牵掣。

⑧ 文网：即法网，法禁。语见《史记·游侠列传·序》。

⑨ 不御：不牵制。御：制，牵制。

⑩ 无与：“无”，通“毋”，不要。“与”，干预，参预。

⑪ “万一事涉可疑”三句：汉宣帝刘询神爵初年，后将军赵充国与许延寿、辛武贤等奉命进击西羌。刘询求胜心切，屡令赵等急进。赵因势度利，屡上书言不宜速战。刘询终于采纳赵的意见，并抚慰赵：“皇帝问后将军，上书言羌虏可胜之道，今听将军，将军计善。…将军强食，慎兵事，自爱！”三句即指此事。

⑫ “无天于上”八句：语出《六韬·龙韬·立将第二十一》。前四句是说不受天时、地形、君主的限制、牵制，敌人不敢抵抗。第七、八两句，在《六韬》原是第五、六句，作者引用时，有颠倒。而且“勇者为之死”，应是“勇者为之斗”。

“厉”，冲向。“青云”，在此指高空、云霄。“驰鹜”，奔走，趋赴。

⑬ “虽其将之善将兵”二句。语意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原文：“信曰：‘陛下（指刘邦）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擒也。’”

28. 部 分^①

大将之部分诸将，欲得其势^②。即如弈者之起手下著，必须先得其势，以成胜局，然而最忌太速。从数路进兵者，兵家常事，所以分敌势，令其救此则失彼之意。但此必我强敌弱，我可凭陵而后用之^③。如或敌人既强且智，知我数路进兵，偏师厄险，缀我诸兵，令不得进，复并力一路，出奇设伏，反令我一路之兵，应时而溃散矣！盖兵力弱，声息不通，悬隔难拔^④，而客主之势自然不敌^⑤，此定理也。晋武平吴数路而克^⑥，曹彬伐蜀，数路而危^⑦。故武侯不听魏延子午谷之计，良有以也^⑧。盖非可轻之敌，须从一路依法进兵，犄角为援^⑨，臂指相使，即不大胜，亦不大败。

入人之境，前军分数道，以防拥并难行，且使应敌，号令进止，金鼓相闻，发纵指示，气脉相应。仍令数军于后，以备敌之后袭。且为首之声援，前锋在前军之前，游骑在前锋之前，亦仅四五里许，专为探视敌人之动静，夺险守伏，见可而进，恐太远则救应不及，将令不闻也。兵多地广，似此为宜。倘遇险阻，必须权变，必访求别径奇道^⑩，可以暗袭，可以邀击，可以设伏，可以劫粮，可以争利，可以据城夺塞者。别令死士乘间疾出，此奇兵也，恒与正兵相为表里。

大都伐人之国，师期宜速、宜密，使敌不备。故《尉缭子》有云：“患在百里之内，不起一日之师；患在千里之内，不起一月之师；患在四海之内，不起一岁之师^⑪。”

恐其淹久^①，敌闻而从容成备，非我利也。韩安国谏伐匈奴，上言曰：“臣闻用兵者，以饱待饿，正治以待其乱，定舍以待其劳。故接兵覆众，伐国堕城，常坐而役敌国，此圣人之兵也。今将卷甲轻举，深入长驱，难以为功；从行则迫胁，衡行则中绝，疾则粮乏，徐则后利，不至千里，人马乏食。兵法曰：‘遗人获也’。故曰弗击便^②。”此言深入宜慎也。司马仲达拒诸葛武侯，张郃劝懿分兵驻雍、郿，为后阵。懿曰：“料前军独能当之者，将军之言是也。若不能当，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擒也^③。”懿之言，谓军宜有后，不可分驻太远也。凡军无后援，谓之孤军轻进，鲜有不败也。李陵受困，无后固者也^④。

隋炀帝时，契丹寇营州，诏通事谒者韦云起护突厥兵往讨之。启民（《丛书》本作“启文”，据《旧唐书·韦云起传》改）可汗发兵二万，受其处分。云起分为二十营、四道，俱引营相去一里，不得交杂；闻鼓声而起，闻角声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马。三令五申，击鼓而发。有纡干犯约，斩以殉。于是突厥将帅入谒，皆膝行股慄，莫敢仰视。是部分之明也。

【注释】

- ① 部分：部署、调动。
- ② 势：态势。《孙子·计篇》：“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所谓势，就是利用有利的态势而进行机动。
- ③ 凭陵：进逼。
- ④ 悬隔：指相距甚远。《史记·高祖本纪》：“悬隔千里，持戟百万。”刘邦于汉六年十二月用陈平计，伪游云梦，执韩信。田肯庆贺此事，并分析秦王朝当年形势之胜，其中有这二句。

⑤ 客主：古代军事术语。客兵，主兵。入侵他国的军队为客，本土防御的军队为主。或指，配合主力部队的军队为客，担任主攻任务的部队为主。

⑥ 晋武平吴数路而克：晋武帝司马炎于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大举伐吴，采用镇南大将军羊祜生前建议“水陆俱下，多路并进，一举灭吴”的方针，20余万大军，沿长江从巴蜀到江苏六合，分六路渡江进击，以分散吴军兵力，吴军首尾不相顾。于次年三月灭吴。

⑦ “曹彬伐蓟”二句：北宋初大将曹彬于太宗赵光义雍熙三年(986年)与潘美、田重进等率兵进攻契丹，兵分三路。曹彬所率东路军，在攻克涿州(今属河北)后，遭到契丹军抗拒。因粮尽援绝，败退。影响到西路军、中路军亦败退。

⑧ 武侯：诸葛亮于蜀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二年(234年)八月病死于北伐军中，赐谥忠武侯，后世简称武侯。

魏延，三国时蜀国大将。《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裴松之《注》引《魏略》称，魏延认为曹魏镇守长安(今陕西西安市)的夏侯渊是位“怯而无谋”的将领。延愿率精兵五千，从褒中(今陕西汉中市西北褒城东)出，沿秦岭而东，当子午谷(今陕西长安县南)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渊必乘船逃走”。大军从斜谷(今陕西眉县西南)北上，“则一举而咸以西可定矣。”亮以此计险危，而“不用延计”。

⑨ 犄(jī)角：指部署军队分驻数处，作战时可对敌施行前后夹击，或分兵合击。“犄”，当作“掎”，指拉住(兽的)后腿；“角”，指抓住角。语意出自《左传·襄公十四年》。原文为：“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

⑩ 别：另外。

⑪ “故《尉缭子》有云”七句：见《尉缭子·兵谈》。“患”，指祸乱，战乱。“患在千里之内”的“内”，《丛书》本作“外”，今据《尉缭子》改。意谓兴师远征，应作长期作战的准备。

⑫ 淹久：同义词连用，久。

⑬ “韩安国谏伐匈奴，……故曰弗击便。”事见《汉书·韩安国传》。汉武帝刘彻元光二年（前133年）廷议击匈奴事，大行（汉初主管兄弟民族事务的官吏）王恢力主进击匈奴，御史大夫韩安国力主同匈奴和亲。武帝从恢之议，兵大败，乃下恢狱，恢自杀。“兵法”指何书，待考。遣人获：故意把军资弃置，趁敌人抢掠，可击败之。这是一种诱敌取胜战术。《丛书》本无“难以为功”，据上书补。又，《丛书》本作“疾行则……”、“徐行则……”，据上书删“行”。“从（通‘纵’）行则迫胁”二句：指不论采取何种方式进军，都有覆军亡将的危险。

⑭ “司马仲达拒诸葛武侯，……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擒也”：司马仲达，即司马懿（179—251），字仲达。三国魏国大将军，军事家，晋国奠基者。张郃（？—231年）：三国魏国名将。明帝曹叡太和二年（228年），张率军五万迎击蜀军，大败蜀将马谡于街亭（今甘肃天水东北）。

司马懿对张郃之言，见《晋书·宣帝纪》。黔布，即英布，秦末因犯法黥面，乃称黔布，被发往骊山服劳役。在农民大起义时，率骊山刑徒起义，后从项羽，因战功，封九江王。汉高祖刘邦三年（前204年）归汉，封淮南王，从刘邦击灭项羽于垓下（今安徽灵璧东南）。刘邦十一年，因韩信、彭越等被杀，遂起兵反汉，战败被杀。

⑮ “李陵受困”二句：汉武帝刘彻天汉二年（前99年），陵率步兵五千北击匈奴，出居延（今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旗东南）千余里，与匈奴十余万骑相遇于浚稽山（约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土拉河、鄂尔浑河上游以南地区），陷入重围，因矢尽粮绝，又无后援，战败被俘，降匈奴。“固”，通“故”，原故，原因。

29. 号 令

大将有号令，是三军之所慄而奉者也。号令不严，则玩而易之^①，何以责人之用命也哉！是令之出也，必明如日月，凛若雷霆^②，迅若风行。方其欲发，必踌躇；既定，可以必人之能从，可以谅事之必济，然后涣汗从而施焉^③。盖军有常刑，将无反令。故宁审而发，毋发而可以转移之也。

尝见庸将之令，或中格而不行，^④或朝更而夕改，或违令而不诛。此虽三令五申，只取烦渎耳！令苟必行，众无不遵。故邾人不信鲁之盟，第信季路之一言^⑤，以其言在必践也。

周亚夫军细柳，以备匈奴。汉文帝亲自劳军，至霸上、棘门两军，直驰入，将下骑迎送。已而至细柳军，先驱（《丛书》本“细柳”后无“军”，“先驱”作“先骑”，据《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改）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上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吏士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丛书》本作“驰驱”，据上书改）！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夫将军之令，不以天子而挠，而其主又如其令，俾将威之必伸也。可谓明良相遇矣。

李光弼之镇朔方也，号令出，旌旗壁垒皆变，军中指顾，诸将皆不敢仰视。治师严整，天下服其威名。

岳武穆讨杨么，贼党曰：“岳节度令出如山，不可敌也！”因而降。其送紫岩张先生北伐之诗曰：“号令风霆迅，天声动北陲。”观此而武穆之令可知矣！

【注释】

① 玩而易之：在轻视义上，玩、易同义。

② 凜（lǐn林上声）：通“慄”，惧怕。

③ 涣汗：原指帝王的号令，在本句中用指将帅的号令。涣，流。涣汗，语出《易·涣卦》：“九五，涣汗其大号。”《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不反者也。”后指帝王的号令。

④ 中（zhòng众）格：符合法式、标准。“中”，符合，适合。

⑤ “故邾人不信鲁之盟”二句：“邾人”，指邾国。春秋时，鲁国南邻之小国，终春秋之世，鲁国连年不断攻邾，肆行掠夺，几乎灭其国，所以邾对鲁极不信任。前481年，邾国大夫射叛逃到鲁国，并将邾的句绎地区献给鲁。但射提出只要派季路同他口头约定就可以，可以不举行盟誓了。反映射宁肯相信季路的话，而不相信执政大臣在盟会上约定的誓词。季路：孔丘弟子仲由，《孔子家语》作“字季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作“字子路”，《论语》亦作“子路”。他素以诚信待人见称，只要他应允的事，立即办理，从不拖延，所以誉他“无宿诺”（《论语·颜渊》）。鲁与邾两国间关系，详见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卷十一。

30. 军 容^①

军之有容也，所以振扬威武，壮三军之魄而夺敌人之气者也^②。军容不盛，则军威不张；军威不张，则将之能否可知矣。是以器械务取其精锐，旌旗必求其绚烂^③甲冑务

欲其鲜华。人马腾陵④，三军生色，真将军也。

魏围昌义之于钟离，梁曹景宗等救之，器甲精新，军容甚盛，魏军望之夺气。

后五代时，梁遣王景仁将魏滑、汴、宋等精兵七万人击（《丛书》本作“救”，据《资治通鉴，后梁纪二》改）赵，晋遣周德威救之。梁兵人马铠甲，饰以组绣金银，其光辉耀目，晋军望之色动。此其能张军容，以寒敌之胆也。

【注释】

- ① 军容：军人、军队的外表、纪律、威仪的综合表现。
- ② 夺敌人之气：指打击敌军的士气。
- ③ 绚(xuàn眩)烂：灿烂，光彩夺目。
- ④ 腾陵：奋勇威武，有致盛气概。

31. 誓 师

《吴子》有言：“百姓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胜①。”未有义声煌煌而三军之锐气不倍为鼓舞者也②。故出兵之际，则陈师而誓之也。其声罪欲明，约束欲严，赏格欲厚，刑章欲肃。夫声罪明则军威张，约束严则纪律正，赏格厚则士乐趋，刑章肃则人警畏，此自《甘誓》、《汤誓》以来③，所必重也。故为将者，毋以为故事而漫尝之④。忠义慷慨，激扬吏士，庆赏刑罚，申饬再三，争先用命，同立功名，贵贱相忘，祸福与共，自可目无强敌，威自百倍矣。

启即位，有扈氏不服，王征之，大战于甘，乃召六卿之师，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

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丛书》本无此二句，据《书·甘誓》补）。用命，赏于祖；弗（《丛书》本作“不”，据上书改）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遂灭有扈。

秦王猛攻燕，阵于涓源而誓之曰：“王景略受国厚恩，兼任内外，今与诸君（《丛书》本作“臣”，据《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改）深入贼地，当竭力致死，有进无退，共立大功，以报国家。受爵明主之朝，称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丛书》本作“善”，据上书改）乎？”众皆踊跃，破釜弃粮，大呼竞进。

夫《甘誓》，则声罪明而赏罚备。王景略之誓，其立功报国，则激以忠义；受爵称觴，则歆以福泽；深入贼地，则示以利害。宜乎人之踊跃也。

【注释】

① “《吴子》有言”三句：意谓百姓拥护自己的君主而反对敌国，作战时就能取得胜利。《吴子·图国》作“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

② 义声煌煌：指师出有名，义正辞严。“煌煌”，明亮、炽盛貌。

③ 《甘誓》：夏禹传位于其子启，夏之同姓部落有扈氏不服，起兵反抗。启乃兴师讨之，大战于甘（今陕西户县西南），灭有扈氏。《甘誓》，在甘地临战誓师之辞。全篇分两段，前段述说举兵征讨的理由，后段申明战斗命令。该文，有人认为乃后代史官据传闻追述。

《汤誓》：见于《书·商书》。《史记·殷本纪》：“当夏桀为虐，政淫荒，……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遂伐桀，作《汤誓》。”

即汤告全军伐桀之誓词。

④ 故事：见卷一，第1节注⑨。漫尝：指漫不经心处事待物。

32. 阴 阳^①

夫天官时日之禁忌，玄象物兆之吉凶^②，其属人创造者，本驾诞以为使愚之计^③。即朕若冥定者^④，其转移又在人事之勤。未有真倚仗鬼神，拘依俗禁，侈谈奇门遁甲^⑤、金甲神将，而可为决胜之策者也。

盖千军万众，诳惑易生，而鼓舞激扬，操之在将。是故不凭虚以堕军实^⑥，不拘常以失事机。或见怪不怪，矫凶为吉；或托鬼托神，若梦若狂。罔非因人心之疑畏，而激之使前也。《孙子》曰：“能愚人之耳目，使之无知”者^⑦，此其一端欤！

【注释】

① 阴阳：本义是指太阳光照的向背。发展成为一种思想、学说，研究它的称为阴阳家。形成于战国时期，《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不仅把四时气象的变化归结由阴阳交感和五行的盛衰所决定，而且人类社会的变化也是五行相生相克的结果。汉代以后，演化成荒诞无稽的谶纬神学。

② “夫天官时日之禁忌”二句：“天官”，天文。“禁忌”，指各种忌讳。“玄象”（《丛书》本作“元象”，清廷为避圣祖玄烨名讳，遇“玄”改为“元”）指天象，日月等众星座在天空成象。

③ 驾诞：传布荒诞无稽之说。“驾”，传布。

④ 朕（zhèn）：迹象，征兆。“冥”（míng）：指自然界。旧指天，阴间（神鬼主宰的世界）。

⑤ 奇门遁甲：古代方士术数之一。盛于南北朝时期。其法以天干的乙、丙、丁为三奇（故称奇门），以戊、己、庚、辛、壬、癸为六仪。将三奇、六仪分置九宫，而以甲统之，视其加临吉凶，以为趋避，故称遁甲。用来占卜吉凶胜败。

⑥ 堕军实：“堕”，通“隳”（huī灰），毁坏。“军实”，指军需物资及俘获等。在此指军事行动。

⑦ “《孙子》”三句：原文为：“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孙子·九地篇》）将帅在军事行动前，对军事计谋应有保密措施，并不是期骗蒙蔽士卒的意思。

33. 禁祥去疑^①

夫兴国之君，先脩人事^②，人事既脩，我操其必胜之势，即天象茫茫尚不可拘，况卜兆时日^③，何足深信？而乃簧惑于此^④，自失机会？从古以来，蹈之者多。如此溺习，亟宜破除。

武王伐纣，龟卜不吉，风雨暴至，群臣尽惧，惟太公强之。焚筮龟不卜，以为腐草朽骨，岂可为凭。竟灭纣。此龟兆之不足信也。

刘裕伐慕容超，超曰：“今岁星在齐，以天道言之，吾不战而克。”遂不守大岷之险，为裕所灭。此岁星之不足信也。

冉闵攻后赵襄国，时救之者多，闵欲固垒，以挫其锐。道士法饶进曰：“太白入昴，当杀胡王，百战百克，不可失也。”闵从之，出战而败。此玄（《丛书》本作“元”，清廷为避圣祖玄烨名讳，改“玄”为“元”）象之不可深信也。

唐庄宗欲袭梁，因问司天，司天言“岁不利用兵”。郭崇韬曰：“古者命将，凿凶门而出。况成算已决，区区常谈，岂可因之而阻大众！”庄宗从之，灭梁。

魏主伐燕，其日往亡。太史谏曰：“纣以甲子日亡，兵家所忌。”魏主曰：“纣以甲子亡，武王独不以甲子日兴乎？”攻燕，克之。

李愬攻吴房，诸将（《丛书》本作“或”，据《资治通鉴·唐纪五十六》改）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战，宜出其不意（《丛书》本无此句，据上书补）。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击也。”遂往，克吴房。人亦有以此谏刘裕者，裕曰：“我往彼亡，何忌之有？”

邓禹为王匡、成冉、刘均所败，诸将见兵势挫，恐贼乘之，劝禹夜去，禹不从。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穷日，不即出兵以乘势蹙禹。邓禹因得更理兵众，其势复振。次日乃攻禹寨，贼大败。此岁星时日之不足信，而拘之者误军计也。

今日军中，动辄艳慕太乙、六壬、奇门、遁甲、六丁、六甲、神将、太乙，辨方向之利否，为趋避之指南。即使其方不利，独不可伐人之国，而值外侮之来，可以不御乎？即使其方向利，而敌势强不可击，我兵不足击，亦可趋利，而不顾其后患乎？此太乙可知而不可恃也明矣！六壬、京房诸房神数，亦宜收录，第托名于此而无一验者，举目皆然。军机何等大事，而可尝试为耶？须以目前小事试其验否，果验而后用之。如其小者不验，则其大者凭虚远之可也。奇门、丁甲、神将，大概听其言则有，施之言则无，只可诳

惑凡庸，岂能鼓簧明智？即奇门虽有，而武侯、诚意不可多得，今直藉其虚名而已！观云望气星历之俦，亦须验试，方与诸家神数并用。

〔注释〕

① 禁祥去疑：禁止进行迷信活动，消除部属的疑虑。“祥”，通过卜筮、看相等活动呈现的吉凶两种征兆，后专指吉兆。“疑”，指动摇军心的谎言。语出《孙子·九地篇》

② 脩：通“修”，治理。

③ 卜兆：古人用火灼龟甲取兆，以预测吉凶，称卜。“兆”，在龟甲（或兽骨）上钻刻，再用火灼，根据裂纹判定吉凶。这种裂纹称“兆”。

④ 簧惑：喻巧言惑众。“簧”，乐器中用以振动发声的薄片。用竹箬（ruò若）或铜制成的发声薄片。

34. 矫言定众

兴师出征，势不容己，万一妖兆突起①，士众惊疑，不战而先自屈矣。故必矫以为祥，而使人心之徐定。然后审势观变，相机而动，料胜而出，而毋轻举以贻不追之悔，毋犹豫而失可赴之机。庶几以持重获长算②，以明断树奇勋。

谢艾御麻秋时，谢艾少年书生，新将兵，而麻秋百战之强虏。方出兵之际，有二梟鸣于牙中。艾曰：“夫博，得梟者胜，今鸣牙中，克敌之兆也。”进与麻秋战，大破之。

李孝恭讨辅公祐，将发，大殓士卒，杯酒尽变为

血，在座皆失色。孝恭自若，徐曰：“祸福无基，惟所召耳！顾我不负于物，无重诸君忧。公祐祸恶贯盈，今仗威灵以问罪，杯中血，乃贼臣授首之祥乎？”尽饮（《丛书》本作“盖饭”，据《新唐书》卷78《宗室传·河间元王孝恭传》改）罢，众心始安”。进击公祐，灭之。

俱矫凶为祥，恐众士之惊疑也。至其进兵而捷，又在人事之强，非凶兆之果为吉兆也。

【注释】

- ① 妖兆：不祥的征兆。此指意料不到的事件。
- ② 长算：良策，取胜之策。算：计谋，策略。

35. 假托鬼神

大敌在前，势且莫支，吾三军怯弱疑沮，此而欲令其奋，非可得之赏者；计必依附神道，以阴鼓其锐气，正人事也。未有废人事而不脩，信鬼神为可恃。可愚如王凝之与宋靖康之君臣也①。

燕乐毅下齐七十余城，惟莒、即墨未下。燕复以骑劫代乐毅，齐人屡败之，后势弱而兵怯。田单乃阴鼓之，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飞鸟悉翔舞城中下食（《丛书》本作“飞鸟旋舞下食”，据《史记·田单列传》改）。燕人怪之。单乃令城中人曰：“当有神人为我师。”（这二句《丛书》本作“单令城中人为我师”，据上书改）有一卒曰：“臣可以为师乎？”因反走，田单曰：“子勿言也”。每出约束，必称神师。众信之，乃奋。遂破燕师，杀骑劫。

刘聪遣刘畅攻荥阳，时李矩守荥阳，未及为备，乃遣使诈降，畅不复设备，矩欲夜袭之，士卒皆疑惧。乃遣其将郭诵祷于子产祠，使巫扬言曰：“子产有教，当遣神兵相助。”众皆踊跃争进，掩击畅营，畅仅以身免。此均托鬼神而胜者也。

孙恩自海岛攻会稽，内史王凝之世奉天师大道，不出兵，亦不设备。其属请之，凝曰：“我已请大道奋鬼兵守要津，不足虑也。”恩遂破会稽，杀凝之。

金人攻汴，郭京自言能祈六甲神兵，可擒金之将，直击至阴山乃止。孙傅（《丛书》本作“传”，据《宋史·孙傅传》改）、何榘（读 lì 立，栗之古字）尤信之。或有谏傅者，傅曰：“此人殆天为时生也”。时又有刘孝竭等，或称六甲士人，或称北斗神兵，或称天阙大将，大率效京所为。举国若狂，无敢明言其非者。金人攻通化门，何榘趋京出师，京败而遁，汴梁遂陷。

梁之后主，尊信佛道。于谨之师入，犹戎服谈玄，曰：“吾至石梵，境上肃然”，口为偈，群臣亦有和之者。江陵遂亡。

此均信神而取败者也。

【注释】

① 王凝之：东晋官吏，王羲之次子，笃信五斗米教。任会稽内史时，农民起义首领孙恩率军由海岛攻会稽，僚佐请设防以御恩。王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晋书·王羲之传》）孙恩攻入会稽，王被杀。

宋靖康君臣：宋钦宗赵桓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进围汴京（今河南开封），龙卫兵士卒郭京自称能施六甲法，用7777人可擒

金将退金兵，追击至阴山（今内蒙古大青山），被同知枢密院孙傅发现，荐于钦宗，授以官职。出击金兵，大败，郭潜逃，汴京遂陷。次年正月，钦宗被俘。孙亦被金召去，后死于金。参见本节所引历史战例。

36. 粮 饷

法曰：“兵无粮食则亡^①”。信乎，三军之事莫重于食矣。必士有含哺鼓腹之乐^②，而后有折冲御侮之勇^③，而不然者^④，不战自溃矣！夫人一日不再食则饥^⑤，况以数十万之众，所费既奢，千里馈粮^⑥，又非旦夕可至。嗷嗷待哺^⑦，安能俟西江之水，而苏涸辙之鱼乎^⑧！是故久守，则须屯田，进击则谨粮道，深入则必因粮于敌，古今之定理也。

【注释】

① “法曰”二句：语出《孙子·军事篇》。

② 含哺鼓腹：口里吃着，拍打着饱饱的肚子。语出《庄子·马蹄》：“夫赫胥氏（原始社会一氏族部落）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指嬉戏），鼓腹而游。”喻过着饱食终日、无忧无虑的安乐生活。

③ 折冲御侮：借喻抗拒敌军。“折冲”，指摧毁敌军。“冲”，战车的一种。“御侮”，《诗·大雅·绵》：“予曰有御侮。”毛《传》：“武臣折冲曰御侮。”

④ 而：假如，如果。

⑤ 一日不再食则饥：语出西汉晁错（前200—前154年）《论贵粟疏》：“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人之常情，一天不吃两顿饭就挨饿。

⑥ 千里馈粮：“馈（kuì溃）”，输送。语出《孙子·作战篇》：“带甲十万，千里馈粮。”

⑦ 嗷嗷待哺：喻饥饿时急于求食的样子。“嗷嗷（áo）”，哀鸣声。“哺”，喂养。

⑧ “安能俟西江之水”二句：怎能等到引来西江的水去救活干车沟里的小鱼呢！语意出自《庄子·外物》，“鱼”，作“鲋”。

“苏”，苏醒过来。涸（hé河）辙：干车沟。成语“涸辙之鲋”，即出此。比喻处于困境，急待援助的人。

37. 屯 田

屯田之置，始于汉开西域，道远难饷，乃置屯田吏士①。夫汉以前非可无屯也，三代之法②，寓兵于农，故不必屯。自兵农分，而兵出力以卫民，民出粟以养兵，转输千里，络绎不已，所运既远，劳费迥半③。如秦人起负海之粟以饷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钟④，军得而食者能几何？民贫士馁，公私俱困，则敌乘其外，变起于内，如此而国安者，未之有也！

欲无远输之害，不得不议屯。以万人论，分三为守，分一为屯，给种给牛，人数十亩，计除众费，一人之获，可食数人。如敌稍缓，分半为守，分半为屯，所获益者，则一年耕而有三年之食。且临敌之境，荒凉极目，而设险开堑，置堡立城，遏敌之冲以蔽耕者。仍令耕者不得离百里远，万一有警，朝呼夕至，伺敌观变，且耕且守⑤，行之得法，敌不能扰，我耕获矣。且极边之城，处处有兵，近敌者守，居内者屯，敌又安能越而扰乎？昔武侯伐魏，每遇粮运之难，不克伸志，乃令诸军屯田于渭⑥。

夫深入敌境，耕人之土，犹不虑敌之侵扰，况属我之境而乃畏敌不敢为屯田也，尚谓国有人乎？故用兵之久者，当以转运为权宜，以屯田为长策。庶几可以息百姓之肩，军无枵腹之忧也⑦。

赵充国击先零，上屯田奏曰：“臣所将吏士马牛食，月用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千六百九十三斛（《丛书》本无此句，据上书补），菱稿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难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变，相因并起，为明主忧，诚非素定庙胜之策（《丛书》本无此句，据上书补）。且羌虏易以计破，难用兵碎也，故臣愚以为击之不便。计度临羌，东至浩亶，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愿罢骑兵，分屯要害处，田事出，赋人二十亩。……就草，为田者游兵。以（《丛书》本作“就草，为田者出，赋人二十亩，充入金城”，据上书改）充入金城郡，益蓄积，省大费。帝从之。而羌平。

晋羊祜之镇襄阳也，与士卒垦田八百余顷。其始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其季也，乃有十年之积。

郭子仪之镇河中也，患军中乏粮，乃自耕百亩，将校以是为差。于是士卒皆不劝而耕。野无旷土，军有余粮。

宋将如岳武穆、吴玠等，皆兼屯田大使。由是观之，无代不屯，无屯不富。即赵充国所谓屯田，内有无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是也。

至我国朝沐英，请屯田于云南。高皇帝曰：“屯田之政，可以纾民力，足民食，边方之计，莫善于此。

赵充国始屯金城，而储蓄充实，汉享其利。后之有天下者，亦莫能废。英之是谋，可谓尽心国家，有志古人矣”。乃敕天下卫、所，尽置屯田。

【注释】

① “屯田之置”四句：屯田，政府利用军队、农民、商人垦种土地，征取实物以充军饷，称屯田。屯田史上有军屯、民屯、商屯之分。西汉屯田，始于武帝刘彻元鼎年间（前116—前111年）在西河（治今内蒙古东胜县境）等郡置校尉，管理屯田。

② 三代：夏、商、周。在此泛指先秦时期。

③ 迥半：迥，通“洞”（dòng洞），过。迥半，过半。

④ “如秦人起负海之粟以饷北河”二句：语意出自《汉书·主父偃传》。原文为：“起于黄、睡、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黄、睡：二县名。黄县，治所在今山东黄县东黄城集。睡县，福山县，今山东烟台市福山区。琅邪：秦郡名，治所在今山东胶南县西南夏河城。以上诸地的地理位置，以秦都咸阳为中心，面向国都，背后是渤海、黄海，故称“负海之郡”。“北河”，清以前，黄河流经今内蒙古磴口县以下分为南、北二支，北支约当今乌加河，时为黄河正流，对南支而言，称为北河。“钟”，古代容量单位，64斗为1钟。10斗为1石。“致一钟”，从《汉书》“致一石”为是。

⑤ 且耕且守：且……且……，用作连词，表示二者（耕、守）之间的关系是并列的。相当“一边……一边……”，“又……又……”。

⑥ “昔武侯伐魏”四句：蜀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率军北伐曹魏，进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斜谷口西侧），与司马懿相拒。因军粮难继，难以进军取胜，乃分兵屯田于渭滨。相持百余日。是年八月，亮病卒。

⑦ 枵（xiāo消）腹：饿肚子。枵，饥饿。

38. 謹 糧 道

夫粮餉之道，系吾军咽喉，存亡通塞，成败攸关。长虑却顾，岂容怠缓。我入敌境，敌若善兵，或以游兵往来，抄掠吾食；或以偏师塞险，截我后途；或以奇兵出我不意，焚吾积聚。有一于此，为敌所制。故凡粮道转运之径，庾廩充溢之所^①，远其斥堠^②，守以精兵，敌若潜来，自应无患。且寇虽善袭，必不漫尝。防守既严，阴谋自寝^③。“上兵伐谋^④”，是之谓也。

袁绍攻曹操，遣将淳于琼等督运乌巢。操自将取之。张郃曰：“曹公兵精，必破琼等。琼败，将军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绍不从，竟败。此不知谨者也。

曹操下河东，周瑜欲往聚铁山取操之粮。诸葛武侯曰：“曹公生平，惯断人粮道，岂无重兵守之？往必败。”瑜乃止。此防守之严，而阴谋自寝也。

【注释】

① 庾廩 (yú lǐn羽凛)：泛指粮库。“庾”，露天的谷仓。“廩”，米仓。

② 斥堠 (bòu候)：哨所；侦察兵。又作“斥候”。“斥”，探测，侦察。“堠”，古代瞭望敌情的土堡。

③ 阴谋：密谋。在此指偷袭的奇计。“寝”，停止。

④ 上兵伐谋：语出《孙子·谋攻篇》。意谓敌人计谋之始，我方即能察明其作战动向，用周密的谋略使敌人的计谋不能得逞。即以谋略取胜敌人，才是用兵的上策。

39. 因粮于敌

兵法有之：“得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得敌一石，当吾二十石^①。”夫敌一何以当吾二十也？盖飞挽远饷^②，糜费居多，未若因粮于敌，悉为实用。况深入重地，馈运不通，恃敌饶野，为我悬饵^③，分众掠地，取其秋谷，破地降邑，取其仓粮。或德盛而恩深，民咸馈献；或以权而济事，抄获为资。三军足食，谨养勿劳。伺隙出奇，乘机疾战，谋施不测，志在必取，勿务淹久。此智将也。

刘裕伐南燕，或曰：“燕人若塞大岷之险，或坚壁清野，大军深入，不惟无功，且不得还也。”裕曰：“吾虑之熟矣，鲜卑贪婪，不知远计，进利（《丛书》本作“则”，据《宋书·武帝纪》改）虏获，退惜禾苗，谓我孤军深入，不能持久，此必不守险清野，敢为诸君（《丛书》本作“军”，据上书改）保之。及过大岷，裕举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见敌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过大岷，士有必死之志，余粮栖亩，兵无匮乏之忧，虏已入吾掌中矣。”

王全斌伐蜀，克兴州，获军粮四十余万斛，进三泉，获军粮三十余万斛，克利州，获军粮八十余万斛，军赖以济，遂平蜀。

此皆因粮于人，以成大功者。我无食而敌有食，在我则反客为主。我既饱而敌饥，在彼则反主为客也。

【注释】

① “兵法有之”五句：语意出自《孙子·作战篇》。原文为：“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萁秆一石，当吾二十石。”“钟”，古代容量单位，64斗为1钟。“石”，古代120斤为1石。“萁（jī）秆”，豆秸。

② 飞挽：急速运送。

③ 悬饵：喻尚未到手的军粮。深入敌境，田野有待收获的庄稼，可掠取为己用，亦即“因粮于敌”之意。

40. 地 形

地形之说，备载乎《孙子》：《九变》、《九地》、《行军》诸篇矣^①。他如《吴子》之“天灶”、“龙头”^②，太公之“车地”、“骑地”^③，《司马》之“历沛”、“历圯”、“兼环龟”^④，皆言地也。大都屯营置阵，得地者强。所谓“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⑤。营阵处高阳，依险阻，堪设伏，便樵汲，利粮道，无余蕴矣。而战地则不一端，总宜居己于崇高，居敌于卑下；居己于宽舒，居敌于隘塞；居己于阳洁，居敌于坎坷；居己于可藉之乡，居敌于无所恃之处；居己于有胜无败之地，居敌于败莫救之中；居己于先至迳胜之明，居敌于后至失据之拙。两军交战，地不两利，我先得之，敌为我制，虽可利人，实由人择。固分险易，还务通权。无论车骑与用众者利易，步战与用寡者利易也。欲三军之力战，则置之死地。虑劲敌之侵轶^⑥，则尤宜阻水与傅山^⑦。要害形势，死守不移。倘或难凭，须当设险。地为我得，敌不敢攻，尤应致人，使之自堕。此胜算也。

耿弇攻巨里，费邑救之。弇闻，自引精兵上冈阪，乘高合战，大破之。

马服君救阨与，军士许历曰：“先据北山者胜，后至者败。”马服君即发万人趋之。秦兵后至，争山不得上。纵兵击之，大破秦兵。

狄青攻依智高于昆仑关，贼锐甚，右师孙节搏战死山下。时贾达将左军，私念兵法云：“先据高者胜。”引兵疾趋山，始定，贼至，达挥剑而下，断贼阵为二，贼遂败。此得地利者也。

李光弼受命攻史思明，师至北邙，光弼使傅山阵。怀恩曰：“我用骑，今迫险，非利也，请阵诸原。”光弼曰：“有险，可以胜，可以败；阵于原，败，师歼矣！贼致死于我，不如险阻。”怀恩不从。贼据高原，以长戟七百，壮士执刀随之，伏发，官兵大溃。

张浚合诸军四十万人于富平，以御金人。会诸将议战，吴玠曰：“兵以利动，今势不利，未见其可，宜择高阜据之，使不可胜。”浚不从，竟败于金人，此失地利者也。

夫与敌相持，猝然遇之，须按视地形，趋利避害，战地不利，不妨引退。选胜而居，敌或乘此而薄我，则阻涧依阜，先为自固之计。是应卒者也。而军容既定，敌未即临，尤不难于审处。百里内外，将引轻骑周视流览：孰是战场，孰堪设伏，孰宜先据，孰与避忌。因地待敌，悬权而动，敌趋而来，胜之易矣。

【注释】

① “地形之说”二句：今本《孙子》关于地形之说的篇次是：《行军篇第九》、《地形篇第十》、《九地篇第十一》，无《九形篇》。《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武经七书》本皆无《九形篇》，疑为《九变篇第八》之误。

② “吴子之天灶、龙头”：见《吴子·治兵》。原文为：“无当天灶，无当龙头。天灶者，大谷之口。龙头者，大山之端。”意谓不对着谷口扎营，不要在山颠驻军。因为最易受敌军冲击，易遭敌军包围，断粮断水。

③ “太公之车地、骑地”：《六韬·犬韬·战车第五十八》论述战车部队在战时的10种不利地形和8种有利地形。《战骑第五十九》论述骑兵作战时的10种有利地形和9种不利地形。

④ “司马之历沛、历圯、兼环龟”：《司马法·用众第五》：“凡战，背风背高，左高右险，历沛历圯，兼舍环龟。”意谓作战要背风向，背靠高地，右边依托高地，左边凭借险要，要迅速通过沼泽地和塌陷地带，宿营地要选择四周有险可守、中间较高的地形。“环”，指四围险固。“龟”，四周低下，中间隆起，势如龟背。“沛”，水草洼地。“圯(pǐ匹)”：坍塌。

⑤ “所谓善战者”三句：语出《孙子·形篇》。意谓善于指挥战争的人，总是先使自己处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掉挫败敌人的时机。

⑥ 侵軼(yì易)：出其不意，从后施行突袭、包抄。

⑦ 傅山：靠近山。傅：靠近。

41. 诡 谲

兵者，诡之道也①“以诈立，以利动”者也②。夫兵不出奇与正，奇之外，诡谲之名何自而立也。盖其为术小，而

施之于用则巨。或以为外愚士卒，令人我彀中而不觉耳。是故敌交非诡不疑，敌情非诱不致，敌谋非诡不误，士众非诱不鼓，谁谓诡诱而可废也哉！若曰仁义之兵不用诡诱，此宋襄、成安之迹^③，安得不败也。第诡诱之用，须当度敌情，揣事机，达微暖^④，料始终。知情有所必至，机有所必应，暖有所必通，局有所必结。乘敌之隙，舞智弄术，圆而转之，神而用之，初若无奇，终知微妙。斯巧于诱者也。

陈平六出奇，尽诡诱。其以恶草进楚使，而以太牢进亚父，使项羽疑之，竟不用亚父。其事与慕容廆相类。高勾丽与段氏、宇文氏共攻廆，廆独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国疑宇文与廆有谋，各引归，而宇文败，此以诱疑敌者也。

李光弼宠李日月，而高廷晖降。岳武穆欺谍者而曹成出。此以诱致敌者也。

虜围于谨，于谨有马二匹，一紫一骊，使勇者乘之而出，虜以为谨而退，谨乃乘间得脱。此以诱误敌者也。

田单守即墨，宣言曰：“吾惟惧燕军之剽所得齐卒（《丛书》本作“恐”，“燕军”后无“之”，据《史记·田单列传》改），置之前行，与我战，即墨败矣。”燕人闻之，如其言。城中人见齐诸降者尽剽（《丛书》本作“齐人见诸降者……”，据上书改），皆怒，坚守，惟恐见得。单又纵反间曰：“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先人，可为寒心。”燕人尽掘垄墓，烧死人。即墨人从城上望见，皆涕泣，共欲出战，怒自十倍。此以诱疑敌，又兼以

鼓士卒者也。

夫兵不厌诈，何必讳言诡譎？计必敌愚如骑劫，暴如项羽，非素相亲爱之交如宇文、段氏，则譎可行也。盖愚则不复觉，暴则不及察。不素相亲爱则疑忌易萌，巧投易中而敌无不误矣。至于士卒，尤易鼓舞，以吾机术，愚其耳目，第可试之临敌制胜，而非上下之交可以变诈鬼魅为也。

【注释】

① “兵者”二句：战争是诡诈之术。语意出自《孙子·计篇》：“兵者，诡道也。”

② “以诈立”二句：语出《孙子·军争篇》。语意谓用兵作战要运用奇异多变之术，根据胜利的原则，有利才行动。

③ 宋襄、成安之迹：宋襄，春秋时宋襄公。周襄王十四年（前638年），图谋称霸诸侯的宋襄公，与国势日盛、欲北上图霸中原的楚国战于泓（水名，故道约在今河南柘城县北，已湮），多次失去胜利的战机，以溃败告终，卫士尽被歼灭，本人大腿被击伤，第二年病死。参见《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成安，即赵成安君陈余。汉刘邦三年（前204年）十月，韩信在破魏、俘魏王豹之后，乘胜率兵东下井陘（xíng 形。今河北井陘县西北井陘山上）击赵。赵遣大军二十万于井陘口，以御韩信。陈余的谋士李左车根据双方力量和地形，建议陈余用奇兵出间道，绝韩信军辎重，更出奇兵断韩军后路，正面采取深沟高垒，坚壁不与战，“使被前不得斗，后不得还”（《史记·淮阴侯列传》）不出旬日，韩信必败。陈认为李所陈之策乃诈谋奇计，不用。遂大败，被击杀，赵王歇被俘。

④ 微暖：深奥昏暗。指军事行动的深谋密计，令人不可测。

卷 四

本卷继续从谋略高度，多侧面的向将官提出要求。

《孙子》把谋攻的方法分为四类：“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谋攻篇》）《思信》提出的“招携怀远之略”，盖属于“伐交”之类。当然，孙武处于春秋末年，大小封建诸侯国林立，所“交”指各诸侯国；《草庐经略》作者处在大明帝国时代，所“交”盖指“叛乱”者。而且运用这一策略，要有“达权变，知情伪，洞幽隐”的能力，“毋徒慕思信之名，而自贻其害。”

“兵之情主速”，自从《孙子》提出这一作战指导思想，尔后兵家无不奉为圭臬。“料敌欲审，见机欲决”（《迅速》）这一前提，同“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九地篇》）思想是相通的。倘“徒慕迅雷不及掩耳之名”，必遭覆灭之灾。

《贵和》首先引用《吴子·制国第一》四“不和”之说，紧接着提出“信乎，师克在和也”论点。作者把能否使全军戮力同心、团结一致、取得决战

决胜，归结到将领之间要“和”。这已为无数战例所证实。他在本节所引历史战例因“不和而债事”者之后指出：“今之患正在于此：经、抚不和，故临敌相观望；户、兵不和，故取费争持筹；言、路不和，故议论不归一。”把“和”的范围扩大了。作者不曾见到，明朝末年对后金用兵，多遭失败，直至大清兵入关，朱由检自缢殉国，其间虽有如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真知灼见之人，也无力拯救大明帝国行将覆亡之命运。《荀子》有言：“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议兵》）明末统治者已无力“附民”，根本不在于“经、抚”等是否能“和”。

42. 恩 信

世之论将者，地位之高，挾伐之威^①，俾敌闻风远避而已。至招携怀远之略^②，则鲜有知者。缓德化而先驱，谓为胜算可乎！夫豺狼之性，诚不可以礼义感，然善恶亦须分别，则德刑还宜并施。是故抚之以恩，示之以信，收仇敌为腹心。但在酌事，宜达权变，知情伪，洞幽隐^③，毋徒慕恩信之名，而自贻其害也。倘智不及此，敌或因我广开恩信，便尔乘机挟变^④，转奉琛为露刃^⑤。或奸行帷幄，或临阵反戈，或暗泄军情，或窃焚粮车辎重，或约贼内外咸进，或设计陷诱人马。稍尔不察，为患非轻。此又为将者所宜预防也。

羊祜镇襄阳，开市大信于吴人，降者欲去，皆听之。绥怀远近，甚得江汉心。与敌人交兵，克期方战，不为掩袭计。将帅有进诡诈之策者，饮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掠吴二儿为俘者，祜遣使还其家。后吴将夏详、邵颢等来降，二儿之父母亦率其属与俱。吴将陈尚、潘景来寇，祜追斩之，美其死节，而厚加殡殓。景、尚子弟迎丧，祜以礼遣还之。吴将邓香掠夏口，祜募缚香，既至，宥之，香感恩，率部曲而降。自是降者，前后不绝。祜出军行吴境，刈谷为粮，皆计所侵，送绢赏之。每聚众江、沔游猎，常止晋地，若禽兽先为吴人所伤而为晋兵所得者，皆还之。于是吴人翕然悦服，称为羊公而不名也。陆抗每告其戍兵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无求细利。”

种世衡知环州，番部有牛家族奴讹者，素倔强，未尝出谒郡守。闻世衡至，遽郊迎，世衡与约，明日当至其帐，往劳部落。是日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险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结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缘险而进。奴讹方卧帐中，谓世衡不能至，衡蹙而起，奴讹大惊，曰：“前此未有官至吾部，公乃不疑我耶？”率其部罗拜听命。羌酋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常夜与饮，出侍姬以觏之。既而世衡起入内，潜于隙中窥之，慕恩窃与侍姬戏，世衡出掩之，慕恩惭惧，请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遗之。由是得其死力。诸部有二者，使讨之，无不期克。其后百余帐，皆自归，莫敢二。是皆恩信之效也。

穆宗时，所以待俺答者，酷与此类。释犯顺之深仇，礼来奔于亡子，因其迎请，厚遇遣还，信使往来，情逾父子。遂令五十余年，边靖烽息。

总之，恩信之施，出自明智。察来降之隐念，不堕术而隳功；有推诚以安边，无招尤而起祸。不至如蔡牟、岑彭之被刺，郭绚、李元平之致贼内应者，斯为善矣。

【注释】

① 搃(tà踏)伐：讨伐。搃：打击。

② 招携怀远：招抚怀有二心的人，安抚远方异域的人。语意出自《左传·僖公七年》。原文为：“管仲言于齐侯曰：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语意为，招抚有二心的国家，用礼；能使疏远的国家怀念你，要用德。处事待人不违背德和礼，就不会没有人不归附的。

③ 洞幽隐：透彻了解（敌方）机密。洞：用作动词。

④ 便尔；就，立刻。“便”，副词。“尔”，助词。

⑤ 琛(chēn瞋)：珍宝。

43. 果 断

大将临戎制胜^①，未有不败于畏缩而成于刚决者，故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②。”或延揽忠告，或独摭神机^③。参伍详审^④，料敌设计，得策辄行，岂容留滞。是故不模棱而废可底之绩^⑤，不后事而失可赴之机。圆转迅发，决断如流，才明练达，称良将也。尝观刚愎自用者^⑥，亦未始不藉口于果断。彼其所谓断

者，不度可否⑦，不听良谋，作事愤愤⑧，恣行胸臆⑨，败所由来也。夫果断之道，托基在明，明则无不当矣。

曹操与袁绍相持官渡，许攸谓绍曰：“操盛兵在此，许都必虚，遣兵从间道袭之，不劳而下，奉迎天子，首尾相攻，操可擒也。”绍疑而不用。攸奔曹操，劝操袭乌巢屯粮之所，操即从之，绍溃。夫攸事袁最久，而于曹操为新奔之虏，心事未可托。绍不行其言，乃操不疑而用。此缘袁绍多谋无断，而操能断也。荀彧、郭嘉尝谓操曰：“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虽兵强，无能为也。……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据《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裴《注》引《傅子》改、补。这段话是“嘉窃料之”，并无“荀彧”。《果断》所引本段历史战例，错别较多，不一改正）将之不可无断如此。乃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一则以好胜而智昏，一则以纳忠言而明。信乎，断生于明，明生于从善。慎无偏任己衷，以执拗也。

【注释】

- ① 临戎：指率军对敌。“戎”，军事行动，战争。
- ② “用兵之害”四句：语出《吴子·治兵第三》。“犹豫”、“狐疑”，皆指虑事踌躇，迟疑不决。“豫”，又作“预”。
- ③ 摅(shū书)：提出，抒发。
- ④ 参(sān三)伍：对事多方错综比较，进行验证。
- ⑤ 底(zhǐ指)：达到。
- ⑥ 刚愎自用：固执傲慢，独断专行。《金史·赤盏合喜传》：“性刚愎，好自用。”自用：凭自己的主观意志行事。

- ⑦ 度 (duó夺)；分析，推断。
 ⑧ 愦愦(kuì溃)；糊涂，不明事理。
 ⑨ 恣：放纵，任意。

44. 持 重

“六术”有云：“号令欲严以威，赏罚欲必以信，处舍欲周以固；徙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参以伍；遇敌决战，必行吾所明，无行吾所疑^①。”此其说大率多持重也。否者，侥幸乘危，轻进而易退；锐于见敌，事至而周章^②；或矜己之长，而为人所诱；或忽人之计，而尝试其军；或变动无常，急遽无渐，儿戏无备；过险而不戒，布阵而不整，置垒而不坚，料敌而不审；虑事弗精，驭军弗严，决胜弗周。是数者，皆持重之反也。明于此而反其所为，则进不可御，退不可追，暗不可袭，明不可攻，何敌能谋而胜也哉！

程不识之为将也，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而不得休息，虏不得而犯之。

赵卫尉之为将也，远斥埃，正部伍，行则必为战计，守则必坚营垒。先计而后战，务远略不务近利。规画羌虏，详审周悉。辛武贤(《丛书》本作“贵”，据《汉书·赵充国传》改)欲人赍三十日粮，分道出击罕开，卫尉备言其利害，不为侥幸之计。皆得持重之道也。

将持重则罕有所失，由此而迅速也，是安舒中之敏捷而发以时也。由此而诡谲也，是镇静中之奇变而投以机也。由此而果断也，是精详中之神武而出以慎也。夫亦安往而不善也哉！用兵纲领，全在于此。

【注释】

① “六术有云”十二句；语出《荀子·议兵篇》。这是荀子阐述军事问题的一篇论文。“六术”，指六条军事原则。所引开始三句，《议兵篇》作：“故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藏，欲周以固。”“必行”、“无行”，《议兵篇》作“必道”、“无道”。“欲参以伍”，应作“欲伍以参”。

制号政令：指军队中行使的各种制度命令。欲：要，要求。以：而，连词。

必以信：一定要真实。信：真实，实在。在本句中有“信用”、“兑现”意。

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潜：隐蔽，秘密。伍、参：指对侦察到敌情要加以分析、比较、验证。

道：遵循。

《荀子》，现存32篇，是研究荀况思想的主要材料。荀子（约前313—前238年），名况，赵国人。战国末年思想家。

② 周章：惊恐。双声联绵词。

45. 迅 速

兵者，机以行之者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①。”“批亢捣虚”②，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持，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者③，非迅速不可也。故“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④。”若从天降，若从地出，若飞电闪烁，令人仓皇四顾，不可方物⑤。

大要料敌欲审，见机欲决，原非履险蹈危，倖功于万一者也。倘虚实有未知，地利有未熟，敌情有未谙，我势有未审，徒慕迅雷不及掩耳之名，而以我之轻易，当敌之有备用。率孤军深入重地，欲进不能，欲退不敢，攻城

不得，掳掠无获。粮道既绝，救援不通，虽韩、白不能断其后⑥。

亦有先缓而后速者。缓者，令其弛备；速者，乘彼不虞。彼既弛备而不虞我之至，则往无不克，发无不中也。

昔者秦攻六国，独与齐好，置而不攻。齐亦善秦，坐视六国、三晋、燕、楚之亡而不救，以为秦好可恃也。五国亡，始发兵备西境。秦将王贲，佯言巡守燕地，自北领兵猝入临淄，民莫敢格。遂灭齐。

韩世忠既灭范汝为，旋师永嘉，若将休息者。忽由处、信径至豫章，连营江滨数十里，群贼不虞其至，鬲城遂降。此皆先缓而后速也。

岑彭攻蜀至江州，以田戎食多，难卒拔，留冯骏守之，自引兵乘利直至垫江，破平曲。公孙述使其将延岑、吕鲮、王元及其弟恢拒广汉及资中，又遣其将侯丹率万人拒黄石。彭乃多张疑兵，使杨翕，臧宫拒延岑等。自引兵浮江，下还江州，沂都江而上，袭击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余里，径拔武阳，使精骑驰击广都，数十里势若风雨，所至皆败散，以迅速也。

速之道；其退藏也，先之以密；其侦敌也，知之以悉；其欲得也，操之以必。藏之不密，敌知备；侦之不悉，投无益；操之不必，失所恃也。深入而失恃，吾不知终矣！

【注释】

①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二句：语出《孙子·计篇》。攻击敌人无备的地方，我军行动要出乎敌人意料。

② 批亢（háng杭）捣虚：攻击敌方要害，捣毁敌方薄弱地方。批：用手击。亢：通“吭”，咽喉，比喻要害部位。捣：击。语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③ “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四句：语出《孙子·九地篇》。“前后”，《丛书》本作“前行”，据《九地篇》改。语意是：能使敌军的前后部队无力相策应，能使敌军的大部队和小股部队不能相互依赖，能使敌军官兵之间无力救援，能使敌军上下之间不能相收容。这里有击溃敌军的意思。

④ “故微乎微乎”四句：语出《孙子·虚实篇》。语意是，微妙到极点，以至使敌人窥探不出我军的行动踪迹；神奇到极点，以至使敌人探听不出我军行动的一点声息。这几句话有掌握主动权、调动敌军行动的意思。

⑤ 方物：语出《国语·楚语下》：“民神杂糅，不可方物。”指辨别名分。在此指把敌军击溃，使他们失去辨别能力。

⑥ 虽韩、白不能断其后：韩，指西汉初军事家、刘邦大将韩信。见卷一、第1节《操练》注④。白，指白起（前？—前257年），战国时秦国大将。秦昭襄王（前306—前251年在位）时，被荐为将，因战功显赫，不久即掌握军事重权，为一时名将。后因秦王中离间计，限制其军事主动权，口出怨言，激怒昭襄王，解除其封爵、职权，逐出秦首都咸阳，不久，迫使其自杀。断其后：部队在行进或后退时，用部分兵力对后队实行掩护，防止敌人从后突击。

46. 贵 和

《吴子》曰：“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①。”信乎，师克在和也。三军既和，上下一心，贵贱

同力，胜则相让以归功，败则各引以为过。投之所往，如臂之使指，可合而不可离，是谓“父子之兵”也②。其不和者，有善归己，有失归人；有功则争，有急不救；名位颉颃③，妒忌相仍；群帅猜疑，上下携二④。即幸胜焉，败可立待也。然和辑之法，常在主将：势位相忘，过失相隐，强弱不较，嫌隙不生。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主之以仁义，佐之以忠恕，出之以谦恭，成之以逊让。犹曰有不和者；吾勿信矣！

韦睿御魏，时胡景略与前军赵祖悦同军交恶，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啮齿，齿皆流血。睿以将帅不和，将至患祸，酌酒自劝。景略曰：“且愿二虎，勿复私斗。”故终于此役，得无害然。

魏攻徐州，征北将军曹景宗拒之，无功，乃诏睿会焉。时景宗久贵，帝敕景宗曰：“韦睿，卿乡里，宜善奉之。”见睿甚谨。帝闻曰：“二将和，师必济矣。”卒破魏人百万众。

吴陆逊御先主于夷陵，时诸将皆耆旧，或公室贵戚，各自矜持，不相听从。逊每优容之。及破先主，诸将乃服。权闻之（《丛书》本作“问”，据《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改）曰：“君何以初（《丛书》本作“初何以”，据上书改）不启诸将违节度者耶？”逊曰：“臣受恩深重，任过其才。诸将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国家所当与共定大事者。臣虽驽懦，窃慕相如、寇恂相下之义，以济国事。”权大笑（《丛书》本作“喜”，据上书改），称善。此皆以和而成功者也。

隐公十年，秋七月，郑人入郊，犹在郊。宋人、

卫人入郑。蔡人从之伐戴。八月壬戌，郑伯围戴。癸亥，克之，取三师焉。宋、卫既入郑，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败。

马燧与李抱真同奉命攻魏博。李抱真欲（据《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三》加“欲”字）杀怀州刺史杨钜，钜奔燧，燧奏其非罪，乃免，抱真怒。乃共解邢州围，获军粮，燧自有之，以余给抱真军，抱真益怒。洹之捷，军进薄魏，田悦以突骑犯燧营，李芑救之，携，抱真不平，请独当一面，由是逗留。帝数遣使谋解，不听。王武俊掠赵地，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燧怒，谓抱真以兵自守其地，我独能战死耶？将引还，李晟和之，乃罢。议者谓燧私忿交恶，卒未成大功，此皆不和而债事者也。

今之患正在于此。经、抚不和，故临敌相观望；户、兵不和，故取费争持筹；言路不和，故议论不归一。天下事，本一家事，乃各立一门，各置一喙，不致于溃决不已者，诚不知何所见也。正《吴子》所谓“不和于国”，“不和于军”，岂亦能和于战阵乎？故决胜之难也。

【注释】

① “《吴子》曰”九句：语出《吴子·图国第一》。一个“和”字，贯穿在全部军事行动之中，为取胜的保证。

② 父子之兵：见卷二、第23节《一众》，注⑦。

③ 颡颡（xié háng协杭）：喻不相上下。原指鸟上下飞翔貌，向上飞称颡，向下飞称颡。

④ 携二：叛离，二心。携：离。二：二心。

47. 尙 暇

大敌在前，干戈倥偬^①，将无疾言，又无动色，神情悠适，有如平日，自非器局宏远^②‘城府深密^③，有以养至勇于至恬者，而能若是乎？故其与寇对垒，意思安闲，如不欲战。及临机决策，气势盈溢，挥霍如流^④，自是高人头地。倘终日皇皇，心怀意乱，事至而惊，罔知攸措，事至而持拙，此庸将也。然至暇之术，非可矫情镇物^⑤，妙在绰有主张。主张既定，物不能移，可以试之震荡而不惊，可以试之纷纭而不扰^⑥，可以试之盘根错节而不留滞^⑦。由是三军之士见吾将之从容自如也，莫不有所恃而不恐，有所依而不思奋。是皆闲暇以成其功者也。

晋侯使张骼、辅跖致楚师，求御于郑。郑卜，以射犬御，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国之人不可与也。”对曰：“无有众寡，其上一也。”（《丛书》本在“也”前无“一”字，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补）……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后食之。使御广车而行，己皆乘乘车（此五字据上书补。无此五字，与下句义不相接）。将及楚师，而后从之乘，皆踞转而鼓琴。近，不告而驰之。皆取胄于囊（《丛书》本作“囊”，据上书改。读gāo高。盛放衣甲或弓矢的囊）而胄，入垒，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挟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复踞而鼓琴。

楚子（《丛书》本无“子”，据《左传·成公十六年》补）问晋国之勇于栾鍼，鍼曰：“好以众整。”曰：

“又何如？”曰：“好以暇。”

宗泽为汴京留守，金人来侵，自郑抵白沙，去汴京密迩，都人震恐。泽对客弈棋，笑曰“何事张皇？刘衍等在外，必能御敌”。徐选精锐出击，败之。

晋大夫致师而鼓琴，以暇而示勇也。宗泽当危而闲暇，以暇而安众也。盖兵者死地，人心方危，而将亦危疑皇遽，失其常度，转相摇动，溃散因之。故亚夫军中夜惊，拥被而坚卧自若。安、石大敌方至，而围棋睹墅，大为有见。

【注释】

① 倥偬 (kǒng zǒng 孔总)：急迫匆忙。

② 器局：指才识及度量。

③ 城府：喻待人处事的心机深隐难测。语出晋干宝《晋纪总论》(《文选》卷49)：“昔高祖宣皇帝(司马懿)以雄才硕量，应运而仕。……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宽绰以容纳。”后遂称人胸怀坦白者为胸无城府，相反，则称深于城府。

④ 挥霍：行动敏捷迅速。

⑤ 矫情镇物：故意克制情感以示镇定自若，令人莫测内心。语出《晋书·谢安传》。淝水之战，谢玄在前线大败前秦苻坚，告捷文书报送谢安，“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如此。”

⑥ 纷纭：盛多，杂乱。在本句用指杂乱。语意出自《孙子·势篇》：“纷纷纭纭”。

⑦ 盘根错节：以树木的根抵盘曲，枝节交错，喻事物错综复杂，不易处理；或喻某种势力根深蒂固，不易消除。

48. 尙 靜

夫三军之事，器则乱，静则治，必至之理也。以静待哗，以治待乱，未有不勝者也。顾万众纷然，致静为难，非大将号令之严，束约之豫，何能转致纷为至寂乎？静之说，不独临敌在阵为然，即平居市井闾里之同群^①，道路关津之历涉^②，莫不皆然。就中进止分合，科条多告诚明。第许耳聆将令，目视旌旗，有妄出一语者，必按军法。是故非严刑不静，非主将静以镇之，又不能静。致静之由，固未可求之旦夕间也。

晋、楚鄢陵之战，郤至曰：“楚有六间，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恶，王卒以旧（《丛书》本作“士卒以厉”，据《左传·成公十六年》改），郑阵而不整，蛮军而不阵阵不违晦，在阵而器，合而加器。各顾其后，莫有斗心；旧不必良，以犯天忌（《丛书》本无此二句，据上书补），我必克之。楚果败”。

安太清与周摯合众三万，攻北城，登阵望曰：“彼军虽锐，然方阵而器，不足虞也，日中当破。”乃出战。此两人者，皆敌之不静也。

宋将曹玮，初守边时，山东知名士贾同造玮，客外舍。玮欲按边，即同舍，邀与俱。同问：“从兵安在？”曰：“已具出。”既出就骑，见甲士三千环列，初不闻人马声。同归语人曰：“玮，名将也。”

刘筠之在顺昌也，金兵数十万营西北，亘十五里。每暮夜，鼓声震山谷，然营中欢哗，终夜有声。

金遣人近城窃听，城中肃然无声。

此两人皆能静者也。静则定而致暇，耳目不惊，心志不乱，志气渐张，齐勇若一，而所以奋击必前者此也，故治军者主静，而慎敌者亦规其静。器而可知强弱胜负之分。

【注释】

① 市井闾里：市井：见卷一、第2节〈丁壮〉注⑤。闾里，乡里，泛指民间。上古时代，居民之制，二十五家为一闾（或里）。

② 关津：水路交通要道。关：关卡。津：渡口。

③ 聆(líng玲)：细听。

49. 尚 秘

兵者，机事也。机不深藏，使士卒得窥其际，敌人闻之而预备矣。故兵之所加，兵不先知，且示安暇。侦敌无备，然后速进，此进师之秘也。至若阴谋奇计，梦寐之间犹恐宣泄。务令幽深玄远①，莫可端倪②，则鬼神不能窥，智者不能谋，然后惟吾之所为无不如意。有时秘藏如处女，有时飘忽如风雷，有时群言交非而我不求是，有时任怨任疑而我不求白。盖智在人先，机关难以告人也③。或博访群帅，咨访金谋④，亦不得彰明播露⑤，阳弃阴收，颠倒不测。军士静以幽，其是之谓乎！

国朝三广公陶鲁为两广保障四十余年，其行兵不令人知。或先半年调兵食，或先数月运军械。多疑兵，多屯寨戍守，调兵多寡无常数。运粮聚兵惟曰

戍守，贼惧为之备。或屯兵不进，贼懈弛备。或屯久不得耕以食。或即数路进兵，贼奔不及，亦不能战而殪。鲁行兵檄，裨将不先知，惟檄面署曰，某封某日某时发。及发，乃知进兵。即数路如期至，贼亦不及备而殪。故鲁征贼，贼无遁。常宴宾客，樽俎未撤，馘贼以报捷，坐客骇愕，且贺曰：“陶公神算”云。鲁歿后，两广贼炽，有司不以时闻，祸惨乃议征。司道上抚按，抚按复数月议，乃复奏，复数月乃得报征，又数且乃集兵。比集兵，贼已遁山谷。乃戮逋贼之良民以为功。兵退，赏未颁，而贼已复出矣。

沈希仪参府柳州，柳离城五里皆蛮夷巢穴，贼之耳目遍官府左右；动息皆知。仪或讨某溪洞，至期鸣炮者三，则诸军皆集，谓之曰：“今日出某门。”而遣腹心为旗头，引诸军。军随旗头而行，莫知所之，问旗头，旗头曰：“我亦漫往耳。”军行十万人，其所往，独希仪与旗头两人知之而已。是以贼不及备，辄有功。旧制，始议发兵，必请督府，督府檄下乃发。希仪以为吾治文书，吾掾吏知之；文书上府，檄下，掾知之。人知则泄。又柳去督府千里，待报逾时，坐失机会。且恐檄书往来，为贼所得。于是凡率兵入巢，未尝先请。既胜，则上首虏，而以邂逅边贼为解。

戚继光自浙奉命平福建倭贼，徘徊建宁道上下不进。人谓将军新将兵而逗留，祸难求可知也。未几，乘北风渡水，一日抵大义，诘朝而歼牛田之倭。于是莆阳守令率父老迎将军，将军固逊曰：“我奉命牛田耳，不闻莆阳，无已，请借莆阳休士俟命可乎？”及

暮，方入莆。诘朝，而林墩之倭又歼矣。

诸如此类，尚秘者也。而其妙又在知之以素，发之以速。窥敌不素，则不能知其懈弛无备；发机不速，则无以令其应接不支。我以侦敌固深，敌之侦我亦密，惟默等之精，捷应之巧者乃胜焉。则信乎尚秘为兵家第一义也。

【注释】

① 玄远：“玄”，《丛书》本作“元”，清廷为避圣祖玄烨名讳，改“玄”为“元”。玄远：神妙莫测。

② 端倪：头绪；边际。又指推测始末。

③ 机关：周密而巧妙的计谋或计策。

④ 咨访：徵询，访求。又作“諮访”。

⑤ 播露：泄露；散发。

50. 尚 忍

从来兵家之所败，由其将之急于求逞也。好逞，则可以激而怒，可以诱而来，可以扰而劳，可以笼络之，玩弄之，俾其轻动焉，堕我术中而不觉，此非大受之器也^①。

将之堪大受者，销刚为柔，混强为弱^②；激焉而弗怒，诱焉而弗动，辱焉而弗惭，坚忍宁耐，藏谋不测，弗惑群议。及其敌狃而欺，莫为之备。方始乘隙而出，应机而动，突然，忽焉，人莫能御，一举而收全功者，是由其先之所见甚明，所图甚大，不屑为一掷而已。《孙子》曰：“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③。”其是之谓欤！

晋江夏太守杨珉问骑督朱伺曰：“将军前后击贼，何以常胜？”伺曰：“两军相对，惟能忍之；彼不能忍，是以胜耳。”珉善之。

吴陆逊御蜀，坚壁不出。蜀人冒之，逊令诸军塞耳勿听。诸将不平，悉请战，逊不从，诸将哓哓不已。逊曰：“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丛书》本作“军”，据《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改）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丛书》本作“取”，据上书改），能忍辱负重故也。”蜀破，诸将乃服。

隋大仆杨义臣讨张金称，义臣引兵至永济渠为营，去金称营四十里，深沟高垒，不与战。金称日引兵至，义臣勒兵环甲，约与之战，既而不出，如是月余。金称以为怯，屡逼其营骂之。义臣乃谓曰：“汝明旦来，我等必战。”金称易之，不复设备。义臣简精兵二千，夜自馆陶济河，伺金称离营，即入击其重垒，金称引还，义臣从后击之，遂灭金称。

盖敌人对敌之初，谋虑精专，警守无懈，我忍而不出，严以俟之。不得我便，兵疲意沮，气索备弛。况复骄横内萌，虚实外露，而吾之力方蓄，气方锐，乘间而出，直等摧枯耳！李牧之灭匈奴，正得此法。

【注释】

① 大受之器：喻能承担重任的人才。“大受”，可接受重大委任。语出《论语·卫灵公》。原文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小知”，指用小事情考验，这是孔丘人才观的偏见。

② 泯（mǐn敏）：灭掉，消灭。

③ “《孙子》曰”五句：语出《孙子·九地篇》。语意为，临战前夕要象处女一般的沉静，不露声色，使敌不加防备；战争一打响，发现敌人的薄弱地方，就要象逃脱的兔子一样迅速行动，使敌人来不及抵抗。

51. 尚 整

军之常胜而无败者，以整故也。整则部阵肃齐，队伍森列，鼓之而往①，无一人敢后者，是谓节制之兵②，故战无不克。第其练习不可不豫。要在平日操之以阵：队与队相比，伍与伍相耦③，人与人相俦④，矩步之间⑤，不啻尺寸。行则以此为序，居则以此为营，战则以此为阵。既无纵横不一，行止自由。或先而后，或后而先者，有谋无敌！以此而遇敌，俱依故法。号令一出，军阵立成，星罗棋布⑥，敌人望之而气夺⑦。然尚整之说，以正阵言也。即出奇制胜，难以拘常；分合进退，纵迹不测。要亦井然有序理自如，所谓“虽绝成阵，虽散成行”也⑧。就中切要之妙，总在分数⑨。《孙子》曰：“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⑩。”故韩信多多益善⑪，止是分数之明。

齐、宋共兵攻鲁，师次于郎。鲁公子偃曰：“宋师不整，可败也。宋败，齐必还。”鲁庄公弗许。自雩门窃出，蒙皋比而犯之，公从之，大败宋师于乘丘（《丛书》本作“邱”，清世宗胤禛为避孔丘名讳，令改“丘”为“邱”。）

魏武救襄樊时，诸军皆集。魏武按行诸营，士卒咸离阵，独徐晃军营整齐，将士驻阵不动。武帝叹

曰：“徐将军可谓有周亚夫之风矣！”

余玠按嘉定，都统王夔率所部迎谒，有羸弱兵二百，玠曰：“久闻都统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称所望。”夔曰：“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见者，恐惊从人耳！”顷之，乃尽见其兵，班声如雷，江水为沸。声止，圆阵即合，旗帜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弥（《丛书》本“望”前无“弥”，据《宋史·余玠传》补）望若林立，无一人敢乱行者。舟中皆战慄（《丛书》本作“掉”，据上书改）失色，而玠自若也。即此见王夔治兵之整，纪律之严。

夫晋人之自许也，曰“好以整”，而其论楚之可击也，曰“郑阵而不整”。整，为兵家之首务也明矣。

窃尝因我朝兵制而默思整之之法。高皇帝所立兵制，大约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以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一百户所。设总旗二人，小旗十人，则以自总小旗外，止百人也。五人为伍，二伍十人，则以小旗领之。十伍为队，总旗领之。二队为一百户所，盖二十伍也，百户领之。十百户为一千户所，盖二百伍也。正、副千户二人领之。五千户所为一卫，盖千伍也，指挥领之。一卫之兵，分左、右、中、前、后所，屯营置阵，前者居前，后者居后，左者居左，右者居右，中者居中。兵出途间，前所前行，右所次之，中所次右所，左所次中所，后所次左所。盖兵家以右为先者。前所之兵，一百户先行，次二百户，次三百户，次四百户，次五百户，次六百户，次七百户，次八百户，次九百户，次十百

户。五所皆如此例。右队之兵，一伍先行，次二伍，次三伍，次四伍，次五伍，次六伍，次七伍，次八伍，次九伍，次十伍。左队一如此例。一伍之兵，亦分一、二、三、四、五之序，伍伍皆如此例。人人照序，乱序者诛。伍伍皆然，乱伍者诛。与敌相近，则伍伍排列而行，不得似前以人分先后，是“虽散成行”也。或各百户结队，森列而行；或各千户结阵，森列而行，不得似前以伍分先后，是“虽绝成阵”也。或一卫之兵，结一大阵，森列而行，不得似前以所分先后。俱视敌人之远近，地形之广狭，相机而动。如军行境内，遇夜投宿，则同伍之人，各同一家；同队同所之人，各同一处，不得混乱，违令者诛。

营中屯驻之法，照左、右、前、后、中所，各守信地。所之队，队之伍，伍之人，俱照原例，不许擅相错杂，擅自闲游，违令者诛。

布阵亦如屯营之法，各守应管信地，人人俱照原旧队伍森列，远近疏密，俱有尺度，参差不齐者诛。小旗各整其伍，总旗各整其队，百户各整其阵，千户各整其军。是以号令一出，军阵立成也。

同伍之人，有阙即补，不得更易。平素同饮食，同祸福，同行，同乐，生同和，死同哀。即与我邻伍之人，其情之绸缪亦如同伍也，相亲相睦也，有如兄弟。是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昼则目相视，足以相识；夜战声相闻，可以不乖。如同舟遇风，缓急相救，原不可解。所谓人自为战也，且使奸细无所容。

是尚整之效。而反此者，将无定军，军无定伍。号令未习，侷类未分，无论乌合难整，还令奸宄易入。如此而战胜者，未之有也。

故整治之法，非曰临时，必须有豫。

【注释】

① 鼓之：见卷一、第10节《军刑》注②。

② 节制之兵：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军队。

③ 耦：双，对，合。

④ 俦(chóu筹)：伴侣，结伴。

⑤ 矩步：行军步伐端方合度。

⑥ 星罗棋布：如天空的群星和棋盘上的棋子那样有序地分布。北魏《中岳嵩阳寺碑》：“塔殿宫堂，星罗棋布。”

⑦ 气夺：摄于敌军声威，丧失战斗锐气。

⑧ “虽绝成阵”二句：语出《吴子·治兵第三》。语意为部队虽临绝境，仍能保持阵形不乱；部队虽在退却时，仍能保持整肃的行列。

⑨ 分数：古代军事术语。指部队的编制或战时的队形序列。

⑩ “《孙子》曰”三句：语出《孙子·势篇》。语意为指挥大部队如同指挥小部队一样，只要能把军队按一定编制组织起来，并组织管理得好。

⑪ 韩信多多益善：西汉刘邦六年（前201年）韩信因叛逆罪，被削爵，由楚王降为淮阴侯，并被迫离开封地，软禁在长安。一次，刘邦征询韩信对诸将的评价，当问到韩本人能将兵多少，信回答：“臣多多而益善耳。”（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52. 治 力^①

“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以诱待来，以静待躁，以重待轻，以严待懈，以治待乱，以守待攻^②”，是九者，兵家治力之法也。大要使我力常完^③，敌力常歉，自不能敌。然我力常完矣，或战当歉时，贵有以使之完。敌力歉矣，或当完时，贵有以使之歉。其要在劳敌，而我仍善息矣。劳敌，则敌之力常处其不足；善息，则我之力常处其有余。第善息还宜善用。劳敌必先误敌^④，误之而不得暇，我始蓄力以击之，胜斯易矣。

王翦率六十万人伐荆，荆闻王翦益军来，悉国中兵以拒秦，翦坚壁不出。荆兵挑战，翦不出，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之。荆军数挑战，不出。荆军乃引兵而东，翦令壮追击，大破之。是以重待轻也。

刘锜顺昌之战，时方暑甚。兀术远来，兵不解甲。锜骑皆更番休息。方战时，饷战士如平时。此以逸待劳也。

韦孝宽守玉壁，齐神武悉山东之众以攻之，久而不克，使人说之降，孝宽曰：“攻者自劳，守者自佚，韦孝宽关西男子，不为降将军也。”此以近待远，以守待攻也。

任福败绩于好水川，兵出趋利，所以甚败。此以诱待来也。

夫远者、来者、攻者，客也；近者、诱者、守者，主也。主兵安坐以致人，故佚者、饱者、静者、重者、

严者、治者，常在主。客兵为人所致，故劳者、饥者、躁者、轻者、懈者、乱者，常在客。是以“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也。今之将家，动辄为人所致，卷甲趋战，欲不劳也难矣；转饷而食，欲不饥也难矣。移徙无常，士心罔定，蹀足俟战，锐挫备弛，欲不轻且躁，懈且乱也难矣。客主之势，原自不敌。将常使我为主，敌为客。不则，我虽为客，而反客为主，敌虽为主，而反主为客，斯得胜算矣。

【注释】

① 治力：中国古代军事术语。充实和发挥部队战斗力。

② “以近待远”九句：前三句出自《孙子·军争篇》。后六句出自《李卫公问对》卷中。原文为：“太宗曰：‘《孙子》所言治力何如？’靖曰：‘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略言其概尔。善用兵者，推此三义而有六焉：以诱待来，以静待躁，以重待轻，以严待懈，以治待乱，以守待攻。反是则力有弗逮，非治力之术，安能临兵哉！’”

李靖（571—649年）唐朝杰出军事家。善用兵，对古代军事理论有继承有创见，除《通典·兵典》中所引的《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一些片断外，还保存在宋神宗时整理校正的《李卫公问对》一书中。可见吴汝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③ 完：坚固，指保持战斗力。

④ 误敌：显示假象，诱使敌人失误。

53. 治 气^①

尝谓《尉繚》之书，谓“国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

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②。”诚是矣。而“七书”独不言养气③。《吴子》“气机”④，虽少露之而不竟其说，是穷其流而不溯其源也，何也？兵胜在气胜。士能负气，而不能自司其气。气有消有长，在司气者治之何如耳！人之壮气值大战后，败则必挫。即全捷而气必泄，后渐渐蓄之，渐渐鼓之，养之使盛，以图再举，庶几常盈而不竭矣。司气之道：休众享士，大将鼓舞而率作之，俾相勉以忠义，相贤以威武，相劝以建绩，相激以犯难，相惭以无功，相耻以退却，相怒以敌骄，相指以敌脆⑤，人人无不眦裂发竖，万夫必往，则气斯胜矣。《吴子》曰：“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在于一人。是谓气机⑥。”诚哉是言！将固不可遁其责矣⑦。为将不尚节制，岂能尽谙养气之说？第曰“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夫是之谓治气而已⑧。”岂能推广其义，发古人未尽之旨也哉！

吴起以三行享士大夫，士不待吏令而奋击秦者以万数（《丛书》本作“数万”，据《吴子·励士》应作“万数”）。是相惭以无功也。

李晟讨朱泚，刍粮既具，乃下令军中曰：“国家多难，乘舆播迁，见危死节，是吾之分，公等此时不诛元凶、取富贵，非豪杰也。渭桥断贼首尾，吾欲与公等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奋泣曰：

“惟公命！”晟家为贼质，左右有言及者，晟泣数行下，曰：“陛下安在，而顾恤家乎？”是时朱泚、李怀光连兵，声势甚盛，车驾南幸，人情扰扰。晟以孤军处两强寇之间，内无资粮，外无救援，徒以忠义感

士，故其众虽单弱而锐气不衰。是相勉以忠也。

韩世忠镇楚州，将士有怯战者，世忠遣以巾帽，设乐大宴，俾妇人妆以耻之，故人人奋发。是相惭以退却也。

伪吴李伯升率二十万寇新州，诸将以众寡不敌，欲避之。李文忠曰：“以众，则我非彼敌；以谋，则彼非我敌。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何避之有？”乃下令曰：“彼众而骄，我少而锐；以锐当骄，可一战而擒。擒敌之后，辎重皆汝等有也。”明日交战，文忠复仰天誓曰：“朝廷大事，在此一举，岂敢爱生，以缓三军！”遂驰而进。将士呼声动天地，莫不以一当百，斩首万数。是激以犯难也。

三军气盛，举而用之，电扫星驰，谁能抗御？如值屡败之后，人心怯弱，“怨羹（《丛书》本作“热”。屈原《九章·惜诵》“怨于羹者而吹齋兮，何不变此志也？”又，《晋书·汝南王亮传序》：“汉祖勃兴，爰革斯弊，……然而矫枉过直，怨羹吹齋，土地封疆，逾越往古。”据以上二书改。）吹齋”，语及交锋，面无人色。遽欲治之使盛，必非旦夕可能。便当据险守要，坚壁不出，休众息（《丛书》本作“习”，据前后文意分析，应作“息”）战，多方抚养，使其心神暂定，气魄渐完，然后窥敌之隙，相机而投。未图大胜，先务小覷。再四试之，人情欣悦。而为大将者，又加以鼓舞率作，则可以转弱为强，易馁为壮。倘其气既以摧，而复用之不止，必且望风败北，其何能免舆尸之咎乎？

【注释】

① 治气：中国古代军事术语。指掌握部队士气。《左传·庄公十年》齐鲁长勺之战，“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为治气之首例。

② “国之所以战者，民也”六句；语出《尉缭子·战威》。“国之”，《尉缭子》作“夫将之”。“气实”，指部队士气旺盛。“气夺”，指部队士气沮丧。

③ “七书”：宋神宗赵顼元丰三年（1080年）下令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三略》，并雕版刊行，号称“七书”。列入学官，为武学生必习之书。

④ 《吴子》“气机”；语意出自《吴子·论将》。“凡兵有四机：一曰气机，……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在于一人，是谓气机。”“张设”（《丛书》本作“张弛”，据《吴子》改），安排、掌握的意思。“气机”，善于掌握士气的关键时刻。

⑤ 脆：《丛书》本作“脆”；为“脆”的本字。据通行体改。

⑥ “《吴子》曰”六句：见注④。

⑦ 遁(huan患)：推卸，逃脱。

⑧ “第曰‘朝气锐’”七句：语出《孙子·军争篇》。《孙子》用一日之早晚时刻，比喻军队出战士气盛衰变化。既要善于掌握本军士气的盛衰，又要善于了解敌军士气的盛衰，组织战斗。其中“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是《孙子》争取战略主动的重要原则之一。第七句应为：“此治气者也”。

卷 五

本卷总共用了9节篇幅，阐述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用众、用寡；兵力的配备问题；正兵、奇兵，兵力、战术的运用问题；车兵、骑兵、步兵，兵种的运用问题；进兵、退兵，战场上掌握主动权问题。四个问题集中到一点：决战决胜。以众兵取胜，还是兵少取胜，从作者所引历史战例看，还是从兵家论述看，无不在于根据敌我态势，善于运用兵力者胜，反之则败。商汤灭夏，姬发灭商，就兵力数量而言，是以寡胜众。公元前684年长勺之战，就国力而言，是弱鲁胜强齐。战场上如何运用正兵、奇兵，自孙武首倡其说，尔后历代兵家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正确加以运用者，大有人在。它已被人们认识到是“用兵之钤键，制胜之枢机也。”（《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势篇》王晰注。1961年，中华书局版，卷中，页四）在中国古代战争发展史上，兵种由单一向多兵种发展，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社会性质以及战争规模的发展而发展变化。至于运用，要因敌、因时、因地之不同，善于灵活运用，不可

偏执一端。进可胜，退可保全军，是为主将者用兵艺术之高度结晶，其前提在于“知彼知己”。故《孙子·谋攻篇》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

54. 用 众

从古用百万之师，战必胜而攻必取者，良将也。第众不难于聚而难于用，有众而不善用之则败。用众之道，宜易地，宜整治，宜持重，宜分拆。故李靖曰：“分不分，为糜军^①。”夫以十倍于敌而致败者，皆缘合而不知分也。

尝稽古人大众之阵，有横亘数里，或十数里，或数十里者。人众则易乱，击前则后不知，击左则右不知。万一不利，辄相贻误，容易溃散。况将帅不专，分数不明者乎^②？则甲兵粮饷适足为敌资也。假令敌一而我十，则以二为正兵，而以八为奇兵^③，或猎其左右，或冲其正中，或击其后阵，或断其援兵，或伏其奔路，或袭其营寨，而抄其辎重粮饷。其余屯据老营，以为家计；设伏阵后，以备不虞。而正兵以强弩劲弓火器坚阵以待，不必责以轻进，第使敌虽锐，无能冲入。俟我奇兵四合，敌必奔逃，然后正兵拔阵而追，务期殄灭^④。盖始以正兵缀之，而终以奇兵胜之也。

且甲士虽众，更宜权归一人；号令进止，不挠二三。庶诸将协力，无敢观望而不前者。大将统偏裨，偏裨统部曲^⑤，部曲统卒伍。分数井井如此，即百万之众亦何难用

哉！

李牧击匈奴，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丛书》本“彀”前有“入”字，据《史记·李牧列传》删），多为奇阵，张左右翼，诱而击之，大破匈奴。

魏主冉闵围襄国，姚襄、石琨及燕悦绾皆引兵救之，其势甚众。闵勇甚而兵精，欲自出击之，将军王秦谏曰：“今襄未下，外救云集，若我出战，必腹背受敌，此败道也。不若固垒，以挫其锐，徐伺隙以击之。”闵不从，出与襄战。悦绾以燕兵至，去魏数里，疏布骑卒曳柴扬尘，魏人望之恟惧。襄、绾、琨三面击之，魏兵大败。闵十余骑走还邺。

李牧、悦绾等其众虽多，而能为奇阵，以分击者也。如刘曜之败于洛阳，苻坚之败于淝水，杨玄（《丛书》本作“元”）感之败于潼关，皆因其众结一大阵，不知分而为奇也。

唐以郭子仪、李光弼及诸道节度使六十余万人讨安庆绪，上以子仪、光弼皆元帅，难相统摄，故不置元帅，止以宦者鱼朝恩为观军容使以监之。王师众而无统，进退皆顾望，史思明乘之，遂大溃。此用众而权不归一者也。

夫提数十万之卒与强敌争衡，固以分而不以聚。然合者其屯驻之常，而分者其破敌之暂也。屯驻分别，号令难通，声势不接。敌聚而攻，一营受敌，急应不能；一营既破，众营摇动。即使分屯要害，扼其吭而击其肘，睨其旁而尾其后，要宜周悉联络。粮道

通而唇齿固，静可守而动可攻。以正坚守，以奇出战，毋为侥倖之计可也。

【注释】

① “故李靖曰”三句：语出《李卫公问对》卷下。原文为：“太公云：‘分不分，为糜军’”。意为部队在战斗行动中，该分散使用而不去分散使用，就会成为受敌牵制的军队。糜（mí迷）：牵制，束缚。此句中之“糜”，指受牵制。

② 分数：见卷四、第51节《尚整》，注⑨。

③ 正兵、奇兵：见卷一、第1节《操练》，注⑧。

④ 殄（tiǎn舔）灭：灭亡，灭绝。

⑤ 偏裨（pí皮）统部曲：“偏裨”，偏将与裨将，将佐的通称。部曲：古代军队的编制单位。见《汉书·李广传》：“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曲行阵”句下颜师古《注》。魏晋时，世族豪门之家拥有的私人军队亦称“部曲”。见《三国志·魏书·邓艾传》：“孙权已没，大臣未附，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

55. 用 寡

兵在精不在多，我之师诚锐矣，寡亦何尝不可胜敌哉！顾其将之智勇何如耳！用寡者：宜险隘，宜昏夜，宜短兵，宜致死，宜进退迅速，宜烦数变化，宜置阵坚固，宜撤备而不为自保之计。险阻，则敌有所备不得施；夜战，则敌不测我之多寡；短兵，则深入敌阵而薄敌致死^①，则敌百不能当我之一；疾速，则敌捍御不知我向；阵固，则敌无由乘我之隙；撤备，则士无幸生之心。于是而冲其中军，出其后阵，往复击搏，横蹂其众，力战不已。使

敌人前后不能相及，左右不能相救，上下不能相保。则其阵必乱，其众必败，虽大敌不难破矣。

宋华氏作乱，华登、吴师已入。齐乌枝鸣（《丛书》本无“鸣”字，据《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补）谓宋君曰：

“用少莫如齐致死，齐致死莫如去备。彼兵多矣，请皆用剑。”（《丛书》本作“彼众我寡，用少莫如齐致死，致死莫如去备而用短兵，请皆用剑。”据上书改）遂破华登。陈庆之攻魏荥阳，未拔。魏将元天穆等至，梁之士卒皆恐。庆之解鞍秣马，谕将士曰：“彼等杀人父子，掠人子女多矣，天穆之罪皆仇讎也。然我众才七千，虏三十余万，今日惟有必死，乃可得生，当其未尽至时，急取其城而据之耳！”乃鼓而入其城。俄而天穆引兵围城，庆之力战破之。此皆致死以取胜者也。

葛荣引兵围邺，众号百万。尔朱荣帅精兵七千，倍道兼行，东出滏口，以侯景为前驱。葛荣曰：“此易与耳！”自邺以北列阵数十里，箕张而进。尔朱荣潜军山谷，为奇兵，督、将以上三人为一处，处有数百骑，扬尘鼓噪，使敌不测多少。又以人马逼战，刀不如棒，敕军士各置短棒一枚于马侧，至战时虑废腾逐，不听斩级，以棒棒之而已。分布壮勇，所向冲突，号令严明，战士同奋。荣身自陷阵，出于贼后，表里合击，大破之，擒葛荣，余众悉降，纵其所乐（《丛书》本为“之”，据《资治通鉴，梁纪八》改），群情大喜，数十万众，一朝尽散。待出百里之外，乃始（《丛书》本作“使”，据上书改）分道押领，随便安置。夫尔朱荣之虑废腾逐，进退疾速也；潜兵分众，烦数变化也；身自陷

阵，致死于敌也。深得用寡之道。

广西荔浦贼八千余，渡江而东寇。沈希仪以五百人待于江岸，驻白面寨，去蛟龙、化石两滩各数里。谍者告：“贼饱而归，将及江”。仪曰：“滑石滩狭，牵线而济，虽众，可薄也。蛟龙滩阔，成列而济，众，难图矣。吾将夺其阔而致之狭。”令制旗，军中无尺布，伐岸竹，揭竿而编箴以为幡，顷刻成数百旗，树之蛟龙滩，使羸卒数十守之，燃柴烟以疑贼。贼至，果避蛟龙趋滑石。仪分兵伏两岸，而潜以劲卒乘舰伏葭苇之中。贼济且半，水陆夹攻，贼后行挤拥坠渊，其前行悉俘之。是用寡宜险阻也。

用寡而胜，虽缘将勇兵精，亦须审敌虚实：或侦其无备；或乘其饥疲；或敌众虽集，而众志成城未协，法令未齐；士情疑沮；妖祥数起；地利又失；天时未得。吾兵纵少，第使齐勇致一，必也前无劲敌。古以寡而克众者，无如白起、岳武穆诚得此道也。

【注释】

① 薄敌：迫敌。“薄”，通“迫”。

56. 正 兵

正兵之说，亦纷然矣。有以“聚为正，分为奇”；有以“前向为正，后却为奇”；有以“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有以“大众所合为正，将所自出为奇^①。”而《曹公新书》则以“旁击为奇，是向正中者为正”矣^②。又云：“己二

而敌一，则以一术为奇，一术为正；己五而敌一，则以二术为正，三术为奇^③。”兹数说者，皆是也。《孙子》曰：“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④。”旨哉其言乎！而李靖又以“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⑤。”又曰：“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⑥。”是又判然各出^⑦，而非相生之谓也。大抵善用兵之将，无不是正，无不是奇。诸家之说，奇正之常也^⑧；《孙子》之言，奇正之变也。非道其常，不足以辨奇正；非极其变，不足以尽奇正之妙也。

兵正者，其阵堂堂，其队整整；退如山移，进如不可当；前、却有节，左、右应麾；可以更休而迭战，可以致远而无弊。敌人卒来^⑨，撼之而不动；敌人暗袭，当之而不乱。由此而变化不测，倏忽无常，是以正生奇也。“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混混沌沌，形圆而不可败^⑩。”是以奇归于正也。奇正之用，其无穷矣。

唐太宗命李靖伐高丽，靖请兵三万。太宗（《丛书》本无此二字，据语意加）曰：“兵少地遥，何术临之？”靖曰：“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时用奇兵（“兵”，《丛书》本作“正”，据《李卫公问对》卷上改），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诸葛亮七擒孟获，无他道也，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晋马隆讨凉州，亦是依八阵，作偏箱车。地广则用鹿角车（《丛书》本“车”作“连”，据上书改）营，路狭则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讨突厥，西行数千里，若正非兵，安能致远？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则治力，一则前拒，一则束部伍，三者迭相为用，斯马隆

所得古法深矣！”

观靖所言马隆治力、前拒、部伍之说，而可得正兵之义矣。正兵人人之境，部阵整齐，不烦扰轻动，是治力矣。且战且前，是束部伍矣。力足、部整，徐徐而进，未有不胜者。真致远之道也。

【注释】

① “有以‘聚为正，分为奇’”八句：“聚为正，分为奇”，出自《宋本十一家注孙子·谋攻篇》：“倍则分之”，张预注：“兵分则为奇，聚则为正。”“以前向为正，后却为奇”，出自《李卫公问对》卷上，“靖曰：‘凡兵，以前向为正，后却为奇。’”“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出自《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势篇》：“三军之众，可使毕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曹操注。“大众所合（《丛书》本作“君之所出”，据《李卫公问对》改）为正，将所自出为奇”，出自《李卫公问对》，“靖曰：……臣愚谓大众所合为正，将所自出为奇。”

② “而《曹公新书》”二句：《曹公新书》，曹操的军事著作，已佚。“旁击为奇，是向正中者为正”，《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势篇》：“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曹操注：“正者当敌，奇兵从傍击不备也。”意谓从正面进攻敌人为正兵，从敌人侧后出其不意进行攻击为奇兵。曹注是否《曹公新书》的语句，有待考证。

③ “己二而敌一”六句：语出《李卫公问对》卷上。原文为：“靖曰：‘按《曹公新书》曰：“己二而敌一，则一术为正，一术为奇；己五而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此言大略耳。’”《宋本十一家注孙子·谋攻篇》“五则攻之”句下，曹注：“以五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在“倍则分之”句下，曹注：“以二敌一，则一术为正，一术为奇。”“术”，本义为城邑中的

道路，“一术”，即一路兵马，或引申为“部分”。“一术”，即兵力的一部分。

④ “《孙子》曰”三句：语出《孙子·势篇》。意谓奇、正变化相生，如同圆环那样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什么人能找出这两个点呢？

⑤ “李靖又以‘正而无奇’”四句：语出《李卫公问对》卷上。“守将”，指墨守成规、拘于一种打法的指挥员。“斗将”，指不懂战法、鲁莽行动的指挥员。

⑥ “又曰”五句：语出《李卫公问对》卷中。以“正”击敌之“实”，以“奇”击敌之“虚”。

⑦ 判然：指两种事物（学说、主张等）有明显的区别。在此指《孙子》之说与李靖之说有明显的区别。判：区别，分辨。

⑧ 常：规律，法则。

⑨ 卒：通“猝”，突然。

⑩ “纷纷纒纒”四句：语出《孙子·势篇》。意谓在战斗中，当敌我情势混杂不清的时候，要能掌握战机，把部队组织得能应付各种情态，立于不败之地。

57. 奇 兵

兵，险谋也。其所击之处：或缓，或速；或分，或合；或怯，或进；或左，或右；或前，或后；或隐，或显；或围，或解；或动九天，或藏九渊^①，因应投机^②，变故万端。大都愚弄敌人，伺隙而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也^③。“兵无奇不胜，故将非奇不战。所谓“胜兵先胜而后求战也，败兵先战而后求胜”者^④，是其将不知用奇，止争胜负于一战之间，即胜也，幸而胜耳！善用兵者，临阵出奇，因敌制胜，敌无常形势，自然之理也。

吐蕃寇渭源，王峻率兵御之。吐蕃十万，屯大来谷。峻选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袭之。多置鼓角于其后，前军遇敌大呼，后人鼓角应之。虏以为大军至，惊惧，自相杀伤，死者万计。此以隐击之也。

晋伐吴，杜预遣周旨等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袭乐乡，多张旗帜，起火巴山，出于要害之地，以夺贼心。吴都督孙歆震恐，与武延书曰：“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旨等伏兵隐军而入，歆不觉，直至帐下，虏歆而还。此合隐显而并用也。

种师道知渭州，督诸道兵城佛口。敌至，坚垒葫芦河。师道阵兵于河浒，若将决战者，阴遣偏将曲完径出横岭，扬言兵至，敌方骇顾，杨世可潜军冲其后，姚平仲以精兵袭击，敌大溃，斩首五千级，卒城而还。此合前后隐显而俱用也。

沐英攻大理时，理依点苍山、洱海（《丛书》本作“临洱河”，据《明史·沐英传》改）以为固。南诏皮罗阁所筑龙头龙尾上下二关险要。土酋段世闻王师且至，聚众五万扼下关。英自将攻之，牢不可破。乃命王弼以兵由洱水东趋上关，为犄角势，别遣胡海将一军，夜从间道渡河，绕河出点苍山后，攀木缘岸而上，立我麾旗。迟明，我军踊跃欢呼，斩关而入。海帅上山军下攻之，贼腹背受敌，遂溃。此隐显分合前后之俱用也。

靖难时，辽东守将杨文引兵围永平。成祖遣刘江率众救之，谓江曰：“尔至永平，贼必遁还山海，第扬言还师北平。既出，则以卷旗囊甲，乘夜复入。敌

闻尔还，必复来侵，速出击之，必捷。”江如其谕，遂败辽兵。此以退为进也。

【注释】

① “或动九天”二句：语意出自《孙子·形篇》。原文为：“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九”，泛指多数。“九天”，言极高。“九渊”，言极深。此段有二义，一指攻取时，势猛威烈，使敌不可备；防备严密，使敌不可测。一指善于利用天时天候主动选择进攻时间；善于利用各种地形作掩体，加强防守。参见《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形篇》各家注。

② 投机：本指顺应时代要求。此指捕捉战机。

③ “攻其无备”二句：语出《孙子·计篇》。

④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二句：语出《孙子·形篇》。语意谓胜利之师，总是先充分准备好胜利的条件，再寻找战机，进行决战；失败之师，往往是在缺乏胜利条件下，就同敌方决战，企图侥幸取胜。

58. 车 兵

战阵之以车也，最盛于春秋战国时。乃今世谓建车之议者，谓之鹪鹩车，言行不得也。夫岂古今之异宜，时势之格也哉！良由古之人皆用之，今人罕用耳。从来明智能创制物始，况古法昭然，可遂废置而不讲乎？“胜地”、“死地”之说，详见《六韬》①，固应熟晓，而“所以陷坚阵，要强敌，遮走北②，”制冲突者，诚莫如车。行则以为阵，居则以为营，糗粮器械③，俱恃以载，而士享其逸，车之利诚溥矣④！登车而战，有进有退。强弩神枪，机铤

炮石，更发迭注，威及数百步外。敌逼则以长槩巨斧临之，且战且进。敌骑虽劲，车上势高，我俯而击，彼仰而御，泰山压卵，敌骑敢当者谁？其布阵也，欲密以固；其时行也，宜阳而燥。推之以人，则操纵自如，非若驾牛驾马者，急切不能取调于物^⑤。造之欲坚，斯可致远。蔽之牛革铁裙，则刀箭不能及其身。捍虏骑，却蹂躏，计无逾此。如以古法不可行于今，则韦睿、魏胜何以皆用之而制胜^⑥？但宜杂步骑，相机取胜，而以车为家计，籍以自守^⑦。敌虽强，吾步骑有所恃而不恐，斯可以无败矣。

且令火器弩炮俱有所凭，而不虞敌之冲突，以致用尽不能再装，欲发有所不及。然必地平如砥，乃可用之。而战车辘重车又自有别。战车固以人驾之，辘重车则驾以牛马，遇贼战酣，我欲少息，连车环外，人憩其中，周布森列，乘隙而出，此有足之城，不饲之马也。运用之法，既审地势，又防火攻，更虑设险，以诱陷我。敌或拒遏，亦须预备解脱之计，详审诡伏之奸，不容轻忽也。

卫青击胡，出塞千里。单于逐北，远其辘重，以精兵待漠北（《丛书》本作“幕下”，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改）。青见单于兵阵而待，于是以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击之。青老成之将，因单于有备，故先立家计，以防冲突，然后从容出击之。

韦睿邵阳之战，魏骠将杨大眼以万余骑来战。睿结车为阵，大眼不能入。车上万弩俱发，洞甲穿中而走。是以车制突也。

魏胜守海州，常自创如意战车数百辆，炮车数十辆。车上为兽面大旗牌木，枪数十（《宋史·魏胜

传》作“车上为兽面木牌，大枪数十”，垂毡幕软牌。每车用二人推毂，可蔽五十人。行则载辘重器械衣甲，止则为营，挂搭如城垒（“挂”，《丛书》本作“卦”，据《宋史·魏胜传》改），人马不能近（《丛书》本作“进”，据上书改）。遇敌又可以御箭，列阵则如意车在外，以旗蔽障。弩（《丛书》本作“弓”，据上书改）车当阵门，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凿，一矢能射数人，发三矢可射百步。炮车在阵中，施火石炮，亦可发二百步。两阵相近，则阵间发弓弩箭炮；近阵门，则刀斧枪手突出。交阵，则出骑兵两向掩击，得捷则拔阵追袭，少却则入阵间稍憩（《丛书》本作“稍怯则入阵憩息”，据上书改）。士卒不疲，进退俱利，伺便出击。虏有拒遏，预为解脱计。夜习不使人见，以其制上于朝。诏诸军遵其式造焉。

靖康间，统制官张行中所创战车，两竿双毂，上载弓弩，又设皮篱以捍矢石，下设铁裙以卫人足，长兵御人，短兵御马，旁设铁索，行布以阵，止联为营。每车用卒二十有五人，四车百人。以五分之一为辘重，乃卫兵伴当，八十乘即布方阵，四面各二十乘，而辘重居其中。此与魏胜制同，皆出近代，而非古制之不可施于今也。

至于防火攻，则古有车上贮水者。防陷，则预先令人察地形，或以重物试之。防掘堑置物以拒，遇物则令人去之。防堑，则军中预设木板，以安人足，遇之则布板渡轮而过。盖临阵掘堑，必不甚广，故板可渡也。

宪宗时，本兵余子俊上疏曰：“自古命将出师，诛暴禁乱，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进退之间，非车不可。臣奉命以来，熟察大同地面，山川平旷；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门庭寇至，车战为宜。为今之计，大率以万人为一军，战车五百余辆，一车用十人驾拽。行则从以为阵，止则横以为营。车之空虚，用鹿角柝木补塞。凡战士器械不劳马驼，干粮不烦自赍。虏合众对垒，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神枪火炮，动有三四百步威势。如相持过久，彼将分散抢掠，我则出兵：或首遏其骄横，或尾击其惰归。前项车营，取便策应，运有足之城、不饲之马。此亿万年守边简易之良法也。”从之。造战车数十辆，为练武图以教士卒焉。

【注释】

① “胜地、死地之说”二句：指《六韬·犬韬·战车第五十八》。其中阐述战车部队作战时会出现的10种不利地形和8种有利情况。

② “所以陷坚阵”三句，语出《六韬·犬韬·均兵第五十五》。原文为：“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阵、要强敌，遮走北也。”要：拦截，阻截。在此指拦击。通“邀”。

③ 糗（qiǔ求）粮：加工成熟食的军粮。

④ 溥（pǔ浦）：广大，广泛，普遍。

⑤ 物：杂色牛，在此泛指牛马。

⑥ 韦睿（442—520年）：南北朝时，历仕宋、齐、梁三朝，累官至散骑常侍、车骑将军等。以勇毅有谋略闻于当世。《梁史》有传。

魏胜（1120—1164年）：南宋将领。屡败入侵金兵，数建战

功。于宋孝宗赵昚（古文“慎”）隆兴二年（1164年），拒金兵于淮阳，中矢坠马死。《宋史》有传。

⑦ 籍：通“藉”，借。

59. 骑 兵

兵之不能敌骑也明矣。为将多用骑以出奇，取其神速也。骑之用：可以冲突，可以掩袭，可以追逐，可以攻坚，可以侵掠布阵，践草芥而驰之^①，别径奇道，趋而出之，迅速倏忽，须臾数里。战酣之际，铁骑蹂躏，入其中军，袭其左右，薄其前后，索扰横突，出而复入。敌虽强，行阵必乱。险阻倾侧，宜避而远；平原旷野，宜利而就。调其水草，习其驰逐。与敌相对，尤宜视机而动，慎勿轻用，以致烦劳。至于十胜九败之论，武成王已言之^②，为将者不可不知也。

慕容恪追及冉闵于魏昌之廉台，闵所将多步兵，将趋林中。恪参军高开曰：“吾骑兵利平地，若闵得入林，不可复制，宜亟遣轻骑邀之，既合而佯走，诱至平地，然后可击也。”恪从之。闵兵还就平地，遂败。

周德威救赵，遇梁兵于柏乡。庄宗欲战，德威曰：“不然，赵人能城守而不能战野，吾之取胜，利在骑兵，平川旷野，骑兵之所长也。今吾军于河上，迫贼营门，非吾用长之地也。”庄宗乃退兵郾邑平广之地，德威诱梁兵来战，遂胜之。

李成御岳武穆，左列骑于江岸，右置步于平旷。

飞曰：“骑兵利平坦，步兵利险阻。今成左列骑于江岸，右置步于平旷，虽众十万，何能为？”乃以长枪步兵击其骑，以步兵骑兵击其步。战马皆应枪而毙，拥坠江岸。此骑兵利易地之证也。

唐苏定方讨都曼，选精卒万骑，三路袭之，昼夜驰三百里，至其所。都曼计穷，遂降。此骑兵迅速之验也。

马燧在河东，骑士单弱，乃悉召牧马厮役得数千人，教之数月，皆为精骑。此因其所长而教之也，故其教易成，与教捍卒为水兵同。

骑兵固利平地，而破骑之法：或以长枪先毙其马；或以牌遮马上兵刃，而以刃斫马足，其马既蹶，则马上之卒为无用矣！此法尤利险阻之地。或列铁蒺藜与三刃一角之铁钉于地，俾敌践之。其破铁骑，宋人多用长柄巨斧，上堪人胸，下斫马足。盖铁甲骑兵，兵刃难伤，故利用巨斧，中之，未有不骨折者。铁蒺藜与三刃铁钉，昼则置之草中，黑地隘狭亦可。盖夜战，敌不见隘，则敌不散，能于此地诱之使来，或以神枪火炮强弩劲弓逼而逐之，伏锐卒于旁，乘其颠而击之。蒺藜形图在《纪效新书》。而三刃一脚之铁钉：其三刃曲而上，虚其中以安斧首，脚直而下，以斧击之，俾入地焉；刃长寸余，脚长三寸余，入地中，牢不可拔。此器可以陷人，亦可以布营外，为固守计。郭登大同患骑之难制也，造搅地龙、飞天网，发其机，自相冲击，顷刻，数十里皆陷。亦破骑良策。

【注释】

① 践草芥而驰之：《丛书》本作“浅”、“介”，据句意改。“草芥”，指草、小草。

② 至于十胜九败之论：《六韬·犬韬·战骑第五十九》载周武王姬发向姜尚询问骑兵战法，姜尚说明骑兵作战时，有十种可以取胜的战机，有九种招致失败的因素。“十胜九败”盖指此。

武成王：唐肃宗李亨上元元年（760年）追封姜尚为武成王。

60. 步 兵

大将统军，车、骑恒少，步卒恒多，勿谓“步卒八人，仅可当一骑，八十人可当一车^①，”顾用之者何如耳！战于易地，剑戟刀矛，长短之间，用以相杂。所以长以卫短，短以救长也。战于险地，则刀盾居前，与敌相逼，去就相薄，以杀为务。所谓“用短兵，莫如齐致死”也^②。

游弩往来，相机而发；阵势密布，坚不可入；队伍森列，尺寸不爽。交锋之际，火器弓弩，引满而待。遇敌相近，火器先发，弓弩次之。战士分坐、作、进、退；坐者休息，作者待战，进者接刃，退者倦休。循环不已，气闲心一，兵力不疲。此即《司马法》所谓“以坐固”也^③，吴璘叠阵法^④，亦与此同。亦有分为两队者；前者接战，后者待战。接战者致死向敌；待战者，整队以俟番休代换，俱听金鼓。庶士气常新，恒有余勇，以制敌之敝。戚继光常胜^⑤，亦此法也。骑兵或具，则以步兵为阵心，骑兵为羽翼，伺隙而驰。我步彼骑，避易击险，先据高阜，攒锋外向，则敌冲突莫施，有胜无败。此步诀也。

段颍征羌，遇先零诸种于逢义山，虏兵盛，众恐甚。颍乃令步卒万人，张铍利刃，长矛三重（《丛书》本作“军”，据《后汉书·段颍传》改），挟以强弩，列轻骑为左右翼（《丛书》本为“右左翼”，据上书改），激怒步兵将曰：“今去家数千里，进则事成，走必尽死（《丛书》本为“走则必死”，据上书改），努力共功名！”因大呼，众皆应声腾赴。颍驰骑于傍，突而击之，虏大溃。

苏定方征贺鲁，至曳咥河，虏率十姓兵且十万（《丛书》本无“兵且”，据《资治通鉴·唐纪十六·高宗显庆二年》增）拒战，轻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卒据高，攒槊外向，亲引劲骑阵原北。贼三突步阵，不能入。定方因其乱击之，斩首数万级。

李嗣业谓郭子仪曰：“今日不蹈万死取一生，则军无遗（《丛书》本作“余”据句义改）类。”乃力战而阵复整，仍以步卒二千人执阪刀长柯斧，如堵而进，所向无敌。

王德祐皋破兀术亦是此法。

夫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涉阻越险，去就相薄，固步战事。而练之之术，则有成法焉。其练足也：囊米或沙，束之于足，经久（《丛书》本作“精”，从词义分析，应作“经”，故改）而去，则轻捷矣。练手：则以重甲，临敌则以轻而易重，使可纠纠而腾越。从古已然，宜仿而用之。

【注释】

① “勿谓‘步卒八人’”三句：语出《六韬·犬韬·均兵第五十五》。原文为：“易战之法，一车当步卒八十人，八十人当一

车。一骑当步卒八人，八人当一骑。”“易战”，指在平坦地带作战。“一车当”“一骑当”之“当”，指抵挡。“当一车”，“当一骑”之“当”，指相当。

② “所谓‘用短兵’”二句：公元前521年，因叛乱失败而出逃到吴国的宋国贵族华登，带领吴国军队进入宋国，援救在国内叛乱的华氏贵族。战争的结局，又是华登失败出逃。战斗开始不久，在宋国担任戍守任务的齐国将领乌枝鸣提出选精锐敢死士卒，使用剑这类短兵器向敌冲锋，遂获胜利。详见《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乌枝鸣的建议，本卷第55节《用寡》所引第一个历史战例即是。

③ 《司马法》所谓“以坐固”：《司马法·严法第四》：“凡战……徒以坐固。”语意为就一般作战规则而言：……步兵用坐阵就能巩固。

④ 吴璘叠阵法：吴璘（1102—1167年），南宋大将。宋高宗赵构绍兴年间，他屡败金兵入侵，数建战功，累官至四川宣抚使兼陕西、河东招讨使。乾道元年（1165年。孝宗赵昚——“慎”之古文——的第二个年号），拜太傅，封新安郡王。《宋史》本传：“叠阵法，每战以长枪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约贼相搏，至百步内，则神臂先发，七十步，强弓并发。次阵如之。凡阵，以拒马为限，铁钩相连，俟其伤，则更代之，遇更代，则以鼓为节，骑两翼以蔽于前，阵成而骑退。谓之叠阵。……此古束伍令也，军法有之。……得车战余意，无出于此。战士心定则能持满，敌虽锐，不能当也。”

⑤ 戚继光（1528—1588年）：明朝抗倭名将，军事家。字元敬，袭父职登州卫指挥僉事。于明世宗朱厚熹嘉靖三十四年调浙江、福建，痛击倭寇，至四十五年，东南沿海倭患基本消除。以战功，升任福建总兵。所将之兵，世称“戚家军”。穆宗朱载堉隆庆二年（1568年）戚“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在职16年间，明廷北部边疆防御巩固，京师安

全。万历间，被排挤出京师，调镇广东。所著《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受到兵家重视。

61. 进 兵

兵之进也，非可贸贸然也^①，必先知其道路之夷险^②，积聚之有无，甲兵之众寡，人心之向背，城池之坚颓，守将之贤愚，备御之严懈，政令之治乱，情曲之微暖。或以声东而击西，或暂止而疾趋，或佯却而忽进，或潜兵掩袭，或批穴捣虚^③，或明白奋击而以力战破敌之坚，或振扬威武而以先声寒敌之胆，或取其积聚^④，俾三军足食而不饥，或据其名城，俾形胜有凭而可恃。能夺敌之所恃，则敌屈矣；能出敌之不意，则敌溃矣。总以所长攻所短，不以所短攻所长。勿舍易而图难，恒避难以图易。所以疾如风雨，势若泰山，矢戈所指，到处肃清矣。

燕王慕容垂以二月部分诸将，出壶关、滏口、河庭，以击西燕王慕容永。永分道拒守，聚粮台壁，遣兵戍之。既而垂顿兵邺西，两月余不进。永疑垂欲诡道由太行，乃敛军储杜太行口，惟留台壁一军。四月，垂引大军出滏口，入天井关。五月，至台壁，破之。永太行兵还，自将拒之。垂阵于台壁南，遣千骑伏涧下。及战，伪退，永追之涧下，伏兵断其后，诸军四面俱起，大破之。此则暂止而疾趋，后则佯怯而忽进也。

宋沈文秀降魏，攻青州，刺史明僧皓走之。众心恟惧，却保郁州。刘怀珍曰：“文秀欲以青州归虏，计

齐之士民肯甘心耶？今扬兵直前，宣布威德，诚可飞书而下，奈何守此不进，自为阻挠乎？”遂进。文秀不降。众谓宜坚壁伺隙。怀珍曰：“今众少粮竭，悬军深入，正当以精兵速进，掩其不备耳。”乃遣百骑袭其城，拔之，文秀降。此批亢捣虚也。

时申纂守无盐，魏遣将军白曜等赴青州。白曜至无盐，欲攻之，将佐皆以为攻具未备，不宜遽进。司马邠范曰：“轻军深入，岂宜淹缓？且申纂必谓我军来速，不暇攻围，将不为备，今出其不意，可以一鼓而克。”白曜从之，引兵伪退，夜进攻之，拔无盐，杀申纂。此亦阳退而忽进也。

慕容皝伐高句丽，有二道：北平阔，南险狭。众欲从北道，慕容翰曰：“虏必重北而轻南，王宜率兵从南道，攻其不意，九郡不足取也。且偏师出西北，纵有蹉跌，其腹心已溃，四肢无能为也。”皝从之。其王钊果遣弟武帅精兵备北道，自率羸兵备南道，皝破之，入其都。此出敌之不意，又夺敌之所恃也。

周梁州獠中有二路，平险各一。有獠数人来见，请为向导。赵文表曰：“此路宽中，不须向导，但慰子弟使来降也。”既遣之。乃谓诸将曰：“獠师谓我从宽路而进，必设伏以邀我，当出其不意，从险路人。”乘高而望，果伏兵。獠既失计，率众而降。文表皆抚慰之。此声东击西也。

马援伐五溪蛮，有二道：一壶头，道险而近；一充县，道途平而运粮远。耿舒欲从宽道，而援以为弃日（《丛书》本无此二字，据《后汉书·马援传》补）费

粮，不如从壶头，扼其咽喉。贼乘高守隘，援不得进，天暑役作，竟以疾卒。此不知道路之夷险也。

【注释】

① 贸贸然：轻率地，不加考虑地。“贸贸”，重叠使用，仍同单用“贸”义。“然”，助词，表状态，相当“地”，无实义。

贸贸：原指目不明，通“眊”。后用作轻率，考虑不用解。

② 夷：平坦。

③ 批亢捣虚：见卷四，第45节《迅速》注②。

④ 积聚：此指军粮。

62. 退 兵

两敌相持，贵进忌退。退则士心必懈，锐气阻丧，敌乘而蹙之，败道也。然亦势有不得不退者，则又安可不善其术也！归路在前，防闲在后，设伏防追，诚是矣。然或敌既败于我而再追，则吾之伏不可不以为常。或敌不尾击而邀击，则吾之防不可不固而密。或一营退，复驻一营，更退迭驻，所谓“退如山移^①”。或佯为进，复倏而退，速不可及，所谓“退不可追”也^②。盖引退之兵，士卒多归志，强驱之使战，则胜不可恃。被追之兵士已多疑，无奇策以卫之，则败不旋踵^③。故敌以急，我以舒，从容指挥，则敌自畏而不敢前。士心危疑，我心宽泰，徐定以安之，则军虽退而士不损，皆退之法也。

曹操征张绣，为绣所败，闻袁绍谋袭许都，乃引还。刘表与绣共追之，贾诩谏曰：“去，追必败。”表、绣不从，果败而还。贾诩接至半途，劝再追之，

表不从，而绣追之，果胜。绣问曰：“吾以胜兵追败兵而败，以败兵追胜兵而胜，何也？”诩曰：“此易知也。操虽退，必自断后以防追。将军虽善用兵，非操之敌也，故败。操既胜将去，力未尽，而一朝引兵退，必国内有事而先归矣，诸将虽强，亦非将军之敌也，故胜。”此防追之兵不可不以为常也。

吴嘉禾五年，孙权北征，陆逊与诸葛瑾攻襄阳。逊遣亲人韩扁赍表奏报，为敌所擒。瑾闻之，甚惧。书与逊，云：“大驾已旋，贼得韩扁，必知吾之虚实，且水干，当亟引兵去（《丛书》本无“去”，据《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补）。”逊未答，方催人种葑豆，与诸将弈棋射戏如常。瑾闻之，曰：“伯言多智谋，其必有为也。”自来见逊，逊曰：“贼知大驾已旋，无所复虞，得专力于吾。又守要害之处，兵将意动，且当自定以安之，施設变术，然后出耳！今便示（《丛书》本作“使”，据上书改）退，贼谓吾怖，仍来相虞，必败之势也。”乃密与瑾督舟船，张拓声势，逊悉上兵马（《丛书》本作“悉众率士马”，据上书改），向襄阳而进。魏人以为吴兵动，且素惮逊，遽还城守不出。逊去数日方知。魏主睿曰：“逊之用兵，不亚孙、吴，江南未可平也。”此所谓徐定以安之，且佯进而忽退也。

宋檀道济伐魏，军三十余战多捷。至历城，以粮尽引还。降魏者且说粮尽。道济唱筹量沙，方魏人来追时，道济兵寡弱，军中大惧。道济乃命军士悉甲，身白（《丛书》本作“自”，据《资治通鉴·宋纪四·

文帝元嘉八年》改)服乘輿,徐出外圍,魏疑有伏,不敢逼,得全軍而還。

魏拓跋英圍齊南鄭,久之,魏主召英還。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為后拒,遣使與齊將蕭懿別,懿以為詐。英去一日,懿遣追之,英下馬與戰,懿不敢逼。此所謂敵以急,我以舒,從容指揮,則敵自畏而不敢前也。

【注釋】

① 退如山移：語出《吳子·應變第五》。這是記載魏武侯（戰國魏國君，姬擊，前396—前371年在位）同吳起談論軍事時講述當遇到一種強敵，他們在后退時穩如山移，不慌不亂。

② 退不可追：語出《孫子·虛實篇》。原文為：“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說明軍隊行動要迅速，要掌握主動權。

③ 旋踵：轉腳跟，喻迅速。用在“敗不旋踵”句中，指敗兵只顧逃跑，不會返身迎戰。踵：腳后跟。

卷 六

“识彼我之虚实”（《宋本十一家注孙子·虚实篇》杜牧注），是本卷的主要论点。

虚与实是相互对立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依存，又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如能深谙其理，并在实战中又能运用自如，则胜券在握；反之，会丧失指挥战争的主动权，甚或兵败身亡。自从《孙子》奠定虚实之说，历代兵家奉为圭臬。善于运用，屡获战功者，大有人在。唐太宗李世民，他从十余年战争实践中认识到，“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李卫公问对》卷中）

《间谍》篇，乃属于知敌虚实的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曹操在《孙子·用间篇》有注：“战者，必用间谍以知敌之情实也。”（《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用间篇》卷下，中华书局1961年版，页40）李靖对于用间，有他独到之见：“按《孙子》，用间最为下策，臣尝著论其末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或用间以成功，或凭间以倾败。”

《李卫公问对》卷中)指出用间不可不慎。“尝著论其末”，见《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用间篇》记载他约600字的注所阐述的观点。其他各家之论，盖无出其右者。

63. 客 兵^①

大将登坛受命，仗节兴师^②，破贼降邑，所向披靡。当此之时，大将之功不深入，不成三军之心；不深入，不专法。当足我粮饷，张我声势，巧于误敌，俾敌不知所备；速于攻取，俾我锋不留行^③；电扫星飞，深戒淹缓。恐久则我粮尽而锐挫，敌谋足而守坚，非第无功，且不能善其归路矣！敌或据险不出，以老我师^④；坚壁清野，以坐困我。须察其虚实，谕其土地，“攻其必救”^⑤。令欲守有所不及，预设伏以待，恐袭我空虚。深谋密计，如鬼如神，激扬吏士^⑥，示以必死，使其相亲相睦，戮力同心^⑦，远斗穷战，计无反顾。敌人降者，礼其君子，慰其民人。旌其善^⑧，举其能，薄其赋徭^⑨，招来怀服，更其虐政。至于纳叛，尤审真伪，毋堕术中，变生不测。

秦王命武安君攻邯鄲，白起坚不肯出。王曰：“君常以寡击众，取胜如神，况以强击弱，以众击寡乎？”武安君曰：“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疏斥，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得引兵深入，多踣（《丛书》本作“倍”，从词义分析，应作“踣”，击灭。或“倍”，通“踣”）城邑。发粮焚舟，以专民心；掠

于郊野，以足兵食。当此之时，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以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阙之战，韩孤顾魏，不欲先用其众；魏恃韩之锐气，欲推以为锋，二国争便，是以臣得设疑兵以持韩，专军并锐，触魏之不意。魏军既败，韩军自溃。乘胜逐北，以是之故，故能立成功名。此皆计利形势，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

今秦破赵于长平，不遂以时乘其震惧而灭之，畏而释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积；养孤长幼，以益其众，缮治甲兵，以益其强；增城设池，以益其固。主折节以下其臣，臣推体以下死士。至于平原之贵，皆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臣民一心，上下同力，犹勾践困于会稽之时也。如今伐之，赵必固守，挑其军战，必不肯出；围其国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其郊野，必无所得。兵出无功，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见其害，未见其利。”秦王不听，果无功。

凡大将伐人之国，必先料事揣情，然后兴师动众。可攻则攻，可战则战。而又城有所不攻，军有所不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无庸执一，以应胶柱而不知变也。观白起之论楚、赵、韩、魏，信是名将。

桓温将伐蜀，将佐皆以为不可。江夏相袁乔曰：“李势无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险远，不修战备，宜

以精兵万人，轻赍疾趋，比其觉之，我已出险要，可一战而擒也。”温从之。军至青衣，汉大发兵拒之。袁乔曰：“今悬军深入，当合力以取一战之捷，不如弃去釜甑，赍三日粮，以示无还心，胜可必也。”温以为然。留参军孙盛将羸兵，守备辎重。自将步卒，直抵成都。进遇汉兵李权，三战三捷。势悉众出战于笮桥，温前锋不利，矢及温马首。众惧，欲退，而鼓吏误（《资治通鉴·晋纪十九》有“误”，补。）鸣进鼓不断，袁乔拔剑督士卒力战，遂大破之。温乘胜长驱至成都，纵火烧其门，汉人惶惧，无斗志，遂降。

白起入楚，桓温入蜀，皆致死于敌，因粮于人，攻其不备，是以能成功名。客兵大率如此。

【注释】

① 客兵：中国古代军事术语。进攻他国的军队，或指配合主军作战的外来部队。

② 节：官吏出使他国时，用以代表国家的凭信物。用竹、玉制作，形式有定制。将军率兵出征时使用的凭信物称符，行使将帅权力。用竹、铜、玉等制作。将帅所用的符，刻、写文辞，剖分为二，半归将帅存放，半由君王掌握。君王调动将帅兵力时，将两部分相合为验证。或称符节。在本句指符而言。

③ 不留行：喻兵锋所向无敌。留：停止，迟滞。出自《庄子·说剑》：“臣之剑，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是说每前进十步，便可杀死一人，千里之内无人敢于阻挡。

④ 老：形容词，衰竭，疲惫。在本句中用作使动，使……疲惫。

⑤ 攻其必救：《孙子·虚实篇》：“攻其所必救也。”

⑥ 激扬：激动振奋。在此指鼓舞士气。

- ⑦ 戮力同心：齐心协力。戮：合，并。
 ⑧ 旌：表彰。举：推荐，选拔。
 ⑨ 薄其赋徭：减轻赋租和劳役。薄：减轻。

64. 主 兵^①

强寇侵疆，势如风雨，可无御之之术乎？是当无求一战之利。盖敌之所欲惟速战，必坚守以避其锋，出奇以挠其谋。彼悬军深入^②，往还千里，就令人约轻资，计日负食，势必疲劳。又有衣装军器，勤劳而至，未有不资之转运，与因粮于我者。法当收我邦畿之积^③，悉入城堡；远我居民，以免侵掠；据我前险，断彼后厄；分遣精兵，抄其谷食，焚其辎重；高城深池，坚壁不战；如藏九地^④，无隙可投。彼粮食不通，野无可掠，攻城不拔，求战不得。俟其饥馁，渐见引还，吾以奇兵击其旁，重兵蹶其后。乘其惰归^⑤，掩诸险阻^⑥，斯坐而获全胜矣。

韩信攻赵，李左车（《丛书》本作“军”，据《史记·淮阴侯列传》改）说成安君曰：“臣闻汉将韩信涉西河，虏魏豹，擒夏说，斩张同，此乘胜而去国（《丛书》本无此二字，据上书补）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今井陘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丛书》本无此句，据上书补），其势粮食必在其后。愿足下（《丛书》本作“愿君”，据上书改）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原书作“后”，据上书改）不得还，吾奇

兵绝其后，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于麾下。愿君留意臣之计（《丛书》本无此句，据上书补）。否（《丛书》本作“不则”，据上书改），必为二子所擒矣。”成安君不从，遂败。

韩信之伐齐也，人或说龙且曰：“汉兵远斗穷战，其锋不可当，齐、楚自居其地战，兵易败散，不如深壁（三句，《丛书》本作“齐、楚自战其地，兵易散，不如深垒勿战”，据上书改），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闻其王在，楚来救，必反汉。汉兵二千里客居，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无战而降也。”且不从。韩信击杀龙且。

南燕王慕容超闻刘裕伐之，召群臣会议。公孙五楼曰：“吴兵轻入，利在速战，宜据大岨，使不得入，旷日延时，阻其锐气，然后徐选精骑，循海而南，绝其粮道，敕段晖率兖州之众，缘山东下，腹背击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险自固，较其资储之外（《丛书》本作“资粮储”，据《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七》改），余悉焚刈，使敌无所得，旬月（《丛书》本作“旬日”，《宋书·武帝纪》、《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七》皆作“旬月”，据改）之间，可以坐制，中策也。纵敌人岨，出城逆战，下策也。”超行下策，乃败亡。

唐太宗伐高丽，拔辽东，攻安市城。延寿、惠真帅众十五万救之。上曰：“今为延寿策有三：引兵直前，连城为垒，据险守要，掠吾牛马，攻之不可猝下，欲归则泥淖为阻，坐困我军，上策也。拔城中之众，与之宵遁（《丛书》本作“齐遁”，据《资治通鉴·唐纪十四》

改)，中策也。不量智能，来与吾战，下策也。”向导观之，果出下策。高丽有对卢（《丛书》本作“虏”，据《资治通鉴·唐纪十四》改。“对卢”，高丽职官名）者，亦谏延寿曰：“秦王命世之才，今举海内之众而来，不可敌也。为吾计者，莫若顿兵不战，旷日持久，分遣奇兵断其运道，粮食既尽，求战不得，欲归无路，乃可胜也。”延寿不从，兵败而降。

从来明智为主兵画策，未有不主坚守而主速战者。敌人深入，兵精势锐，转运于国，致死于我以求一战之利。然千里馈粮，饱者易饥，示众远涉，有劳无逸，饥劳并集，不得我利，锐气尽折，势必返旆，为自全之计。前军思归，虑不返顾，后军皇皇，复无固志，乘机掩击，必胜之算也。况我坚壁清野，据险出奇，未图大捷，先令饥疲，以速其归。倘见不出此，而使我兵自战其地，咸顾其家而倖生；彼兵去国，穷斗致死而决胜。且得我蓄聚，克我城邑，所谓藉寇兵，资盗粮，而反客为主矣。

【注释】

① 主兵：中国古代军事术语。指在本国守土防御的部队，或指主力部队。

② 悬军：指深入敌境的孤军。

③ 邦畿（jī）：国境。

④ 如藏九地：语意出自《孙子·形篇》。

⑤ 惰归：语出《孙子·军争篇》。原文为：“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语意谓：所以，善于用兵的人，要避开敌军初来时的进攻锐气，等到敌人士气衰竭时再进

行攻击，这是善于掌握军队士气的方法。这是《孙子》争取战略主动的重要原则之一。

⑥ 诸：兼词，代词“之”与介词“于”二词合音。“之”，指敌人。

65. 形 人^①

形人者，以强弱虚实之形示之也。《孙子》曰：“形之，则敌必从之；予之，则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②。”此言形也。又曰：“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③。”此言形人之道，极其秘密也。

夫强敌在前，与我相持，吾往，则彼无可乘之隙；欲退而守，则彼有陵我之势^④。计惟有示之以形，以观其变，则彼之隙自开，而我可乘矣。吾欲东也，而形以西；欲西也，而形以东；欲进而形以退，欲退而形以进；欲攻而形以守，欲守而形以攻；欲缓而形以速，欲速而形以缓；治也而形以乱；饱也而形以饥；众也而形以寡；勇也而形以怯；备也而形以弛。敌以我为然，吾以轻兵卷甲而赴之，先据其地利，饱食蓄力，以正合战，以奇取胜，以明示敌，以暗袭敌，蔑弗胜矣^⑤。示之以强者，古之人或昼则多旌旗，夜则多火鼓^⑥。或增灶以示众^⑦，或量沙以示足^⑧；或左实右伪，疏阵以疑敌；或曳柴扬尘，循环以恐敌^⑨；使之欲守而惧难保，欲进而不敢前；未战而先奔，务此而失彼。我以守则固，以战则胜矣。此形人之效也。

赵奢救阏与，去国三十里而军，增垒自固。此欲进而形之以怯，故秦将不知所备也。

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与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罾渡军。此欲东而形以西，故敌不知所守也。

诸葛武侯在西城开门洒道，焚香操琴，而魏师不敢进。此无备而示之有备，故敌不知所攻也。

【注释】

① 形人：中国古代军事术语。指用军事行动的假象故意暴露给敌人，造成敌人的错觉，做出错误的行动，而使自己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② “《孙子》曰”七句：语出《孙子·势篇》。意谓善于调动敌军的将帅，用军事行动的假象故意暴露给敌人，使敌人信以为真而听从调遣；故意让敌人得到小的胜利，贪得的敌人必然夺取。以小的代价，诱使敌人听从我们调动，在行动中，设伏以待，取得消灭敌军的大胜利。

“以卒待之”，《丛书》本作“以本待之”，据《孙子·势篇》改。

③ “形兵之极”四句：语出《孙子·虚实篇》。能把军队运用的变化多端，伪装、佯动到暴露不出任何形迹，这样，即使隐藏很深的高明敌间也窥伺不到底细，再聪明的敌人也就无计可施了。

④ 陵：侵犯，迫进。

⑤ 蔑：无，没有。

⑥ “古之人或昼则多旌旗”二句：《孙子·军争篇》：“故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又《吴子·应变第五》有：“吴起对曰：‘凡战之法，昼以旌旗幡麾为节，夜以金鼓笳笛为节。’”

⑦ 或增灶以示众：指东汉虞诩（xǔ许）示强之伪计。东汉安帝刘祐元初二年（115年），诩被任为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太守，赴任途中，遭遇羌军数千截击。诩以计诱羌兵力分散，乃

“日夜进道，兼行百余里。令吏士各作两灶，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问曰：‘孙臆减灶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过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臆曰：‘虏众多，吾兵少。徐行则易为所及，速进则彼所不测。虏见吾灶日增，必谓郡兵来迎。众多行速，必惮追我。孙臆见弱，吾今示强，势有不同故也。’”（见《后汉书·虞诩传》）

⑧ 或量沙以示足：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八年（431年），大将檀道济伐北魏，三十余战皆捷。进军至历城，因遭魏军偷袭，军粮被焚。因缺粮被迫撤退。道济乃令士卒夜间以沙充米，进行称量，唱筹计数，以余米散覆沙堆上，示资粮有余。晨，“命军士皆披甲，己白服乘舆，引兵徐出。魏人以为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济全军而返”。（《资治通鉴》卷122，中华书局1956年版，3830页）

⑨ “或左实右伪，疏阵以疑敌”四句：

公元前555年，齐国进攻鲁国，鲁求救于晋，晋乃联合宋、卫、郑、曹等十余国救鲁伐齐。在齐地平阴（在今山东平阴县东北）展开决战。在战斗中，晋、鲁联军多设伪阵以疑齐军。又在战车左边乘坐甲士，右边放置伪装假人，用大旗做前驱，在战车后面拖着木柴往返奔驰，搅得尘土飞扬，造成战车、甲士众多的假象。齐侯在巫山（一名孝堂山）上观战，看到晋、鲁联军如此盛多，遂离开战地，逃回齐都。齐军主力亦随之撤去。联军进入平阴，俘获齐将，联军一度逼近齐都临淄，齐侯即将逃离国都，被太子、大臣谏阻，乃止。史称齐、晋平阴之战。详见《左传·襄公十八年》。

66. 虚 实^①

虚实之势，兵家不免。善兵者，必使我常实而不虚，

然后以我之实击彼之虚，如破竹、压卵，无不摧矣。使我常实者，由兵食常足，备御常严。使敌常虚者，即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治能乱之，严能懈之也。虚实在敌，必审知之，然后能避实而击虚。虚实在我，贵我能误敌。或虚而示之以实，或实而示之以虚；或虚而虚之，使敌转疑以我为实；或实而实之，使敌转疑以我为虚^②。玄之又玄^③，令不可测。乖其所之，诱之无不来，动之无不从者，深知虚实之妙，而巧投之也。可以语此者，其惟《孙子》乎^④！”

虞诩守武都，羌众来寇，诩悉陈兵，令从东郭门出，北郭门入，改换衣服，回转数周。羌不知其数，更相恐动，因遁去。

臧宫伐蜀，屯骆越。是时征南大将军岑彭与蜀将田戎、任满等数战不利，越人谋叛从蜀，官兵少力不能制。会数县送委输，车数百乘至，宫夜锯断城门限，令车声回转，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闻车声不绝而门限断，相告以汉兵大至。其渠帅乃奉牛酒以劳军官，陈兵大会，击牛酺酒，享赐慰之，纳之，越人遂安。此皆虚而示之以实也。

孙臧伐魏，佯退减灶。冒顿寇汉，匿其壮士。此实而示之以虚也。

关公华容煮烟引操，此实则实之，而转疑以为虚也。

卫国公（《明史·邓愈传》，洪武三年，邓以功封卫国公。据加）邓愈守徽州，苗帅杨完（《丛书》本作“元”，据《明史·邓愈传》改）者率众来攻。时徽州新附城郭

未完，守御之器未备，而胡大海攻婺源未下，城中守兵甚少，苗军掩至，愈乃激励士卒，大开城门，寂若无兵者以待之。苗兵疑，不敢入。寂若无兵，是虚而虚之，亦虚虚实实之隐其情，故敌不得而测也。然知庸将之虚实易，知智将之虚实难。贾诩曰“孙权识虚实”，则权亦人杰也哉。

【注释】

① 虚实：中国古代军事术语。虚：指军事行动中的薄弱环节。实：指有利的方面。

② 使敌转疑以我为虚：《丛书》本作“使敌转疑我以为虚”，为求与前一句“使敌转疑以我为实”相对应，故改。

③ 玄之又玄：语出《老子·一章》。指“道”义微妙至极，达到高深不可测知的境地。在此借指军事行动诡密，使敌不可测知。“玄”，《丛书》本作“元”，清廷为避圣祖玄烨名讳，改“玄”为“元”。

④ 其惟《孙子》乎：指《孙子·虚实篇》关于虚实的论述。《孙子》对虚和实，既论述其相互依存的关系，又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精辟论述在作战指挥中始终争取主动权的原则和方法等问题。

67. 击 虚

良将之用兵也，何以战无不胜哉？《孙子》曰：“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①”。势虚易于致敌②，故良将恒击人之虚焉。所谓虚者，非值其兵之寡弱也③。凡守备之懈弛，粮食之匮乏，人心之怯惧，士众之淆乱，城隍之颓淤，兵力之劳倦，壁垒之未完④，禁令之未施，贤能之未任，阵势

之未固，谋画之未定，群情之未协，地利之未得，若此者，皆虚也。亟选锋冲之，潜兵袭之，未有不得志于敌者，贵在知之极审。一或不审，敌伪虚以诱我，我尝试以漫报，非计矣。如吴子姬光所谓“先者去备薄威，后者敦阵整旅^⑤”，则外虚而中实也。如宋将吴璘所谓“弱者出战，强者继之^⑥”，则先虚而后实也。如甲士精锐，而外示羸弱；部伍整肃，而佯为散乱；欲进攻而伪不敢争，实严备而虚若弛慢；移军而减灶以示寡^⑦，合营而掩旗以示孤；频托忠告以示相亲，显行厚赂以示相悦。凡若此类，兵多诡道，将有奇谋，勿误以为虚而击之也。

刘裕伐南燕，与战于临朐，日向晨，胜负未决。

参军胡藩言于裕曰：“燕悉兵出战，临朐城中留守必寡，愿以奇兵从间道取其城，此孙臆所以救赵也。”裕遣藩潜出燕兵后，攻临朐，声言自海道至，遂克之。

唐庄宗召诸将问梁事，郭崇韬曰：“段凝本非大将材，无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无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刘（《丛书》本作“留”，《旧五代史·郭崇韬传》、《资治通鉴·后唐纪一》皆作“刘”，据改），自以精兵与郛州合势，长驱入汴，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伪主授首，则诸将自降矣。”唐主从之，遂克中都。康延孝请亟取大梁。李嗣原曰：“兵贵神速。今彦章就擒，段凝未必知。此去大梁至近，前无山险，方阵横行，昼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离河上，友贞已为吾擒矣。”庄宗以为然，遂克汴。此皆击人之虚也。

夫出御之盛，则留守之虚，固可击之。而事势缓

急之间则兵之虚实亦为之转。左急而右缓，则右虚；右急而左缓，则左虚。故良将于所击之处，姑且缓之，而声所加，必先于所不欲之地。即我之兵锐既指，彼之抗御以严，而我所击之处不可知，则彼之虚实亦自见，未必皆实而无虚也。《孙子》曰：“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斯虚实之谓矣。

【注释】

① “《孙子》曰”三句：语出《孙子·形篇》。原文为：“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善于指挥战争的人，他所制定的战略、战术等措施和部署，都建立在必胜的基础上，而要战胜的是已处于失败地位的敌人。

② 致敌：招来敌人。“致”，《丛书》本作“至”。“至”，通“致”，招引，引来。

③ 值：通“直”，用作副词，作“仅”、“只”解。

④ 完：修治。

⑤ “先者去备薄威”二句：公元前519年，吴攻州来，楚率蔡、陈等国联军救援。公子姬光向吴王姬僚提出击败联军的策略，其中有：请先者去备薄威，后者敦阵整旅。”（语意是，先头部队伪装无备，减少军威，后续部队巩固军阵整饬师旅）僚从之，大败联军。见《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⑥ “弱者出战”二句：《宋史·吴璘传》：“高宗尝问胜敌之术，璘曰：‘弱者出战，强者继之。’”吴璘，见卷五、第60节，注③。

⑦ 移军而减灶以示寡：指公元前341年齐、魏马陵之战。齐军师孙臆利用魏大将庞涓一向轻视齐军怯懦的心理，从魏地转移主力部队过程中，逐日减少营地做饭的炉灶，三天之内，由原先10万人的炉灶，有计划的减少到3万，以制造齐军在魏地大量

逃亡的假象，迷误魏军。果诱使庞涓仅率轻锐倍道兼程急追齐军，夜至马陵，进入齐军伏击圈，齐军万弩齐发，庞涓自杀，齐军大胜，虏魏太子申。（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68. 避 实

将之所以可尚者，奚必避逗留之名^①，而争为先登哉！不审敌势而轻犯其锐，所谓奋螳臂而拒走轮^②，以三军之命为儿戏也。故宁蓄锐无浪战，宁斗智无斗勇。即战在可胜可败之间，亦必不战。其权且避之者，正欲需其时，而不为退避之计者也。敌之气不能常胜而不馁，敌之备不能常严而不懈，则吾安可不待其衰，不俟其隙，而侥幸于旦夕乎！韦睿曰：“为将固有怯时^③。”真知兵者也。避之之道，增城浚池，坚壁固垒，精器积粮，厚抚死士，激励三军，张皇锐气^④，蓄力而不轻用，乘间以待一举。如《孙子》所谓“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者也^⑤

司马懿之御蜀也，以坚守为务，不肯战。贾栩、魏平（《丛书》本作“贾诩”、“魏午”，据《资治通鉴·魏纪四》改）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武侯屯五丈原，遗懿巾帼妇人之服，懿亦不以为嫌，终不战。此所谓实而奋之，强而避之者也。

吴子伐齐，齐国书将中军，高无丕将上军，诸将自知其必败且死也。将战，齐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原注：送葬歌曲名，示必死也），陈子行（《丛书》本作“纡”，据《左传·哀公十一年》改）命其徒俱含玉。东郭书曰：“三战必死，于此三矣。”使问弦多以琴（《丛书》

本作“瑟”，据上书改。下注中之“瑟”，亦改为“琴”）（原注：弦多，齐人，使问，遗之以琴），曰：“吾不复见子矣。”陈书曰：“此行也，吾闻鼓而已，不闻金也。”果大败，齐将皆死。窃怪齐人既知吴之强，何不权且避之？《孙子》曰：“必死可杀。”又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乃知古今之如国书辈者不少，而司马仲达者，真知机善守之将也。

【注释】

① 奚：同作副词，表示询问，相当“怎么”。

② 奋螳臂而拒走轮：比喻不自量力，盲目蛮干。语意出自《庄子·人间世》。原文为：“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

③ “韦睿曰”二句：韦叡，见卷五、第58节《车兵》注③。南朝梁武帝萧衍天监七年（508年），韦任南郡（治今湖北江陵县）太守时，在安陆（今湖北安陆县）设防拒魏军，左右讥其示弱，叡曰：“不然，为将当有怯时，不可专勇。”（见《梁书·韦叡传》）又，“初，夏侯渊战虽数胜，魏王操常戒之曰：‘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2156页）

④ 张皇：扩大。

⑤ “并气积力”三句：语出《孙子·九地篇》。意谓激励士气，养精蓄锐，调整兵力，巧设计谋，使敌人无法推测我军意图。

69. 立 营

立营之法，须据险阻①。前阻水泽，右背山林，处高

阳，便粮道。前有险巇^②，可以设伏；后有间道，可以出奇兵。据险阻，则敌不敢攻；就水草，则军用不匮。两营分屯，则互相掎角；三营分屯，则鼎足而居。若兵众分屯数营，或数十营，亦须各择胜地，前后左右，互相顾盼，声势联络。毋居卑湿，以防水攻；毋相去太远，毋隔越长水、大泽、崇山、峻岭，以致救应不及。天灶、龙头、背水、向坂之地^③，古人所避。故苞原隰险阻以为营，兵之所忌也^④。其法外开濠堑，内设壁垒，外布蒺藜竹马，深栽鹿角；垒上立栅，守以强弩；亦有傅壁垒立栅者^⑤，亦听其便。营门之中，高设枪垒，以时启闭，敌虽冲突，必不能入。营中士卒，按部而居，列队而处，各安其位，不得私相询问。逐伍游行，樵汲亦有其时。出入俱听号令，验实方行营门之外。或以事至，俱止三百步之外审真伪，待将令，方许入。守门之士，持刃彀满以待^⑥，恐奸细因而闯入。至于昏夜，御备尤严。严示儆戒，虽当达旦，无敢横行，不分昼夜，有诛无赦。非止防奸^⑦，且严军令。是谓立营。

吴汉讨公孙述，自将步骑三万余人进逼成都。去城十余里，阻江北为营，作浮桥，使副将刘尚将万余人屯于江南。相去二十余里。帝闻大惊，让汉曰：“比敕公千条万端，何意临事勃乱（《丛书》本作“何临事多悖乱”，据《后汉书·吴汉传》改）！既轻敌深入，又与尚别营。事有缓急，不复相及。贼若出兵缀公，以大众攻尚，尚破（《丛书》本作“败”，据上书改），公即败矣！幸无他者，急引兵还广都。”诏书未到，述果使其将谢丰督众三万，分二十余营，并出攻汉。使别将将万余人

劫尚，令不得相救。汉兵败，走入壁。因潜兵夜就刘尚于江南。复胜之。

昭烈伐吴，自巫峡、建平连营至夷陵界，立数十屯。曹丕闻蜀兵树栅连营七百余里，乃谓群臣曰：“刘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丛书》本在“不晓兵”后有“法”字，在“七百里”后无“营”字，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删、补）可以拒敌者乎？‘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擒’。”后七日，吴果破蜀。此皆隔越山水，相去太远之害也。

马谡御张郃于街亭，舍水上山，不下据城。郃绝其汲道，大破之。此当龙头之说也。

元攻金，金主走归德。元史天泽追之，撤（《丛书》本作“撤”，据《元史·史天泽传》改）吉思不花欲薄城背水而营，天泽曰：“此岂驻兵之地乎？彼若来犯，则进退失据矣。”不听。会天泽以事之汴，不花全军皆没。此背水而营之害也。

司马懿御武侯于陇西，亮既登山掘营，不肯战。夫登山立营，仰不可攻，军无百疾。正合《孙子》“处高阳”之法。此必求水草之便与其营前险阻足以屈敌也。否则，如马谡街亭之失矣。

【注释】

① 险阻：艰险阻塞的地带。语出《左传·成公十三年》。又，《孙子·军争篇》：“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曹操注：“坑塹者为险，一高一下者为阻。”

② 险鬻(yì易)：可供掩伏的险要地带。

③ 天灶、龙头：见卷三、第40节、《地形》注②。坂(bǎn

板):山坡,斜坡。

④ “故苞原隰(xi习)险阻以为营”二句:苞:指杂草丛生地。隰:低湿之地。《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谓群臣曰:‘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禽’,此兵忌也。”此二句,盖出于此。曹丕所引句,出自何处,待考。

⑤ 傅:通“附”,附着,依托。

⑥ 彀(gòu购)满:把弓弩拉开到待发的极限。

⑦ 止:用作副词,只,仅。

70. 军 号

军营之有夜号也,恃以防奸也。或以物,或以字。大将将昏而发,任意而言,传布满营,咸使知之。暮夜往来,逻军必低声询问,不知号者,必奸细也。号须记载,以便稽查。毋得重复,亦勿有心。恐有心则为人所觉;而重复则雷同①,尤使敌易测也。营外巡视伏路之军,亦别有号,盘诘外奸,使无所容。先发外号,遣之使出;始发内号,勿令预闻。恐敌擒获,因而泄露也。

曹操兵败阳平,欲进,恐不能胜;欲退,则以为耻。先锋入中军请夜号,适庖官进鸡汤,操见其汤中有鸡肋,以为食之无益,弃之有味,因感于怀,命曰“鸡肋”。此以物为号也。

宇文泰遣奚达武覘高欢军,武从三骑,皆效欢将士服,至欢营,去数百步外,下马潜听,得其军号,因上马历营,具知敌之情状而返。

李光弼攻邳州,令郝廷玉自地道入,得军号,登

陣大呼王师乘城，擒安太清送京师。

韩世忠讨长沙贼刘忠，时忠据白面山，有众数万。世忠乃与对垒，弈棋张饮，坚壁不出，众莫测。一夕，与苏格联骑（《丛书》本无“骑”，据《宋史·韩世忠传》补）穿贼营，候者呼问，世忠先得军号，随声应之，周览而出，喜曰：“天赐也。”伏精兵二千于白面山，与诸将连营而进，贼方迎战，所遣兵已驰入中军，夺望楼，植旗盖（《丛书》本无“盖”，据上书补），传呼如雷矣。贼回顾（《丛书》本无“顾”，据上书补），惊溃，斩忠。

盖军容野处，入路良多，贼非得我军号，伪诈吾人，安得入虎狼之穴以规虚实乎？犹虑不密，为其所知，况无军号，而又能辨贼乎？韩世忠先伏精兵，诱贼使出，从后袭营，与韩信赤帜入赵营相似。

【注释】

① 雷同：随声附和。《楚辞·九辩》：“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毁誉之昧昧！”朱熹《集注》：“雷同，雷声相似，有同无异也。”又，《汉书·刘歆传》：“雷同相从，随声是非。”

71. 斥 堠^①

斥堠之军，古法所重。大将总军，临敌百里，内外无不尽知，而可视斥堠为泛常，以致贼至而不觉乎？大抵斥近，则敌易至，故贵在远；堠少则来路多，故所贵在周。堠懈则敌潜入，故所贵在严。堠不时时提撕^②，则人不儆，故所贵在主将之督责。昼则视烟旗，夜则觇烽火^③。百里之远，顷刻可达。小径溪涧，伏路军人，无不设备。

了望探听，更迭不休。出没如神，足无停履，又严而不懈。是以敌人将至，动辄先闻，指挥处分^④，出奇设伏，明不可攻，暗不可袭矣。

吕蒙袭荆州，尽（《丛书》本作“昼”，据《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改）伏精兵艖艗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关公所置江边屯埃，尽收缚之。故关公不知而败。

王式（《丛书》本作“武”，据《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六》改）平浙东贼裘甫，诸将请曰：“某等生长军中，久更行阵，今幸从公破贼，然私有所不喻者，敢问：公始至，军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贼（《丛书》本无“贼”，据上书补）聚谷以诱饥人，吾（《丛书》本作“悉”，据上书改）给之食，则彼不为盗矣。且诸县（《丛书》本作“埃”，据上书改）无守兵，则仓廩适足以资贼。”“其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趋救兵也，今军尽行，无以继之，徒惊士民，使自溃（《丛书》本作“淆”，据上书改）乱耳。”“令懦卒为候骑而少给兵，何也？”式曰：“若使勇士操利兵，遇兵不量力而斗；斗而死，贼至不知矣。”众皆拜曰：“非所及也。”

斥埃之卒，毋使斗而死，袭而执，诚是矣。而轻卒善走机巧黠慧者，宜选用之。此又随材任使之法。

【注释】

- ① 斥埃：见卷三、第38节，〈谨粮道〉注②。
- ② 提撕：提醒，提引。
- ③ 覘（chān揜）：偷看，察看。

④ 处分：部署，处理。不同于现代汉语词义。

72. 间 谍

兵志有言：“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①。”先知敌之情者，必资于间，间事詎可缓乎②？用间之法，《孙子》详言之。其所谓“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者③，则尤极其精，不可不阐其义。“五间俱起④”，固当总而角其同⑤。即一间之中，不可不多其人，以覘言果同否，则始为真。五间各不令相知。生间之人，亦当择其彼此素不相识者而遣之，则其所谓敌情，各述所闻，吾始得较量其同否而察其真伪。何者？为间之人一相知识，则必符同其说⑥，以巧用其奸，而吾反为间所诳矣。故为间之人不一，而知间之人惟我。详询而观其诚，参订以抉其微；幻如乌有，秘若鬼神，敌虽善扁⑦，能遁其情乎？不然，“或用间以成功，或凭间以倾败”⑧，间可常恃耶？至若绥之以仁义，劝之以重赏，是不待言矣。

种世衡守鄜州，间行敌部族，慰劳酋长，或解所服带赐之。常会客设饮，有得敌之情形而来告者，世衡即以所饮之酒器与之。此以重赏而得间之实也。

唐李愬讨吴元济时，旧制：有为贼谍者，屠其家，不赦。愬至，因令使厚待之。未几，谍反以情告愬。愬由是益知贼城中之虚实。此即《孙子》所谓“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也。

明魏国公徐达攻姑苏，张士诚收拾余烬，犹背城百战。无锡莫天祐与诚为声援，其部将杨茂善游水，

莫天祐常遣茂从水里至士诚所，往来通信。为徐达逻卒所获，达释其缚而慰劳之，待之以腹心。于是，茂感其德而为之用。屡游水往来，伺便因得获其彼此所遗书报，尽知士诚、天祐虚实回报。此即《孙子》所谓“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也。

宋南渡时，韩世忠新提骑兵至大仪御金。会魏良臣使金，世忠遇之，即撤炊爨，给良臣曰：“有诏移屯守江。”良臣疾驰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马进次大仪，勒五阵设伏以待。良臣至金军中，金人问王师动息，良臣具以所见对。金人喜甚，引兵至大仪，为世忠所败。即《孙子》所谓“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泄于敌也。”

汉之酈食其，唐之唐俭，人皆以为死间。

广西参将沈希仪守柳州，以为使官卒入贼巢为谍，贼必生疑。于是阴求素与瑶商贩者数十人，密谓之曰：“吾素知若辈通瑶，吾不罪汝，今更予若金为贩资，若肯为吾调贼情否？”众感诺。是时诸瑶虽凶暴杀人，然贩商者至其地，必传送护卫而饮食之，诚恐损一贩者，则诸瑶贩不至。由是每有动静，贩者辄先奔走以报希仪，希仪厚赏贩者而秘其事，肘腋亲近，俱不得与闻。每遇某贼某时出，寇某处，则希仪先在；转寇某处，则希仪又先在。人惊以为神，而莫知其故。此所谓生间者也。

如韦孝宽等皆善用间谍而得敌情。《孙子》：“曰将受命以争一日之胜负，而受爵禄白金，不知敌之情者，非人之佐也，非胜之主也。”善哉言乎！

【注释】

① “兵志有言”五句：语出《孙子·用间篇》。

② 诘：难道，怎么。用作副词。

③ 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语出《孙子·用间篇》。不是用心精微深奥的人，就不能得到间谍的真实情报。

④ 五间俱起：语出《孙子·用间篇》。五种间谍应同时都使用起来。

⑤ 角(jué)：较量，校正。对间谍得来的情报，要加以审核、较量，去伪存真。

⑥ 符同其说：象符那样吻合相同的内容。符：用作状语。符：见本卷第63节《客兵》注②。

⑦ 扃(jiǒng寤)：明察。通“炯”。

⑧ “或用间以成功”二句：语出《李卫公问对》卷中，李靖答唐太宗问。《丛书》本作“以倾敌”，今据《问对》改为“败”。

73. 向 导

大将拥军，入人之境，何处可以顿舍，何处可以进兵，何处可以设伏，何处可以截杀，何处可以通粮；何处险阻可据，何处关梁可涉^①，何处别道可袭，何处饶野可掠；何处须防火攻；何处为吾之害可以避，何处为吾之利可以趋；城池何大何小，何坚何圯^②；何路径，何险，何夷，何远，何近，大将非身历其境，安能预知哉！知之在乎向导也。

自古以来，或用土人，或用俘虏。第怀奸诱误，为患非轻。须察其形色，观其诚伪。其可托者，结之以恩。仍遣腹心之人，与之偕往，庶可以无失矣。或有不用土人，

而止用熟谙其地者。是又一道，不可不知。

汉大将军卫青击匈奴，令李广引兵出东道，军无向导，以致失道，后大将军。大将军（《丛书》本无“大将军”，据《汉书·李广传》、及《资治通鉴·汉纪十一》补）使长史问广失道状，责广之幕府对簿。广谓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徙广部行回远，又迷失道，岂非天哉！”遂自刭。此无向导之失也。

义宁贼寇桂而还巢，沈希仪追之。巢有两隘，贼伏兵于丁岭隘以俟，使熟瑶以某隘闭告，而导官军入丁岭，欲诱丁岭陷之。希仪策之，斩闭隘而入，果无兵守。于路擒贩者数人，以丁岭之贼告，牵以盗巢，而熟瑶亦以希仪斩闭隘告丁岭之贼。贼还巢，大破之。此土人为向导者所当防也。

兵之方进，固重向导。不若以信使交好之秋，兵形未动之际，密遣腹心，图其山川形势，道路迂斜，俾虏在目中，尤为胜算。稽之千古：诸葛武侯则有吕凯之平蛮指掌图；宋祖高皇之于蜀也，则隐画工于介绍之内，俟旌麾云动，欲卜前途，而以向导之言质之丹青。万无一失矣。

【注释】

① 关梁：指水、陆交会之处。关：关隘，要塞；梁：津梁，桥。

② 圯(pǐ)：塌陷，倒塌。

74. 督 战

今之总戎大将^①，有前军数里者，遇敌交兵，亦不与知^②。夫将受命以争一战之胜，即身自鼓之，犹恐三军不争先用命，兹乃不亲临锋镝，肯为我致死也哉！督战之法，所以亟讲也。盖人之所以冒白刃而战不旋踵者，非恶生而好死，为求爵赏而避刑诛也。督之者，须速其赏赉^③，峻其诛戮。有功者，即于阵前赏之；退却者，即于阵前诛之，则人知有进战之利，反顾之害，故人自为战矣。何也？死于敌与死于诛，均死也。况与敌相角，“必死则生，幸生则死^④”。谁肯舍可生之路，而就不赦之诛哉！将能使人颯赏而乐战^⑤，畏死而不敢不力战。斯攻无坚城，战无坚阵矣。

李光弼中潭（《丛书》本作“潭”，据《新唐书·李光弼传》、《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七》改）之战，先出赐马四十，分给郝廷玉等。光弼执大旗曰：“望我旗麾若缓，可观便宜；若三麾至（《丛书》本作“指”，据上书改）地，诸军毕入，生死以之，退者斩。”既而凭堞望廷玉马不能前，趋命左右取其首来。廷玉曰：“马中矢，非怯也。”乃命易他马。有裨将援矛刺贼，洞马腹，中数人。又有迎战不战而怯者。光弼召援矛者，赐绢五百匹；不战者斩之。光弼麾旗三，诸军争奋击，贼众奔败。斩首万级，俘八千人。

沐英攻緬，分兵为三：冯胜领其前，宁正领其左，都指挥汤昭领其右。复申令再三曰：“今日之事，有进

无退。进而捷者，一级，必重赏；退而衄者，一队，必尽诛。”于是将士皆鼓勇而进。时缅兵三十余万，战象百余阵。既交，彼象在前列。我前军火箭铳炮连发，星流烟飞，雷击电走，霹雳之声不绝，山谷为之震动，象皆惊奔，寇之勇而力者昔刺亦殊死战。我师少怯。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师之首来。左师遥见一人拔刀飞骑而下，麾众复前。英责战益急，三军大呼鏖战，不移时，贼众大败。

广西参将沈希仪，其出兵，多赍私财以行，有先登斩首，就阵给赏，不失顷刻，故尽死力。希仪笑曰：“人以资财积贿赂而博官，吾以资财积首级而博官，岂非计哉。”此数将者，皆以善督战而制胜也。

魏辛雄上疏曰：“夫人所以临阵忘身，触白刃而不憚者：一求荣名，二贪重赏，三畏刑诛，四避祸难。非此数者，虽圣主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励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赏必能行，罚必能信，使亲疏贵贱勇怯贤愚闻鼓钟之声，见旌旗之列，莫不奋激，竞赴敌场，岂厌久生而乐速死哉？利害悬于前，欲罢不能矣。”诚哉是言乎！

【注释】

- ① 总戎：总理三军之事。“戎”，军队。
- ② 与：预先，表时间。通“预”。
- ③ 赍(lài赖)：赐给，奖赏。
- ④ “必死则生”二句：语出《吴子·治兵第三》。
- ⑤ 觊(jì继)：希图。

卷 七

以“致人”为中心，组织《救援》、《疑兵》等7节、展开对兵力运用以争取战争主动权的论述。对“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虚实篇》）思想，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从时间纵深角度，展开多层次多侧面的论述；并从春秋到南北朝时期引述一些兵家名将所进行的重大战役，以资佐证。可见，《草庐经略》作者对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也就是军队行动自由权，给予极大注意力。当然，对《孙子》这一思想的认识，无出乎唐太宗李世民、李靖君臣二人，他们结合运用奇正、识敌虚实的辩证关系，提出“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李卫公问对》卷中）精湛透辟的阐述，为后世兵家所赞誉。

75. 救 援

有必救之兵，然后有必守之城，谓其知救至而守愈坚也。谚云：“救兵如救火。”患在将帅畏缩不进，则敌势愈张而城危。或恃勇轻进，无奇策以挠敌，使敌困不支而城

危。救之者，必审查敌可以击，则乘我初至之锐，内外合势，可以策胜。如未可也，无务急与敌战。须严为备御以待敌，先据胜地以陵敌，与城犄角以分敌，广张疑兵以恐敌，抄其谷食以饥敌，尾击其后以扰敌，扼其归路以危敌。夺其所恃，使之进退无据；坚壁以临，使之欲进不能。彼腹背受敌，所谋不遂，必解而引退。吾以重兵蹙之，伏兵邀之，乘险而击，如拉朽矣^①。尝见寡弱之将，总兵而还，不为持重必胜之计。其合战也，不知虚实；其逐利也，惟恐不及。我兵远来新至，兵力既已劳困，地利又所未熟。敌人乘胜出奇，以佚待劳则不支，设伏诱则必胜。外救已败，内势愈孤，如此而城能守者，未之有也。

韦睿救钟离，或畏魏军，多劝睿缓行。睿曰：“钟离今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车驰卒奔，犹恐不及，而况缓乎？”旬日而至邵阳。募间使人报城中，城中战守日苦，一知有援，于是人百其勇。未几，大破之。此救兵如救火，谓知援至，而守愈坚也。其救马仙琕也，魏人欲复邵阳之耻，仙琕自北还，为魏军所蹙，三关扰动。睿至安陆，增筑城二丈余，开大堞，起高楼。众颇讽其示怯。睿曰：“不然，为将固有怯时。”魏人闻睿至，乃退。此严为备御以待敌也。

桓冲率众十万伐秦，攻襄阳，慕容（《丛书》本作“客”，误）垂来救，进临沔水，夜命军士持十炬系于树枝，光照数十里。冲惧，退还上明。

孟珙救江陵，变易旌旗服色，循环往来。夜则列炬照江，数十里相接，躬往节度，破寨二十四，还民二万。此广张疑兵以恐敌也。

王韶救河州(《丛书》本为“山”，据《宋史·王韶传》改)，至熙州，选兵二万。议所向，诸将欲趋河州，韶曰：“贼所以围城者，恃夏为外助也。今知救兵至，必设伏待我；且新胜气锐，未可与争，当出其不意，以夺其所恃。此所谓批亢搃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也。”乃直捣定羌城，破结河族，断夏国通路，进临宁河，分命偏将入南山。玛尔戡(《丛书》本作“瞎征”，据《续资治通鉴·宋纪七十》改)知援绝，拔栅去。此夺敌之恃也。

齐将陈伯之攻魏寿阳城，魏将傅永救之。时彭城王勰守寿阳，喜曰：“吾北望已久，恐洛阳难可得见，不意卿能至也。”令永引兵入城，求曰：“永来欲以却敌，若如教旨，乃是与殿下同受攻围，岂救援之意？”遂军于城外，与勰并势，击陈伯之于肥口，大破之。此与城犄角以分敌也。

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围安庆绪于邺城，史思明引兵救之，不即战。日于城下选精骑抄掠，官军出，则散归其营。往复聚散，自相辨识，而官军不能察也。由是诸军乏食。史思明乃引大军直抵城下，诸军皆溃。此抄掠其谷食以饥敌也。

伪夏将王守仁率众三万寇汉中，傅友德救之，领兵二千，径过黑龙，将夜袭木曹关、斗山寨。令军中持十炬燃于山上，守仁军见列炬，乘夜遁去。此先据胜地以临敌，又广张疑兵以恐敌也。

夫救援至，必使城内和之，固令坚守，不生二心。犹恐内外隔绝，孤使往来，易为所得。敌知吾之虚实，售彼之变诈。非内为其所愚而失守，则外为其所愚而

败绩，古来蹈此者，未容一二数也。即令有如晋阳之智辨，与国初张子明之丹忠，能几人哉！将之遣使，尤须预防。

【注释】

① 拉朽：“拉朽摧枯”之简，或作“摧枯拉朽”。摧拉朽枯的草木，喻极易摧毁。语出《汉书·异姓诸侯王表》。

76. 攻 营

攻营之具，橧盾居前^①，刀斧随之，伺敌之懈，冲入营门。或越堑开栅，去其蒺藜^②，入其壁垒，短兵接战，纵横突击，锐不可当，则敌必不支。且入中军，取其元戎^③，元戎既遁，余众自溃。此之妙在勇斗也。至于暮夜，我欲攻之，则敌不测我之虚实，须广其计，相机而动，厚募死士，乘间疾趋，以惊其众，纵火以焚其垒。盖昏夜无知，变起仓卒，敌惧有伏，是以我进，彼不敢逆击；我退，彼不敢长追。况大众云屯。梦寐之间，一闻敌至，易以溃乱，故偏师锐卒，亦可成功。第恐敌先知，按伏以俟，更遣精卒，邀击打途，或乘势反袭吾垒，则攻人者，适以自攻也。故必审势料敌，“攻其无备，出其不意^④，”可以决胜。仍遣一师，随后策应；而大众复合营警备，以防不虞，斯为善矣。

田悦使大将军杨朝光以兵万人据双冈，筑东西二栅以御马燧。燧率军营二栅间。悦计曰：“朝光坚栅且万人，虽燧能攻，未可以数日下，且杀伤必众，则吾

已拔临洛矣！殄士以战，必胜之术。”燧乃推火车焚朝光栅，自晨至晡，大破之，斩朝光。此以火攻，敌不支也。

金兀术趋杭州，岳武穆邀击至广德，六战皆捷，俘其首领四十余，察其可用者，结以恩遣还，令夜斫营纵火，武穆乘乱纵击，大败之。兀术趋建康。飞设伏牛头（《丛书》本无“飞”、“头”，据《宋史·岳飞传》补）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营中扰之，金兵惊，自相击。

金兵至顺昌，与守将刘锜战，不利，乃移寨于东城，距城二十里。锜遣骁将阎充（《丛书》本作“光”，据《宋史·刘锜传》改）募壮士五百人入其营。是夕，天欲雨，电光四起，见发辫者辄斫之，金兵退十五里。锜复募百人以往，或请衔枚，锜笑曰：“无以枚也。”命折竹为器，如市井儿以为戏者，人持以为号，直犯金营。电所触则皆奋击，电止则匿不动，敌众大乱。百人者闻吹器即聚，金人亦不测，终夜自战，积尸盈野。此以奇计攻营也。

韩世忠闻王渊守赵，遂亟往。金人闻世忠至，攻益急。会大雪，世忠夜半以死士三百捣敌营。敌惊乱，自相击刺，及旦，尽遁。后有自金（《丛书》本无“金”，据《宋史·韩世忠传》补）国回者，始知大酋是日被刺死，故众不能支。

粘没曷（《丛书》本作“喝”，据《金史·世宗诸子传》改）兵至济州，以濮州（《丛书》本无“濮州”，据《宋史·杨粹中传》补）城小，易之。守臣杨粹中命将姚端夜捣

其营，没易跳而走。此以勇斗，而攻无备出无意也。

至攻金人水寨，多用火攻；而旱寨亦用之。以火起则全寨难救，而我可全胜矣。是在为将者酌宜而用。

大抵攻营必乘其懈，而昏夜劫人之营、袭人之城，多在三更之后，以守者已不虞敌人之至也。白昼攻营，非乘敌出而中虚，则我势强而气盛。

【注释】

① 櫓（lǔ）：大盾牌。兵器之一。

② 去其蒺藜：“去”，除掉。“蒺藜”，军用武器之一，用铁或木制成的三角形象蒺藜状的障碍物。

③ 元戎：原为将帅所乘的兵车，后用以指军中主将，主帅。

④ “攻其无备”二句：语出《孙子·计篇》。

77. 袭 人

兵家之有袭也，所以攻人之不备也。近则安，远则危。劳师而远袭，敌必闻而备之。吾以疲兵顿坚城之下，势孤粮竭，敌必乘之，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间亦有远袭者，非必得不可，又非便得不可。法宜详审虚实，按兵不动，先之以静息，韬之以神秘^①，出之以神速。静则敌不戒，秘则敌不闻，速则敌不支。袭城则城拔，袭险则险取，袭营则营破，袭阵则阵乱，然后为善袭人者。不观《六韬》之言乎？“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②。”用此术以袭人，真知个中之妙者^①。

秦杞子戍郑，使人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

门之管，若潜师以（《丛书》本作“而”，据《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改）来，国可得也。”秦伯访之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丛书》本作“而远袭”，据上书改），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丛书》本无“之所为，郑必知之”，据上书补），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秦师至滑，郑果有备。还，侵晋，败于（《丛书》本作“诸”，据上书改）崤，师尽覆。此远袭之害也。

燕王慕容垂命范阳王德守中山，引兵密发，逾青岭，经天门，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云中。魏陈留公镇平城，垂袭之。遽出战，败死。燕军尽收其部落。魏主珪震怖欲走，诸部皆有二心。

邓艾之袭蜀也，亦自阴平行无人之地七百里，山崇谷浚，频于危殆（《丛书》本作“峻”，“频几于殆”，据《三国志·魏书·邓艾传》改）。遂平蜀。

大凡山险辽远，敌必不备，故易克也。

高欢自将万骑袭魏夏川，不火食，四日而至。缚槊为梯，夜入其城，擒刺史斛律俄弥突。此神速也。

唐节度使李愬，率李祐、李忠义等出文城栅（《丛书》本无“出”，“文”作“大”，据《旧唐书·李愬传》语意改），令曰：“引而东”。会大雨雪，众皆谓投不测，始发问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吴元济。”士皆失色，然业已从愬，人人不敢自为计。愬分轻兵断桥，绝洄曲村。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悬瓠城，雪

甚，城旁鹅鸭湖，愬令惊之，以混军声。贼恃吴房村山戍，晏然无知者。祐等攻墉先登，众从之。杀门者，发关留桥，传夜自如。黎明雪止，入驻元济外宅。蔡吏曰：“贼陷矣！”济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来求寒衣矣（《丛书》本作“赭衣”，据《旧唐书·李愬传》、《资治通鉴·唐纪五十六》改）。”及闻号令，曰：“常侍传语”。应者近万人（《丛书》本无“应者近万人”，据上书补）始惊曰：“何常侍得至此？”遂灭蔡，擒吴元济。

夫兵发而后语人，此秘密也；夜半即至，此神速也。愬向初至军，谓其众曰：“天子使我抚养士卒耳，战非吾事也。”佯示无能以安敌。是静息也。

【注释】

① 韬：掩藏，隐晦。

② “鸷鸟将击”六句：语出《六韬·武韬·发启第十三》。“弭耳”，《丛书》本作“摄耳”，据《六韬》改。“愚色”，《丛书》本作“喜色”，据上书改，“弭耳”，把竖着的耳朵贴服下来。“弭”，顺服，止息，引申为贴服，收敛。“愚色”，示人以愚钝无所作为的样子。

③ 箇（gè个）中：此中，其中。“箇”，用于代词，相当于“此”、“这”。

78. 致 人

《孙子》曰：“先据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也①。致之使来者：或动之以利，或激之以怒，或示之以懈，或挑之以害，或诱之以北。使敌心乐而愿至，不察而轻至，势极不得不

至，皆“多方以误之”也②。敌人已至，入我彀中③，吾先得地利，复出奇兵，“以逸待劳，以饱待饥④，”“以虞待不虞⑤”，必胜之道。第致人者，我发其机，随敌而转。方其初至盛气，则少待其衰。机便则乘胜疾击：或横突，或旁击，或反击，或夹击；或截杀以断其后应，或设伏以掩其不意，或频而扰之，使其营栅不成，樵爨不给⑥；或迫之于险，使其行伍不列，阵势不就。彼欲进不得，欲退又难。擒士秣马⑦，观变设奇，从容而指挥，得坐制之策矣。至若佯北之兵，尤须隐其诡诈。夫“敦阵整旅⑧”，半进半退以诱人，人所易觉。故又有队伍参差⑨，旗帜溃乱，先以羸兵试敌，俘馘居多，皆真败之状也。凡若此者，敌虽智将，亦必长驱⑩。

耿弇攻张步，步将费邑之弟守巨里。弇进兵先胁巨里，多伐林木，扬言以填塞坑塹。数日有降者，言邑闻弇攻巨里，谋来救之。弇乃严令军中趋修攻具，宣敕诸部，后三日当尽力攻巨里城。阴纵兵降者，令得亡归，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救之。弇喜谓诸将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诱邑耳，今来，恃得所求也。”乘高合战，破邑，斩之。此挑之以害，使不得不至也。及取临淄，遂据其城，以激怒步。谓诸将曰，“无得往掠剧下，须步至乃取之。”步闻大笑曰：“以尤来、大彤十余万众，吾皆即其营而破之，今弇兵少于彼，又皆疲劳，何足惧乎？”乃与三弟及故大彤渠帅重异等兵二十万（《丛书》本在“大彤”前无“故”，在“大彤”后无“渠帅”，据《后汉书·耿弇传》补），至临淄大城东。此激之以怒也。弇先出淄水上（《丛书》本作“弇先临淄”

水上”，据上书改），与重异遇，突骑欲纵击之，弇以为挫其锋，则步不敢进。故示弱以盛其气，乃引兵归小城，陈兵于内。步攻之，刘歆等与步合战。弇自引精兵以横突步阵，大破之。此实而示之以虚也。

楚子使斗廉及巴师围鄆，邓养甥帅师救鄆，三逐巴师，不克（《丛书》本无“不克”，据《左传·桓公九年》补）。斗廉衡阵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邓师大败。鄆人宵溃。”城濮之战，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也！”既战，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败绩。此诱之来，而横击夹击也。

梁、晋柏乡之战，周德威曰：“吾兵少而临贼营门，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筏渡河，吾无类矣！不如退军高邑，诱敌出营，扰而劳之，可以策胜矣。”庄宗从之，而退军焉。德威晨遣三百骑叩梁营挑战，自以劲兵三千继之。王景仁怒，悉其军以出。德威曰：“梁军轻出而远来，与我转战，且来必不暇赍糗粮，纵其能赍，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马俱饥，因其将退而击之，胜。”诸将亦皆以为然。至未申时，东偏尘起，德威鼓噪而进，遂大败之。自郟追至柏乡，横尸数十里。景仁仅以身十余骑免。此诱而饥，且劳之也。

梁渊明伐齐。初，侯景尝谓梁人曰：“逐北莫过二里。”齐将慕容绍宗将战，以梁人轻悍，恐其众不能支，引将卒谓之曰：“我佯退，误吴儿使前，尔击其背。”

至是，梁人不用景言，乘胜入。将卒以绍宗之言为然，争袭击之，梁兵大败，渊明等皆为所虏。此追敌者，须防诱兵也。如韩信诱龙且，而因水以攻。其类甚多，不能详述。至李牧诱匈奴，而先以数千人委之。是又舍小败而图大胜也。

大抵兵家之致人，亦必审彼我之强弱，地势之险阻，机术之巧拙；我必胜而万无一失，彼必败而莫之能逃，然后引而招之焉。即《孙子》所谓“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也。”如敌未可欺，吾又不能以敌方以其来为虞，况致之使来也哉！设法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俾犹豫而不敢进，可也。

【注释】

① “《孙子》曰”五句：语出《孙子·虚实篇》。

② 多方以误之：用多种战术进攻敌人，使敌人失误。语出《左传·昭公三十年》。吴王阖庐将伐楚，问计于伍员（子胥）。伍员向阖庐提出伐楚之术：组成三支部队，在战术上采取轮番向楚国进行突击、速退，“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通“疲”）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

③ 彘中：见卷一、第2节注⑥。

④ “以逸待劳”二句：语出《孙子·军争篇》。

⑤ 以虞待不虞：语出《孙子·谋攻篇》。“待”，《丛书》本作“制”，据改。“虞”，事先有准备。

⑥ 樵爨（cuàn ㄘㄨㄢˋ ㄘㄨㄢˋ）不给：柴粮供应不上，喻断炊，吃不上饭。

⑦ 飧士秣马：使士卒吃上饭，把马喂饱。

⑧ 敦阵整旅：见卷六第67节，注⑤。

⑨ 参差：长短不齐，喻师旅不整。

⑩ 长驱，不停的策马前进，喻胜利进军。曹操《劳徐晃令》：“吾用兵三十余年，及所闻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长驱径入敌围者也。”（《三国志·魏书·徐晃传》）

79. 伏 兵

兵伏，诡道也。善伏者必胜，遇伏者必败。伺敌之至，或举号旗，或举号炮，伏兵即出，适当其中，不得太早太迟。恐早，则敌见而备；恐迟，则缓不济事也。号令一举，齐出死斗，毋趑趄不前^①，先后不一。击其左，击其右，勿遮道，勿留行^②，常开生路，以待其走而夹击之、尾击之。遮道留行，恐敌生路已绝，必致死于我，非计也。敌张皇骇愕，四顾难支，吾之正兵亟回策应，无得观望。所伏之处，宜险阻隘道，俾敌不得整阵而战，突出而薄。我处其逸，敌处其劳；我处其高，敌处其下；掩其不意，莫能当也。

兵之伏者，有一伏，有二伏，有数伏，有数十伏，俱视贼势与吾势之强弱及吾卒之多寡。如沿道设伏，伏有前后：贼前至者勿先发，俟贼深入我地；战败而归，吾兵随后追，吾伏随后而应，不惟以胜攻败，亦且以锐胜疲。故贼无遗类^③，将有全功。亦有同时并起者，必广地可以分伏。是谓合击也。

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公子突曰：“使勇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君为三复以待之。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复，必

速奔。后者不救，必无继矣，乃可以逞。”从之。戎人之前遇复者奔，祝聃逐之，衷（《丛书》本作“裹”，据《左传·隐公九年》改）戎师。前后击之，戎师大败。

王世充简兵击李密，密轻世充，不设壁垒。世充夜遣骑潜入北山，伏溪谷中，命军秣马蓐食，迟明薄密。密未成列，世充纵击之。世充士卒皆江淮剽勇，出入如飞。战方酣，伏兵从高驰下，密众大溃。

淮西大将军陈仙奇奉诏发兵于西京防秋。及吴少诚杀仙奇，遣人召所遣兵马使吴法超使引归。上知之，急救李泌发兵防遇。泌阴遣将将选士（《丛书本》在“选士”“前无”遣将将”，据《资治通鉴·唐纪四十八》补），分为二队，伏于太原仓之隘。令之曰：“贼十队过，东伏则大呼击，西伏亦大呼击之，勿遮道，勿留行，常让以半道。”又遣唐英岸夜出，阵涧（《丛书》本“涧”作“间”，据上书改）北，燕子楚将兵趋长水。明日，淮西兵入隘，两伏发，贼众惊乱，死者四之一。进，遇英岸，邀击之，擒其将张崇猷。法超率众趋长水，子楚击斩之。溃兵得至蔡者，才四十七人。此前后伏也。

韩世忠之败金人于大仪也，勒五阵，设伏二十余所。金人至，过五阵东，世忠传令鸣鼓，伏兵五起，旗色与金人旗杂出，金军乱，遂大败之。此四面伏也。

刘琨新得猗卢之众，欲因其锐气以讨石勒，命萓澹率骑二万为前驱。勒据险要，设疑兵于山上，前设二伏，出轻骑与澹战，阳为不胜而走，澹纵兵追之，（“纵”，《丛书》本作“继”，据《资治通鉴，晋纪十一》改）入伏中，勒前后夹击，大破之。澹奔代郡。西土震骇。

【注释】

① 趑趄（zī jū姿拘）：徘徊不进。

② “勿遮道”二句：不要拦住去路，不要停止不前。“遮道”，出自《史记·陈涉世家》。原文为：“其故人尝与庸耕者闻之，之陈，扣官门曰：‘吾欲见涉’。……陈王出，遮道而呼涉。”“留行”，见卷六、第63节《客兵》注③。

③ 遗类：经战争洗劫尚幸存者。语出《史记·高祖本纪》：“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阬之。”

80. 防 伏

兵之伏也，敌欲击我不虞也。大将总统三军，入人之境，凡山林、险阻、堤岸、溪谷及蒹葭翳荟之处①，可以伏人者，必先遣游兵，察而索之，无伏而后可进。假令有伏，彼见我之索也，自应溃散矣。即不然，而以诸军分为前后，前军遇伏，后军可解。又或以精兵据其要路，则伏亦不敢出。或分遣死士，潜出其后而击之。盖其锐气前往，不虞我之击其背也，未有不震恐丧胆魄，望风而逃者。倘其途险溪回，难达其后，即以精兵向伏而击之，其伏必败。伏兵已败，贼计自穷②，乘胜而攻，可以得志。

周亚夫击吴、楚，发至霸上。赵涉遮说亚夫曰：“吴王知将军且行，必置人于淆澠之间。且兵事尚神秘，将军何不右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直入武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矣。”太尉如其计，至洛阳。遣使搜淆澠间，果得吴伏兵。此索伏兵之妙也。

唐与回纥讨安庆绪，攻长安，阵于香积寺北泮水

之东。贼将李归仁伏精兵于阵东，欲袭官军之后，侦者知之，仆固怀恩引回就击，尽杀之。

张俊(原书作“浚”，据《宋史》及《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九》改)帅岳武穆等诸将讨李成，既败李成之将马进于筠州，引兵追贼楼子庄。贼党商元，据草山狭险设伏。俊遣步兵从间道直趋椒山，杀伏夺险，乘胜至江州。成势迫，绝江而遁。

此皆能杀伏者也。至于其侦探之密，提防之严，俾敌之诡伏预先烛照者，尤宜为将者所当加意也。

【注释】

① 蒹葭(jiān jiā坚加)：未秀穗的荻苇。藟荟(yì huì意绘)：草木繁茂貌。

② 穷：竭尽。

81. 游 兵

游兵者，谓其兵无定在也。必士果锐而骑超捷，将勇悍而善应变。时而东，复时而西；时而出，复时而入。敌怒而迎，我引而退；敌倦而息，我临而扰。击其左，击其右，击其前，复击其后，击其懈弛而无备，仓卒难救^①。抄其谷食，焚其积聚，劫其辎重，袭其要城，取其别营，绝其便道。或朝或暮，伺敌之隙，乘间取利。飘忽迅速，莫可纵迹。于我为军之声援，于敌为彼之后患。夫使贼腹背均患，进退维谷^②，则不难于翦除。全胜之策，是一道也。

楚、汉相持于荥阳、成皋之间，彭越常为汉将游兵以击楚，取睢阳以北数十城。项羽攻汉，越辄扰其后，楚诸将非越之敌，数为越所败。羽怒，自将军击之，越复退。及下十七城，羽闻之，使曹无咎守成皋，戒曰：“即汉欲战，慎勿与战。”而自引兵东击越所下城。围外黄数日，乃降，羽欲尽坑之。外黄舍人儿年十三，说羽曰：“彭越强击外黄，外黄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坑之，百姓安所归心哉？从此以东十余城，皆莫可下矣。”羽从之。竟不得越而还，而曹无咎已为汉所败矣。相循不已，楚因是以败。汉之有天下，大都多其力也。

徐道复率众三万趋江陵，奄至破冢。刘道规（《丛书》本作“窥”，据《宋书·刘道规传》改）使刘遵别为游军，自据道复于豫章口，前驱失利。遵自外横击，大破之，斩首万（《丛书》本作“百”，据上书改）余级，赴水死者殆尽（《丛书》本作“悉赴水死”，据上书改）。道复单舸走还盆口。初，道规使遵为游军，众或谓“强敌在前，唯患众少，不应分割见力，置无用之地。”至是乃服。

此皆得游兵之力者也。

【注释】

① 仓卒(cù促)：仓促，匆忙。“卒”，通“猝”。

② 进退维谷：进退都处在绝境。喻进退两难。“谷”，穷，没有出路。语出《诗·大雅·桑柔》。“人亦有言，进退维谷。”

82. 疑 兵

兵之以疑胜也，全是虚张声势，使敌望而惮也。惮，则城有所不敢攻，军有所不敢击，途有所不敢由。军心皇皇^①，思为走计，踌躇不决，所谋必误。亟乘是势而出奇取之，选锐冲之，敌必惊溃而北矣。若是者，必缘兵精而寡，将勇而智，故能以虚为实，以少克众也。

疑之之术，昼必多旌旗，夜必多火鼓。或广张其犒飧，或疏布其阵势；或曳柴扬尘；或疑或栖^②；或更换服色；或以旌旗微露山林，俨若伏状；或鼓角夜逼敌垒，一似袭营；或结草为人，真伪相半，布列示多；或开门待敌，佯若间暇，以乖其向。总使敌人不测多少，不知虚实，则将必乱。此兵家诡譎也。

沛公以二万人欲击秦晓下军，张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轻敌。臣闻其将屠者子，易动以利。愿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乃使酈食其往啖以利。秦将果叛，欲连和。为五万人具食，以饷疑之也；益张旗帜，以旗疑之也。

丹阳贼帅费栈受曹公印绶，扇动山越，为作内应，权遣逊讨栈。栈支党多而往兵少，逊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潜山谷间，鼓噪而前，应时破散。（本段据《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改）

周访讨杜弢，时贼众倍，访自知力不能敌，乃密遣人如采樵者而出。于是结阵密鼓而来，大呼曰：

“左军至。”士卒皆呼万岁。夜令军中多布火而食，贼谓官军至，未晓而退。

王镇恶袭江陵，取刘毅，去江陵二十里，舍船步上。舸留一二人（原书作“舸留三人”，据《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八》改），对岸上立旗、安鼓，语所留人曰：

“计我将至城，便鼓严，令若后有大军状。”又分队在后，令烧江津船。镇恶径前袭城。扬言“刘藩西上”。津戍及百姓皆以为刘藩西上，晏然不疑。将至城，毅将朱（原书作“张”，据上书改）显之迎之，不见藩，又望见江津船舰被烧，而鼓声甚盛，知非藩，即驰告毅，而镇恶已入城。毅自缢。江陵平后二十日，大军方至。

靖难时，平安围北平，刘江救之，以炮响为号：一炮至，二炮决围，三炮入城。又军士多十炮方至。一响之后，为殿者放炮常不绝声，平安以为大军至，骇而散。

大抵疑兵在后，必勇斗在前，特特疑兵恐敌，使之不敢抗耳。若敌之心既恐，吾之斗不力，致成败莫决，积日延时，虚实自露，敌知而乘间用奇，不但无益，且取败矣。

【注释】

- ① 皇皇：疑惧不安。同“惶惶”。
- ② 栖：《丛书》本作“楼”，从句意分析，应作“栖(xī西)”，不安定。在本句中作使动用法，“使……不得安定”。

83. 招 抚

夫有能之将，非必以杀为务也，要在平定安戢之耳①！则有讥将相奇谋，只是招者，岂至言也哉，②顾其所招何如耳！元恶不可不诛，胁从不可不抚；戎狄豺狼不可不诛，赤子诒误不可不抚③。乱世思乱，叛者四起，不可不且诛且抚。治世同伦，一夫倡乱，不可不有诛无抚。抚字行而回心向化，则抚可以为常。急则降而缓，复思乱则抚断。不可用抚之说，毋论天地好生，并育并载，即好兵恶杀，恐诛之而不可胜诛矣④！是以“道家忌三世为将”⑤，而曹彬、曹翰之后⑥，一倡而不复振者，盖殷鉴也⑦。

故大将入人之境，凡遇父老童稚，归诚请命，辄停车慰劳之。即有俘获，倘非正战，亦用美言叮咛告戒，犒而遣回，所以彰吾大德，释彼战心，天戈所指，到处称降矣。

建武时，鬲县五姓共逐守长，据城而反。诸将争欲攻之，吴汉不听，曰：“使鬲反者，皆守长罪也，敢轻冒进兵者斩。”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长，而使人谢城中，五姓大喜，即率归降。诸将乃贺曰：“不战而下城，非众所及也。”

贺若弼伐陈，拔京口，军令严肃，秋毫不犯，军士于民间酤酒者，立斩之。所俘获六十余人，弼皆释之，给粮劳遣付以敕书，令分道宣谕。于是所至风靡。此宜抚而用抚也。

朱俊击黄巾贼韩忠于宛，贼惧乞降。司马张起及

徐璆、秦頔皆欲听之。俊曰：“兵有形同而势异者。秦、项之际，民无定主，故赏抚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惟黄巾造逆，纳降无以劝善，讨之足以惩恶。今若受之，更开恶意。利则进战，钝则乞降，纵敌长寇，非良计也。”

成化初，平广西瑶乱，守臣懦不能制，以招抚糜之。本兵王竑曰：“峽贼称乱，由守臣失策。以招抚为苟安，长其桀骜。譬诸骄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搯之，啼不止。为今之计，当大发兵讨之。”乃荐韩雍，付之兵事，卒平两广。此不可抚而讨之也。

【注释】

① 安戢(jì辑)：戢，通“辑”，和睦，安定。

② 至言：真实恳切而有理的话。《韩非子·难言》：“且至言忤于耳而倒于心，非圣贤莫能听。”

③ 挂(guà挂)误：连累，牵连。

④ 胜(又读shēng升)：尽，副词，表数量。

⑤ 道家忌三世为将：语出《李卫公问对》卷下。“太宗曰：‘道家忌三世者，不可妄传也，亦不可不传也。’”语意谓，道家避忌三代相传为将的这一说法，其本义在于兵法不可妄传，但也不能不传。

⑥ 曹彬、曹翰：曹彬(931—999年)，见卷三第23节注⑧。曹翰，北宋初将领。从太祖赵匡胤征战，屡有战功。晚年因贪敛，被劾下狱，流徙登州(今山东蓬莱)。太宗赵灵雍熙年间复官，官至大将军。“一猖而不复振”，何所指，待考。“猖”，原书作“倡”，从句义分析，应作“猖”。

⑦ 殷鉴：泛指可资鉴戒的前事。本指殷灭夏，殷代子代应

以夏的灭亡为鉴戒。语出《诗·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84. 受 降

兵家之务，貳而伐之^①，服而舍之，则受降固其常也。第降有真伪，为将者须度其势，察其心，覘其人，如敌势方相亲附，敌心尚尔坚锐，其为人素称忠义智谋，其甲兵犹强，力量犹全，非有必不得已之事，则其降伪也，非真也。倘其事势离沮，谗间方兴，粮食已匱，兵民既竭，惴惴焉朝不保夕^②，欲更新而易向，避祸以图存，则其降真也，非伪也。即使真降，而受降之际，必张吾甲兵，严吾备御，以防不虞。所谓受降如受敌者，恐其以降，袭我之懈，诱我之师，缓我之攻。且以降为贼之内应，而变起肘腋^③。智虑及此，斯为老成。而杀降之戒，尤应书绅^④。杀降不武，无以劝来，天道昭然，报施不爽^⑤。况窃戮良民，伪称贼级，其罪宁可胜言耶！

魏遣将慕容白曜击宋，宋将沈文秀遣使迎降。请兵于魏，白曜欲遣兵救之。郗范曰：“文秀家坟墓皆在江南，拥兵数万，城固甲坚，战强则据，战屈则遁去。今无朝夕之急，何遽求援？且其使者，视下色愧，语频志怯，此必挟诈以诱我，不可从也。不若先取历城、乐陵等处，然后按兵前临徐州，不患其不服也。”白曜乃止。文秀果不悦。此能料敌之伪降也。

魏遣将军尉元救彭城，西河公石救悬瓠。宋兖州刺史申纂诈降于元，元受而阴为之备。及师至，纂果

闭门拒之。西河公石至上蔡，常珍奇出迎，未即入城。博士郑羲曰：“珍奇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据有府库，制其腹心。”石遂策马入城，因置酒嬉戏。羲曰：“观珍奇意甚不平，不可不名。”乃严兵设备。其夕，珍奇使人烧府屋，欲为变，以石有备而止。

梁萧脩讨长沙贼陆纳军于巴陵。顷之，纳请降，求送妻子。脩曰：“此诈也，必将袭我。”乃密为之备。纳果夜以轻兵继至，鼓噪，军中皆惊。脩坐胡床于垒门望之，略无惧色，徐部分将士击之，获其一舰。纳退长沙。

此皆有备而无患者也。

周将于谨（《丛书》本作“干谨”，据《周书·文帝纪》、《资治通鉴·梁纪十四》改）从宇文泰攻邙山之役，大军不利。谨率其麾下伪降，立道左。齐神武乘胜逐北，不以为虞。追骑过尽，谨乃自后击之，齐军大乱。大军以此得全。

隋涿郡守郭绚将兵讨高士达，士达自以才略不及窦建德，悉以兵授之。建德请士达守辚重，自简精兵拒绚。作为与士达有隙而叛，遣人请降于绚，愿为前驱自效。绚以兵随之。至长河，建德袭之，杀数千人，斩绚首。此皆无备而取败者也。

韩襄毅兵入大藤峡，忽青袍方巾数十人出林中，执香拜。伏军问之，曰：“我等悉良民，向执公役，为贼掠至，官军屡征，未尝深入，无缘灭绝。今公在此，我等必得脱阱获。”韩乃厉声曰：“尔等皆贼，敢欺我耶？”命悉裸而斩之。皆有短兵裹于衣。受降

之，不可轻信如此。

白起获怒于秦王，行至杜邮，赐剑令之自尽。起长吁曰：“天何使我至于此？”既而曰：“吾死既晚长平坑卒四十万，是固当死也。”

李广尝谓望气王朔曰：“自汉击匈奴以来，吾未尝落后，竟无功以取封侯，何也？岂吾相不当侯耶？”朔曰：“将军试思之，抑曾有歉于心否？”广曰：“吾取陇西时，曾杀降虏八百余（《丛书》本作“百人”，据《史记·李将军列传》改）人，至今悔之。”朔曰：“杀降，大不祥，此将军之所以不封侯也。”是皆为诛戮降人之鉴。

【注释】

- ① 贰：背叛。
- ② 惴惴(zhuì坠)：忧虑、恐惧貌。
- ③ 变起肘腋：喻祸乱发生在内部或身边。或作“变生肘腋”，“祸生肘腋”。语意出自《三国志·蜀书·法正传》。“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
- ④ 书绅：写在大带上。书，动词，写。“绅”，古代士大夫束在衣外腰际、一头垂下以为饰的大带。《论语·卫灵公》：“子张书诸绅”
- ⑤ 爽：差失，违背。用作动词。

卷 八

“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孙臆这句名言，首见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资治通鉴·周纪二》记载公元前341年齐、魏马陵之战，也采录了这句话。尔后，不仅一些军事家们把“因势利导”这一指导思想运用于战争实践，导演出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胜利画卷，而且在一些文人学者以及政治家们，他们往往用之以加强对观点、主张的阐释。“明农者因势利导，大者堤，小者塘，界以埂，分为畦，久之皆成沃壤。”（《明·朱国桢《涌幢小品·堤利》。《涌幢小品》，收入《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时至今日，仍不失其生命力。

作者首引孙臆这句名言作为《因势》的立论依据，随即提出诸多可凭借的客观的“势”，如果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善于运用客观之“势”，将无往而不胜。对“势”作深入理解，还需从《孙臆兵法·势备》篇入手。“凡兵之道四：曰阵，曰势，曰变，曰权。察此四者，所以破强敌，取孟（“孟”，通“猛”，威烈，大）将也。”他把“势”

同“阵”（部队组织形式及运用）、“变”（部队的机动能力和对客观形势的应变能力）、“权”（部队的主动权、行动自由权）联系在一起进行观察和论述的。“阵”、“变”、“权”，可理解为构成“势”的物质基础，而“势”则是这些物质在运动中所呈现的力。所以，孙臆把弓弩喻为“势”。这同孙武在《势篇》中所说“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的论点是相通的。他们二人都把“势”阐述为物质在运动中形成的强力，用于部队，就是强大的战斗力。所以《吕氏春秋·慎势》篇提出：“孙臆贵势”。实乃精当之论。

85. 禁 暴

兵之兴也，所以遏乱安民也。暴而不禁，是滋之乱，而民愈不安，殊非从来征伐本意。故王者之师，倡仁而战，扶义而征，喜其来而悲其晚。良以拔诸水火，而厝之生全也^①。师到之处，无暴神祇^②，无行田猎，无毁土坟，无燔墙屋，无焚林木，无掘丘坟^③，无取六畜、禾、黍、器械，无掠妇女。见其老幼，慰归无伤；虽遇壮者，不可无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秋毫无犯，市肆不易。皆由主将禁戒之严，故其下奉命而不敢违也。由是仁风遐扬^④，士民欢呼，鼓舞有若更生。箪食壶浆^⑤，迎降载道。敌虽暴兵，不行于效顺之民；我即孤往，可藉力于新附之士。兵家所谓反客为主者^⑥，此其是矣。暴若弗禁，民必悉其所归，逃匿大城，与之竭力死守。或藏溪谷，纵迹无

朕⑦。吾粮食无从得，攻取又无效。然则向之不戢其众者，宁非自害欤！

乐毅伐齐，既胜于济西（《丛书》本“齐西”，据《史记·乐毅列传》改），留徇齐城未下者，毅整军禁侵掠，礼逸民，宽赋敛，除暴令，脩旧政，齐民喜悦，六月之间，乃下齐七十余城。

吕蒙入荆州，尽得羽及（《丛书》本无“羽及”，据《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补）将士家属，皆抚慰之。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丛书》本作“于民”，据上书改）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汝南人，取民一笠，以复官铠。蒙以为犯军令，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遂垂涕斩之。于是军中震慄，道不拾遗。蒙旦夕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食。羽府藏财宝（《丛书》本无“羽”，“藏”原书作“库”，据上书补、改），皆封闭之，以待权至。或手书示信。羽人还（《丛书》本“示”后无“信”，“羽”作“关公”，据上书补、改），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吏士无斗心。

秦王猛伐燕，长驱至邺，号令严明，军无私犯，法简政宽，燕民各安其业，更相谓曰：“不图今日复见太原王。”王猛闻之，叹曰：“慕容元恭可谓古之遗爱矣！”

岳武穆士卒饥死不掳掠，冻死不撤屋。常驻钟村，军无现粮，将士忍饥，不敢扰民。

魏拓跋英围齐南郑，禁士卒无得掠暴，远近悦附，争为租运。

高皇帝欲发兵取镇江，虑诸将不能禁戢士卒为民患。遂召诸将，数以常纵军士之过，欲置之法，李善长力救，得解（《丛书》本无“得解”，据《明史·李善长传》补）。乃勉（《丛书》本作“免”，作“勉”是）徐达曰：“尔当体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杀戮。有犯令者，处以军法；纵之者，罚无赦！”达等顿首受命。既克镇江，兵不血刃，号令严明，城中晏然，不知有兵。及常遇春围赣州，命汪广洋谕之曰：“汝与遇春言熊天瑞处孤城，岂能逃逸。但恐城破之日，杀伤过多。要当以保全生民为心：一则可为家国用，二则可为附者劝。且如邓禹，不妄杀戮，得享高爵，子孙昌盛，此可为法。向者鄱阳之战，友谅既败，生降之兵，至今为我用，纵有逃归者，亦我之民。前克湖广，诸军士无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无民何益！”遇春如命而归。乃（《丛书》本作“仍”，应作“乃”）褒谕曰：“予闻王者之师无敌，非仁者之将不能也。今将军破敌不杀，是天赐将军以隆我国家，千载相遇，非偶然也。捷书至，予甚为将军喜，虽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将军能广德宣威，保全生灵，予深有赖焉。”太祖此谕，真三代时雨之师也。

至有不能戒辑其众者，如王僧辨虽有灭侯景之功，而馭下无法，军士掳掠，驱迫居民，都下百姓，缘淮号呼，翻思景焉。此岂伐罪吊民之义耶！

【注释】

① 良：确实，果真。厝（cuò错）：安置，放置。

② 暴：残害。神祇(qí)：天地之神。天神称神，地神称祇。

③ 丘坟：在此指显贵之家的祖坟。《周礼》称王公之坟为丘。“丘”，《丛书》本作“邱”，清世宗胤禛为避孔丘名讳，改“丘”为“丘”，或作“邱”。

④ 遐(xiá)：远。

⑤ 箪食壶浆：喻百姓踊跃犒军。“箪(dān)，见卷二，第18节，注⑦。“食”，读sì，食物。“浆”，米汁。《孟子·梁惠王下》：“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⑥ 反客为主：意为在军事行动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主、客：古代用于军事术语，兵家多有所指。在国土内作战为主，外出作战为客；内线作战为主，外线作战为客；处于主动态势为主，处于被动态势为客。

⑦ 朕(zhèn)：迹象，踪影。

86. 逐 利

所谓逐利者：凡要害之当据，积聚之当取，空虚之处当袭，懈弛之当掩，机势之当乘，地利之当争，皆兵家之所便也。《孙子》曰：“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①。”故只用偏师锐卒，日夜不处，卷甲趋之，轻兵赴之，使敌失其所恃，而徐以大军继之，则所谓无不如意。盖利之所在，我与敌皆争，惟先至者得之。得则人为我制，不得则我为人所制。是以宁速无缓，宁我制人，毋人制我也。倘迂延观望，见利不趋，敌得从容成备，谋虑已周，险阻尽宁，后时失机，底绩为难②。第宜参伍详审③，必得则往。恐敌阳以利而诱我，我误趋之，必为所

败。如委弃辎重畜牧粮食货财之类者，是谓饵兵④，断不可逐也。

桓温伐蜀，封孚问于申允曰：“事将何如！”允曰：“以温声势，似可有为，然吾观之，必无成功。温骄以恃众，怯于应变，大军深入，值可乘之会，反逍遥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胜。若廩粮愆悬，情形势屈，不战自败。”此自然之数也。

夫逐利，迟则不可，况见利不逐，能无后悔耶！是故江陵有军实，昭烈留连不进，是以败于当阳而穷于夏口。蜀中一日数惊，孟德得陇不望蜀，是以迟于七日而惮于终身。若是乎，利不可不逐，而逐利不可不速也。

【注释】

① “《孙子》曰”五句：语出《孙子·军争篇》。意谓率领全军去争利，就会由于行动迟缓，不能达到预定目的。如果轻装前进去争利，就有失去辎重补给的严重后果。

② 底(zhǐ)绩：达到功绩。底：达到。

③ 参(sān)伍：错综比较，多方验证。

④ 饵兵：古代军事术语。有意放弃辎重、城邑，诱使敌人中计，以便乘敌之乱，我军反击取胜。《孙子·军争篇》有“饵兵勿食。”梅尧臣注：“鱼贪饵而亡，兵贪饵而败，敌以兵来钓我，我不可从。”（《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军争篇》）

87. 乘 胜

兵何以宜乘胜也？胜则敌之心胆已摧，我之锐气益

壮。以方胜之气，当已疲之敌，所谓势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也^①。乘之云者：谓吾之锐气过久则衰，敌之衰气渐养则振，释此不乘，因循荏苒^②，机会一失，悔无及也。第患乘胜之时，骄而玩敌^③，御备不严，忠说不纳^④。彼惧而深计，我忽而寡谋；我欺敌以长驱，彼多奇以待我。一蹶不振，弊在陵人。故军胜弥警，将之明鉴也。

徐道覆因刘裕北伐，劝循乘虚取建业，循从之。何无忌御之，败死。刘毅与战于桑落洲，毅兵大败（《丛书》本作“战于桑洛，大败其众，”据《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七》改），皆为循虏。尚书孟昶震惧，自杀。刘裕兼程回救。循闻裕已还，与其党相视失色，欲退还浔阳，取江陵，据二州（《丛书》本作“一州”，据上书改）以抗朝廷。徐道覆谓宜乘胜径进。固争累日，循乃从之，至淮口，中外戒严。裕谓将佐曰：“贼若于新亭直进，其锐不可当，宜且避之。若回泊西岸，此成擒耳。”道覆请于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数道进攻。循曰：“大军未至，孟昶望风而靡；以大势言之，当计日困乱。今决胜负于一朝，既非必克之道，且多杀士卒，不如按兵待之。”道覆曰：“我终为卢公所误，事必无成，使我得为英雄驱驰（《丛书》本作“使为所得为英雄驰驱”据上书改），天下不足定也。”刘裕登城见循军引向新亭，顾左右失色；既而回泊蔡州，乃悦。迁延数月，裕率诸军齐力击循，大败之。循走死。此不乘既胜之势以蹙人，故反为人所败也。

秦王败薛仁杲之将宗罗喉，因率骑击之。窦轨叩马苦谏，世民曰：“破竹之势，不可失也。”遂进围之，

果降。此乘胜而收全功者也。

宋臣谓其主曰：“金人非真能善用兵，不过乘胜耳！”

盖当胜之后，乘而直进，无论边城外破，士女内震，有颯靡之形，而备御未收，人心未协，无自保之策，故虽英雄到此，亦难展手。第乘之心与慎之心，宜并用耳。

【注释】

① “所谓势如破竹”二句：语出《晋书·杜预传》。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晋灭吴之役，镇南大将军杜预提出：“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著手处也。”

② 荏苒(rěn rǎn)：指时间渐渐流失、推移。

③ 玩：轻视。

④ 讷(dǎng党)：正直。

88. 应 卒

强敌倏临，精兵奄至，如火发于袖，夏起于怀①，未有不张皇失措者也。夫将先自摇也，则三军之士不战而自溃矣。故必处以坚忍，镇以定静，从容指挥，佐以奇谲，俾士卒争死而用命，骇愕而狼奔，自非智勇之将②，必不能矣。盖变起仓卒，虽士伍容易纷扰。然敌亦未必遽知我之虚实。定静则我神情恬，而众有所恃而不恐；奇谲则我之设施巧，而敌乖其向以敛迹，兹所以免于败也。既免危机，然后徐图胜算。此于事急惊乱，漫无主张，敌因而蹙之，

遂大败不可救者，相迳庭矣^③。

石虎遣麻积攻抱罕，张重华遣谢艾率步骑三万进平临河。艾乘轺车（《丛书》本作“轺车”，应作“轺”），戴白帽，鸣鼓而进。秋望见，怒曰：“艾年少书生，冠服如此，轻我也。”命黑稍龙骧三千人驰击之，艾左右大扰。艾据胡床，指挥处分，赵人以为有伏，惧不敢进。艾命将张瑁自间道引军截赵军后，赵军退。艾乘胜进击，大破之。虎叹曰：“吾以偏师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于抱罕，彼有人焉，未可图也。”

魏梁州刺史拓跋英击齐军于汉中，将还，齐军已至，将士皆疲，大惧，欲走。英故缓辔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敌，东西指挥，状若处分，然后整旅而来。齐疑有伏，迁延引退，英追击，破之。

梁韦睿攻魏涡阳，魏王奄至。放营未立，麾下才二百人，放免胄下马，据胡床处分，士殊死战，莫不以一当百，魏兵遂退。放，睿之子也。

张守珪为瓜州刺史，帅余众筑故城，板干才立，吐蕃猝至。守珪于城上置酒作乐，虏疑有伏，不敢攻而退。珪纵兵击之，虏败走。

刘词攻河中，李守贞遣死士数千人，夜入其营，将士怖惧，不知所为。词神色自若，令于军中曰：“此小盗耳，不足惊也！”遂免胄横戈，叱短兵以击之，贼败退。

韩世忠遣王渊讨方腊，次杭州。贼奄至；势甚张大，众惶怖无策。世忠以兵二千伏关堰，贼过伏发，众蹂乱。世忠追击，贼败而遁。

威宁伯王越与保国公朱永斂兵千，在大同周视边所，虏兵猝至且众，永欲走，越厉声曰：“勿复言！”即挥兵上山，屯札严守，曰：“若走撞阵，被其长驱入城，此祸谁当？当今我已占上游，与战必利。”遂驱兵下马，于中选勇士三百，自将于后，余七百人，永帅而前。俱令衔枚，不许前兵反顾，违者斩以徇。使一如鱼贯，少有参差，亦斩以徇。列为阵。行时已向暮，虏兵惫懈。越急命诸军从山后依前令行五十余里，始抵城下，不失一人。此应变之法也。

【注释】

① 羸(chài钗)：蝎属节肢动物。

② 自非：除非。用作连词的“自”与“非”连用，仍作连词用，表示除非有某种前提，是不会有某种结果出现。它所连接的是表示前提、条件的分句。

③ 迳庭：又作“径庭”，本义偏激。后喻相差极远，或彼此矛盾很大。语出《庄子·逍遥游》。

89. 因 势

凡兵定有一势，惟“因其势而利导之”者，为得算^①。盖敌势万变不齐，善战者惟随势以应，而我无定局，是谓“胜于易胜”也^②。敌欺我，则骄之；敌畏我，则恐之。敌勇而愚，则诱之；敌轻而躁，则劳之；敌过慎而憊，则疑之^③。敌上下猜疑则间之。敌好袭人，则佯为无备；敌好侵掠，则委利以饵之^④。敌务于进，则设伏以致之；敌志在退，则开险以击之。凡如此例，难容悉数，皆因敌情

以导之耳。敌既入我阱中，乘势出奇，选锋突击^⑤，覆之犹反手耳！

齐人救赵，直走大梁。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号齐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遂减灶而退。庞涓追之，行三日，见灶日减，喜曰：“我固知齐兵怯，入吾地三日，士卒已逃者过半矣！”遂追至马陵道，遇伏而败死。此敌欺我，则骄之也。

突厥史德反，唐遣裴行俭（《丛书》本作“裴元俭”，据《旧唐书·裴行俭传》改）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讨之。先是，都护萧嗣业讨虏不克，死败接踵，皆为粮车数为虏抄掠，以致军馁死。行俭曰：“以谋制敌，可也。”因诈为粮车三百乘，车伏壮士五辈，赍陌刀、劲弩，以羸兵挽进；又伏精兵踵其后。虏果至（《丛书》本作“疑”，据《资治通鉴·唐纪十八》改），掠车，羸兵走散，虏驱车就水草（《丛书》本作“走险”，“虏驱”后无“车”，据上书改、补），解鞍秣马，方取粮，壮士突出，伏兵至，杀获几尽。自是粮车无敢近者。此因敌之侵掠，故委利以饵之也。

【注释】

① 因其势而利导之：根据战争形势，向着有利于自己的一方引导。语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见卷六，第67节，注⑦。
得算：掌握胜利条件。

② 胜于易胜：在易于获胜的条件下，战胜敌人。语出《孙子·形篇》。

③ 意：恐惧不安的样子。

④ 之：《丛书》本无“之”，据前后文意应补。

⑤ 选锋：见卷一，第2节，注②。

90. 出 困

军之为敌所困也，必其势不足以胜人，然后敌乃凭陵之，而我之力不能支。倘无奇策以应，而第与之角力也，其何能解？故必阴其谋，秘其机，诡其途，秘用其锐，匿其伏乎！盖困人之心，心无反顾，而其所虑，只恐溃围。惟出其背，倾而覆之，势必惊奔。或伪遁而伏奇兵以争利，或设疑而藉虚势以诳敌。如敌强据险，攻之难取，则有太公“必出”之法^①；审知虚空之处，命强壮居前，材士伏后^②，弱卒居中。凿山开道，暗地设奇。敌觉而追，左右疾击，多其火鼓，若从天降，若从地出，莫我能御。是谓必胜。凡此之法，皆非昏夜，不能用也。万一敌兵围合，地无空虚，当罄军中所有^③，大赏三军，明示以力战则生，不力战则死。欲东而佯击其西，欲西而佯击其东。彼野围辽阔，势不得坚，一处受敌，还相救助，则各处抽兵，渐薄矣。视其薄处而疾击之，可以得出。既出之后，伏奇待追，转败为功。将之善算也。

汉段颍迁并州刺史，进军击当煎种于湟中，颍兵败，被围三日（《丛书》本作“二日”，据《后汉书·段颍传》改），用谋士樊志张策，潜师夜出，鸣鼓还战，大破之。

田丰说袁绍，乘操南讨，发兵围许，奉迎天子。曹操闻之，解穰（《丛书》本作“襄”，据《三国志·魏书·武

帝纪》改)围而还。张绣率众击之,刘表亦遣兵救绣,屯于安众。操军前后受敌,操乃夜凿险伪遁。表、绣率军来追,操纵奇兵击之,大破之。

李密使麾下李勣率兵五千,济河袭黎阳,开仓纵食。字文化及引兵北上,围黎阳。密使勣守仓掘堑以自环,化及攻之。勣为地道,出斗,化及败,引去。

成化初,宽河卫千户王信以功迁指挥使,移守荆襄。值石利上刘千斤反,信进据房陵,民兵不满千人。贼四千余众,突至,围之。主帅逗留不援。信乃多张旌旗举火,昼夜不息,历旬余。间以死士出城五六里,举火鸣炮。贼以为援兵至,且惊走。追斩。有功,进都指挥同知。

段颍、李勣潜于围外,反攻也;曹操伪遁,以诱也;王信设疑而藉虚,势也。或出其不意,或多方误之,实皆阴其谋而用其锐者也。

【注释】

① 则有太公“必出”之法:由“则有太公‘必出’之法”至“莫我能御”,语意出自《六韬·虎韬·必出第三十四》。该篇论述夜间突围作战和如何渡江河溪谷的战法。

② 材士:勇武的士卒。

③ 罄(qing庆):尽,空。

91. 严 备

夫有备之胜无备也,自古然矣!与其仓皇于敌至之秋①,孰若预防于未至之日?为将者,慎毋谓我粮饷足而城

池固，遂可弛备也。尝见无备之将，皆缘有所恃。是以敌得因其无备而袭之，况无所恃乎？备之之道：城必欲其高厚，池必欲其深广，器械必欲其精利，粮饷必欲其充足。犹未也：关津必饬^②，厄塞必修，强锐必聚，英雄必用，巡视必警，斥堠必远，侦探必密，此守法也。至若我师野处，贼寇将临，须据险阻以立壁垒，须择胜地以置坚阵。仍设伏于前，以为奇兵，再设伏于后，以防不测。军行而备之者：地广不废阵，地狭不废队，最狭小不废行伍^③；毋使敌至而乱。至则先据险要，俾敌莫能攻，而侦听探视，尤宜络绎。备御已严，断难侵軼^④，即不胜亦不至于败也。

邾人以须句故出师，公卑邾人，不设备而御之。臧文仲曰：“国虽小，不可易，无备，虽众，不可恃也。君无谓邾小，蜂虷有毒，而况国乎？”弗听。战于井陘，我师败绩。邾人获公胄，悬诸鱼门。

楚子伐郑，已服楚矣。晋人救之，军于敖、郟之间。彘子欲战，赵括、赵同党彘子，激怒楚人。郤献子曰：“弗备，必败。”彘子曰：“郑人劝战，弗敢从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师无成命，多备何为？”士季曰：“不如备之。楚之无恶，除备而盟，何损于好？若以恶来，有备，不败。”彘子不可。士季使巩朔、韩穿帅七复于敖前，故楚至而上军不败。

梁遣冯道根守阜陵，初到，修城隍，远斥堠，如敌将至。众颇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战，此之谓也。”城未毕，魏法宗奄至，众皆失色。道根命大开门，缓服登城，遣精锐出战，破之。魏人见其意思安闲，战

又不利，遂引去。

魏胜在海州初起义时，无州郡粮饷之馈，无府库仓廩之储，经画市易，课酒、榷盐、劝糴。豪右环海州度视敌兵攻取处，筑城浚隍，塞关隘。在军未尝一日懈弛，恒如敌至。

【注释】

① 秋：时期，日子。

② 关津：水陆交通关卡。飭(chì)：整治，整顿。

③ 行伍：古代军队编制单位。五人为“伍”，二十五人为“行”。不废行伍：指不令士卒掉队。

④ 侵軼：见卷三，第40节，注⑥。

92. 内 应

内应之兵，多缘纳叛招降，然令人心疑而易识。是以其策常泄，泄则敌因而诡，我鲜有不败者。临阵始降，不暇详审，然亦非万全策。不若选我慧黠之士^①，其精锐一可当百者，佯为商贾，先事而往。兵临城下，应者夜焚民居，火光四彻，诈呼敌人，兵民鬻乱，乘机成事。或久而围之，猝解而远去。彼受困之城，米珠薪桂，卖薪负贩，彼必无疑。外兵信道而袭，无有不克。营应阵应，差为稍难^②。俟彼召募，方可乘间。至于群盗乌合之众，应尤易人。大抵奸细在内，宜早应之于外，久则败露，非胜算也。

魏萧宝寅、崔延伯既破莫折天生，引兵会祖迁等于安定讨丑奴，军威甚盛。丑奴待以轻骑挑战，兵未定，辄退去。延伯特勇乘击之。有贼数百骑，持文书

诈降。宝寅、延伯未及阅视，贼将宿勒明达引兵至，与降贼腹背击之，延伯大败。

李希烈据许时，有李元平者，薄有才艺，性疏傲，敢大言，好论兵事，关播异之，荐于上，以为宰相之品。以汝州近许，擢元平为别驾，知州事。元平至，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阴使壮士数百人往应募，继遣其将李克诚将数百骑突至城下，应募者于内缚元平驰去。

相州有剧贼陶俊、贾进利为乱，岳武穆请以百骑灭之。遣卒伪为商人入贼境，贼掠以充部伍。武穆遣百人伏山下，自领数十骑逼贼垒，贼出战，飞佯北，贼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进利以归。

【注释】

- ① 慧黠 (xiá 狭)：机智灵巧。
- ② 差：略，稍，尚。用作副词。

93. 安 众

剧虏强寇，势若风雷，兵士鲜不恐惧危疑，是不战而有自溃之机矣。为将者，苟无术以安此，敌乘势蹙我，斯败坏不可收拾。故必处以恬静，示以从容。或躬亲不急之务，或矫语不足畏之言，或虚张有可恃之势，或假托于鬼神，或巧倚于术数^①。虽矫情镇物^②，事出非真实，所以安之，而使之无恐。然后设施变化，因敌出奇，弱可使强，危可使安。非天下之大智，其孰能之。

吴汉率耿弇、王常等击富平、获索贼于平原(《丛

书》本在“贼”前有“二”，据《后汉书·耿弇传》删），贼率五万余人夜攻汉营，军中惊乱，汉坚卧不动。有顷，乃定。即发精兵出营突击，大破其众。

张奂为匈奴中郎将时，休屠各及朔方乌桓并同反叛，焚山燎林，烟火相望，兵众大恐，各欲亡去。奂坐帷中，与弟子讲诵自若，军中稍安。乃潜诱乌桓阴与通和，遂使屠各渠帅袭破其众，诸胡悉降。

周访讨杜曾，时曾勇冠三军，兵势甚盛，访恶之。锋刃方交，访亲于阵后射雉，以安众心。

魏主冉闵既克襄国，因蚕食常山诸郡。慕容恪等击之，闵趋常山，恪追于魏昌之廉台。燕十战皆不胜，燕人惮之。恪巡阵，谕将士曰：“闵勇而无谋，一夫敌矣。其士卒饥疲，甲兵虽精，其实难用，不足破也。”

魏拓跋英围南郑，城中恟惧。参军庾域封题空仓数十，指示将士曰：“此粟皆满，足支一年，但努力坚守。”众心乃定。

他如陆逊之种豆，谢安之围棋赌墅，皆因人心之危疑而安之也。

【注释】

- ① 术数：此指权术，策略。又指治国之术。
- ② 矫情镇物：见卷四，第47节，注⑤。

94. 愚 众

凡战胜攻取之妙，可藉三军为之，不可使三军知之。故曰：“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①。”又曰：“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②”。所谓“将军之事：静以幽”者^③，皆所以愚士卒之耳目，而使之无畏敌也。或激之而使奋，或诱之而使趋；或置之死地，令有决胜之心；或绝其生途，令有必守之念；施无法之赏^④，而令贪者忘其身；悬无政之令^⑤，而使惮者勇于赴。

大都笼络众心，鼓舞众志，“如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⑥。”此非万众独愚，一人独智也，驾驭之权，操之在将，而受其驭者必受其愚。即间有微知，而法施于不敢逆，势极于无所逃，又不得不勉从之也。

曹孟德讨张绣，见沿途麦绕田畴，乃下令：“蹂躏者，斩！”操马误入麦田，即下营召主簿拟罪，欲自刎。郭嘉力谏曰：“《春秋》之义，罪不加于至尊。”操曰：“吾自制令，而自犯之，何以服众？”乃斩其发，曰：“权代吾首。”于是万众竦然。过麦田，下马扶麦而行，惟恐其倒。

句践代吴，潜取重囚而诛之，佯示三军曰：“此犯某令者！”未几，复取重囚而诛之，曰：“此犯某令者！”如此数四。故其士卒奉令惟谨。

此皆愚众而使奉令者也。

汉度尚募诸蛮夷破贼，军中大得虏获，士众骄

富，无战心。尚患之，宣言兵少，未即进兵。纵士卒出猎，潜焚其营，珍货皆燬烬。众归而泣，尚曰：“无恤也，卜阳、潘鸿为盗数十年，珍宝山积，若能克捷，所获必信于前。”由是鼓进而攻破之。此犯之以利也。

白起入楚，其所过皆伐梁焚舟，而士远斗穷战，计无反顾。此置之死地而战益决也。

刘锜守顺昌，命凿舟沉之，以示无去意，而众心乃固。此绝其生途而守益坚也。

马隆募壮士救凉州（《丛书》本作“梁州”，据《晋书·马隆传》、《地理志》应作“凉州”），武帝命其将士皆先加显爵，不拘常典。此谓施无法之赏也。

《尉繚子》云：“离地逃者，身死家残，发其坟墓，暴其骨于市，妻子公于官。”（按：本文所引，见《尉繚子·重刑令第十三》，词句有出入。）此所谓悬无政之令也。

投醪、吮疽而士乐死，此以爱愚众也。

斩嫫、诛贾而人人不敢犯，此以法愚众也。

【注释】

① “易其事”六句：意谓战法要经常变化，计谋应不断更新，使人们无法识破奥秘；驻地应经常变换，行军要多绕道走，使人们难以了解意图。语出《孙子·九地篇》。《丛书》本“革”作“乖”，“迂”作“迂”，误。从《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九地篇》改。

② “犯之以事”四句：意谓只令士卒执行任务、争夺利益，而不令士卒知道“为什么”以及有什么危险。这是一切剥削阶级官兵关系的一种反映。语出同上书。

③ “将军之事”二句：语出同上书。为将领的，遇事要沉

着冷静而又善于深思熟虑。

④ 施无法之赏：施行超越法定的奖赏。语出同上书。

⑤ 悬无政之令：颁布打破常规的号令。语出同上书。

⑥ “如驱群羊”四句：语出同上书。“驱”后《丛书》本无“群”字，据《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九地篇》改。

95. 虚 声

夫虚虚实实之防，固无穷矣。善兵者，诡张远诳，能以虚声悚敌之心^①，而乖其所向，使东西顾盼，进退踌躇；心摇而弗能定，见利而不敢趋；低徊延缓，然后我得乘间抵隙，以战则利，以攻则取矣。其间或声东击西，或声彼击此，或声远击近，或声近击远，俾敌不知所备，则我所攻者敌所不守也。兵法云：“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②。”斯其然乎？而措胜之方，亦在察敌之将而用之也。

耿弇攻张步，步使其弟蓝将精兵二万守西安（《丛书》本在“蓝”后有“能”，据《后汉书·耿弇传》删），诸郡太守合万余人守临淄，相去四十余里。弇进兵居二城之间。弇视西安城小，而蓝兵又精，临淄城大而易攻。乃敕诸部兵，俟五日后攻西安。蓝闻之，日夜为备。至期，蓐食；会明，至临淄，出其不意而拔之。

萧宝寅使薛脩义围河东，魏使杨侃救之，脩义驱民西围郡城，其家皆刘旧村，一旦闻官军至，皆有内顾之忧，必望风自溃矣。魏乃使其子彦与侃率兵北渡，据兵堆壁，命送降民各还其村。俟台军举火，三烽亦举烽以应，无应烽者，皆贼党也，当进击屠戮之，

以所获赏军。于是村民转相告语，虽实未降者，亦诈举烽。一宿之间，火光遍数百里。贼围城者不测，各散归，脩义降。

陈洛州刺史独孤永业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业通夜办马槽二千，周人闻之，以为大军且至，惮之。

张士诚遣吕珍率兵十万围诸暨。守将谢兴告急于李文忠。忠以严州兵少，兼密迩桐庐贼境，而衢、信兵出江西，无兵应援。乃与下议曰：“兵贵虚声。”乃张榜于贼境，诈云：邵荣领兵五万已出江右，徐达领兵五万已出徽州，约会金华，克日进抵诸暨剿捕。贼兵见榜，具告吕珍，退五十里下营，以待决战。胡德济夜半乘势出击，大破之。其退北虏至阿鲁浑河也（《丛书》本作“阿鲁河浑”，据《明史·李文忠传》改），虏骑滋多，文忠据险为营，以示单弱，仍椎牛具食，为犒大军状。虏疑有伏，相率引去。

宸濠反，王守仁恐贼顺流东下，速出而留都无备。密遣谍四出投檄，言京师、湖广、南京、淮浙、福建、广东、广西讨贼之兵，俱以遣发，期会江西。以疑宸濠，使不敢出。贼见檄果疑四路兵至，不敢直趋南京。迟回数日，始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庆。而守仁已大集矣，贼遂败。

夫耿弇之佯北攻西安，文燧、守仁之揭榜投檄，是虚其声于言也。杨侃之烽燧，永业之马槽，李文忠之椎牛具食，是虚其声于事也。虚声在我，实信在敌。信则情乖，必致之事也。而欲窥敌之为虚，又须筹度其事实之符违。出吾明哲，料敌论事，缕缕逼真，不

为虚慑，乃为得之。

【注释】

① 悚 (sǒng 耸) 敌之心：使敌人心惊。悚，在本句用作使动。

② “善攻者”二句：语出《孙子·虚实篇》。意谓善于进攻的部队，由于选择出敌不意的时间、地点，突袭敌人的弱点，使敌处于被动挨打地位，不知如何防守。

96. 先 声

兵有先声而后实者，谓之先声夺敌之魄，故不烦兵而敌自服也。必其战胜之威，“如火烈烈①”，“如风发发”②，无攻不破，无阵不摧，然后可以张大其辞。敌心怖，则彼无见戮之危，我无力战之苦。所谓“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③。”且数战之后，兵力既疲，以既疲之兵，图不可必之胜，鲜有能济者。故张我军实④，震我先声，俾敌闻之，或恐惧投降，或未战自遁，皆兵之机，所谓用力佚而成功捷也。

韩淮阴既克赵，听广信君之策，遣使宣威，招降七十城，燕从风而靡。

曹操既平荆襄，遗书孙权曰：“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荆襄之人，望风影附。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欲与将军会猎于吴。”权以示群下，莫不响震失色。张昭等皆劝迎之，惟周瑜、鲁肃不从。倘国无人焉，孙氏不血食。

魏将军白曜将攻肥城，酈范曰：“肥城虽小，攻之淹日（《丛书》本作“引日”，据《魏书·酈范传》改），胜之不益军势，不胜足挫军威。彼见无盐之破，不敢不惧，若飞书谕之，不降即散矣。”白曜从之，肥城果溃，得粟三十万斛。

梁攻魏涡阳城，魏救之，作十三城，欲以控制梁军。陈庆之衔枚夜出，陷四城。涡阳城主王纬乞降。三十余人分报魏诸营，陈庆之陈其俘馘，鼓噪随之，四城皆溃。

元伯颜攻破宋之阳逻堡，斩王达，军大溃，夏贵仅以身免，诸将请追之（《丛书》本作“请诛之”，据《元史·伯颜传》改。）伯颜曰：“阳逻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以贵代吾使，不必追也。”自是伯颜东下，势如破竹，皆先声所及，宋主不支也。

【注释】

① 如火烈烈：像火势那样猛烈。喻军威猛烈。语出《诗·商颂·长发》：“如火烈烈，则我莫敢曷。”军威像火那样炽盛，没有人敢于抗御我们。“曷”，通“遏”，阻止，抗御。

② 如风发发：喻军队冲锋像暴风那样呼啸而前。语出《诗·小雅·蓼莪》：“南山烈烈，飘风发发。”“发发”（又读bó），迅速。

③ “百战百胜”四句：语出《孙子·谋攻篇》。这是孙武对求“全胜”战略思想的高度概括。

④ 军实：在本句中应作军威、态势解。“实”，通“势”。

卷 九

历代兵家对击强、击众皆有成功先例和精辟论述。在《孙子》有“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虚实篇》）是讲要使自己的兵力集中再集中的问题。孙臆对于击强击众的主张，充分体现在《威王问》篇中。当齐威王（前？一前320年）问到“敌强我弱”该怎么打法时，他主张“让威”（见张震泽《孙臆兵法校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页）。对于大将田忌问到“敌众且武，必战，有道乎”？孙臆回答他24个字，即：“埤垒广志，严正辑众，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同上书第28页）这又同《孙子·计篇》“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该段论点是一脉相承的。《击强》、《击众》二节所论述，意在祖述孙武。孙臆上列论点，惜在理论概括方面尚缺一筹。

97. 击 强

大敌在前，兵精势锐，志在深入，陵我郊圻^①，此而

欲与之浪战，非策矣。当厄塞险阻，坚壁守之，使不得进。分遣奇兵，断其运道，截其后援，夺其所恃，乖其所之，清我之野，饱能饥之，佚能劳之，治能乱之，渐见困敝，乃可乘矣。于是微而怒之，佯而诱之，令人险阻，乘高布状，四面夹击。彼纵欲冲突，而地不可施；纵欲争长，而四面难支。如与猛虎相持，先萦而扰之，敝而馁之，使其搏噬莫加，气力渐弛，徐施陷阱，令其自堕。此法盖持久以待其衰，多方以误其趋，先务高城坚垒，精器足粮，庶有所恃，而旷日缓之。是善守者，藏于九地^②，复蓄士卒之力，因战地之利，为无穷之计。是善战者，动于九无^③。既以守而待攻，复以战而乘敝。敌虽强，直鞭箠使之耳。

金兀术会将攻和尚原。吴玠命诸将选劲弓强弩，分番迭射，号驻队矢，连发不绝，繁如雨注；敌稍却（《丛书》本作“怯”，据《宋史·吴玠传》改），则以奇兵旁击，绝其粮道。度其困且走，设伏于神垒以待之。金兵至，伏发，众大乱，纵兵夜击，大败之。后又攻仙人关，杀金坪，玠以万人当其冲，与弟璘死据其地，力战不退。战士少懈，急屯第二隘，用驻队矢迭射，金人百计攻之，不下。玠度可战，明日大出众兵（《丛书》本作“大众出”，据上书改），统领王喜、王武率锐兵，分紫、白旗，入金营。金阵乱，宵遁。遣统制张彦劫其横山寨，王俊伏河池，扼其归路，又败之。

玠两扼强敌，先用驻队矢连射，而兵不出者，所谓强而避之也。继以奇兵旁击，绝其粮道，所谓饱而饥之也。度其困且走，与金人百计攻之，不下，而玠

度其可战者，是佚能劳之也。伏神垒、河池以击之者，用地利以战也。深得击强之宜。从来良将击强敌，未有不先避之者。

陆逊之击玄德(《丛书》本作“元德”，因清廷避圣祖玄烨名讳，改“玄”为“元”)，曰：“备猾虏也，更尝事多(《丛书》本作“更事常多”，据《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改)，其军始集，思虑精专，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是诚见之审矣。盖敌之始进，其锋正锐，当之未有不碎者。彼求速战，吾积日延时，坚壁临之，锐者挫矣。况运道悬隔，粮饷愆期，野无所掠，饱者饥矣。既挫且饥，吾复劳之，败形自露，犹惧敌之侵軼我也，而乘险以击，是又“先为不可胜”也。至四面夹击，则《吴子》“五军击强之道也。”

【注释】

① 郊圻(qí奇)：都邑的疆界，也指都邑的郊野。本句指郊野。

②③ 皆见卷五、第57节，注①。

98. 击 众

击众者，利险阻，利昏夜，兵家固已言之。又当观敌之用其众者何如耳，倘其正兵倍我，而其余皆奇也，截后击旁，持虚扼亢^①，匿伏以争利。据险阻，分其势，出奇无穷，令我应接不暇。如此者，名为智将。宜伺便相机，

勿与轻战。如悉勒其众，云屯乌合，横亘蔓延，以争一战之胜，此庸将也，虽众可虏。击之者，使骁将统锐士，分为数道：一击其前，一击其后，一击其左，一击其右，大呼陷阵，纵横冲突，使其士伍喧嚣，行阵错乱；“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②”若敌兵方行未艾^③，势必先后续至。吾搏前、擒后、击左、猎右。盖敌虽众，而不善其用，则分数不明^④，人心不协，受攻之处，声息不闻，救应难及，一处溃散，转相惊怖，势若崩山。军资器械，为我之用。是谓胜敌而益强也^⑤。

梁王景仁率其军七万余人，与晋周德威战于郾南。梁军横亘六七里，汴宋之军居西，魏滑居东。晋人不战。至未申时，梁军饥且疲，将退。东偏尘起，德威鼓而进，麾其西偏，曰：“魏滑军走矣！”又麾其东偏，曰：“汴宋军走矣！”梁阵动而不整，乃皆走。遂大败。

刘曜御石勒于洛阳，曜众十余万，阵洛西，亘十余里。勒望见，曰：“可以贺我矣。”自与石虎等分军进击，曜败，就擒。

苻坚伐晋，遣朱序来说谢玄等降。序，固晋臣也，先为秦所擒。私谓玄曰：“若秦百万之众俱至，诚难与为敌；宜及其未尽至，败其前锋，则彼已夺气，可遂破也。”玄从其言。遣刘牢之率兵五千，败其先锋梁成于洛涧，斩之。遂进，与秦军战于淝水。坚麾诸军稍却，欲俟晋半渡而以铁骑蹂之。秦军退不可复止。序在军后呼曰：“秦军败矣。”军遂走。

夫梁阵动而不可整，秦军败矣，退而不可止，皆

缘人众阵大，视听不一，转相讹误也。而石勒之分击，则令众人不及相救，虽众，安得不败。夫敌众而无纪律，固易败也。然纪律之明，部伍之肃，自非群盗；其熟不能。古以少击众，无如岳武穆，每以数百骑纵横蹂大敌。虽缘士精将悍，还因见机。李光弼屡败史思明，亦以寡也。其背城御敌，必不野战，是利险阻也。敕郝廷玉、伦惟贞等各引数百人以攻其坚，是分数也。约大旗三麾至地，诸军毕入，死生以之，是大呼陷阵，纵横冲突也。以吾之寡，击人之众，倘非力战，又弗观衅，难有济矣。信乎不离成法者近是。

【注释】

① 持虚扼亢（háng 杭）：又作“批亢捣虚”，见卷四，第45节，注②。扼（è 厄），用力掐住。

② “前后不相及”六句：语出《孙子·九地篇》。“不相及”，指部队首尾不能相互策应配合。“不相收”，不能合拢聚合。

③ 艾：停止。

④ 分数：中国古代军事术语，指部队的组织编制或战斗队形。本句中，指前后或左右翼各部对受到攻击的情况相互不了解。

⑤ 是谓胜敌而益强：语出《孙子·作战篇》。打了胜仗，俘获敌卒、军资器械，壮大我军。益：更加。用作副词。

99. 度 险

凡大山、大水、坷坎、狭隘、险阻、林木、沮泽之处，俱险也。敌人薄我，正惟此地。我欲之，其术安在？不得器行，必以次序。“先为不可胜”以待之^①，而已次选精

锐②，索其有伏与否，伺敌之隙，预涉其所。相地结营，坚立壁垒，度涉备御，然后大众徐徐整列，以次而济。敌虽善袭我之家，计业已先立，持重临之，彼计自拙。设奇制敌，又属后图；而严兵防后，倍宜留心。万一敌人狡谲，知我前军备，则后必无虞，潜师间道，俟我半渡，从后反击，无有不克。此为将者所宜防也。而既渡之后，即须防遏，勿使敌兵阻塞，断我（《丛书》本作“其”，据前后句，作“我”是）粮道，截我辎重，绝我归路。此尤为长虑而却顾者。

晋人伐郑，郑遣使求救于楚。使归，郑询楚师何如？对曰：“楚不可用也，其来甚速，过险不戒。”其后，楚果有鄢陵之败。

楚屈瑕伐罗及鄢，乱次以济，师遂不整，为罗所败。

楚子庚伐郑，欲过颍水，恐郑袭之，乃使右师先城上棘。

赵充国伐羌，至金城，兵不满万骑，欲渡河，恐为虏所遮。即夜遣三校尉衔枚先渡，辄营阵，会明毕。遂以次尽渡。

数人者，或如法，或不如法，而胜负因之。谁谓兵行险阻可轻进耶！至若谨备敌之从后反击，如马超之击曹操于渭河。虑敌之窥我既渡，以兵塞之，如成安君请骑三万出井陘之险，以截韩信之后。是亦理势所必有者，可无防耶！

【注释】

① 先为不可胜，语出《孙子·形篇》。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

地，使敌无隙可乘。

② 已：通“以”，按。

100. 薄 险

薄险者，迫诸险而击之也。凡水泽沮洳之滨^①，山林倾侧之所，地势崎岖，迂邪狭险。若此之类，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队伍不得森列^②前者虽至而未整，后者方行而未息。人马数顾，行阵绝续，人心未一，锐气未张，备御未严，此正可以凭陵之也^③。我欲胜之，丞宜薄之，车驰卒奔，乘势而蹙，以一击十，必使无措。须于敌之未至，饱士卒，蓄战力，静息以待。假令敌素持重，审而后涉，便宜敛军秘迹，退处潜伏，俟其半渡，然后驰之，无弗胜矣。倘前军有备，尾击亦宜。虽间道潜兵，袭其不虞，必敌无后援，而后可相机用智。总在将心因地出奇，无庸错过。

宋襄公及楚人战于泓水（《丛书》本作“澠水”，误。据《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改），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丛书》本作“未济”，据上书补“既”），请击之。”公曰：“不可，君子不困人于厄。”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阵（《丛书》本作“成”，据上书改）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国人皆咎公。公曰：“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丛书》本作“阻险”，据上书改），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世笑以为宋襄之仁。

宋兴师北伐汉，辽冀王敌烈及耶律沙救之，与宋

师遇于白马涧。沙欲阻涧以待后军，敌烈不从，渡涧迎战，阵未成列，宋将郭进薄之，辽师大败，敌烈等皆死。耶律斜轸兵至（《丛书》本作“科轸”，据《辽史》改），沙得免。

夫薄险之师，成列虽易，而进退之间，将有权宜。故《孙子》云：“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敌虽利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丛书》本作“彼出而利，曰支地，支地者”，“而击之”后无“利”，据《孙子·地形篇》改、补）此为智将，乃不堕机。宁持重以临人，毋轻进而为人薄。是以晋、楚隔一水而两不济，卒罢兵而交退焉。倘欲必济而进取，先潜师以掩袭其后，敌见我之掩其后也，惊怖而退，我始可进，而可以免于薄矣。

【注释】

① 沮洳（jù rù沮褥）：低湿地带。

② 方轨、比行、森列：方轨，两辆战车并行。比行，并列而行。森列，繁密排列。

③ 凭陵：侵犯，攻击。同“冯（píng）陵”，叠韵连绵词。《左传·襄公八年》：“焚我郊堡，冯陵我城郭。”

101. 守 险

险者，内地之藩屏。得危而守之，则敌不能进而境内安。故守城不如守险，以敌攻城易而攻险难，而我守险易而守城难也。滚木垒石，守险之物；材士射手①，守险之人；坚壁重垒，守险之备；毒弩火药，长戟脩矛②，守险

之器。险阻既守，别径宜防，恐敌由之，击我腹心。倘若交锋，不宜浪战，须乘高据险^③，出奇匿伏。彼既劳疲，自应引退，慎勿轻追，恐为所诱。第俟诸险道，旁而击之，蔑弗胜矣。即欲追击，必审虚实。如果粮尽食乏，志切言旋，士心懈弛，锐气沮丧，选吾骁勇，踵而覆之，如振槁叶，易如摧落。

刘曜克洛阳，围石生于金墉。后赵王勒自统步骑救之，济自大塢，谓徐光曰：“曜陈兵成皋关，上策也；阻洛水，中策也；坐守洛阳，此成擒耳。”及至成皋，勒见无兵，大喜曰：“天也。”竟至洛阳，破曜而虏之。

苻坚遣将吕光破龟兹，光入其城，见城如长安，宫室甚盛，其境饶乐，入居之。天竺沙门鸠摩罗什曰：“此不足留，将军但东归，自有福地可居。”乃以驼三万头载外国珍宝，驱骏马万匹而还。凉州刺史梁熙谋闭境拒之，高昌大守杨翰曰：“光新破西域，兵强气锐，闻中原丧乱，必有异图，若出流沙，其势难敌。高梧谷口，险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夺其水，彼既穷渴，可以制之；如以为远，伊吾关亦可拒也。度此二厄，虽有子房之策，无所施矣。”熙不听，为光所败。

金人侵蜀，吴玠收散卒保和尚原，积米缮兵，列栅为死守计。或谓玠宜退屯汉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敌决不敢越我而进；坚壁临之，彼惧我蹶其后，是所以保蜀也。”

夫石勒以守成皋为上策，盖以成皋既守，无路可通，洛水逶迤，别津可涉。杨翰高梧之必胜，计在夺水则敌劳。西北徼外，沙磧千里，从古至今，患难得

水。胡人入贡，多以车载水而行，亦方域之不得不然也。吴玠坚壁守险，恃敌不敢越彼而进，惧蹶其后。而审势观变，又在乎人。倘或敌人势重，强逾十倍，以二与我，立阵相守，以二沿途严备，其六则长驱直捣，倾其腹心，藩篱虽在，亦终无益。唐李渊以诸将守河东，而自以精兵入关者是也。

【注释】

- ① 材士：见本卷第90节注②。
- ② 脩：通“修”，长。
- ③ 乘：升，登。

102. 夺 险

夺险之法，非力战诚不可矣。然敌既据险以迎战，我仰而攻之，损士卒不既多乎①，敌见逼而备御严，我重伤而备不得，是自困之道也。须于进之之始，且勿急攻，阴令土人潜引死士疾若猿猱者②，或窃从间道，或攀缘严谷，多带旗、炮、鼓角，入彼左右，隐伏以俟我大兵。然后鸣鼓以进。外兵既交，内应张旗鼓噪，铙炮喧填，贼必谓我已入天险，无不恐惧溃散者。盖山崇谷峻③鸟道萦回，但非容易可登，岂得尽云无隙！明攻暗入，倏忽若神，从古英雄多循此道。至若水险，法亦相同。彼阻水以坚守，我阵而佯渡，潜遣偏师，别取他津，衔枚迅济④，出其不意，彼自惊乱。大兵乘乱，如入无人之境矣。

德庆侯廖永忠攻瞿塘，其关山峻水微，而蜀人设

铁索飞桥，横据关口，我师不得进。乃密遣壮士数百人舁小舟，逾山度关，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粮带水筒以济饥渴。山多草木，令军多衣青蓑衣，鱼贯而出崖谷间，蜀人不之觉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锐出墨叶渡，分为两道。夜五更，以一军攻其陆寨，以一军攻其水寨。攻水寨将士，皆以铁裹船头，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知觉，尽锐来拒，而永忠已破陆寨矣。既而将士舁舟出江者，一时俱发上流，扬旗鼓噪而下，蜀人大骇。下流之师亦拥舟前进，发火器夹攻，大破之，斩其将邹兴。遂焚三桥，断横江之铁索，与汤和分道而进。

王新建伯受命攻桶冈、横水、左溪，贼酋谢志山、萧贵模闻官兵至，集众御之，各据险隘，设滚木垒石。守闻未至三十里驻军，夜募乡兵善登山者四百人，各执一旗，怀銃炮，由间道攀崖入险，分布进巢极高山顶，伏觜贼。令度我兵至险，举炮应之。又先遣壮士缘崖夺险，尽发其滚木垒石。无何，守仁进攻，贼据险迎敌，忽闻近巢诸山顶，炮声如雷，烟焰蔽天起。守仁急麾兵击之，贼大惊走，谓我兵已尽入其巢穴矣。官军乘胜进，遂破横水大巢。志山、贵模初以横水在众险中，官军不能至，及见官军四集，遂弃险而走。既而唐淳又破左溪。乃议攻桶冈，而桶冈尤险厄。贼首蓝能闻邻巢破，恐甚，守仁招谕之，贼迟疑未决。守仁乘其无备，冒雨进师，遂破桶冈。

广西田州土官岑猛叛，姚谟奏讨之，分兵哨入。猛劲兵尽在工尧，诸将莫敢当险者。沈希仪独引兵当之，去工尧五十里而军。进攻隘，隘坚，乃以奇兵十

余骑，夜从间道绕出工尧之背，立帜为号。黎明合战，贼殊死斗，我军却，麾而进，又却。希仪亲斩怯者一人，而提其首以令军，后麾而进。先所遣间道卒已皆至，登山立帜。贼望见山上旗帜，大器曰：“大兵得工尧矣！”此用奇兵夺山险也。

傅友德、沐英等伐云南，师至白石江。达里麻阵于南岸，我师作欲济势，遣一军溯流潜渡于阵后，吹铜角，树旗帜，为疑兵于山谷。达里麻益骇，急列后兵拒之，岸上军心动而乱。友德趋师渡江，以勇而善水者先之，执长刀蒙盾，破敌军，敌却数里，我师悉渡。此用奇兵夺水险也。

险者，敌之藩篱，险不夺，师不可进。舍死力争，固应得巧。第恐敌人因我欲进不能，必将乘虚间出，伏兵要路，我至悉擒。或为内应，佯示惊逃，诱我抢夺，临险伏击。或潜遣偏师，出我之后；或出左右，击我不意。故夺险者宜详审，而处险者宜阴备。

【注释】

- ① 既：通“已”，用在形容词之前，有“太”、“过于”义。
- ② 疾：迅速，敏捷。用作形容词。
- ③ 凌：《丛书》本作“峻”，据句意，应作“凌”。
- ④ 衔枚：古代行军，令士卒口衔用以防止喧哗的器具。枚：形似筷子，两端有绳索，缚于颈后。

103. 筑 险

险阻之处，在我为要，在敌为害。一或轻忽，使敌得

得之，便为敌所制矣。故当筑而守之。或扼彼之亢，而使不得进；或牵彼之后，而绝其粮援；或睨彼之劳^①，而使之力分。敌进则不能入，守则无后患，必懈而引还矣。但筑之者，先事宜秘密，版插宜夙具^②，用工宜迅速，兵卫宜张大。方其创始，敌犹弗知。逮知而争，以正兵严待，以疑兵诳惑，必趑趄而不敢轻进。彼方犹豫，我已成功。迨其及至，业已无及。兵之善谋者也。

周宇文宪御齐，齐将独孤永业筑崇德等城，绝其粮道。及汾州见围于齐，又筑石殿城，以为汾州之援。

孝宽在玉壁时，汾州之北、离石城以南，悉是为生胡所掠居人阻断河路。孝宽深患之，而地入于齐，无方诛翦。欲当其要处（《丛书》本作“欲方当要处”，据《周书·韦孝宽传》改）筑一大城。乃于河西征役徒（《丛书》本无“徒”，据上书补）十万、甲士百人，遣开府姚岳监筑之。岳色惧，以兵少为难。孝宽曰：“计我成此城，十日即毕，既去晋州四百余里，一日创手，二日伪境始知，设令晋州召兵，二日方集，议谋之间，自稽三日，计其行军，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以备矣。”乃令筑之。齐人果至南首，疑有大军，乃停留不进。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诸村，所在纵火，齐人谓是军营，遂收兵自固。版筑克就，足如其言。

曹玮守西边，开濠边，率深广五尺。山险不可塹者，因其峭绝治之，使藉以限敌。要害处为筑堡，皆塹其地，为方田环之。

孟珙移镇江陵，原所置三海，日久沮洳，有变为

桑田。敌一鸣鞭，即至城外。盖自城以东，古岭、先锋至三汉，无所限隔。乃复内隘十有一，别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数十里者。沮、漳之水，旧自城西入江，因障而东之，俾达城北入于汉，而三海遂通为一。随其高下为蓄泄，三百里间，浩然巨浸。土木之工七十万，民不知役。

余子俊镇榆林，相度边地画形势，于沿边一带高山陡崖，依山随形，地势或铲削，或累筑，或挑堑，绵引相接以为边墙。东起清水营之紫城寨，西至宁夏之花马池，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里间为敌台寨，连比不绝。又于空处筑短墙：横一斜二，如新月形，以为侦探避箭之所。甫二月而工毕。自是虏寇益希，而榆林至今为重镇。及总督大同，上言宜筑宣、大、山西边墙（《丛书》本作“地”，据《明史·余子俊传》改），与延绥同。上然之。即敕有司预备器物。未几为言者所论，敕令致仕。

余阙守安庆，亦大修险阻，引江水以环其城。迄今为江淮一保障，皆增其巩固，以为坚守之计者也。

至于敌之未至，宜先于城外按视地形，据险阻，乘高环立壁垒，星罗棋布，不得太远，立垒为掎角势，比于修险，时迫切事异。此固宗泽之所以守东京，而非坐而待围者也。

【注释】

① 睨(ní逆)：邪视，窥伺。用少量兵力对敌方的筑险工程进行窥伺行动，敌必分兵防御，因而使其力量分散。

② 版插：版，通“板”，筑墙用的夹板。插，通“锤”，锹。
夙(sù)：早，平素，用作副词。

104. 间 道

夫必由之途，敌以严御，吾之大军，自不得进，而可遂退乎？须厚结土人，访其间道，令之导引潜兵入之。虽山林险塞，跋涉为难^①，而心腹既入，藩篱自溃。盖涉涧之处，敌所不得守；即或防守，兵亦不多。敌以为可懈之处，我以为绝要之途，轻资约负，卷甲衔枚，死士当前，期在必克。此正“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之法^②。第冒险深入，与大将既远，非可恃后援也。非死战不胜，非迅速不得，非必得不可。得城得险，在我有凭；敌人闻之，心胆皆碎，腹背击之，势必不支。

王全斌伐蜀，至剑门，次益光，军不得进。会诸将议曰：“剑门天险，古称一夫荷戟，万夫莫前，诸军宜各陈兵取之策。”侍卫军头向韬曰：“益光东越大山数重，有狭路名来苏，蜀人于江西置寨，对岸有渡，自此出剑门南二十里，至青强店与大路合，可于此进兵，即剑门不足恃也。”全斌等即欲卷甲赴之。康延泽曰：“来苏细径，不须主帅亲征，且蜀人屡败，并兵退守剑门，莫若主帅协力进攻，命一偏师趋来苏，若达青强，北击剑门，与大军夹攻，破之必矣。”全斌纳其策，命史延德分兵趋‘来苏’，造浮梁于江上。蜀人见梁成，弃寨而遁。蜀将王昭远闻延德趋‘来苏’至青强，即引兵退，阵于汉源坡，留其偏师

守剑门。全斌等击破之。

金撒离曷侵蜀，攻饶风关。吴玠自河池日夜驰三百里，以黄柑遗敌曰：“大军远来，聊用止渴。”撒离曷大惊曰：“尔来何速也！”遂大战饶风关岭。金人披重铠，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则二人拥后；先登者既死，后者代攻。玠军弓弩乱发，《丛书》本作“去弩乱发”，据《宋史·吴玠传》改）大胡摧压，如是者六日夜，死者山积而敌不退。募敢死士，人千银（《丛书》本作“金”，据上书改），得士五千，将夹攻。会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导以祖溪间路出关背（《丛书》本作“涧道”，据上书改），乘高以瞰饶风，诸军不支，遂溃。

颍川侯傅友德讨蜀，驰至陕，集诸道兵扬言出金牛。潜使人觇青山、果阳虚空，阶、文虽有兵垒，而守备单弱。于是引精兵五千为前锋，趋陈仓，攀缘山谷，日夜兼行，大军继之，直抵文州。连克阶州、青山、果阳而进。此由间道以成功者。

盖间道人所不虞，不虞则不备，故易克也。我克而深入，则敌之守备反在其外，所以必溃。其事与夺险相类。但间道有途而逶迤狭小，险峻崎岖。非如夺险者，仅入旗炮鼓角以为疑兵，俾之震而遁也。其入险之具：水则舁飞桥、小舟，山则有钩绳、软梯、锄、斧斤之属，皆宜全备。

【注释】

① 跋涉：登山蹚水，形容旅途辛苦。在此指行军的艰苦性。语出《诗·邶风·载驰》。“大夫跋涉，我心则忧。”《毛传》：“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② “攻其无备”二句：语出《孙子·计篇》。

105. 误 敌

从古兵家之取败，率由一误。误则斯须之错谬①，胜负之相悬。譬若弈者，两敌相当，并称国手，其下人误下一著，敌必乘之，而全局皆失。故良将之于敌，每多方以误之。误敌之法，难容悉数：或激之使躁于动，或诱之使人贪于得，或迫之使不得不往，或缓之使坐安其患；或欲东而佯击其西，或实进而谬为之退；使敌当守而不守，当趋而不趋；或趋其所不必趋，守其所不必守。我有无不如意之算，彼有不可复追之悔。所谓“形之而敌必从之”②，如后之怨敌、饵敌、骄敌、懈敌之类，皆是也。

岑彭击秦丰，丰与其大将蔡宏拒彭等于邓，数月不得进。帝怪以诘彭，彭惧。于是勒兵马，申令军中：使明日西击山都。乃纵所获虏，令得逃亡，归以告丰，丰悉其军邀彭。彭乃潜渡沔水，击其将张扬于河头，大破之，从川谷间伐木开道，直袭其巢，丰回救，彭预为之备，出兵逆击，丰败走。追斩蔡宏。

班超发于阗诸国三万五千人击莎车，而龟兹王遣左将军发温宿、姑墨、尉头合五万人救之。超召将校及于阗王议曰：“今兵少不敌，其计莫若各散去：于阗从是而东，长史亦于此西归，可须夜鼓声而发。”阴纵所得生口。龟兹王闻之，大喜，自以万骑于西界遮超。温宿王将八千骑于东界邀于阗。超知二虏已出，密召诸部勒兵，鸡鸣驰赴莎车营，胡人惊乱奔走，大

获其马畜财物，莎车降，龟兹等因各退散。

魏尔朱天光讨丑奴，至汧、渭之间，停车牧马，宣言俟秋更进，获觐者纵之。丑奴信之，散众归耕，据险立栅。天光知其势分，密严夜发，黎明围其大栅，拔之。所得俘囚皆纵遣，诸栅皆降。追获丑奴。

尉迟菩萨攻围趋栅，贺拔岳救之，菩萨已出，岳故杀其吏民以挑之。菩萨率其骑二万至渭北，岳以轻骑数十隔水与语，明日复引百余骑与语，稍引而东，至水浅可涉处，岳即驰马东出。贼以为走，弃步卒，率轻骑，渡渭追之。岳依横冈设伏待之，贼半渡冈东，岳出击之，贼败走，岳令：贼下马者勿东。贼悉投马。俘获三千人，马亦无遗。遂擒菩萨。

秦王世民讨刘黑闥，自将列营洛水（《丛书》本作“洛水”，据《旧唐书·刘黑闥传》改）上以迫之。李艺以兵数万来会，黑闥自将拒之。程名振载鼓六千具于城西堤上，急击之，城中地皆震动。范愿（《丛书》本作“顾”，据上书改）驰告黑闥，黑闥遽还，遣兵击艺。大败。

夫俘在虎穴，万万不能容易脱逃，其有所闻而逃，断断乎欲误我也。我即其所闻而揣其情，因敌情而用奇，无弗胜矣。至于误人以事，非智将不能辨。吴趋东南陬，而亚夫使备西北，元昊谬为请和，而韩琦乃自行边。彼其识见，原自过人也。

【注释】

- ① 斯须，片刻。喻时间短暂。语出《孟子·告子上》：“庸敬

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

② 形之而敌必从之：语出《孙子·势篇》。原文：“形之，敌必从之。”故意向敌显示我方假象，诱误敌人，使其听从我方调动。

106. 怒 敌

利害在前，人谁不知之？知之而鲜能趋避者，率由躁动无谋之将为敌所激怒，故盛气所招，曾不顾其后患也。怒之之法：有斩使以示绝；有詈言以相犯；有据其名城，示若轻忽；有戮其宠爱，令其必报；有骄傲其礼以藐之；有嫚张其词以侮之；有败其偏师以挑之；有掠其人民，有侵其土地，执辱其使以耻之。敌人不悟，断欲甘心于我，则必浅虑而寡谋。天时不计其顺与否也，地利不计其得与否也，事机不计其合与否也，粮饷不计其充与否也，兵刃不计其敌与否也，道路不计其迂与否也，敌情不计其深与密也。即明知之，而明背之，骄横陵轹^①，动与势违。虽有智计忠谏之士，不足以回忿兵之心万^②，然后我得而胜之矣。

城濮之战，子玉使其偏将宛春之晋，请立曹、卫而已撤宋之围以交解。晋文欲激子玉来战，阴许复曹、卫，使二国告绝于楚，而执宛春于卫。子玉怒，因舍宋而趋与晋战，大败。

沈攸之起兵讨萧道成于夏口，主簿宗仆之劝攸之攻郢城。功曹臧寅以“郢城地险，非旬日可拔，若不时举，挫锐损威；今顺流长驱，计日可捷，既倾根本，则郢城岂能自固。”攸之欲留偏师守郢城，自将大众东

下。柳世隆遣人挑战，肆骂秽（《丛书》本作“秽”，可能为“秽”之误）辱。攸之怒，改计攻城。世隆随宜拒应，攸之不能克。

他如高欢因杀窦太而西侵，汉武为嫚书而北伐，耿弇据城临淄而激怒张步者，皆怒也。然必策敌之可怒焉。否者，闻骂言而塞耳，见巾幗而笑受，答嫚书而益恭，报傲礼而益厚。城府密保，我不得窥，我尚得而怒耶？故料敌论将，先察其人，其机术因人而用。如良医观人受病之处，然后以对症之药加也。

【注释】

① 陵轶(利)：欺压。参见《史记·孔子世家》：“楚灵王兵强，陵轶中国。”双声连绵词。

② 忿兵：因一时一事之小忿而兴师出兵。《汉书·魏相传》：“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

107. 饵 敌^①

夫见黄雀而忘背井^②，贪心所使也。士贪于利，而违其将律；争得则行阵必乱，既得则必无斗心。吾乘其方乱而取之，俟其饱归而击之，如摧枯拉朽，无不倾败。所以善将兵者，于临阵之际，敌或佯弃辎重货物牛马旗鼓，必诛其擅取者，而禁戒其吏士，整饬其部伍，严阵以观变，相机进退，防彼出奇。敌计虽狡，无如我何。倘敌人颯锐^③，入我重地，轻资约负，师不宿饱，势必肆掠，以足其食。任以利委之，俟彼分兵抄掠，乃乘其敝而潜师袭之^④，纵

兵击之，其军可覆，其将可虏。

韩信伐赵，鼓行出井陘口，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信佯弃旗鼓，走水上军，赵空壁争汉旗鼓，逐信。信所出奇兵二千（《丛书》本作“三千”，据《史记·淮阴侯列传》改）骑，候赵空壁逐利，驰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

曹操御文丑于延津，军行，令辎重在前，军在后。左右曰：“辎重在前，恐为敌掠。”操笑而不言。及至，文丑悉军抢掠辎重，后军掩救不及。操军上山憩息，令军吏皆解衣卸甲，尽放其马。文丑军奄至，诸将曰：“贼至，乃何？请急收马。”荀攸止曰：“此可以饵敌。”丑军既得辎重，又来夺马，不分队伍，自相杂乱。因击斩丑。

杜弢遣杜宏保庐陵，周访追败之，贼婴城自守，大掷宝物于城外，军人竞拾之。宏因阵乱，突围而出。

姚兴使其子广平公弼、将军敛成（《丛书》本作“城”，据《晋书·姚兴载记》改），帅步骑三万袭偃（《丛书》本作“耨”，据上书改）檀，仆射齐难帅骑三万讨勃勃。弼长驱至姑臧，偃檀固守，出奇兵击破之，命郡县悉放牛马于野，敛成纵兵抄掠，又击破之。勃勃闻秦兵至，退保河曲。齐难遂野掠，勃勃潜兵袭破，擒之。

邓洪屡以饥卒与赤眉战，赤眉知其无食也，佯败，弃辎重走。车皆载土，以豆复其上，兵士饥，争取之。赤眉引还击洪，洪军溃乱。

是皆为敌所饵也。饵兵勿食，兵志有之。而临敌多谬，非缘利令智昏，便是师无纪律。诚审知敌谋而

将令森严，自不蹈其辙矣。第重地则掠，将之所恃，必使敌不敢攻，且务取之神速。故又曰“侵掠如火”。

【注释】

① 饵敌：以利诱敌。《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军争篇》：“饵兵勿食”。张预注：“兵贪利则为敌人所败。……以利留敌，皆为饵也。……”

② 夫见黄雀而忘背井：喻目光短浅，一心图谋侵害他人，却不知有人也在计算他。或只知贪图眼前小利而不知尚有后患。语意出自《庄子·山木》。汉·刘向《说苑·正谏》：“园中有树，其上有蝉，…黄雀延颈欲啄螳螂，而不知弹丸在其下也。此三者，务欲得其前利而不顾其后之有患也。”本句是指有人只见黄雀在前，欲捕之，而不知身后有陷阱。出处待考。

③ 飙（biāo标）锐：具有暴风那样锐利之势。飙：暴风。

④ 散：困，败坏。

卷 十

“兵骄者败，从古已然。”（《骄敌》）战争史上，因骄而轻敌致败者，不可胜数。383年，前秦主苻坚（357—385年在位）进攻东晋，大败于淝水，身中流矢，单骑北逃，国势遂一蹶不振，不久被羌族首领姚苻所杀，前秦亡。司马光认为“坚之所以亡，由骤胜而骄故也。魏文侯问李克吴之所以亡，对曰：‘数战数胜’。文侯曰：‘数战数胜，国之福也，何故亡？’对曰：‘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坚似之矣。”（《资治通鉴》卷105，中华书局1956年版，3348—3349页）苻坚连年用兵，击灭割据势力，统一北方，又乘胜夺取东晋的梁、益等州，国土益广，国力日强，所以他把东晋看成处在“东南一隅”的“垂亡之国”，前秦兵临其境，将如“疾风之扫秋叶”（引文同上书，卷104，页3301—3303）可谓骄主之典型。

“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汉书·魏相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74，页3136）苻坚并没有从历史

中汲取教益。

本卷最后一节《火攻》，从内容来看，似应列入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图书馆所收“汪本”，《火攻》一节就是第六卷的第一节。前十节集中论述多方误敌以取胜。

108. 疑 敌

兵以善断而胜，以多疑而败。故疑敌之法，兵家必有也。疑敌则审机而不进，事事而莫能断。我乘其犹豫，因应变化，决策设奇。势强，则伺隙而突袭，或衔枚而掩袭；势弱，则严兵而更备，或潜师而引退。敌以疑而失事机，我以使敌之疑而得胜算。故当垂败而转败以为功^①，当垂成而遂一成而莫御者，以其能乘敌之疑，而善其用也。疑敌之术：动而若静，则疑我之休兵，而遂弛其防；静而若动，则疑我之兴师，而遂敛以守。实而若虚，则疑而不复备；虚而若实，则疑而不敢攻。佯为必致之势，继以必克之兵，亦佐胜之一端也。

李广从百骑驰射匈奴射雕者，猝遇匈奴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阵。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吾留，虏必疑我为大兵之诱，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去匈奴二里许，皆下马解鞍，以示不走。于是匈奴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余骑奔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军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夜半，胡兵疑为

汉有伏兵于旁，皆引兵而去。平旦，广乃归其大军。

曹孟德救汉中，与蜀隔水为营。武侯命卒数百人尽带鼓角，伏上流头土山中。或黄昏，或半夜，闻营中炮响则鼓角齐鸣。操以为劫营，视之无兵，去而休息；炮又响，鼓角又鸣，如是数宵。操心怯，移营宽广处。武侯乃渡江背水为营，操疑之。及战，蜀兵佯败，军器满道，操兵争取之，操斩取者而收兵。既而大败。比归，蜀帝问武侯曰：“操所以速败者，何也？”武侯曰：“曹操虽善用兵而多疑，疑则多败，吾故以疑兵胜也。”

魏尔朱荣使大都督侯渊讨韩楼，配卒甚少。或以为言，荣曰：“侯渊临机设变是其长，若总大众，未必能用。”渊遂广张军声，多设供具。帅数百骑深入，去蓟百余里，值贼，渊潜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虏五千人，乃还其马，复纵使入城。左右皆谏，渊曰：“我兵少，不可力战，为奇计以间之，乃可克也。”度其已至，帅骑夜进，昧旦，叩其城门，楼果疑，降卒为内应，遂走。追擒之。

突厥寇定州，唐刺史霍王元范命开门，偃旗息鼓。虏疑有伏，惧而遁。

李靖佐孝恭伐萧铣，大获战艘，命纵放江流。诸将曰：“得舟当济，焉用弃之，反资贼乃何？”靖曰：“铣之境南际岭，左薄洞庭，地险士众，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内外忧，舟虽多，何所用之。今令濒江镇戍见舳舻蔽江而下，必谓江陵已破，不即进兵，觐候往返，动淹旬期，则吾已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见船，

疑不进。铤内外隔绝，遂降。

【注释】

① 垂败：将败。垂：将近，临近。

109. 骄 敌

兵骄者败，从古已然。故设法以骄之，使之目无强敌，然后我得乘其间而攻其弛，所谓胜于易胜也①。骄之之术：屡佯北以示弱，为尊礼以示卑，假厚贿以悦其心，因所喜以顺其志，藉成事而示若忠之，复甘言而示若亲之，阳震怖而示若畏之②。外若霁威③，内实严备；卑词委听，广侈其心。彼以我为易敌也，故其申令不听，守御不精。欺敌者亡，此之谓也。然必察敌之平昔，立威以自大，倨傲以陵人，我是以因而骄之。倘其智谋是备④，慎动多虞，我用是术，彼必阳作矜高⑤，伪为弛慢，反足诱我，不可不知。

庸人帅群蛮以叛楚，楚使庐戢梨侵庸（《丛书》本“庐”作“卢”，“梨”作“黎”，据《左传·文公十六年》改），及庸方城，庸帅众蛮聚焉。师叔曰：“姑又与之遇以骄之。彼骄我怒，而（《丛书》本作“然”，据上书改）后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陁隰也。”又与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楚子乘驺（《丛书》本作“驛”，据上书改），会师于临品，分为二队，子越自石溪，子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

隋太仆杨义臣既败张金称，乘胜讨高士达。窦建德谓士达曰：“历观隋将善兵者，无如杨义臣，今灭张金称而来，其锋不可当。请引兵避之，使其欲战不得，坐费岁月，将士疲倦，然后乘间击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敌。”士达不从。留建德守营，自以精兵逆击。义臣用骄敌之术，士达战小胜，因纵酒高宴（《丛书》本作“晏”，据《资治通鉴·隋纪七》改）。建德夜闻之，曰：“东海公未能破敌（《丛书》本作“贼”，据上书改），遽自矜大，祸至不久矣。”后五日，士达果败，斩之。此悉佯败骄敌者也。

【注释】

① 胜于易胜：《丛书》本作“胜于易地”，据前后文句分析，作“易胜”是。“胜于易胜”，语出《孙子·形篇》。语意谓在容易胜利的条件下战胜敌人。

② 阳：通“佯”。假，伪。

③ 霁（jì剂）威：收敛威严，有示弱之意。霁，本意为雨止，引申为消释，收敛。

④ 智谋是备：“是”，结构助词，用在宾语和它的动词之间，起着把宾语提前的作用，以达到突出宾语的目的。如成语“唯利是图”之“是”，它起着强调“利”的目的。

⑤ 矜（jīn今）高：高傲，夸耀。

110. 懈 敌

战克之将，以严待懈，第恐敌无弛备之时，而我无可乘之隙，难得志矣。其道在使敌之懈，“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①，”持久以缓之，佯退以宽之。久则备不及

始之严，退则敌不意我之进。示不能，则敌轻我；示不用，则敌不虞其守也。险阻必不备，沟垒必不修，巡警必不严。其战也，行阵必不坚，观变必不深，锐气必不励。我乘此机，掩而袭之，突而击之，无攻不取，无战不胜矣。第防敌佯为懈弛，伪作无备，出奇匿伏，待我之来，我遽投之，必为所诱也。故参伍详审，将之善谋也。

刘玄德率众伐吴，陆逊御之，坚守不战。令人五六百里，相持经八九月。此持久以缓之也。

马隆为平虏护军西平太守时，南虏成奚每为边患，据险拒守。隆令军中皆负农器，若将田者。虏以隆无征讨意，御众稍怠，隆因其无备，进兵击破之。

吐谷浑寇洮、岷二州，唐遣柴绍救之，为其所围。虏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绍遣工弹胡琵琶二女子对舞。虏怪之，相与聚观。绍察其无备，遣精骑出阵后击之，虏众大溃。

张宏范捣宋崖山，因四出其舟，军其东南北三面，自将一军相去里余。下令曰：“闻吾乐作乃战，违令者斩。”宏范先麾北面一军乘潮而战，不克，李顺等顺潮而退。乐作，宋将以为且宴，少懈。宏范舟师犯其前，众继之，火石弓弩交作，顷刻，破七舟，宋师大溃。

此皆用而示之不用也。

【注释】

① “能而示之不能”二句：语出《孙子·计篇》。在“能而示之不能”句下，张预有注：“实强而示之弱，实勇而示之怯，李

牧败匈奴，孙臆斩庞涓之类也。”（李牧，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孙臆，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在“用而示之不用”句下，张预注：“欲战而示之退，欲速而示之缓，班超击莎车，赵奢破秦军之类也。”（班超事见《后汉书·班超传》。赵奢事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111. 饥 敌

“军无粮食则亡^①”，从古已然。敌之食足，我能使之不足，而后敌可乘也。第宜抄其委输^②，断其粮道，焚其庾廩^③，芟其田亩^④。敌军在途，扰以轻兵，使其舍不得顿，士不得炊。若其对垒，坚壁不出，迁延日暮，彼必枵腹^⑤。别遣精锐，潜出其后，抄其馈饷，即使能贲，伺其方食而去，其能饱乎？饥敌之法，无逾于此。敌既饥困，万灶呼庚^⑥，我复缀之，令不得去，殄士以战，气自百倍。

建武时，新城蛮中山贼张满屯结险隘为民害，诏祭遵讨之。遵绝其粮道。满数挑战，遵坚壁不出（《丛书》本作“数不出”，据《后汉书·祭遵传》改）。而厌新、柏华余贼复与满合，遵分兵击破之。张满饥困，城拔，生获之。

祖逖将韩潜与后赵姚豹分据陈川、故城，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余人运以馈潜，又使数人担米息于道，豹兵逐之，即弃而走。豹兵久饥，以为逖士众丰食，大惧。后赵运粮馈豹，逖又潜师邀获之，豹夜遁。

桓温伐秦，悬军深入，欲指秦麦以为粮。至灊

上，秦人悉刈其麦。温军乏食，遂归。秦追败之。

秦王世民拔洛水，黑闼挑战，世民不出。黑闼运粮米，水陆俱进，程名振邀之，沉其舟，焚其车。相持六十余日，闼粮尽，遂败。

曹彬攻燕，至岐沟，休格（《丛书》本作“哥”，据《续资治通鉴·宋纪十二》，改）俟其方食而击。时方炎暑，宋兵还就粮，不得，裹粮复进，远来饥渴。休格时间击之，宋兵皆堕地，两边而行，阵不能整，休格纵击之，大败，死者数万。

【注释】

① 军无粮食则亡：语出《孙子·军争篇》。

② 委输：转运军用物资的通道。将物资置于舟、车上运送叫委，转运到目的地交卸叫输。

③ 庾廩(yǔ lǐn羽林)：泛指粮仓。露天的谷仓叫庾（收获季节，临时屯积在场院的谷仓）。廩：粮仓。

④ 芟(shān山)其田亩：指毁坏田间粮食作物。芟：削割。

⑤ 枵(xiāo消)腹：饿肚子，指饥饿。枵：空虚。

⑥ 万灶呼庚：喻三军将士要求吃饱肚子。庚：补偿，赔偿。

112. 待 敌

兵法曰：后人而待之者，待其衰也①。师久则老，老则可击。所谓求战不得，怠玩必萌，所谋中格②，兵力已疲，袭而击之，蔑弗胜矣。至若敌人阵我垒前，欲求一战，我亦坚以待之，俟其将退，而后可击。盖置阵既久，

士卒饥疲，将士懈惰，惟有归心，更无斗志。吾饱吾士，激励其锐，伺其阵动，突出掩之，彼必奔走，不能返御。急屠其后，毋沮其前，长驱迅扫，贼必遁矣。待敌之法，久则弥月，速亦终日，持重隐忍，相机而待。倘其技痒于锋前，击敌于方盛，譬如螳怒而搏轮^③，隋珠而以弹雀^④，吾知其不免矣。

赵充国击先零，欲以计困之。至西部都尉府，日飧军士，士皆欲为用。虏数挑战，充国不出。羌豪相数（《丛书》本作“数相”，据《汉书·赵充国传》改）责曰：“语汝无反，今（《丛书》本无“今”，据上书补）天子遣赵将军来，年八九十矣，善为兵。今请欲（《丛书》本作“欲请”，据上书改）一斗而死，可得耶！”

魏陈显达攻梁泚阳城。将士皆欲出战，镇将韦珍曰：“彼初至气锐，未可与争，待其力攻疲敝，然后击之。”乃凭城拒战，旬有二日，夜开门掩击，达乃还。

秦王世民引兵屯柏壁，与宋金刚相持。民闻世民来，莫不归附，至者日多，渐收其粮，军食以充。乃休兵养马，惟令偏裨乘间抄掠，大军坚壁不战。由是贼势日衰。诸将请战，世民曰：“金刚悬军深入，兵精将猛，掳掠为资，利在速战；我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分兵汾隰，冲其腹心，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当待此机，未宜速战。”此待之以岁月也。及攻王世充于洛阳，窦建德救之，置阵亘二十里，鼓行而进。诸将皆惧，世民升高丘（《丛书》本无“丘”，据《资治通鉴·唐纪五》补）而望之，谓诸将曰：“贼起山东，未遇大敌，今度险而踞，是无纪律，逼城而阵，有轻我心，我按

兵不出，彼勇气自衰，阵久卒饥，势将自退，《丛书》本作“日迫”，据上书改），追而击之，无有不克。”建德退，世民击之，擒建德。此待之终日也。

李靖伐萧铣，舟师叩夷陵。铣将文士弘（《丛书》本作“洪”，据上书改）以卒数万屯清江，孝恭欲击之，靖曰：“不可。士弘健，将下皆勇士，今新失荆门，悉锐拒我，此救败之师不可当；宜驻南岸（《丛书》本作“峰”，据上书改），待其气衰乃取之。”孝恭不听，与战，败还。贼委舟收掠军资，人皆负重（《丛书》本作“散掠”，无“军资，人皆负重”，据上书改、补），靖视其乱，纵兵击之，乃胜。此气盛宜待，而军乱可击也。

【注释】

① “兵法曰”三句：“兵法”，指古代兵书《军志》。作者不详，约成书于西周时期。已佚，只在一些兵书和类书中提到它。《春秋左传》中有三处记载它的片言。“后人有待其衰”（见《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句意是，后发制人是要等待敌人的士气衰竭。公元前521年，出逃到吴国的宋国贵族华登借用吴国兵力攻宋，宋君依靠齐国兵力击败华氏及吴师。这句话是宋国尉邑大夫濮引用《军志》，劝说宋君及早向华氏发动攻击。全文是：“尉人濮曰：‘《军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

② 格：击杀，打击。

③ 螳怒而搏轮：喻不自量力，轻敌冒险出击。语意出《庄子·人间世》：“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成语“螳臂当车”，出此。又，《韩诗外传》卷八，第三十三章：“齐庄公将出猎，有螳螂举足将搏其轮，问其御曰：‘此何虫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为虫，知进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轻就敌。’……”《丛书》本作“走轮”，据语意及资料分析，作“搏轮”是。

④ 隋珠而以弹雀：喻得不偿失。《庄子·让王》：“今且有人于此，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则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也。”隋侯珠：古代传说中的宝珠。汉·刘安《淮南子·览冥训》：“譬如隋侯之珠。”东汉高诱注：“隋侯，汉东之国，姬姓诸侯也。隋侯见大蛇伤断，以药敷之。后蛇于江中衔大珠以报之，因曰隋侯之珠。”

113. 薄 敌

兵法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者①，薄之也。故有乘其沟垒未成，禁令未施，人心未固，行列未整，喘息未定，大众未合，锐气未张，备御未严，地利未得，而先击之。如鹬鸟之攫②，五步之内，敌不及拒者，由养锐于前，发机之速，而敌之神魄先已畏我也。倘敌既可薄，我复迁延，不即投机③，是宋襄之于楚④，孟德之于蜀⑤。自失机会，追悔何裨。

郟之战，晋人方怒。楚师出阵，孙叔敖曰：“进，宁我薄人，无人薄我。《诗》云：‘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先人也。”遂疾进师，车驰卒奔，乘晋军，荀榘子不知所为，鼓于军中曰：“先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原注：舟开不得济者，但以手指攀舟边，舟上人斩其指）。

晋中行穆子伐无终及群狄于大原，毁车为行，为五阵相离，两于前，伍于后（原注：列步卒为五阵，互相救援。盖难以用众，故临时制宜，制为以道厄相联属，易五阵不于进退），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原注：前阵之名曰两，后阵之名曰伍，右阵曰专，

左阵曰参，前拒之阵曰偏），以诱之（原注：为离合之阵以诱狄至），狄人笑之（原注：晋常以车战，今因地厄而用步卒。狄人不知而笑其失常）。未阵而薄之，大败之。

宋臣华氏乱，厨人濮曰：“《军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盖及其劳且未定也伐诸？若人而固，则华氏众矣，悔无及也。”从之，获其二帅。

【注释】

① “兵法曰”二句：“兵法”之解，见本卷第112节注①。“先人有夺人之心”，在《左传》首见于文公七年，秦、晋令狐之战；再见于宣公十二年，晋、楚郟之战；三见于昭公二十一年，宋借齐师之力，平定贵族华氏的叛敌。参见第112节注①。“先人”，指先于敌人采取军事行动，争取主动权。“夺人之心”，瓦解敌军士气，迫使敌人丧失战斗意志。

② 攫（jué决）：抓取。

③ 投机：迎合时机采取行动，在句中指抓住有利战机，夺取胜利。

④ 宋襄之于楚：见卷三、第41节，注③。

⑤ 孟德之于蜀：东汉建安二十年（215年）七月，曹操击败张鲁，取汉中（郡治今陕西汉中市）。主簿刘晔劝曹乘胜利余威，急进军益州，“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今不克，必为后忧。”（《三国志·魏书·刘晔传》）曹不接受刘的意见，率军回。又裴松之《注》引《傅子》曰：“居七日，蜀降者说：‘蜀中一日数十惊，备虽斩之而不能也。’”形势果如刘晔的分析。“孟德之于蜀”，讥曹操失掉蜀的时机。

114. 离 敌

敌相与之国^①，用事之臣，及我叛逃之人，凡能为我患者，均不可不诡而离之，使其猜疑忽起，诛戮横加也。夫与国叛人，自应异间。惟彼能臣，自相倚托，间所难入，然亦有术焉。夫木必先折也，而后蠹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人之。是当致察于心迹之间，历观其初终之变，备谖其遇合之势。即智勇绝人，专兵于外，而其所处之时：或主少国疑，大臣未信，百姓未附；或主昏当灶^②，权臣在侧，嬖倖小人，忌功贪得；或寇仇内伏，屡欲中伤；或其主刚愎自用，嗜杀好察；或其臣睹影弹劾，吹毛索瘢，莫肯保全善类，为国家惜才。有一于此，皆可离之。微偶相抵牾，便用乘机。信乎贤母投机^③，三人市虎^④，能臣不用，我之福也。

宫他亡西周（《丛书》本作“在西周”，据《战国策·东周策》改），之东周，输西周之情于东周。东周大喜，西周大怒。冯睢曰：“臣能杀之。”君予金三十斤（《丛书》本作“与金三千”，据上书改）。冯睢使人操金与书遗宫他曰：“告宫他（《丛书》本在“他”前无“宫”字，据上书补），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急亡来（《丛书》本作“未”，据上书改）。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告东周之候（《丛书》本作“侯”，据上书改）曰：“今夕有奸人当入者矣。”候得以献，东周杀宫他。

魏江夏太守逯式兼领兵马，颇为吴边患，而与北旧将文聘子休宿不协。陆逊闻之，遂假作答式书云：

得报恩恻，知与休久结嫌隙，势不两存（《丛书》本作“立”据《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改），欲来（《丛书》本作“求”，据上书改）归附，辄以密呈来书表闻，撰众相迎。宜潜速严，更示定期。”以书置界上，式兵得书以见式，式惧，遂自送妻子还洛（《丛书》本无“自”，据上书补）。由是吏士不复亲附，遂以免罢。

韦孝宽守玉壁，会东魏阳州刺史牛道恒煽诱边人（《丛书》本作“扬州”、“牛道常”，据《周书·韦孝宽传》及《资治通鉴·梁纪十四》改），孝宽深患之，乃遣谍人访获道恒手迹，令善作书者伪作道恒与孝宽书，论归款意，又为落尽烧迹（《丛书》本作“边”，据《周书·韦孝宽传》改）若火，下书者还，令谍人送与东魏将段琛之营。琛得书，果疑道恒，其所欲经略（《丛书》本作“有所经略”，据上书改补），皆不见用。孝宽知离阻，因出奇兵掩袭，擒道恒及琛等。时东魏丞相斛律光，字明月，英雄善兵，孝宽深惮之，乘其主幼信谗，宵小在朝，乃作谣歌曰：“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又云：“高山不摧自崩，榦树不扶自竖（《丛书》本作“兴”，据上书改）。”令谍人多传此文，遗之鄙。东魏祖珽更润色之，以闻，明月卒诛。

曹玮在渭州，有告戍兵叛入夏国者。玮方对客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闻之，即斩叛者。

靖难时，大宁（《丛书》本作“太宁”，据《明史·陈亨传》改）都指挥卜万智谋超众，一心朝廷，陈亨有二心（《丛书》本本段皆作“陈亨”据上书改）。文皇为反间，作书遗万，盛称万而极诋毁亨，编识牢密。召一俘

卒饮之酒，且厚贲之，而置书其衣中，俾归与万。其同获之卒窃窥之，问守者曰：“此何为者？”守者曰：“遣归通意，故得厚贲。”卒跪守者曰：“能为我请得偕行，不敢望贲。”守者如言为请，遂俱遣而不与贲。不得贲者终不平，即发其事。刘真（《丛书》本作“贞”，据上书改）、陈亨搜卒衣，得与万书，遂疑万，执下狱。万终不能自明。

胡宗宪总兵讨叛贼徐海、麻叶（《丛书》本作“叶麻”，据《明史·胡宗宪传》改）、陈东，时海巨寇也。宗宪使谍谕之，海阳为听抚而心实狐疑。宪闻麻叶与海争一女子，有微隙。以为非用间急缚之，则无以决彼内附之心。于是遣谍就海帐下，讽海缚麻叶以出。而诸酋中故隶麻叶部曲者，稍稍怨且惧矣。又策陈东于诸部曲中与麻叶声相倚顷。桐乡之役，与海相睚眦，数遣谍持簪珥玩翠遗海之侍女，令日夜说海并缚东，海许诺。而陈东者，萨摩王弟故帐下书记酋，海固未之能也。于是出麻叶囚中，令以为书与东，令反兵杀海，其书故不以遗东，而阴泄之于海，激怒之。海读其书，涕双下，益德宗宪之不忍为东杀之也，日夜谋缚东以报。乃出所掠千金与王弟，诈请东代署书记。海因夜得东，即缚以献。麻叶与陈东相继缚，而诸酋长汹汹内乱矣。是故诸酋怨海无斗志，故其气日窘。

夫离间者，或以书，或以谣，或以言，或以事，俱乘彼隙，须用巧投我谗，而彼不至疑，彼惑而牢不可破，斯无不诛之仇，无不成之功矣。是必专行于密迹相信之人，能谋善察之敌。

【注释】

① 相与：互相，共同。在此指势均力敌或有共同利害关系。

② 主昏当灶：出自何处？“当灶”何指？待考。

③ 贤母投杼（zhù注）：《战国策·秦策二·秦武王谓甘茂》载，武王令甘茂联魏伐韩，甘茂为取得武王的绝对信任，举出曾参（shēn申。约前505—前436年。春秋末鲁国人，孔丘的高材生）之母当第三次有人告诉她曾参杀人，“其母惧，投杼逾墙而走。夫以曾参之贤，与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姚宏本：信，犹保也。）也。”结果武王与甘茂在息壤举行盟誓，示不信谗，支持甘茂。

④ 三人市虎：《战国策·魏策二·庞葱与太子质于邯郸》：“（庞葱）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庞葱曰：‘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

115. 追 敌

《司马法》曰：“古者，逐奔不远，纵绥不及①。”不远则难诱，不及则难陷，人知之矣。至追有宜缓宜急之分，可追不可追之别，则鲜能知之者，何也？敌势尚强而无生路，则宜缓；敌势宜摧而多外助，则宜速。兵败而旗鼓参差，士卒乱奔，则可追；兵败而旗齐鼓应，行列弗乱，则不可追。盖阵乱则真败，而弗乱则佯败也。真败者追，则乘势蹙之而易灭；佯败者追，一遇敌之伏而不支。宜缓而速，敌必死战，安知不已胜而转败？宜速而缓，是为纵敌，安知不既摧而复张？此追敌因机之巧诀也。追之之时：凡

遇山林、翳荟、堤崖、溪谷则搜之，惧有伏也。险阻狭隘则舒之，纵其走而弗令致死也。贼众混淆，投戈请命，则追而降之。恐迟则溃散，收拾为难也。

齐师伐鲁，曹刿相公与战。齐师三鼓，鲁始鼓之，齐败。公欲追，曹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本段《丛书》本作“乃登车而望之，复下，视其辙，曰：‘可矣’。公进而败之。问其故，对曰：“齐，大国也，大国难测，惧有伏焉。臣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是以知其真败”。据《左传·庄公十年》改）此知可追与不可追之别也。”

刘毅既胜桓玄，以为大事已定，不急追蹶（《丛书》本作“大事定，不急”。据《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五》补），及玄死一旬，诸军犹未至。桓谦、桓振收合余烬，势复张。攻之不能下。

马燧败田悦于洹水，斩首二万级，尸相枕藉三十里，其众赴水死者不可胜计。淄·青几歼。悦夜走魏州，其将拒不纳。比明，追兵不至，悦乃得入。燧竟不能胜而归。

此宜急而缓之失也。

秦王世民既破宗罗喉，急追之，仁杲降。诸将问曰：“大王一战而胜，遽舍步兵，又无攻具，直造城下，众皆以为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罗喉所将，皆陇外骁将悍卒，吾出其不意而破之，斩获不多。若缓之（《丛书》本无此三字，据《资治通鉴·唐纪

二》补)，则皆入城，仁杲抚而用之，未易克；急之，散归陇外，折（《丛书》本作“圻”，据上书改）墟虚弱，仁杲破胆，不暇为谋，此吾所以克也。”众皆悦服。其追宋金刚也，乘胜逐北，一昼夜行二百余里（《丛书》本作“三百”，据上书改），战数十合。总管刘弘（《丛书》本作“宏”，清廷因避清高宗弘历名讳，改“弘”为“宏”）基谏之。世民曰：“金刚计穷而走，众心离沮，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计立备成，不可复攻。吾竭忠殉国，岂顾身乎！”遂策马而进，将士不敢复言饥（《丛书》本无此字，据上书补）。追宋金刚至于雀鼠谷（《丛书》本无“鼠”，据上书补），一日八战，皆破之，俘斩数万人。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军中止有一羊，世民（《丛书》本无此二字，指上书补）与士卒分食之。此宜急而急之也。

后将军赵翕孙伐羌于湟水，羌见大军，惊惧而遁。前途险狭，令徐追之。众以为不可，翕孙曰：“此穷寇，不可追，缓则走之，不暇还顾；急之则致死于我尔，岂能当乎！”此宜缓而缓之也。

夫缓急之间，固宜斟酌，而为敌所追者，设伏诚为上策，险阻亦是良图。张疑而使犹豫不前，战隘而向死中求活。倘望尘奔走，怀风鹤之惊，将一败无遗矣。

【注释】

① “《司马法》曰”四句：语出《司马法·天子之义》。古人用兵，对败逃的敌人，追击时不过远；对主动退却的敌人，追击时不迫近。“纵”，通“踵”，追蹶；“缓”，退却。

116. 躐 敌^①

躐敌与追敌不同，追者因其既败而追之，而躐则所以制其强也。敌兵在前，吾议其后^②，彼锐气前趋，不暇反顾，吾伺隙而图之：或击诸险阻，或击之半渡，或击其懈弛，或击其疲劳，或击其方食，或击其休息，或击其前后不相接，或击其行阵之弗整。彼欲战而我便退，彼方退而我随之击。忽懈观利而动，使其后军皇皇欲奔，前军不能还救。吾有应于前，则彼有腹背之患；吾无应于前，则彼有肘后之虞，此奇兵也。然必审其可躐，而后图之，乃为得计。

秦李信、蒙恬伐荆，蒙恬大破荆军，李信又攻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欲与蒙恬会于城父。楚军项燕引兵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二壁，杀七都尉，秦人走还。此击其疲劳也。

宋北面缘边巡检使尹继伦领兵千余巡边。时上遣李继隆发镇定兵万余，护送辎重数千乘。契丹休格（《丛书》本作“哥”，据《续资治通鉴·宋纪十二》改）谍知之，率锐骑数万邀诸途，继伦遇之，休格不顾而南。继伦谓麾下曰：“寇蔑视我尔，彼南出而捷还，则乘势而驱我，不胜，亦将泄怒于我，将无遗类矣！我今日计，但当卷甲衔枚以躐之，彼锐气前趋，不虞我之至，力战而胜，足以自树，纵死犹不失为忠义，岂可泯然而死，为胡地鬼乎！”众皆奋激从命。继伦乃命军中秣马。俟夜，人持短兵潜躐其后，行数十里至唐

州徐河。天未明，休格去大军四五里，会食讫将战。继隆阵于前，继伦随后急击，杀其将皮实。皮实者，契丹相也。皮实既擒，众遂溃。休格方食，失箸，为短兵中其臂（《丛书》本作“肩”，据上书改），乘善马先遁。寇兵随之，蹂践死者无数。契丹自是不敢窥边。平居相戒曰：“当避黑面大王。”此击其方食与其无备也。

金有元之难也，其大军引归，元人以三千骑尾之。金人相谓曰：“彼寡我众，不战是怯矣。”乃伏五千于后。元兵前后被拥，遂去。此又分偏师以尾蹶者之后也。

项燕之蹶敌也，敌明知之而故不隐。彼其势均力敌，可以迫胁；又以客兵而值隘途，既不能返御，又不敢休息。兹所以大败也。

尹继伦之蹶敌也，以必死之志，击玩敌之寇，潜行突出，以少克众，利便不虞，足以成功。

至若元人以三千兵尾敌十万，徒欺敌之不敢抗耳，若金稍有能者，岂令得去！

【注释】

- ① 蹶（niè聂）：跟踪，尾随。
- ② 议：谋虑，图谋。此指伺机待动。

117. 诳 敌

两敌相仇，言不足信，其信之者，必愚将也。惟智将不为人所诳，而能诳人焉。必因敌有阻绝之势，托或有之

事，为莫稽之词^①，以疑敌之心。或用以恐之使惊，或用以诱之使趋，或用以急之使速，或用以缓之使懈，或使之观望踌躇，其心不决，而我亟乘其且疑且信^②，出其不意而攻之。若是者，因其可愚而愚之。如敌未可愚，必且因我之言，而还知我之意，迎我之意，而反以用彼之奇。是我不能愚彼，反为彼所愚也。

孙权使吕蒙取长沙、桂林、零陵三郡。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刘先主自蜀亲至公安，遣关公争三郡。权飞书召蒙，使舍零陵助鲁肃拒关公。南阳邓玄之（《丛书》本作“元”，清廷因避圣祖玄烨名讳，改“玄”为“元”）郝普之旧也。蒙谓之曰：“郝子太闻（《丛书》本无“闻”字，据《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补）世间有忠义事，亦欲为之，而不知时也。左将军在汉中，为夏侯渊所围。关羽（《丛书》本作“公”，据上书改）在南郡，今至尊身自临之，救死不给（《丛书》本作“暇”，据上书改），岂有余力复营此哉？今吾士卒精锐，人思致命（《丛书》本作“今吾士卒致命”，据上书改·补），至尊遣兵，相继于道。今子太（《丛书》本无此三字，据上书补）欲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其不可恃亦明矣。君可见之，为陈祸福。”玄之见普，具宣蒙意，普惧而听之。玄之先出报蒙，普寻后当至（《丛书》本无此五字，据上书补）。蒙（《丛书》本无此字，据上书补）豫敕四将，各选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门。须臾普出，蒙迎执（《丛书》本无“迎”，据上书补）其手，与俱下船。语毕，出书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见书，知帝在公安，而羽（《丛书》本作“关公”，据

上书改)在益阳,惭愧人(《丛书》本作“无”,据上书改。本段词句,与《吕蒙传》多有不同,未能尽改、补)地。此蒙之狡而普之愚也。

陈友谅既破姑熟,将犯建康。遣人约张士诚同侵太祖。太祖谓康茂才曰:“汝与友谅有旧,可遣使诈降,约为内应,速之使来,吾事济矣。”茂才家有老阍,旧事友谅,令持书往。友谅得书大喜,问:“康公安在?”曰:“见守江东桥。”问:“桥何为?”曰:“木桥也。”乃遣还,答书曰:“余某日至桥,呼老康公即应我。”茂才以书奉上,上喜曰:“落吾彀中矣。”即命李长善撤江东桥。友谅至,见桥皆铁石,愕然,连呼:“老康!”无应之者。乃大惊曰:“老康诒我矣!”语未毕,伏兵四起,敌军披靡,不能支,遂大败,友谅乘别舸脱走。于其所乘舟卧榻下得茂才书,上曰:“彼愚至此,可嗤也。”皆因敌之可诳而诳者也。

【注释】

① 莫稽之词:无法可考察核实的言词。稽:考证,考核。

② 亟(jí极):赶快。且……且:连词,所连的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并列关系,“又……又……”

118. 火 攻

火人、火积、火辎、火库、火队,五火之变,而火人、火队尤吃紧,而难火人者。火其营栅,火其舟舰,火其部阵。部阵用火,必兼葭林木翳荟之处,顺风而薰^①,敌阵必变,

以兵掩之，无有不克。但防敌以大兵缀我，旗鼓相对，则我必引^②，而前以奇兵；或乘昏夜，或乘阴雨，或伏林莽。俟我将兵前交，暗袭阵后与我左右，出我不意，乘机疾进，势必难支。尤虑敌人虚张鼓噪欲进之势，诱我罄发，而复进攻，此皆诡道，不可不察。诸葛地雷，暗伏敌阵，亦可惊乱而攻之。若今云震天雷、飞火枪，皆称利器，宜做其制。

火攻之策，虽全胜而实至惨。火发兵应，而宜纷扰，而畏静安。扰则敌无备，静则敌有备也。焚栅用火车，焚水栅用火舟。火筏近则莫支。火队凭恃用兵诱之至芦苇草木之地，而烈焰相加。至时之燥与风之道，并烟火之物，须预具备。已有成说，将素知矣。

魏攻齐，齐人邀断津路，魏主奚康生缚筏积柴，因风纵火，依烟直进，飞刀乱斫，齐军遂溃。

魏攻梁之钟离，跨水作浮桥，梁主会曹景宗等预张高舰与魏桥等，为火攻之计。三月，淮水暴涨，使冯道根乘舰击魏舟，别以小船载草灌膏焚其桥。风怒火盛，烟尘冥晦，死士拔栅断桥，倏忽之间，桥栅俱尽（《丛书》本无“之间，桥栅”，据《资治通鉴·梁纪二》补）。

曹彬下江南，都虞侯李汉琼率所部取巨舰，实以葭苇，乘风纵火，拔其南城水寨。

杜伏威转掠淮南，江都留守遣校尉宋灏讨之。伏威与战，佯败，引灏众人葭苇中，上风纵火，灏众皆烧死。是火其人也。

李全使军士穆椿焚临安军器库。是火库也。

马燧之攻杨朝光，是火寨也。

曹操之焚鸟巢，是火积也。

而防火攻者，必敌将举火，我已先知。虚其营，稍留余卒，遍竖旌旗，传布鼓角，人马循环出入，以示未离营寨。兵伏左右。候起火，余卒喧噪，佯为扰乱，敌必进攻，吾伏兵夹击两旁，且袭其后，无不胜矣。

布阵于野，偶见火起，亟芟吾军旁草苇，而顺风预蕪其前后左右，移军既蕪之地，严阵以待。

敌火吾舟，惟水寨舳舻如织，仓卒难解，战则舟散，防之可免。要知结营水次，未有不惓惓谨备火攻而得为智将者。

【注释】

① 蕪(ruò若)：烧。

② 引：退却，退避。

卷 十 一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孙武在《计篇》里把二者列入“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的高度来认识。将领们如果能充分了解和掌握这些客观因素，就可决战决胜，反之则败。不了解马陵地形之“险易、广狭”，不曾顾及进入马陵地区的有利时刻，正是庞涓兵败身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卷从《水战》到《反击》，题列为18节，但其内容论述所及，实为21节。在第120节《山战》里，提出“林战之法，与山战相似”的论述；第121节《隘战》里有“谷战之法，与隘战相似的论述；《雨战》里，有“晦雪袭人，无异于雨，交战之法，与雨不同”，如果能“以逸待劳，以主待客”，则“无有不胜”，这一打法，“与暑战同”。作者可谓对全天候战争展开广泛的颇有见地的阐释。是作者试图对《孙子》的《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等篇的具体论述。可惜，作者在《火攻》里，既没有对历史上两次有名的火攻战争（东汉建安十三年冬的赤壁之战，三国蜀汉章武二年夏

吴蜀夷陵之战)加以总括,阐释其成功经验及失败教训,更没有对他所处明代在诸多战争中所使用火器进行规律性探讨。在兵器发展史上,时至明代,已处于火器与冷兵器并用时代。明成祖朱棣建立“神机营”并随同他出击漠北,发挥相当威力。英宗朱祁镇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明军在京师保卫战中,尤其德胜门一战,瓦剌军首领也先之弟及平章官吏等皆中炮身亡。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四月平海卫(在今福建莆田东南的半岛上)大捷,歼灭倭寇2000余人,一举收复府城兴化(今福建莆田),率领中军的戚继光,巧用火器,发挥极大威力。对于这些重大的、完全可以说明明代火器发展情势及对战争所起作用,作者概未论及,实为缺憾。

119. 水 战

联舟以战于水者,弓弩火器矣。而铲竿铁钩以碎其舟^①,顺风鼓灰以翳其目,事虽渺小,皆昔人曾用之以取一胜之利者。据上流以借水利,乘高舰以处胜势,张牛革以蔽矢石,泥五辆以防火攻^②,因风道以为进止,仍以小舟摆浆,纵横出没,以备奇击,皆舟之用也。舟欲其接续,而不星散,则救应不难;卒欲其善水而习风波,方可奋斩馘之勇。故教悍卒以为水兵,则教易成。用火桶喷筒,以佐水战,则战必胜。立营置寨,巨舰环外,小舟居中,悬皮树栅,开立门户;艨艟密布,最忌连锁,以致火攻。严

而备之，存乎其人。

王僧辨等至芜湖，侯景使侯子鉴据姑熟以拒西师。景遣人戒之曰：“西师善水战，勿与争锋，若得步骑，一交必当可破。汝但结营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僧辨停军十余日，景以为遁，复命子鉴为水战之备。方挑战时，僧辨麾细船皆退，留大船夹两岸。子鉴之众谓水军退，欲径趋之，僧辨大舰断其归路，鼓噪大呼，合成中江，子鉴大败。

岳飞讨杨么，降其众数万。负固不服者，方浮舟湖中，以轮击水，其行如飞。旁置铲竿，敌舟遇之辄碎。飞乃伐君山木为巨筏，塞诸港口，以腐木乱草浮上流而下。择水浅处，遣善骂者挑之，且行且骂，贼怒来追，则草木拥积，舟轮碍不行。飞急击之，贼奔港中，为筏所拒。官军乘筏，张牛革以蔽矢石，举巨木撞其舟，其舟尽坏。斩扬么，纵老弱归田，籍少壮为军，获舟千余。由是鄂渚水军为沿江之冠。

韩世忠战兀术于江也，预以铁练贯大钩授健者。明旦，敌舟噪而进，世忠分海舟为两道，每缒一纜，则曳一舟沉之。兀术穷蹙，募人献破海舟策。闽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载土耳其板铺之，穴船板以棹浆，风息则出，以海舟无风不可动也。又有献策者曰：“凿大渠接江口，则在世忠上流。”兀术一夕潜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计：刑白马，剔妇人心，自割其额祭天。次日风止，宋军帆弱不能运，金以小舟纵火，矢下如雨，世忠军败。

元人侵蜀，宋将吕文德滕艚千余，溯嘉陵江而上。

北军迎战不利，元主命史天泽御之，乃分军为两翼，跨江注射，亲率舟师，顺流纵击，三战三胜。

张宏范攻宋于崖山也，以火攻宋舟，宋人以泥涂蓬，舰缚两木以拒其火，舟遂不能焚。宏范乃预构战楼于舟尾，以布幕帙之，命将士伏盾而伏，令之曰：“金声起，战；先金而妄动者，死。”飞矢集如猬，伏盾者不动。舟将接，鸣金撤幃，弓弩矢石皆作，顷刻破七舟，宋师溃。

吕文焕之与敌舟战于江也，文焕居下流，乃泊舟两岸，而以中流之舟佯败而退。敌追之，两岸舟反在上流，出敌之背而夹击之，敌遂败。

王濬平吴，作大船连舫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辟四门，其上皆得驰马往来。又画鸱首怪物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

杨素平陈，造大舰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丈余，而又前置六拍竿，容八百人有余。黄龙乘舡，各有差。陈将威欣率舟屯狼尾滩，以遏军路，其地险峭，滩流汛激。素率舟衔枚夜下掩之，别遣将佐引步卒袭其别栅。

此皆用大舟者也。

大抵大舟处势虽高，不利进退，须杂以小舟，兼而用之。大集渔舟师，授以坚甲利兵，教之枪刀弓弩，不逾岁而皆精兵矣。

【注释】

① 拍竿，置于战船两侧的一种武器，从所引“岳飞讨杨么”

战例可知。铲：《丛书》本作“护”。

② 泥五柄(liǎng两)：把桅杆顶上的五柄糊起来，以缩小遭受火攻的目标。“泥”，用作动词，作“绕”、“糊”解。五柄，又作“五两”，古代测风器。用鸡毛五两（或八两）结在高竿顶，测风的方向。船只则结在桅顶上。东汉许慎《淮南子》注：“统，候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统，音桓。”

120. 山 战

山战者，须择高地而处之，则胜矣。然而处山之上者，恐被其截，谓敌以强兵断要路，夺水草，是坐毙之道也。处山之下者，恐被其困，谓敌或据我山头，分遣偏师，断我走路，四面合围，矢石交下，其能当乎？盖山头既占，则我之虚实尽窥，驰下不难，而仰攻之势则逆。故战于山者，必据高阳，利粮道，就水道。仍处其阳，而奋其阴，处其左，而备其右；处其右，而备其左。夫水草便，则敌不能困；备御周，则敌不能袭。据高阳，则我势自强，长戟脩矛^①，强弩飞石，乘高陵下^②，威自百倍矣。

林战之法，与山战相似^③，第宜广战，道多设伏，宜以分击为务。庶便于进退，而敌不测变幻之数。

马援攻羌于唐翼谷中，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陈兵向上，而分遣数百骑袭其后，乘夜放火，击鼓呼噪，羌遂大溃。其破道县羌也，时羌在山上，援军据便地，夺水草，不速战，羌遂穷困。

丹阳黠贼陈璞等二万户屯林历山，四面壁立。吴将募轻捷士，夜于隐处以铁戈拓山而出，悬布以援下

人，得上者百余人，分布四面，鸣鼓角，贼守路者皆惊走还，大军上攻破之。

夫登高视下，破竹之势，故高陵勿向，背丘（《丛书》本作“邱”，清世宗胤禛为避孔丘名讳，令改“丘”为“邱”）勿逆，而又曰向阪阵为废军，此在屯兵则然。若两阵既交，选胜据险，变化不测，又难预定也。

【注释】

- ① 脩矛：长矛。脩：通“修”，长。
- ② 乘：凭借，依据。陵：欺凌，侵犯。
- ③ <丛书>本在“山”后无“战”字，从句意分析，应补。

121. 隘 战

隘地之战，昔人譬之“两鼠斗穴中，将勇者胜”。①然而不可无奇，正兵前御，奇兵或击其旁，或击其后。强弩铤炮，繁如雨注，一处受敌，回避无地，出彼不意，势自奔溃。昔荀吴毁车为行，分卒为五阵，不相联属②，以道险利进退也。盖战地既隘，人马拥并，前后左右，必难顾盼③。彼之锐气，方尔前驱；我之奇兵，触处分击；地势险峻④，士众器逼；分合进退，皆不得施。敌惟无奇，为我所制矣。

谷战之法，与隘战相似⑤，第宜以轻兵锐卒，置我前行，槽楯强弩，卫我左右，与我阵后，以备敌；分遣奇兵，潜出其左右山冈，乘高夹击，吾正兵从中冲之，必胜之

道也。

李密既降唐而复叛，乃斩唐使者，入桃林县，驱掠徒众，直趋南山，乘险而东，使人驰告故伊州刺史张善相，令以兵应接，而声言取洛。行军总管盛彦师闻之（《丛书》本作“温彦师”，据《资治通鉴·唐纪二》改），率众逾熊耳山南，据要道（《丛书》本作“夹路”，据上书改），令其众夹道而伏，令之曰：“俟贼半渡，一时俱发。”或曰：“闻密入洛，而公入山，何也？”彦师曰：“密声言向洛，实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张善相耳。若贼入谷，我自后追之，山路险隘，无所施力，一夫殿后，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丛书》本作“山谷隘狭，一夫殿后，贼不受制，今吾得先入谷，擒之必耳”。据上书改）密果逾山南出（《丛书》本作“果南山半渡”，据上书改），彦师击斩之。

哥舒翰守潼关，上使趋之出战，遇贼于灵宝西原。贼将崔乾祐先据险，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礼等将精兵五万居前，宠忠等将余兵十万继之，翰自以兵三万登河北阜望之，鸣鼓以助其势。乾祐所出兵不过万人，佯为遁状，官兵懈，不为备，追之。贼乘高下木石击之，杀士卒甚众。道隘，士卒如束，枪槊不得用。乾祐遣精兵自后击之，官军大败，后军自溃。

段颎征羌，大败之。羌复聚射虎口，分兵守诸谷上下门。颎欲一举灭之，不令散走。遣人于西县结木为栅，广二十步，长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将（《丛书》本无“将”，据《后汉书·段颎传》补）七千人，衔

枚夜上西山，结营、穿堑，去虜一里许。又遣司马张恺等将三千人上东山。羌乃觉之，夜攻晏等，分遮汲水道。颯率步骑进击，羌却走，因与恺等挟东西山，纵兵击破之（《丛书》本作“晏等夹攻东西山”，据上书改）。

【注释】

① “昔人譬之两鼠斗穴中”两句：《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伐韩，军于阙与。……（赵王）又召问赵奢，奢对曰：‘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王乃令赵奢将救之。”犹：如同，好象。

② “昔荀吴毁车为行”三句：《左传·昭公元年》（前541年），晋国荀吴在大原（今山西太原市及其附近地带）大败无终及各部狄人。临战，部将魏舒根据无终及狄部都是步兵，晋军是战车部队，而作战地带形势险要，不利车战，请改用步兵交战。荀吴采纳魏舒意见，放弃战车，改编为步兵阵。按车阵方法组编为五个分离的小方阵，形成一个中空的大方阵，外形互不联属，还有一个阵势薄弱的“偏”阵放在最前以诱敌。狄人讥笑晋军阵势混乱薄弱，晋军乘狄军观望不整之机，发起冲锋，大败狄军。

“分卒为五阵”，《丛书》本作“分卒为地阵”，据《左传》句意改。

③ 顾盼：向两旁或周围张望。“盼”，《丛书》本作“盼”（xī戏），怒视。从句意分析，应作“盼”。

④ 险巘（xī希）：险阻，势险崎岖，在本句中喻艰难。

⑤ 《丛书》本在“隘”之后无“战”字，从句意分析，应补。

122. 野 战

野战非万全策，从古记之。《六韬》之“清明无隐者，所以战勇力也①。”必其士卒精强，将帅骁悍，旗帜鲜华，

车骑咸备，而又部阵整齐，队士密布，战弩森然，敌不得冲，所谓“先为不可胜，然后可以胜敌”矣^②。平原布阵，方圆、坐起，行止、左右，分合、解结，俱已习熟，方可应敌。坚甲利兵，将亟麾之使殊死斗，此正阵也。至若出奇设伏，左右猎击，前后邀截，多方取胜，变化无端，又在主将临时制宜，未宜刻舟而求剑也^③。自昔好勇战者，多缘智将欲藉此以恣冲突之能，不复为持重必胜之计，故时而胜者，亦时而败。未若先据利地，乘险用奇，料胜而动，即不大捷，亦不致败。

宋宗泽谓岳武穆曰：“卿之勇智（《丛书》本无此二字，据《宋史·岳飞传》补）才艺，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丛书》本作“勇战”，据上书改），非万全计也。”乃授武穆以阵图。武穆曰：“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泽是其言。又见张所，所问曰：“尔能敌几何？”武穆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丛书》本无此句，据上书补）栞枝曳柴以败荆，莫敖采樵以致绞，皆谋定也”。（《丛书》本作“以谋先定”，据上书改）观武穆此言，其野战非如庸将第恃其勇者，有谋有勇，以律行师，用吾奇兵，交发并至，此所以为振古豪杰也。

夫我强敌弱，则宜战野；我弱敌强，用之则危。故曰：“知彼知己，与知地形之可以战”者，皆胜之主也。

【注释】

① “《六韬》之清明无隐者”二句：“清明无隐”，指开阔地，

士卒无可隱伏，敌我双方，只有比勇斗力。语出《六韬·龙韬·奇兵第二十七》。本篇论述将帅要善于利用各种地形，造成神奇莫测的作战态势，争取胜利。共阐述了26种态势，本句是其中1种。

② “先为不可胜”二句：语意出自《孙子·形篇》。原文为：“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③ 刻舟而求剑：比喻拘泥固执，不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改变自己的策略。语出《吕氏春秋·慎大览·察今篇》：“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成语“刻舟求剑”，即出此篇。

123. 夜 战

兵多利昼战，兵少宜夜战，兵法固然。盖夜则敌兵虽多，我士不见，是以无法心，而惟奋勇者胜矣。盖多其火、鼓，以为疑兵，使敌不得测我之多。或以火、鼓，出敌前后左右，远张其势，敌必惊惧，而以死士衔枚冲突：或出其左，或出其右，或出其前，或出其后，敌人来，乘暗馘之。彼所惊惧而欲避者，为我虚声；彼所不见，而以为无虞者，正我必击。策其走途，先为之伏，以一击十，必使无措。至于袭人城寨，尤宜昏夜，易于成功。

田单守即墨，卒少不堪战。乃乘燕之懈，于夜凿地数十穴，纵壮士五千人，随火牛后，衔枚突击燕军。城中鼓噪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火光照耀如同白日，燕军大骇，败走。

匈奴大人云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兵少，欲移书旁郡求援，范不许。会日暮，范令军士各交缚两

炬，三头薰，营中星列。虏谓汉兵救至，大惊，待旦，将退，范往赴之，斩首数百级。

124. 暑 战

大寒大暑而兴师，古人所忌，其决胜常在主兵，而主兵之决胜，又在日午以后。方此之际，客兵深入，炎暑蒸烁，兵不解甲，流汗呻喘，劳瘁欲绝，势必不支。凡客兵远涉，当计其程，先据战地，按兵静处，以俟其至。未至以羸兵诱之，既至，以轻兵扰之，令不得休且食也。直至未、申^①，乃纵击之。预令我士番休，则士不疲，更食则士宿饱^②。既佚且饱^③，锐气自倍，击彼饥疲，如迅风之扫秋叶耳^④。

刘锜顺昌之捷时，兀术以精兵数十万攻之。天方大暑，敌远来疲敝，锜士气闲暇；敌昼夜不解甲，锜军皆番休更食，养马垣下，敌人马饥渴，往往困乏。方晨气清凉，锜按兵不动。逮未、申时，敌力疲气索，忽遣数百人从西门出战，俄以数千人从南门出，戒令勿喊，但以锐斧犯之。敌遂败。

伪汉陈友谅克太平，高皇帝诱至金陵，日午伏兵并出击，友谅大败。亦暑月也。

劳师暑月，是岂为宜？必不得已，宁致人而毋致于人焉。为人所致者，彼为主而我为客；致之使来者，彼反为客，而我为主。即未角力，胜负已分。

【注释】

① 未、申：古代记时法之一。古人根据天色把一昼夜分为若干时段，称为“时辰”、“时分”。又进一步整理为12段，用12地支表示。每一地支所指时间，相当现在的两个小时。由夜半23时至凌晨1时，相当于子时，以此顺推，未时应是13时至15时，申时应是15时至17时。

② 更食则宿饱：“更食”，指一日二餐、三餐，“更”，作“再”、“又”解。或指入更时进餐，“更”作计时的夜间5个时段之一。在本句中从后解为宜。宿饱：隔夜饱。晚餐进食多，至次晨仍饱。

③ 佚：安乐。通“逸”。

④ 如疾风之扫秋叶：喻军势强大，击敌如扫秋叶。语意出自《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六》：“坚曰：‘以吾击晋，校其强弱之势，犹疾风之扫秋叶。’”东晋孝武帝太元七年（382年）淝水之战前夕，前秦苻坚对群臣之语。

125. 雨 战

雨可以袭，不可以战。冒雨疾进，攻其不备，虽战亦袭也。天久阴雨，烽火不通，警守懈弛，潜至城下，敌必不知。边人入寇^①，全恃骑射，为雨所淋，弓胶俱解，马经泥淖，不利驰逐，乘而击之，可以得胜。

晦雪袭人^②，无异于雨，交战之法，与雨不同。极望漫漫，洞彻无隐^③，险阻高下，仓卒难审，苟非素习地形，则车驰之用弗堪也。当此之时，人则僵立风雪，马亦无从得食。吾以佚待劳，以主待客，无有不胜，与暑战同。

唐庄宗欲袭邠州，以问诸将。时李嗣源自胡柳坡有渡河之惭，常欲立奇功以补过，曰：“臣愿独当此

役。”唐主遣之。将精兵五千趋郟州，日暮阴雨道黑，夜渡河至城下，郟人不知。李从珂先登，杀守卒，启关纳外兵，进攻牙城，拔之。此以雨而袭人也。

嘉靖十九年，寇入固原，三边总督刘天和誓诸将以矢剑徇，醉师酒不戒，致寇登陴，天和召斩之，三军股栗。率精兵九千蹶寇，而檄延绥、宁夏、固原兵合击之。会天大雷雨，寇弓解，马蹙淖中，死者相属。我兵分左右翼勇犄角，强弩大炮，虏奔走不暇，杀吉囊子一，首功五百，虏大哭走。此雨可利与虏战也。

故元太尉纳哈入寇辽阳，都指挥叶旺、马云知其将至，命盖州卫指挥吴立等严兵守城，勿与战。虏见有备，乃越盖州，趋金州。时金州城池未完，军士寡弱，指挥王富、韦胜督励士卒分守诸城门，选精锐登城以御，射其骁将乃刺吾，获之，虏退走。以盖州备，不敢经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治柞河道归。叶旺策其将退，乃移兵于河。天方冰雪，旺自连云岛至窟驼塞十余处，缘河叠冰为城，以水淋之，经宿皆凝互，隐然为城。藏钉板于山中，设陷马阱于平地，伏兵以待。命老弱卷旗登两山间，戒以“闻炮即竖”。四顾寂若无人。已而虏至，炮响，伏兵四起，旗帜蔽天。虏骇走，趋连云岛，遇兵马不能进，皆陷入阱中，遂大溃。旺等追击，杀获及冻死者无算，纳哈仅以身免。

尝观古人当严冰时，有用水淋城，宛如良壁，敌不能上者。有筑垒辄崩，用水浇筑，坚如铁石者。此虽非持久计，亦乘时应变之权也。

夫乘雨雪而袭人，兵家常事，所以出人不意也。是宜神速，不宜淹忽；宜一位即得，毋不得而久攻焉。久则雨雪之害俱我受之，敌坐以致我矣。故晋人论桓温伐蜀，以善博譬之，非必胜不博，良有以也。

【注释】

- ① 边人：在明代，主要指入侵北部边疆的蒙古族鞑靼等部族。
- ② 晦 (hui汇)：农历每月的最后一天，夜晚。在本句从后一义。
- ③ 洞彻：明白透彻。又作“洞澈”。

126. 风 战

风顺，致呼而从之；风逆，坚阵而待之，固风战之法也。盖风顺利在攻人，故从之；风逆宜坚守，故待之。然不有风顺而反败，风逆而反胜者乎？风顺而败者，必其将帅之智勇不备故，纪律不严，士心不协，以致倒操其兵，授敌以柄也。风逆而胜者，真智勇之将，见风道不利，我势已危，率励士心，齐致死力，大呼陷阵，出敌之背也。又或伏兵两旁，佯退以诱，腹背击之；或坚阵不动，潜遣一师，袭敌之后。是皆用人力以夺天工^①，俾风为我用也。倘若风自我后而来，便当鸣鼓奋呼，腾陵赴敌，乘机疾击，取胜不难。敌逆风而斗，战尘眯目，必不得开；我顺而攻，以明攻暗，以得势攻失势。故沙砾晦冥^②，祇益吾胜矣^③。

契丹南下至阳城，晋军与战。胡骑势全如山，诸军皆力拒之，人马饥渴。是夕，东北风大起，营中渴甚，曙至风甚。契丹命铁鹞军下马，奋短兵以击晋军，又顺风纵火扬尘，以助其势。军士皆愤怒，诸将请出战。杜威曰：“俟风稍息，徐观可否。”李守贞曰：“彼众我寡，风沙之内，莫测多少，惟力斗者胜，此风乃助我也，若俟风止，吾属无类矣。”即呼曰：“诸军齐击贼！”守贞以中军决死。马军排陈使（《丛书》本作“摆阵使”，据《资治通鉴·后晋纪五》改）张彦泽召诸将问计，右厢副排陈使（《丛书》本作“副使”，据上书改）药元福（《丛书》本作“乐”，据上书改）曰：“今军中饥渴已（《丛书》本无此二字，据上书补）甚，若俟风回，吾属已为虏矣（《丛书》本在“吾属”后有“无类”二字，据上书删）。敌谓我不能逆风以战，宜出其（《丛书》本无此字，据上书补）急击之，此兵之诡道也。”都排陈（《丛书》本作“阵”，据上书改）使符彦卿曰：“与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国！”乃与彦泽、元福及皇甫遇引精骑出击之，诸将（《丛书》本作“军”，据上书改）继至。契丹却数百步。风势益盛，昏晦如夜。彦卿等拥万余骑横击之，呼声动天地，契丹大败而走，势若崩山。

魏主伐赫连昌，次其城下，收众伪遁（《丛书》本无此四字，据《资治通鉴·宋纪二》补）。昌鼓噪而进，舒阵为两翼，会有风自东南来，扬沙晦日。宦者赵倪进曰：“今风雨从贼后来，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将士饥渴，愿陛下摄骑避之，更待后日。”崔浩斥之曰：“一

日之间，岂得变易，贼贪进不止，后军已绝，宜隐军分出，掩击不意，风道在人，岂有常哉！（《丛书》本作“贼前”、“后已离”、“宜分军隐出”，据上书改）帝曰：“善！”分骑奋击。昌军大溃。

齐徐嗣徽南侵，建康震骇。陈霸先拒之，适与周文育会，将战，风急，霸先曰：“兵不顺风。”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槊上马先进，众军从之。风亦寻转，杀伤数百人，安都帅十二骑突其阵，破之。

以上皆顺风而取胜者，苟非奋万死以求一生不可也。魏人隐军分出（《丛书》本作“分军隐出”，据上书改），击其不意，尤其是奇策。至于风甚取胜，古人得天助者不少，亦无异术，故不引证。亦有值大风而两军皆溃者，如郭子仪、史思明之战。是时官军无主帅，贼亦犷恶无谋故也。亦有奇功垂成，偶值大风，而敌逸患深者。天人之际，不可知也。

【注释】

① 天工：大自然的职能。《书·皋陶谟》：“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② 晦冥：昏暗不明。晦、冥皆有“昏暗”义。

③ 祇（zhǐ止）：仅仅，不过。简作“只”。

127. 烟 战

蒸烟而战者①，俾敌不知烟中之虚实，则当进而不敢进，或进而又入我之术焉。长烟一川②，万众咸隐；施设布置，敌总不见。有伏锐而击，苍茫藏丁甲之术③；有寂无

一人，缥缈若归屯之状④；有大鸣战鼓，数人寒敌之心，而实从别道以出奇；有兵随烟进，咫尺若千里之隔，忽不觉全师之顿至；有虚其中而分隐两旁，俾冒烟突入者难当夹击之兵；有力已竭而休士整旅，俾迷而迟疑者自失乘击之算；有敌败而逃，烟昏专径，则俘馘若取物于囊；有聚烟设疑，散烟示虚，则敌笑必肆意而进。大抵烟飙非无故之合，定诡谲以多奇，烟战匿兵马之形，故变幻之由我。将兵者，无以此为小故，而忽之也。

张益德与张郃战巴（《丛书》本作“霸”，据《三国志·蜀书·张飞传》改）西间。郃佯败，伏兵以击，益（《丛书》本作“翼”，据上书改）德知之，以草车截伏出之路，火焚车，烟迷其径，兵不得进，益德乘势冲郃兵，郃败走。此使敌当进而不敢进也。

贺若弼伐陈，陈将广达以其徒力战，与弼相当。隋师退走者数四（《丛书》本作“陈兵退走数回”，据《资治通鉴·隋纪一》改），弼纵烟以自隐。陈兵得人头，皆走献陈主求赏（《丛书》本作“陈兵斩首，皆走献求赏”，据上书改）。弼知其骄惰，更引兵趋孔范，范兵溃。此兵力已竭，故纵烟以休士整众也。

哥舒翰之击崔乾祐也，翰以毡车驾马为前驱，欲以冲贼。日过中，东风暴急，祐以草车十乘，塞毡车之前，纵火焚之，烟焰所被，官军不能开目，妄自相杀，谓贼在烟中，聚弓弩射之，日暮矢尽，乃知无贼。乾祐遣骑自后击之，官军大败。此以烟疑敌，而从别道以出奇也。

李存勖御契丹，以羸兵曳柴燃草而进，烟尘蔽天，

契丹莫测多少。存勖因鼓入战，趋后军起而乘之，契丹败走。此伏锐而击苍茫，藏丁甲之奇也。

以烟战者，古名将不乏其事，然必视风道之顺逆：风顺，则烟眯敌目，可以乘烟突击；风逆，则烟覆吾军，须麾军稍却。以之用奇设疑，以之自隐休士，又一道也。

【注释】

- ① 燕：见卷十、第118节，注②。
② 一川：一片。
③ 苍茫：广阔无际。丁甲之术：或即指“遁甲之术”。见卷三，第33节注④。
④ 归屯：指战场肃然，士卒已回营地。屯：驻守，驻地。

128. 分 战

合众而战者，兵多阵大，不利萦纡①，不利出入，于是有分击之设焉。分击者，少则数将，多则十余将。将领士卒，量众寡为增减。将各统士，士各随将。人百其勇，冲入敌阵，逢人则杀。马不留行，纵横还扰，出而复入。以突击为务，而无正对之阵，如斯而已。敌兵虽众，敌阵虽大，其阵必乱，其将必走。此法人自为战，可以众击众，亦可以少击众。然惟平地可以驰突，乃宜用之。要之，敌众者未有不在平地也。

秦王苻坚引兵五万东击后秦，将士皆刻矛铠为死休字，每阵以剑槊为方圆十阵，如有厚薄，从中分配。故人自为战，所向无前。

梁遣裴邃伐魏，连拔其城，河间王琛拒之，惮邃威名，累月不进，魏王趋之，乃出战。邃分兵为四甄以待之，使将军李祖邻先挑战而伪退，琛悉众追之。四甄竞发，魏大败。

尹子奇攻睢阳。张巡俟其懈，乃与南霁云、雷万春等十余将，各将五十骑，开门突出，直冲贼营，斩贼将五十余人，斩士卒五千余人。此法宜用骑兵，盖其攻敌疾而敌备不及，所以必胜。惟择精壮之士，分健将领之，俾各率所部深入贼阵，此时更不望助于他人，亦不敢稍却以就死，其势之不得不然也。正所谓“致之死地而后生”者也。

【注释】

① 萦纡：回旋曲折。纡：《丛书》本作“驩”，从词义分析，作“纡”是。

129. 迭 战

迭战者，恐其士卒之战久而疲也。故更番进击，更番休息，则我常有余力以制敌之敝，此古人坐、作、进、退之旧法也^①。能循此法而用之，敌虽酣战，累日不决，而我迭战迭息，坐饷战士，有如平时。士之锐气，前阵既绝，后阵复盈，竭者踵至，循环不已，其力不乏。敌虽劲强，必不能持久与我角也。若其不然，惟决胜负于一战之顷，敌乘我之倦，蹶我之还，蹙而覆之，事弗济矣。

胡世将问吴玠所以致胜者于其弟璘，璘曰：“璘从

先兄有事西夏，每战不过一进却之顷，胜负辄分。于金人，则更进迭退，忍耐坚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丛书》本作“屡”，据《宋史·吴玠传》改）日不决，胜不遽追（《丛书》本作“进”，据上书改），败不至乱。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与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盖金人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利，中国士卒不及金人之坚耐（《丛书》本作“不及金忍耐”，据上书改）。吾尝（《丛书》本作“常”，常通“尝”，改）以长技洞重甲于数百步外，则其冲突固不能及。于是选据形便，出锐卒，更选扰之，与之为无穷，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坚忍之势。至决机于两阵之间，则璘有不能言者。”璘又尝谓人曰：“金人有四长，我有四短，当反我之短，以制彼之长。四长：曰骑射，曰坚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汉所长，兼收而并用之；以分队制（《丛书》本在“队”后有“矢”字，据《宋书·吴璘传》删）其骑兵，以番休迭战制其坚忍，制其重甲，则以劲弓强弩，制其弓矢，则以远克近，以强制弱”。远者，谓汉人弓矢能制远，而金人弓矢近也；强者，汉人弓强而金人弓弱也。

【注释】

① 作：起，起立。

130. 死 战

兵法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①。”是以兵家贵死战矣。然人情谁不好生恶死，安能责人以必死也。不有曰

“致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乎②？故顿兵死地者，其兵不修而戒③，不得而求，不约而亲，不令而信，争先登，冒白刃，绝疑虑，溅战血，誓不还顾矣。故将于死地则示之不活，于是有“破釜沉舟”④，于是有弃粮焚辎⑤，于是有背水断梁⑥，于是有去国越境，多背城邑⑦。所谓师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者，大都自绝其生路，俾士卒明知战若不胜，必无遗类⑧，故人人无不腾陵张胆，致死于敌也。缘是奋激所加，锋无前敌，敌虽劲，安能当我必死之众哉！此外有受恩感激而愿效死者，《孙子》所谓“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是也⑨；有严刑重罚而不敢不死者，《尉繚》所谓“畏我则侮敌”是也⑩；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者，即宋太祖所谓“以钱千万易一头”是也⑪。虽皆竭力致死之由，然终于不如置之死地者，其效速而收功易。将恩威并用，又投之无所往之地，则事无不济矣。此必士卒精强，可责以必胜也而后用之，不然，只自毙耳！

白起伐楚，绝粮焚舟；项羽救赵（《丛书》本作“楚”，据《史记·项羽本纪》改），破釜沉舟；韩信下赵，背水为阵。皆示之以不活也。

王镇恶伐秦，士卒皆乘蒙冲小舰，行船者悉在（《丛书》本作“内”，据《资治通鉴·晋纪四十》改）舰内，溯流而进，舰外不见有人行船。北土素无舟楫，莫不惊以为神。镇恶既至，俟将士食毕，便弃船登岸。渭水流急，诸舰飞逐流去。镇恶抚士卒曰：“此是长安城北门外，去家万里，而舫、乘、衣粮并已逐流，惟有死战，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大破秦军，

陷长安城。

郡盗李复鼓众为乱，韩世忠讨之。复众数万，世忠兵不满千，分为四队，布铁蒺藜，自塞归路，“今日进则胜，退则死。”走者命后队剿杀。于是莫敢反顾，皆死战，大破之，斩复。其战金人于大仪也，伐木为棚，自断归路，大战，遂破金之铁骑军，擒孛也等。此悉置之死地也。

【注释】

① “兵法曰”三句：语出《吴子·治兵第三》。指抱必死决心，反而能杀出一条生路，企图侥幸偷生，就会遭受覆亡命运。

② “致之死地而后生”二句：语意出自《孙子·九地篇》。原文为：“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③ 脩：通“修”，加强。

④ 破釜沉舟：前207年冬，秦将章邯击败项梁后，乘胜北上击赵，围攻钜鹿（在今河北平乡西南）。赵陈余等军皆营于钜鹿北，不敢与秦军战。项羽乃率军救赵，渡过漳水后，“沉船，破釜甑（fǔ zèng斧赠，古代无足炊器、蒸食炊器），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史记·项羽本纪》）与秦军展开激战，大破章邯军，迫章邯降。

⑤ 弃粮焚辐：前279年，秦大将白起率军攻楚，乘楚内部派系纷争，战备松弛，得以长驱直入，直捣楚都。白起为示必死求胜决心，乃拆桥焚舟，不带资粮，夺楚粮为食。遂大破楚。

⑥ 背水断粮：“背水”，盖指“背水为阵”。前204年，韩信攻取魏地，俘魏王豹后，乘胜东进，欲东下井陘（今河北井陘东北）攻取赵。赵集中20万兵力于井陘口以拒韩。韩距井陘口15公里扎营。选轻骑2000人，于夜半隐伏在赵营附近山上，并派遣万人进入绵蔓水东岸，背水列阵。次日清晨，韩信率主力出击，

激战良久，韩佯败，弃旗鼓，与背水之军合，赵军追击不舍，并全部出击韩军，大营空虚。韩所伏2000精骑乘机驰据赵营，对赵军实行腹背夹击，大败赵军，斩其将陈余，俘赵王歇。

断梁：拆毁进军路过后的桥梁，以示只有前进，决不后退。

⑦ “于是有去国越境”二句：参见本节所引历史战例“王镇恶伐秦”。王镇恶（373—418年）东晋末名将。好读兵书，长于谋略。此事是东晋义熙十三年（417年），灭后秦之战。

⑧ 遗类：见卷七、第79节，注③。

⑨ “《孙子》所谓‘视卒如爱子’”二句：语出《孙子·地形篇》。为将领者，要带好兵，用好兵，一定还要爱护士兵，才能使之同生死，共患难。历代军事家对此极为重视。

⑩ 畏我则侮敌：语意出自《尉缭子·攻权第五》。原文为：“夫民无两畏也，畏我侮敌，畏敌侮我。”

⑪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见元、王实甫《西厢记·二本一折》：“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赏罚若明，其计必成。”

宋太祖：即赵匡胤。北宋开国君主，960—976年在位。后周时任殿前都点检。周世宗柴荣在959年死，恭帝宗训年幼即位，赵乘北伐契丹之机，于显德七年（960年）在陈桥驿（在开封东北20公里）发动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死后庙号太祖。所引之语，出处不详，待考。易：换取，交换。

131. 逆 击

敌人初至之势，如猛风骤雨，我遽逆之，以当其锐，与待其衰以俟其隙者不侔^①。必预备之严，先使敌不得而胜我，然后我可以策胜。其法在敌未至之时，相便地，据险阻，坚营垒，励兵马，激士气，固阵势。审战所：何处可以扼吭，何处可以出奇，何处可以剿杀，所谓先知地

形之可以战者胜也②。至于度量机宜，因形用权③，遏其骄横，夺其所恃，出其不意，误其所谋，虚应变化，期在必胜，原不一道，是又难得以预备也。倘恃勇轻敌，不择形便，不设备御，不坚营垒，不讲奇谋；彼新至而气盛，我侥幸而尝试；一掷不胜，辄溃不支，误及国家，悔无及矣。

赵奢救阨与，卷甲趋之，二日一夜至（《丛书》本作“一日一夜”，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改），令善射者去阨与五十里而军。军垒成，秦人闻之，悉甲而至。军士许历曰：“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必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奢从之。历复请曰：“先据北山上（《丛书》本无“上”字，据上书改）者胜，后至者败。”奢即发万人趋之。秦兵后至，争山不得上（《丛书》本作“争山不止”，据上书改），奢纵兵击之，大破秦兵。

夫赵奢先已增垒，不进，忽二日（《丛书》本作“一日”，据上书改）一夜即至者，出其不意也。令善射者军，御其骄横也。先立军垒，坚营栅也。去阨与五十里而军，相便地且扼吭也。厚积其阵，固阵势也。先据北山，据险阻山也，奇兵也。宜奢之胜也夫。

【注释】

① 侔(móu)谋：相当，等同。

② 所谓先知地形之可以战者，胜也：《孙子·地形篇》：“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孙子·九地篇》又从战略方面加以论述地形同用兵关系。

③ 因形用权：针对敌方军事态势采取机动措施。请参见

《宋本十一家注孙子·计篇》：“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曹操等各家之注。

132. 必 战

凡兴师深入敌境，若彼坚壁不与我战，欲老我师^①，当攻其军主^②，捣其巢穴，截其归路，断其粮草，彼必不得已而须战，我以锐卒击之，可败。法曰：“我欲战，敌虽深沟高垒，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③。”

魏公孙实懿反辽东，司马懿往讨之，次于辽水。懿盛兵多张旗帜出其南，贼尽锐赴之。乃泛舟潜渡以出其北，与贼营相迫。沉舟焚粮，傍辽水作长围，弃贼而向襄平。诸将曰：“不攻贼而作长围，非所以示众。”懿曰：“贼坚营高垒，以老吾师，攻之，正堕其计，此王邑所以耻过昆阳也。古人曰：‘敌虽高垒，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贼大众在此，巢穴必空，我直指襄平，则（《丛书》本作“必”，据《晋书·宣帝纪》改）人怀内惧（《丛书》本作“顾”，据上书改），惧而求战，破之必矣，遂整阵而过。贼见兵出其后，果邀之。懿谓诸将曰：“所以不攻其营，正欲致此，不可失。”乃纵兵逆击，三战皆捷。

马燧讨田悦，军渡漳水。悦知燧食乏，深沟坚壁不战。燧令下賫十日粮，进营仓口，与悦夹洹而军。日挑战，悦不出，阴伏万人，将以掩燧。燧令诸军夜半食，先鸡鸣时，潜师循洹水直趋魏州，令曰：“贼至，则止为阵。”留百骑击鼓鸣角于营中，仍保薪持火，待

军毕发，则止鼓角匿其旁；俟悦军毕渡，焚其桥（《丛书》本作“先鸡鸣时，鸣鼓角，潜师并洹趋魏州，贼至，为阵；留百骑持火，待军毕发。匿其旁，须悦众度，即焚桥”，语意不明，据《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三》改）。悦党李纳等逾桥，乘风纵火而前。燧令除榛莽广百步为战（《丛书》本无“战”，据上书改）场，结阵以待之（《丛书》本无此句，据上书补），募勇士五千余人为前列（《丛书》本作“五千人阵而待此”，据上书改），悦至，火止，气（《丛书》本作“少”，据上书改）衰，燧纵兵击悦，悦奔桥，桥焚，众赴水死者不可计。悦败，遁魏州。诸将曰：“粮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粮少利速战，悦与淄、青、洹三军为首尾，欲不战以老我师；若分击左右，未可必破，悦且来助，是腹背受敌也。法：‘攻其必救’，故取魏以动之，此致人之术耳。”

徐达率诸将攻下元都，将分兵略平定州而北。时扩廓帖木儿兵方自保安谋逾居庸关，撼故都。达谓诸将曰：“扩廓兵远出太原，必虚北平，孙都督之师足以抗御，我直抵太原，覆其巢穴，所谓批亢捣虚也。太原下，扩廓不战自溃矣。”扩廓闻达兵向太原，果还军来救，锐甚。达曰：“步兵来集轻与战，危道也。虏不解远斥喉，固营垒，可掩而取。”会虏花必马内应，及选精骑夜冲，衔枚袭之，扩廓大败，走甘肃。山西悉平。

【注释】

- ① 老：使……疲惫。形容词用作使动。

② “攻其君主”：语出自《宋本十一家注孙子·虚实篇》：“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曹操、李筌《注》：“绝其粮道，守其归路，攻其君主也。”君主：喻要害。

③ “法曰”五句：语出自《孙子·虚实篇》。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年），太尉司马懿率大军击杀辽东太守公孙渊于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市北），即引用《孙子》此数语向将领们论证其用兵策略的正确。见《晋书·宣帝纪》。

133. 邀 击

邀击者，邀诸途而击之也。敌之志前驱，我之兵从旁出，截彼不意，彼必惊溃。若是，须择地形险阻狭隘之处，潜师密旅，忽击其中，彼前者不能反兵救应，后者不得整旅迎战，虽有大众，不足恃也。盖敌进而我逆击之，恐其气盛，是用从旁阻其骄^①。敌退而我尾击之，虞其有备，是用从旁取其惰。皆由别径奇道，疾趋而进，以取胜焉。

楚子为庸浦之役故，子囊师于棠，以伐吴。吴不出而返。子囊以为吴兵不能，而弗备。吴人自皋丹之隘要而击之，楚人不能相救，吴人败之，获公子宜谷。

燕王垂围苻丕于薳，晋遣刘牢之救之。垂迎战而败，遂撤围北遁，牢之引兵追之，疾趋二百里，至五桥津泽，争燕辎重。垂邀击，大破之。

张郃守汉川，别督将军下巴西，欲徙其民于汉中。进与张益德相距五十余日，益德率精兵万余人

从他道邀郃军交战，山道窄狭，前后不得相救，益德逐郃，郃弃马爬山而走。

【注释】

① 是用；因此，所以。连词词组，用在复合句的后一分句之首，表示前后的顺承关系。

134. 横 击

横冲陷阵之兵，非将勇悍而士精锐不可也；即将士精勇而非力战，亦不可。盖敌之阵势虽整且坚，而我之将士既勇且奋，是以能横击于其中①断敌阵而为二也。敌阵既分，前者有反复之虞，后者无常合之势，我之正兵复击其前，彼之救应不能相及，未有不惊且走者②，此兵之奇也。

王含攻石头城，帝出屯南塘御之，时诸军皆集。北中郎将刘暹、苏峻帅精兵万人至，帝夜见劳之。次日，诸军与贼战，未决，暹、峻自南塘横击，大破之。

朱滔与回纥攻贝州，李抱真、王武俊救之，距贝三十里而军。回纥见滔，滔曰：“明日愿驻马高丘观之，为大王翦武俊之骑，使匹马不返。”滔遂决意出战。武俊遣其兵马使赵琳将五百骑伏于桑林，抱真列方阵于右，武俊引骑兵居前御回纥。赵琳中出横击之，回纥、滔军皆败走，抱真、武俊合兵追之，滔与数千人走还。

东魏高欢侵魏，魏将李弼等帅铁骑横击之，东魏

兵中绝，遂大破之。

大抵横击之兵，总是出人不意，而得地胜为尤要。敌兵未至，先择高而伏；吾之正兵坚阵以待，吾横击之兵适当敌阵之中。两军既交，乘高急出，无敌能当，无阵不入矣。

【注释】

① 是以：因此，所以。连词词组，用在复合句的后一分句之首，表示前后的顺承关系。

② 走：败逃，在本句指军败逃跑。

135. 夹 击

兵家夹击，欲分其势也。彼势既分，其阵自弱。御前则后不支，御左则右不支；无所不御，则无所不能支，所以胜也。况彼之趋战，前阵方锐，我之夹击，无处不锐；受敌之处既多，固备之势不密；以我之锐，击彼无备，自应倾败矣。且一处既败，无处不惊；即有一将力战，未有见势去而不溃走者。乘卒猎散^①，合势掩之，覆之如反手耳！此用众之法。

刘曜围金墉，石勒救之，帅步骑四万人入洛阳。命石虎以步卒攻曜，中军石堪以精骑击其锋。勒躬贯甲胄，出阖闾门夹击之，曜昏醉坠马，为堪所执。

李全寇扬州，赵范、赵葵挥步骑夹击，浮桥吊桥并出，三迭阵以待之。自巳至未，与贼大战。别遣虎等以马、步出贼背，而葵帅轻兵横击之，三道夹击

贼，败之。

古来以夹击而取胜者多，惟曹友闻御元于蜀，分命诸将：一击其前军，一击其中军，一击其后军。内外两军皆殊死战，而竟以败死。是不度势不度力也。元之兵势逾友闻何啻十倍，分击则愈弱，弱不敌强，理之自然。宜命诸将分部而伏，同力致死，夹击其前。前军既败，中军、后军便自夺气，如此，则蜀事尚可为也。友闻之见不及此，而忠义矫矫，可称将臣之良。

【注释】

① 猎散：受震动而逃散。猎：震动。在本句中指受到强烈攻击引起的震动。

136. 反 击

唐之太宗善兵者也。常语群臣曰：“朕每观敌阵，便知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吾强当其弱。彼乘吾弱，追奔不过数百步；吾乘彼弱，必出其营后反击之，无不摧败。所以取胜，多在于此。”及观其破窦建德、宗罗喉^①，皆此法以倾其强，而非弱之谓也。盖敌势虽强，志在前御，我出其后，彼所不虞。因其不虞而击之，其神摇而气自夺。此必大军在前，而以精锐击后以应之也。敌既惊奔，急乘此机疾趋而追，使其谋虑不暇，捍御不及，自得全胜矣。

郑人侵卫，以报东门之役。卫人以燕师伐郑。郑（据《左传·隐公五年》补）祭足、原繁、泄驾以三军军

其前，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君子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

秦王世民破宋金刚于介休也，金刚以众二万出西门，背城布阵，南北七里，李世勣与战小却。世民帅精骑击之，出其阵后，金刚大败，敬德等降。其战窦建德于虎牢之东也，按兵不出。建德列阵，自辰至午，士卒饥倦，皆坐列，又争饮水，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将三百骑，经建德阵西，驰而南上，建德阵动。世民曰：“可击矣！”大军直落其阵，于是大战。世民帅史大柰（《丛书》本作“奈”，据《资治通鉴·唐纪五》改）、程知节、秦叔宝等卷旆而入，出其（《丛书》本作“于”，据上书改）阵后，张唐旗帜，将士见之，大溃。

梁师都与突厥合数十骑寇延州，唐总管段德操初以兵少不敌，坚壁不战。伺师都稍懈，遣总管梁礼将兵击之，战方酣，德操自以精骑掩击其后，师都军溃。

兵家交战，其阵始列，朝气方锐，防闲御敌，总在前行。至其后阵，自谓无虞，稍尔迟留，昼气必惰。吾之正兵，张旗鸣鼓，大噪而进；吾之奇兵，卷旗息鼓，潜袭其后，以之取胜，势所必然。唐太宗之反击，率精锐直贯其阵后，又与别帅不同。

【注释】

① 窦建德（573—621年）：隋末河北农民起义军领袖。清河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北）人。于隋炀帝杨广大业七年（611年）起义，十三年称长乐王。于唐高祖李渊武德元年（618年），建国号为夏，称夏王，改元五凤。次年，迁都洺州（在今河北永年东

南),建立天子旌旗。武德四年,李世民围攻王世充于洛阳,竇亲率大军援王,与李决战,战败被俘,被杀于长安。

宗罗喉:隋末西北地区割据势力薛仁果的大将。唐武德元年(618年),李世民击败之于浅水原(今陕西长武西北),遂降唐。

卷 十 二

“因势而动，无容执一”，作者在《先击弱》所引历史战例，论断郑人击败周桓王、随人为楚人所败的原因时，总括出这8个字，可谓妙笔所在。亦可谓对前7节所论的概括。正如《孙子·虚实篇》所说：“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居功》一节，放在全书之末，论述“居功尤难”之道，谆谆告戒“位极而骄，势重而肆”，应保持“谦恭贬损，推让为先”。“满招损，谦受益”（《书·虞书·大禹谟》），“人道恶盈而好谦。…谦谦君子，卑以自牧”（《易·谦卦》），盖为中华民族文化优秀传统之一。对于“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无不口诛笔伐。范蠡辅佐勾践灭吴，功成引退，在当时封建诸侯国林立情况下，是可以做到的。张良学避谷，从赤松子游，是在汉高祖刘邦杀淮阴侯韩信，一度下萧何狱，谏阻刘邦改立太子等等一系列事件之后做出的。张良并未受到不忠于刘邦的诅咒。盖各自

有他们的时代背景。至于“身名两全”、“明哲保身”的论点，不仅是作者所受时代和认识局限的反映，未尝不是对他的“高皇帝”朱元璋在晚年对有明一代开国元勋大开杀戒的韬晦之语。

137. 首 尾 击

首尾击者，建城立垒，一在敌前，则敌腹背受敌，未有能善其后者。其说与夹击不同。夹击者，临阵合势，取胜一时。首尾击，则令敌常分应矣。敌应前，而我击其后；敌应后，而我击其前。我力常专，敌力常分。粮道难阻，内援不通；进退维谷，所备皆急；旷日延久，情见势拙，因而制胜，罔有不济^①。第敌后之师，堕敌腹中，易为敌陵，必据险阻，坚壁足粮饷。将智而勇，卒少而精，敌断不得而欺我，方可成功。不然，徒委偏师于难相救之处^②，非计矣。

韩遂、马超反，徐晃谓曹操曰：“公盛兵于此，而贼不复别守蒲坂，知其无谋也。今假臣精兵渡蒲坂津，为军先置，以截其里（《丛书》本作“为军先置栅，以歼其衷，”据《三国志·魏书·徐晃传》改），贼可擒也。操从之。超、遂兵力分，操以故得破超等。

刘胡据浓湖上流，与台军相拒。久之，将军张兴世曰：“贼据上流，兵强地盛。我以奇（《丛书》本作“骑”，据《资治通鉴·宋纪十三》改）兵潜出其上，因险而壁，见利而动，使其首尾周遑，粮运阻塞，此制贼之奇也。钱溪江岸最狭，去大军不远，下临洄状，船下必

来泊岸（《丛书》本作“船必薄岸”，据上书改），又有横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险，万人不能过，冲要之地，莫出于此。”沈攸之以为然。乃选军士七千，轻舸二百配之。兴世沂流稍上（《丛书》本无“稍”，据上书补），寻复退归（《丛书》本作“沂流上而复下”，据上书改），如是累日。刘胡闻之，笑曰（《丛书》本作“刘笑曰”，据上书改）：“我军尚不敢越彼下取扬州，兴世何物人，欲轻据我上！”不为之备。一夕（《丛书》本作“旦”，据上书改），四更，风起，兴世举帆直前，渡湖、白（《丛书》本无此三字，据上书补），过鹤尾。刘胡乃遣兵追之。兴世潜遣（《丛书》本作“兴世遂前遣”，据上书改）其将黄道标帅七十（《丛书》本作“千”，据上书改）舸径趋（《丛书》本作“取”，据上书改）钱溪，立营寨（《丛书》本作“棚”，据上书改），明日，引兵据之。刘胡来战，败走。

建安王休仁（《丛书》本“建安”二字与上段“败走”连属，据上书改。休仁为南朝宋文帝刘义隆之子，元嘉二十九年立为建安王。）以钱溪城未固，命沈攸之攻浓湖，以分其势。刘胡（《丛书》本在“刘”前有“则”字，据上书删）果欲更攻兴世，未至，闻攸之来攻，还兵自救。兴世城乃得立。浓湖粮运不通，屡战不利，遂遁。

徐达、常遇春攻张士信之湖州伪丞相，张士诚悉发境中兵为援，屯于旧馆，出我师之背。常遇春统奇兵由大全港入，结营东阡，复出敌背，且填壅沟港，绝其归路，敌众大败。

夫遇春之于士信，强弱不敌，士信固不得而陵之

也。至若兵势相当，偏师以截其里（《丛书》本作“入截其衷”，据“韩遂、马超反”战例，应改作“以截其里”）。初至之际，垒栅未固，人心未定，大军亟宜频频挑战，缀敌相救，然后腹里之师，得以徐据形便，坚立城垒，高张兵势，敌来连攻，以除返顾之患，我必奋击速救之。庶可以自坚而敌势自屈矣。休仁，兴世真良筹哉！

【注释】

① 罔：无，没有。

② 偏师：指全军的一部分，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左传·宣公十二年》：“彘子以偏师陷。”

138. 击 后

击后与反击，虽似而实异。反击者，临战乃出其阵后反击也。击后者，谓置垒于前，敌兵来拒，我潜遣偏师，从间道出敌之背；或焚其辎重，或火其积聚，或败其别旅，或劫其后营，或侵其粮运。辎重焚，则军穷①；积聚火，则军饥；别旅败，则失援；后营劫，则气夺；粮运侵②，则难支。我正兵乘而击之，可令莫支。蓄敌既以大兵向我，以为我不能越彼，而使其内顾之忧；其后兵万万不虞我至而懈弛无备，所以必胜也。此出人不意，掩袭一时，倏出倏入，而非可以持久者，又与首尾击不同。

王猛伐燕，燕将慕容评率大众拒之。猛遣将军郭庆帅骑五千，夜从间道出评后，烧评辎重，火见邲

中。燕王哱惧。

苻登将魏褐飞、雷恶地（《丛书》本在“雷”前有“秦”字，据《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九》删）率氐、胡攻姚萇之李润、杏城，萇潜以精兵六千赴之。褐飞、恶地有众数万，氐、胡赴之，首尾不绝。见姚萇兵少，悉众攻之。萇固垒不战，示之以弱，潜遣骑出其后，褐飞兵扰乱，萇纵兵击之，斩褐飞及其将士万余级，恶地请降。

【注释】

① 穷：困窘，走投无路。

② 侵：止，中断。通“寢”。指军粮供给线被切断，军粮接济不上。

139. 掩 击

掩击者，袭其无备也。未备而掩之，则其上下必惊，士众必乱。是兵也，潜如鬼神之无朕可窥，疾如迅雷之不及凝目，惟在乘其隙耳！过险不戒，吾掩之；却阵未列，吾掩之；三军方食，吾掩之；营栅未成，吾掩之；地利未得，吾掩之；师老疲敝，吾掩之；涉水半渡，吾掩之；人心怯弱，吾掩之；士众骇惑，吾掩之；恃胜而骄，吾掩之；谋虑未定，吾掩之；上下携贰^①，吾掩之；其众方退，吾掩之；大寒大暑，吾掩之；警守未严，吾掩之；孤军无援，吾掩之；枵腹待哺，吾掩之；远来新至，吾掩之；将离士卒，吾掩之；其阵既乱，吾掩之。有此数者，疾趋而袭，

罔有不克。如严备焉，未可以得志也。

郑子罕伐宋，宋（《从书》本无“宋”，据《左传·成公十六年》补）将钜、乐惧败诸沟陂。退，舍于夫渠，不傲，郑人覆之，败诸勺陂，获将钜、乐惧。宋恃胜也。

吐番尚结赞入寇而归，李晟遣其将王侁将骁勇三千伏于汧。晟戒之曰：“虜过城下，勿击其首，俟见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军也，出其不意，必大捷。”侁用其言，尚结赞败走。

强敌在前，胜负之间，未可以旦夕决。与之滋久，其隙自开，观隙而速投之，所谓“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

【注释】

① 携式：离心。携：离；式：二心。

140. 突 击

将谋用密，攻敌欲速，是以兵家贵突击焉。乘人不备，遴选死士^①，冲突而前，其兵用少不用众。将必骁，士必勇，心必一，气必锐，力必蓄，敌必近。所谓近者，敌至三十步外，方始突之；远则敌既见而有备，我气竭而难入。势如旋风，疾若决机^②，或突其前，或突其胁，有进无退，使敌仓皇惊怖，无所措手。斯无坚不入，无阵不乱矣。

后魏主攻齐，南阳太守房伯玉击败之。魏主怒，以南阳郡小，志必灭之。伯玉使虜士数人，衣斑衣，戴

虎头帽，伏于窠下，突入击之，魏主人马皆惊，召善射者射之，乃免。

金人侵襄汉，赵范、赵葵、扈再兴御之。官军分为二阵，范将左，再兴将右，葵帅步骑，左右策应。金人背山亦分为二以相当，而不先动。范曰：“金人必复谋夜战以幸胜。”乃预备火鼓，令军中曰：“闻擂鼓声始动，若彼未至五十步内而辄动者，斩！”未几，金人稍下山冲再兴师，果为所乘，遂逼范军，范擂鼓，挥（《丛书》本作“择”，据《宋史·赵葵传》作“挥”）军突斗，葵继进，歼金兵数千。

邓禹之破王匡也，令军中无妄动，贼既至营，方鼓而进。

周访之破杜曾也，自行酒，饮精锐，敕不得妄动，俟贼至二十余步，乃鸣鼓而进。将士皆腾跃奔赴（《丛书》本作“而将士腾赴”，据《晋书·周访传》改）。

皆得势险节短之意。盖敌人趋攻，其气竭；敌至始鼓其气盈。以盈歼竭，自应必胜，是突击之诀也。

【注释】

① 遴(lín)选：审慎地选拔。《世说新语·言语第二·陶公疾笃》，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载陶侃《临终表》：“…伏愿遴选代人，使必得良才，足以奉宣王猷，遵成志业。”现二十五史《晋书·陶侃传》亦载此表。唐房玄龄等于贞观中奉敕撰成《晋书》后，王隐等十八家《晋史》，遂无人问津。

② 决(xuè)机：飞快启动的弩机。机：弩机，弓上发箭的装置，它的启动时间非常短暂。喻行动迅速的如同启动的弩机。

141. 制 突

敌以勇力冒死之士冲突而前，志在必入，我无以待之，能保障之不乱乎？“必厚集其阵”^①，使我之势既固，而以强弩劲弓，从而迭射^②。厚甲长戈，奋死抵敌，矢如猬集，刃若堵进^③。严其督励；峻其刑诛。队伍微有开合，足踪微有退却者，在所必戮。士卒知不可犯，所以宁死斗，毋动移。所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也^④。至结车连骑，撼凭险阻，令敌冲突，万不能施。斯又在临地制宜，预为之备。

慕容恪击冉闵于廉台也，分军为三部，谓诸将曰：“闵性轻锐，又自以兵少，必致死于我；我厚集中军之阵以待之，俟其合战，卿等从旁击之，无不克矣。”

“乃择鲜卑善射者五千，以铁锁联其马，为方阵而前。闵乘千里马，左操双刃矛，右执勾戟以击燕兵，斩首三百余级；望见大幢，知其中军，直冲之，燕两军从旁夹击，大破之。闵溃围走，为燕军所置。

魏将杨大眼将万余骑突韦睿军，大眼勇冠三军，所向皆靡。睿结军为阵，以强弩二千，一时俱发，洞甲穿中杀伤者众，矢贯大眼右臂而走。

李光弼讨史思明，师次北邙，欲使傅山阵。是险阻也。

吴玠富平之战，欲先据土阜。是据高也。

敌之来突，我若先知，制之不难；患在仓猝，不虞遂至，为其所败；又必因我之师懈，与劳怯、与饥、

与地利之不利。数者能防，自无患患。

【注释】

① 必厚集其阵：“其”，在此作“自己的”、“我们的”、“我军的”解，属第三人称代词活用为第一人称代词。此句早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附《赵奢传》：“军士许历曰：‘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前270年（从《史记》·《赵世家》及《六国年表》），秦军围攻赵地阏与（今山西河顺），赵遣大将赵奢救之，击走秦军。军士许历在临战中提出重要计谋，皆被奢采纳。胜利后，赵王赐奢号马服君，任许历为国尉。

② 丛：聚集。迭：轮流；屡次。

③ 堵进：象墙壁那样地稳重、无空隙移动推进。喻兵刃密集，不露破绽，齐勇前进。堵：名词用作状语。

④ “撼山易”二句：《宋史·岳飞传》：“善以少击众。欲有所举，尽召诸统制与谋，谋定而后战，故有胜无败。猝遇敌，不动，故敌为之语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142. 先 击 强

兵之所以先击强者，盖击蛇击首之说也。择坚强之处，选锐以冲之，奋勇以入之，以我完力①，击彼微瑕，可以逞矣。所谓瑕者。或乘其骄，或乘其懈，或乘其乱，或乘其劳，有可投焉。指麾三军，竭力致死，期在必克。深入其阵，无不摧败，强者既摧，余自溃矣。苟无瑕可乘，又当观变，岂宜妄动！

中潭之战，贼将安太清方阵而器。李光弼因击之，及战，未决。光弼召诸将曰：“彼强而可以破者，乱也，

今以乱攻乱，必无功。”因问：“贼何所最坚”？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为我以麾下破之。”廷玉请五百骑，与之三百。复问其次，曰：“东南隅”，召伦维贞，贞请骑三百，与之二百。光弼尾之，诸军奋死毕入，大败之。

刘筠守顺昌，兀术与诸步兵咸列城。众请先击韩将军，筠曰：“击韩，虽退，兀术精兵十万，尚不可当；法当先击兀术，兀术一动，则余无能为矣。”时方酷暑，敌远来疲敝，筠故能破之。

光弼乘乱，刘筠乘劳，皆投其瑕也。

【注释】

① 完：坚固。“完力”，喻为无坚不摧的极其强大的力量。

143. 先 击 弱

兵有余威夺人者^①，谓其乘既胜之威而薄之，则我有尽扫之势，而彼有既褫之魄^②，无弗胜矣！其法在先攻其弱。弱者既破，强者可图。我得胜而气壮，彼孤立而失势。然必审敌锋之坚脆，将帅之能否，士卒之勇怯，纪律之治乱。如敌强锋锐，将强士勇，而我又先攻其弱，无损其强，而我之战力已疲矣，其能胜乎？

桓王既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王为中军，桓公林父将右军（《丛书》本作“为右军”，据《左传·桓公五年》改），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

蔡人、卫人，为右拒，以当陈人，曰：“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蔡、卫不支，固将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从之。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阵，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战于濡葛。命二拒曰：“蒞（《丛书》本作“淦”，据上书改正）动而鼓。”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

楚子伐随，随侯御之，望楚师。季梁曰：“楚人上（《丛书》本作“尚”，据《左传·桓公八年》改。“上”，通“尚”）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丛书》本无此二字，据上书补），众乃携矣。”少师曰：“不当王，非敌也。”弗从。而败。

夫郑人之胜，在先击弱；随人之败，病在不先弱而先强。皆足为后事之鉴。先击强者，谓强破弱自溃；先击弱者，谓弱败则强自孤；因势而动，无容执一也。

【注释】

① 夺人：指夺人之气，迫使敌人丧失战斗意志。

② 既褫（chī 齿）之魄：喻敌人被打得丧魂落魄。褫：剥夺。

144. 用 弩

弩者，国家之劲兵，四夷所畏服也。弩所丛射之处，无对立之兵，无横互之阵。争山夺险，守垒制突，非弩不

可。邀射，则前后不能顾；伏射，则左右莫可支。吾以众弩而共射一人，则元戎立毙锋前^①。乘高守隘，万弩蹶张^②，百步之内，射无不中。盖地险则敌无所避，而处高则弩尤便用也。射之之法，当为三迭：前，发弩人；次，进弩人；再次，张弩人。更进更发，则矢不绝，而贼不得冲。箭镞傅毒^③，及虏必死，敌虽精锐，无能当也。弩有强有弱，弱者小弩，临敌对阵，可以为往来之游弩。不惟易发易张，且能使敌不见，伺隙而发，发俱命中。守险制突，非强弩不可。床子弩尤极强者^④，大抵弛张倏忽，敌至则矢不及发。故必有凭，而后恃以无恐。凭山、凭城、凭险、凭车。用强之诀，不可不知。

何无忌御徐道覆于豫章。贼令强弩数百登山邀射。俄而西风暴急。无忌所乘小舰被飘东岸，贼乘风以大舰逼之（《丛书》本无“俄而…贼乘风”词语，仅作“风暴急，以大舰逼之”，据《晋书·何无忌传》改补），众遂奔溃。无忌厉声曰：“取我苏武节来！”遂握节而死。此以邀射胜也。

魏公操兵至汉水，赵云引兵觐贼，值操扬兵大出，追云至营下。云入营（《丛书》本无“入营”二字，据《资治通鉴·汉纪六十》补），更大开门，偃旗息鼓。魏兵疑有伏，引去（《丛书》本作“还”，据上书改）；云擂鼓震天，惟以劲弩射于后，魏兵惊溃。此以弩守垒也。

韦睿之于杨大眼，是以制突也。

吴玠驻队射，是以迭射也。

孙臆射庞涓，武侯射张郃，是伏弩也。

虞诩守武都，羌人攻之。诩令军中引强弩不

发，而潜发小弩。羌以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詔令二十张弩共射一人。此近则必中之说也。

夫兵器，惟弩易手，造固宜人，工其技也，分别赏罚，试其工拙；教习数月，穿杨贯虱，人人善弩，则人人皆兵，又可胜乎？

【注释】

① 元戎：见卷7，第76节，注③。

② 蹶(jué决)张：一种强弩名称。发射时，用足力踏机弩发射。《史记·申屠嘉传》：“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

③ 傅：涂抹，通“敷”。

④ 床子弩：《宋史·兵志》称床弩。属强弩之一，北宋初已盛行，射程可达“七百步”。

145. 备 边

备边之策：坚城垒，浚沟堑^①，扼险要，谨斥埃，广侦探，多间谍，选将帅，练士卒，积粮饷，明赏罚，精器械，示恩信，开屯田，搜弊蠹、禁启衅。兹十余策，从古论边者，所不废也。今世闻者，则鄙为常谈，而非奇策。究竟谁能按常谈而行，使无遗缺耶？即孙、吴再作^②，非此数者，不能备边，而选将帅为尤急，将能，则举行无遗，而边患息矣。

天下不患有难为之事，而患无了事之人^③；不患无了事之人，而患无晓事之人。平居而知某也当为，某也当急为，灼然洞晰其利害得失伸缩之妙，则任事而可更与振

惰、补弊、起废，隐然万里长城矣④。

司马师时，群臣各献征吴之策，诏以问尚书傅嘏，嘏曰：“贼之为寇，几六十年，…夺其肥壤，使还耕瘠土，一也（《丛书》本作“吴为寇六十年，未易得志，惟有择地居险，夺其肥壤，一也。”据《三国志·魏书·傅嘏传》裴松之《注》引司马彪《战略》改补）；兵出民表，寇钞不犯，二也；招怀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罗落远设，闲构不来（《丛书》本作“威信远播，间谍不来”，据上书改），四也；贼退其守，罗落必浅，佃作易之（《丛书》本作“贼退共守，佃作易至”，据上书改补），五也；坐食积谷，士不运输，六也；衅隙时闻，讨袭速决，七也。凡此七者，军事之急务也。不据（《丛书》本在“据”前有“进”字，据上书删）则贼擅便资，据之则利归于国，不可不察也。”

祖逖镇雍丘，与将士同甘苦，约己务施，劝课农桑，抚约新附，虽疏贱浅者皆结以恩义。河上诸坞，先有其子仕后赵者，皆听两属，坞主皆感恩，后赵有异谋，辄密以告，由是多所克获。

魏人侵宋北边，何承天陈备边之策凡四：一曰移远就近，徙新附，实内地；二曰多筑城邑，以抗群虏；三曰纂偶车牛（《丛书》本作“纂备牛车”，据《宋书·何承天传》改），以载粮械；参合钩连，以卫其众；四曰计丁课仗，随其（《丛书》本作“所”，据上书改）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习（《丛书》本此二句作“各有素习”，据上书改），因民所利，导而帅之（《丛书》本“导”作“遵”，据上书改），则兵强而敌不戒，国富而

民不劳，比于（《丛书》本作“此与”，据上书改）优游队伍，坐食粮廩者，不可同年而校（《丛书》本作“语”，据上书改）矣。

傅撮七策，皆可以施之于边。惟夺其肥壤，蚕食其疆，以吴、晋势不两立故也。施之于华夷之界，一似启衅。祖逖所行，俱筹边至计，宜后赵疆土所以日蹙欤？何承天筑城邑以抗群虏，扼险要也；纂偶车牛（《丛书》本作“纂备牛车”，据上书改）；以载粮械，益富强也；计丁课仗，随所便宜，因其服习，用土著也。

受国重任者，须流览今古，参合群谋，因时而为之去取，断然举行，无务因循，何边之不可安，而功之不可主欤！

【注释】

① 浚（jùn俊）：疏通。

② 即孙、吴再作：即使孙子、吴起再度出现。“即”，用在论述句中表示先退让一步，引出下一分句提出的结论。用作连词。

③ 了（liǎo）事：把事情办妥，了结。

④ 万里长城：原指我国长城。后喻国家所依赖的大将。出自《南史·檀道济传》。道济受诬被捉时，“愤怒气盛，目光如炬，俄尔间引饮一斛，乃脱帻投地曰：‘乃坏汝万里长城！’”

146. 御 戎^①

御戎之法，慎无侥幸野战，谓中国之马力与骑射皆非彼敌也^②，况以弱当强？宜据险出奇，不宜浪战。故张睢阳、李光弼皆即其城下以破敌^③，而思明再败^④常恨其不

得与光弼战野也。善用兵者，以所长击所短，不以所短击所长。宜以强弩劲弓，乘城捍御，坚壁险阻，伺隙出战；因敌变化，虑胜而动；不角长于易地⑤，不贪利以穷追。易地之战，广造战车，制其驰突，使千乘万乘，杂以步骑，彼进，则合势以遏其骄横；彼退，则邀击以遮其情归⑥。此守法也，亦胜算也。更练土人，以佐官兵。彼其生长边陲，其地熟谙，其性耐寒，其勇悍强。鸷逾于客戍⑦，皆其风土使然。且备晰彼情，洞究虚实。倘宽其徭役⑧，予以生业⑨，立之长卒⑩，抚之以恩，使安居富乐。无事耕牧，则为吾民；寇至策应，以壮声势。彼且欲完其家室⑪，欲固其生业，其力战自倍于官军。

至于招携怀远之略，则有可言者。彼种落原自不一，其性争相雄长⑫，易合易离，吾以恩信结之，诡谲间之，令其猜忌，以彼攻彼，中国之势也。彼进不得合势以长驱，退不得解嫌而安处，吾始可以不劳力而制之。大抵被犹禽兽，不足深校。第宜遏之不来，不必穷兵追讨。周伐玁狁，至于大原⑬，良为可师。秦皇、汉武，外强内耗⑭，则殷鉴也。其余守法，具在《备边篇》。

成祖文皇帝敕宁夏守臣宁阳侯陈懋曰：“瓦剌使者言，彼拟七月率众至斡（《丛书》本作“瀚”）难河，俟冬袭阿鲁台。斯言未可信，然吾边境须有备。大抵御戎之道，勿轻与战，但坚壁清野，最上策也。敕大同、开平、辽东，皆如之。

汉马续守边，梁商移书曰：“良骑夜（《丛书》本作“野”，据《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四》改）战，交锋接矢，决胜当时，戎狄（二字《丛书》本作“彼”，据上书改）

之所长而中国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以待其衰，中国之所长而戎狄（二字《丛书》本作“彼”，据上书改）之所短也。宜务先（《丛书》本作“宜先务”，据上书改）所长以观其变，勿贪小功以乱大谋。”

隋使奉车都尉长孙晟送公主入突厥，可汗爱其善射，留之竟岁。因察其山川形势、部众强弱，靡不知之。因上书曰：“玷厥之于（《丛书》本作“千”，据《隋书·长孙晟传》改）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名下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又，处罗侯（《丛书》本作“喉”，据上书改）者，摄图之弟，奸多而势弱，曲取于（《丛书》本作“曲如众心”，据上书改）众心，国人爱之。因为摄图所忌，其心殊不自安。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间，颇畏摄图，受其牵率，唯强是与，未有定心。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回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霫，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乘衅（《丛书》本作“隙”，据上书改）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隋主善之。此以彼攻彼之说也。而圣祖之谕，则是守法。

大抵中国备御，无时可弛。牛羊布野，须怀无事之冰竞；皂纛连天，乃获抢攘之安乐。终日懔懔，恒如敌至；怯防勇战，迭（明·杨慎《丹铅总录·琐语》，鼓330捶为1通，鼓停吹角，吹12声为1迭）震天声，斯为得之。

【注释】

① 戎：中国古代一民族名称，历殷、周至战国，皆见于典籍记载。曾是中原地区人民对西北各少数民族的一种泛称。

② 中国：上古时代，以华夏族聚居、建国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以为是天下之中，故称中国。而把与此相对应的周围其它地区，称为四方。春秋、战国时期，对于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各诸侯国，称为中国。与此相对应的各诸侯国或少数民族所建政权，有的则被带上轻侮之称。先秦典籍中多见此类记载。

③ 张睢阳：见卷一、第6节，注①。

李光弼(708—764年)，唐朝名将，契丹族。唐玄宗天宝中累迁至朔方节度副使。不久，安禄山起兵叛乱。十五年(756年)二月，李被授河北道探访使，率朔方军5000人会同郭子仪军东下井陘(今河北井陘西北)，收复常山郡(今河北正定)。大败史思明等叛将，河北10余郡遂又归顺朝廷。乾元二年(759年)，李会同郭子仪等9节度使与叛将安庆绪大战于相州(今河南安阳)，叛将史思明率兵救安，各路兵皆溃，唯李光弼军得全军退走。

④ 史思明(?—761年)，唐朝叛乱者，以骁勇闻名。安禄山起兵叛唐后，他被安任为范阳(今北京)节度使。后被郭子仪、李光弼军击败，于肃宗至德二年(757年)降唐，次年复叛。乾元二年(759年)在魏州(今河北大名)称大圣燕王。不久，杀安庆绪，在范阳称大燕皇帝，年号顺天。不久，被其子史朝义杀掉。

⑤ 易地：平坦之地。易：平坦。《汉书·晁错传》：“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又，《六韬·犬韬·战车》：“战于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

⑥ 则邀击以遮其惰归：“遮其惰归”，因全句中有一“击”字，乃改“击其”为“遮其”，语意同《孙子·军争篇》“击其惰归”。就是等敌人士气低落，松懈疲惫时再去攻击它。

⑦ 客戎：意同“客兵”，客籍军士。

⑧ 徭役：官府对劳苦民众进行剥削的一种内容——无偿劳

役。

⑨ 予以生业：给生活出路。“予”，通“与”，给。“生业”，生活出路，谋生之业。

⑩ 长(zhǎng掌)卒：古代兵制，士兵百人编为一卒，有卒长统领。“长卒”即指此。

⑪ 完：保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臣请完璧归赵。”

⑫ 雄长(zhǎng掌)：称霸。《三国志·吴书·士燮传》：“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

⑬ “周伐玁狁”二句：指周宣王(前827—前782年在位)姬静即位后不久，数次征伐玁狁的事。这此征伐的主帅是尹吉甫，追击至大原(在今宁夏固原和甘肃平凉一带。《丛书》本作“太原”)。《诗·小雅·六月》：“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这篇诗即指此事。“薄”，语助词。“玁狁”，为从事游牧的氏族部落，当时在周的西北部地区，与周为邻，时常入侵。据考证，在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称“严允”，可能后人出于狭隘大汉族主义，加了“犬”旁。伐玁狁一事，史称为周宣王“中兴”的功绩之一。

⑭ 秦皇、汉武：即秦始皇嬴政，汉武帝刘彻。

秦始皇嬴政(前259—前210年)，从他13岁即位，秦国仍继续蚕食其他诸侯国。从灭韩国开始，到前221年灭齐国，用了十年时间悉灭六国。兵连祸结。33年(前214年)，派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河南(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地，并修筑长城，威震异域。国内则重赋敛，严刑罚，修咸阳宫、骊山墓，民怨沸腾。他死后不过一年，就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陈胜起义。立即出现“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贾谊《过秦论》)的形势，“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同上)。汉初的人还认为秦之亡虽亡于二世胡亥，但亡因实为始皇自己种下的。“秦政力并万国，富有天下，破六国以为郡县，筑长城以为关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势，轻重之权，其与一家之富，一夫之强，胡可胜计也！然而兵破于陈涉，地夺于刘氏者，何也？秦王贪狼暴虐，

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汉书·贾山传》）

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年），前141—前87年在位。他利用汉建国以来70余年生养休息、国库充盈的条件，从元光二年至元狩四年（前133—前119年）间，任用卫青、霍去病等大将，连续发动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之后，又对今两广地区用兵，所以汉朝人就说他“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遂出现“天下虚耗，人复相食”（《汉书·食货志上》），据史书记载，于天汉二年（前99年）在今两湖、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均有农民起义。

“外强内耗”，盖指他们这些活动使国力耗损。

147. 平 蛮

蛮人兵力固强，敌亦无远志，即称兵犯顺，仅亦流毒附近边疆，肆为抄掠，广其境土耳其。缘土官大率袭先业^①，饱富贵，远慕则离巢亦远。以兵袭之，远大未得，而根本先倾^②，进退失据，自取灭亡。故虽有跳梁之图^③，亦止作守户之犬。惟恃毒弩长标，凭山依险，出没为寇，叛服不常。而所以致之使叛者，复缘不善取之也，非有以长其桀骜，则有以令其危疑。用是蠢动诸巢^④，转相煽惑。惟有广恩信以示招徕，励威武以张挾伐；顺者抚之，逆者诛之。俾善恶分别，劝惩普著。

麾兵进剿，须得其路径，穷其巢穴，防其伏兵；招其诸屯，散其党与；悬崖狭谷，线路萦回，兵难整列；守前截后，邀击旁击。俾彼欲守，则所处卑隘而地不利；欲战，则置身似束，而势不敌。

夫天陷天狱^⑤，非兵之地，南蛮之中，触处皆是。险厄陡绝，彼必据守；宜用奇计，无与力争，恐伤士伍。

毋嗜杀，以坚其守志；毋轻信，以堕其诡计；毋延缓，以坐困瘴疫。惟且诛且抚，威恩显行，设奇用智，毋以蛮轻之。使既畏且悦，是平蛮之上策也。诸葛芳轨宁非后人之所当法耶⑤？

前五代宋时，三峡獠蛮，岁为抄暴。故分荆益四郡，立府于白帝城以镇之。又以孙谦为巴东太守，谦曰：“蛮夷不宾，盖待之失节耳。何烦兵役，以糜国费？”遂不受兵。至郡，开布恩信，獠蛮翕然怀之。此用抚也。

韩襄毅讨大籐峡，以兵十六万人，分五路入，覆其巢穴。穴有崖，名九层楼，尤为险绝，直抵其上，斩峡籐，断之，名为“断籐峡”，以志武功。此用诛者也。

唐玄宗时，李宓（《丛书》本作“密”，据《旧唐书·南诏蛮传》改）击南诏，阁罗风诱之，深入至太和城，坚壁不战。宓粮尽，士卒瘴疫，十死七八，乃引还。蛮追击之，全军皆没。此延缓以坐困瘴疫者也。

宋艺祖之时，秦再雄武健有奇略，各蛮党畏服。艺祖推为辰州刺史，使自辟吏，予一州租赋（《丛书》本作“予以租赋”，据《宋史·蛮夷传》改）。再雄至州日，训士卒得三千人，皆能披甲渡水，历山飞堑，捷（《丛书》本无“捷”，据上书补）如猿猱；又遣亲校二十人，分使诸蛮，传朝廷恩柔意，莫不从风而靡。此且诛且抚，威恩显行者也。

宋徽宗时，晏州夷酋卜漏等，因上元张灯，率夷人袭破梅岭寨，四出掳掠。梓州转运使赵适讨之。漏据轮缚大囤，其山（《丛书》本作“上”，据《宋史·赵适

传》改)崛起数百仞,林箐深密,诸村圉夷为遁败溃者,悉赴之,乃垒石树栅以守。遁军不能进。巡检种友直所部多土丁,习山险。而山多獠,遁遣土丁捕之。伐去蒙密,缘崩(《丛书》本作“崖”,据上书改)石,挽籐葛而上,得獠数千(《丛书》本作“十”,据《续资治通鉴·宋纪九十二》改)头。爰束麻作炬,灌以膏蜡,缚于獠背。暮夜,复遣土丁负绳梯,登崖岭,乃缒引下,人人衔枚,挈獠蚁附而上。比鸡鸣,友直等悉登(《丛书》本作“力”,据《宋史·赵遁传》改),拥刀斧穿箐入,及斩栅,出火燃炬,獠热狂跳。贼庐舍皆茅竹,獠窜其上,火辄发,贼呼号奔扑。獠益惊,火益炽。官军鼓噪破栅,贼扰乱不复能(《丛书》本作“不宁”,据上书改)抗,斩数千人,生擒卜漏。晏州平,拓地千里。遁为建城寨,画疆亩,募人耕种,且习战守,号曰胜兵。此用奇以夺险者也。

【注释】

① 土官:元王朝对西南边疆各行省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委派该族上层分子担任文职:知府、知县等;武职:宣慰使、宣抚使等,统称土官,又称土司,为世袭。明代沿用。先业:先世祖业,即指土官世袭之业。

② 根本:喻事物的本源或关键部分。在本句意指世袭的基业。

③ 跳梁:强横,猖獗。《汉书·萧望之传》:“(张)敞曰:‘今羌虏一隅小夷,跳梁于山谷间。’”

④ 用是:因此。介词“用”同代词“是”连用,表示动作行为赖以实现的原由。

④ 天陷：指地势低凹，道路泞泥的地带。语出《孙子·行军篇》：“凡地有绝涧，……天陷，……必亟去之，勿近也。”天陷，喻地形险恶。《三国志·魏书·刘放传》裴松之《注》引《资别传》，资曰：“昔武皇帝征南郑，取张鲁，阳平之役，危而后济。又自往拔出夏侯渊军，数言‘南郑直为天陷，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险。”（武皇帝，即曹操。曹丕即帝位，追尊操为武皇帝。）

⑤ 诸葛芳轨宁非后人之所当法耶：指诸葛亮于蜀汉后主刘禅建兴三年（225年）征服孟获一事。《三国志·蜀书·马谡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曰：“建兴三年，亮征南中，谡送之数十里。亮曰：‘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谡对曰：‘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亮纳其策，赦孟获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又，同书《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亮至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七纵七擒，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作者认为诸葛亮征服孟获，是名垂千古的典范，足为后世人所当法。

148. 御 倭

御倭之法，与其阻水列阵，御之陆地，不若御之水上；与其御之内洋，不若出洋远哨，御之外洋。良以水战，非其所长。能据其险厄，彼迂延海岛^①，不得越而出，入而掠，水尽粮绝，危可立候也。矧跨海为寇^②，势不能久，舟小卒寡，惟以抄获为资。我用高舰巨舟，加以万众，则以大胜小，以众胜寡，此戚继光、俞大猷所屡试而屡效^③，尝言之者。又令沿海之地，有警之处，坚壁清野，寇若登陆，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运之资，势必饥

馁；我以兵缀之，不轻与战，不旬日而可坐困。所可患者，浙省、闽、广、齐、辽之区，延袤数省，皆与寇邻大海之中，风伯为政^④，寇至仓卒，非可恃援他处，惟有申飭沿海城堡：风候之期，时时警守，时时侦望；各处土兵，时时操练；虽寇来无定处，而风讯有定期，期至而慎犹易也。倘或疏虞不戒，纵其据城得邑，坐食我资，急难摇动，为患必深矣”。

倭之患，自古所无，至国朝而始有。太祖谕汤和曰：“日本小夷，屡扰东海，卿年老，强为朕行，视要地，筑堡戍，以固守备。和行，筑城海上，起登、莱，抵浙江，凡五十九城；民四丁取一，为兵守之。诚安边御倭之长策也”。

广宁伯刘江镇守辽东，初至，巡诸岛，相形势，请于金州卫、金线岛之西北望海埚，筑城堡，立烟墩瞭望。盖其地特高，可望诸岛，寇所必由，为海滨咽喉之地。一日，瞭者言，东南夜举火，有光。江计寇将至，亟遣马、步官军赴埚上小堡避之。翌日，二千余人乘海舶，直过埚下，登岸，鱼贯而行。一贼貌甚丑恶，挥兵率众，如入无人之境，江令犒师秣马，略不为意，以都指挥徐刚伏兵于山下，百户姜隆率将士潜焚贼船，截其归路。乃与众约曰：“旗举炮鸣，伏兵奋击，不用命者，以军法从事。”既而，贼至埚下，江披发举旗鸣炮，伏兵尽起，为两翼而进，贼众大败，死者横仆草莽，余众奔樱桃园空堡中。我师进逼，环而攻之，将士皆奋勇，请入堡剿杀，江不许，故开两壁以纵之，仍分两翼夹攻，生擒数百，斩首千余，有

潜脱而走舶者，复为隆所缚，无一人得免者。凯旋，诸将曰：“明公见敌，意思安闲，惟饱士马；及临阵，披发而战；追贼入堡，不杀而纵之，何也？”江曰：“穷寇远来，必饥且劳，我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故兵家治力之法；贼始鱼贯而来，成蛇阵，故作真武状以镇服之，虽愚士卒之耳目，亦可借以壮其气；贼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师攻之，彼必死斗，宁无伤乎？故纵之生路，而后掩击之，此兵家围师必缺之意也。”

【注释】

① 迁延：却退。在本句中指倭寇盘据海岛。

② 矧 (shěn 审)：用在反问句中，表示意思更进一层。有“况且”、“何况”意思。

③ 俞大猷 (1504—1580年)：明朝抗倭名将。用兵先计后战，不贪近功。嘉靖三十年 (1551年) 以后，在浙江、福建、广东屡败入侵的倭寇，所部有“俞家军”之称。历官至总兵官。《明史》有传。

④ 风伯：《周礼·大宗伯》载，风伯，为箕星，能招致风气。东汉蔡邕《独断》：“风伯，箕星也，其象在天，能兴风。”

149. 平 羌①

今日之羌，非汉、唐、宋之羌也。自正德中②，北虏亦不刺一种，南据青海，其地南邻松潘③，北邻甘肃，则虏与羌为一矣。昔汉人西通三十六国，以断匈奴右臂④，故彼势遂逆。今彼据有定之巢穴，而兼以富强之种落⑤，逾秦陇，则可以窥关中⑥；出阶、文，则可以伺剑外⑦。幸而未动，是可不为之豫筹哉！当循国初旧制，糜其爵赏，

啖以茶利^⑧，推广恩信，使诸羌内附之心益坚。计令北虏，使还故土，以杜羌虏合势之祸^⑨。至练兵选将，修险积粮，弹压以威，使慑不敢动；与诸备御之法，兵有常谈，所不待言者。倘舍恩信，而第议征诛，羌急投虏，为患滋大，又不可不深虑也。

后汉时西羌叛乱，积年费用八十余亿，白骨相望。左冯翊梁并恩信招诱羌，离（《丛书》本作“漓”，据《后汉书·西羌传》改）湍、狐奴等五万余户，皆诣请降，陇右复平（《丛书》本作“平复”，据上书改）。后羌又乱，汉以种皓为度辽将军，皓到营，先宣恩信，其有（《丛书》本无“其有”，据《后汉书·种皓传》改）不服，然后加讨，羌人质郡（《丛书》本无“郡”，据上书改）县者，悉遣还之。诚心怀抚，信赏（《丛书》本作“义”，据上书改）分明，于是羌皆顺服。乃去烽燧，除候望，万境晏然。此皆恩信以驭羌者也。

羌人肉食犬羊，无茶则生痼疾，多病死，而羌地非有茶者也。高皇帝乃立金牌之令，岁遣使者给以金牌，转西蜀之茶以赐羌人。以金牌按验而征其马，羌乃如数纳马，如民间之纳税者焉。尊卑最为得体，至今因之。

【注释】

① 羌（qiāng枪）：我国古代西部地区一种少数民族。在《尚书》、《诗》等典籍中已见记载。

② 正德：明武宗朱厚照在位年号（1506—1521年）。

③ 松潘：今四川松潘县。

④ 断匈奴右臂：喻使匈奴失去西部可依靠的力量。西汉张

赛向武帝刘彻建议：通过多赠财物，以汉公主通婚等方式，同西部乌孙国结为兄弟之邦，并通过乌孙沟通与大夏国的关系，使他们归附于汉，这种形势，必将使匈奴失去在西部一支可依靠的重要力量。匈奴入侵大汉王国，无西部诸国支援，如同一个人失去右臂。

⑤ 种落：部族聚居的地方。这里盖指强大的后方基地。

⑥ “逾秦陇”二句：秦陇，指今陕西陇县、宝鸡市与甘肃清水县、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之间地区，一向为关中平原西部屏障。

⑦ “出阶、文”二句：阶、文，指阶州、文州二地，位居今甘肃东南部。阶州，明代设州治在今甘肃武都县，南濒白龙江；文州，今甘肃文县，南濒白水江。二江东南流向四川，在昭化与嘉陵江相会，即进入四川剑外地区（剑门关以南地区）。“伺剑外”，即指此。

⑧ 茶利：自唐至明，官府历来颁行以茶同羌、戎等民族地区交换马匹的法制。明初，朱元璋（即明太祖）制定用茶300万斤，交换3万匹马的禁令。又制定金牌41面，作为信符，要求不同地区，向明廷交马若干匹，明廷输茶若干斤。羌、戎等与明廷各方，各持金牌信符之半，每三年核定一次信符，以取信于戎、羌。并设专门机构管理此事。

⑨ 杜：堵塞，闭。

150. 平 盗

凡为盗者，掳掠为资，志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朝，非有决机制胜、宏谟远略也。小丑群居，争相雄长，胜不相让，败各自救，无同忧共惜之心也。其中诘误从邪^①，亦非有伏节秉义者之不可诱也。倘若不加矜惜，不分首从，

一概殄戮，绝其求生之路。盗以免死为急，如吴、越同舟遇风，其相救如左右手^②，而其势自固矣。蔓延漫广，势益加盛，谁为之咎乎？故盗之难平，以平盗者之失策也。须多方引诱，招剿并行，离其腹心，散其党与。俾自相猜忌，自相妒害，俟其瓦解，势孤力穷，吾以大兵翦其负固^③，诛其元凶，如拾芥矣^④。

顺帝时，荆州盗起，弥年不定，以李固为刺史。固到，遣使劳问境内，益蜀除前衅，与之更始。于是贼帅自缚归首。固皆原之，遣还相招。半年间，贼如数悉降。及为太山太守，时盗屯聚历年，郡兵常千人追讨，不能制。固到，悉罢遣归农，但留任战者百余人，以恩诱之，未满岁，贼皆弭服。

交趾多珍宝（《丛书》本作“交趾”，据《后汉书·贾琮传》改），前刺史多无清行，故吏怨叛。及贾琮为刺史，到部，移（《丛书》本作“遣”，据上书改）书告示，使各安资业，招抚荒散，蠲徭役，诛渠帅为大害者（《丛书》本无“为大害者”，据上书补），选良吏，百姓以安。此皆以恩信平盗者也。

献帝时，贼梁兴寇掳冯翊，诸县恐惧，欲移就险阻。冯翊郑浑曰：“兴等破散，藏匿山谷，虽有随者，率胁从耳。今当广开降路，宣喻恩信（《丛书》本作“威信”，据《三国志·魏书·郑浑传》改），而保险（《丛书》本作“择险”，据上书改）自守，此示弱也。”乃聚吏民，治城郭，为守备，募民逐贼，其所得获，十以七赏民。民大悦，皆愿捕贼，多得妇女、财物（从“其所得获”到“多得妇女、财物”，《丛书》本作“得其财物、妇

女，十以七赏民，民大悦，皆愿捕贼”，据上书改)。贼之失妻子者，皆降。浑责其得他妇女，然后还之。于是党与离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告谕之，出者相继。兴将余众聚鄆城，浑讨斩之，余党悉平。此招讨并行者也。

流贼刘六等，横行北方。马中锡欲效龚遂化渤海事，招抚解散。檄诸路：刘六等经过，与饮食；若欲听抚，待以不死。刘六等闻之，所至不杀掳，然且信且疑。中锡至德州桑儿园驻兵，刘六等来谒，开城抚之。刘六欲降，刘七曰：“今内臣主国事，马公能自践其言乎？”潜使人至京师，探诸中贵，无招降意，遂大肆劫掠，众至数万。中锡竟以是获罪。召边兵入讨，始破之。贼趋黄州，三往来南京，如入无人之境。至通州狼山，飓风效灵，舟覆，贼始尽歼。此绝其生路，而势亦盛者也。

【注释】

① 诖(guā 挂) 误：见卷七、第83节，注③。从邪：对走上起义人们的诬称。

② 吴、越同舟：喻在困难环境中，遭遇共同敌人，内部利害暂时趋向一致，大家会同心协力，共同对敌。语意出自《孙子·九地篇》：“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与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若左右手。”吴、越，春秋时两个诸侯国。成语“风雨同舟”，即出此。比喻共同经历患难。

③ 负固：仗恃地势险固。“负”，仗恃，凭仗。

④ 拾芥：捡取地上的草芥。喻取之极易。

151. 定 乱

三军之乱也，而欲定之，不诛无以惩后，悉诛之，适以滋乱。宜先之隐忍，藏之秘密，处处镇静，谋之周悉，发之疾速，从容指麾，元恶授首，万众贴然，斯为善矣！盖乱之兴也，非一军尽乱也。缘一二跋扈者，以计惑之，以危恐之，以事激之，是以偶误相从，转相为鼓噪。我急投之，漫应之，无奇策以制其变，不宽假以纵其降；彼其心愈惧而谋益深，党未离而势愈炽。是犹抱薪救火，必不戢之事也^①。若其归降请命，不戮渠魁，以警其余，而姑息以长恶，不几如五代之兵骄将纵^②，以貽患于不可言乎？

朱泚反时，田希鉴附之，泚授以节，使守泾原。及泚败，趋泾州，鉴闭门拒之。泾卒斩以降鉴。上因授鉴为泾原节度使。李晟欲诛之，而虑其握兵。李晟初至凤翔（《丛书》本无此句，据《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七》补；《旧唐书·李晟传》作“晟至凤翔”。因本书所述晟杀田过程，出自《资治通鉴》，故据《资治通鉴》补），希（《丛书》本无“希”，据上书补）鉴遣使参候，晟谓使者曰：“泾州逼近吐蕃，万一入寇，州兵能独御之（《丛书》本无“之”，据上书补）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书意。”使者归，以告，希鉴果请援兵，晟遣腹心将彭令英等戍泾州。晟（《丛书》本无“晟”，据上书补）寻托巡边诣泾，希鉴出迎，晟与之并辔而入，道旧结欢。希鉴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谓之田郎。命具三日食，曰：“巡抚毕（《丛书》本在“巡抚”后有“事”字，

据上书删)，即还凤翔。”希鉴不复（《丛书》本无“复”字，据上书补）疑。晟伏甲而宴之，既饮，彭令英引泾原诸将下（《丛书》本作“至”，据上书改）堂，晟曰：“与汝曹久别，可各自言姓名。”于是得为乱者石奇等三十余人，数其罪而斩之。顾希鉴曰：“田郎亦不得无过。”引出缢杀之。谕众以诛希鉴之意，皆股栗，无敢动者。（本段尚有多处可改，因不碍语义，未改）

陝虢都（《丛书》本无“都”字，据《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七》补）兵马使达奚抱晖鸩杀节度使张勳（《丛书》本作“欢”，据上书改），代总军务，邀求旌节。上谓李泌曰：“若蒲、陝连衡，则猝不可制，且抱晖据陝（《丛书》本无此句，据上书补），则水陆之运（《丛书》本作“途”，据上书改）皆绝矣，不得不烦卿一往。”乃以泌为陝虢都防御水陆运使（《丛书》本作“为都防御使，领水陆运使”，据上书改）。欲以神策军送之，泌请以单骑入之，上许之。泌见陝州将吏在长安者，语之（《丛书》本无此二字，据上书补）曰：“主上以陝、虢饥，故不授泌节而领运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赈之耳。若抱晖可用，当使将之；有功，则赐旌节矣。”抱晖稍自安。泌与马燧疾驱而前，将佐不俟抱晖之命来迎，泌笑曰：“吾事济矣！”去城十五里，抱晖亦出谒，泌抚慰之，抱晖喜。泌既入城视事（《丛书》本无“既入城”，据上书补），宾佐（《丛书》本无此字，据上书补）有请屏人白事者。泌（《丛书》本无此字，据上书补）曰：“易帅之际，军中烦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贴矣，不愿闻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

簿书，治粮储。明日，召抱晖谓之曰：“吾非爱汝而不诛，恐自今有（《丛书》本无此字，据上书补）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将帅皆不能入，故丐汝余生，汝为我赍版币祭前使（《丛书》本“使”后有“者”字，据上书删），慎毋入关，自择安外（《丛书》本在“安”后有“便”字，据上书删），潜来取家，保无他也。”泌之辞行也，上籍陝、虢乱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诛之（《丛书》本“诛”前无“使”字，据上书补），泌奏：“已遣抱晖，余不足问。”上复遣中使至陝（《丛书》本无“至陝”，据上书补），必使诛之。泌不得已，械兵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师。抱晖遂亡命，不知所之。（本段尚有多处可改，因不得语意，未改。

嘉靖十二年，大同军乱，杀总兵李瑾。是时刘源清讨之，源清大张杀戮，由是叛卒益惧。郤（《丛书》本作“郤”，据《明史·刘源清传》改）永兵至，乱军迎敌，永御之不利。诸卒鼓噪，引寇入城，指代（《丛书》本作“宣”，据上书改）府以为酬，几致不支。帝纳夏言议，谕曰：“叛卒杀主帅，法不可纵，然特数人耳，郤永、源清贪功嗜杀，妄传屠城，以致劫囚通寇。今罪出二人。”于是以张瓚代。卒登陴诉曰：“吾非杀主帅者，畏死自保耳。”瓚令主事楚人谕“用兵非朝廷意，速献首恶免死。”是夜即斩倡乱者三十人，首献军门。瓚乃抚慰，退兵二舍外，将士以次上谒，城中大定。而逮源清、郤永于狱。

信乎，定乱有术，不可轻也。夫驾驭无法，非激之而甘心生变，则纵之而肆意为非。若推诚抚养，则

将为慈父，岂子弟而忍叛其亲？用法无私，则将为严君，岂士伍而敢背其主？恩威并用，斯乱自定耳。

【注释】

① “是犹抱薪救火”二句：这种做法，好比抱着柴禾去救火，火会越烧越旺，不会熄灭。比喻用错误的方式方法去解决意外事端，只会把事端激变扩大。“是”，指上述平定兵变的错误做法。“犹”，如同，好比。“抱薪救火”，语见《淮南子·说山训》，又见《史记·魏世家》。前273年，赵、魏两国联军进攻韩国，韩向秦国求援。秦昭王派大将白起等率军救韩，大败赵、魏联军，遂乘胜进攻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西北），魏被迫割地求和。谋士苏代劝阻魏王不要割地求和，他说：“……以地事秦，譬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戢（jí急）：停止，平息。

② 不几如五代之兵骄将纵：不几，不希望。几，通“冀”，希望。“五代”，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国，史称五代。“兵骄将纵”，五代君主建国，多赖将帅武夫，所以将帅多骄横恣肆，君主不得驾驭。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后周纪三》里提出：“宿卫之士，累朝相承，……但骄蹇不用命，实不可用，每遇大敌，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国，亦多由此。”

152. 居 功

立功难矣，居功尤难。盖功盖天下者，不赏非明主之过，将臣之罪也。夫战克之时，敌人所惮，国家所恃，有猛虎在山之势者，而岂有自坏其万里长城，令敌人酌酒相庆哉！良有位极而骄，势重而肆，无居功之道，昧勇退之义①，遂使从前勋业，为诛屠菹醢之媒。②何如谦恭贬损，推让为先，以礼律身，以忠事主，杜门谢客③，拂袖言旋④，

身名两全之为美乎？

越王句践用范蠡之言，卒灭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越以伯，而范蠡称上将军。还，及返国，蠡以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乃乘轻舟，浮五湖，入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

张良佐汉高祖亡秦灭项，功既成，乃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丛书》本作“韩亡”，据《史记·留侯世家》改），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震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丛书》本无“欲”，据上书补）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谷道引之术。

此两人者，皆知机识远，用意明决，故能以功名终。而其高踪芳躅，令千载下谈者，犹有余馨也。若拔剑击柱，径出不辞，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岂人臣之道哉！明哲保身，必不然矣。

【注释】

① 勇退：急流勇退的节语。本指行舟遇急流时，能果断引舟退避。比喻在官场得意时能及时引退，明哲保身。语见宋·苏轼《赠善相程杰》诗：“……急流勇退岂无人。”

② 菹醢(zū hǎi 租海)：古代酷刑之一。把人处死，再碎其骨肉剁成肉酱。

③ 杜门谢客：关闭门户，谢绝宾客。指不与外界人士交往。

④ 拂袖言旋：拂袖，甩袖子，表示意志已决。“言”，句中助词，用在动词“旋”前，无实义。旋：返还，归来。回到故里或隐居之地。指决意引退。

《中国古代兵法译丛》出版书目

武经七书注译
孙臆兵法注译
李靖兵法辑本注译
何博士备论注译
草庐经略注译